

唐语林 宋 王谠

●卷一 德行

文中子，隋末隐于白牛，著《王氏六经》。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，国初多居佐命之列。自贞观后，三百年问号称至治，而《王氏六经》卒不传。至元和初，刘禹锡撰《宣州观察使王公碑》，盛称文中子能昭明王道，以大中立言，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；自余士大夫拟议及史册，未有言文中子者。

姚崇每与儿孙会集，曰：“外甥自非疏，但别姓耳。”遣与儿侄连名。

玄宗重午日，赐丞相钟乳。宋命子弟将此付医人合炼，对曰：“上之所赐，必当珍异，付其家，必遭窃换。”曰：“持诚示信，尚惧见猜，以猜示人，其可得乎？尔勿以此待人。”

开元、天宝之间，传家法者：崔沔之家学，崔均之家法。

玄宗诸王友爱特甚，常思作长枕大被，与同起卧。诸王或有疾，上辗转终日不能食。左右开喻进膳，上曰：“弟兄，吾之手足，手足不理，吾身废矣，何暇更思寝食？”上于东都起五王宅，又于上都创花萼楼，益与诸王会聚。或讲经义，赋诗饮酒，欢笑戏谑，未尝猜忌。

肃宗在东宫，为林甫所箝，势几危者数矣。鬓发班白。入朝，上见之侧然，曰：“汝归院，吾当幸。”及上到宫中，庭宇不洒扫，而乐器屏弃，尘埃积其上。左右使令亦无妓女。上为之动色，顾谓力士曰：“太子居处如此，将军盍使我知乎？”（原注：上在禁中不呼力士名，呼为将军）力士奏曰：“臣尝欲言，太子不许，云‘无勤上念’。”乃诏力士，令京兆尹亟选人间女子颇长洁白五人，将以赐太子。力士趋出庭下，复奏曰：“臣宣旨京兆尹阅女子，人间嚣然，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。臣伏见掖庭中，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，宜可备选。”上大悦，使力士诏掖庭令，按籍阅视，得五人，以赐太子。而章敬吴皇后在选中，后生代宗皇帝。

肃宗为太子，尝侍膳。尚食置熟俎，有羊臂需。上顾太子，使太子割。肃宗既割，余污漫刃，以饼洁之，上熟视，不怪；肃宗徐举饼啖之，上大悦，谓太子曰：“福当如是爱惜。”

玄宗西幸，车驾将自延秋门出，杨国忠请由左藏库西，上从之。望见千余人持火以俟驾。上驻蹕曰：“何用此？”国忠对曰：“请焚库积，无为盗守。”上敛容曰：“盗至，若不得此，必厚敛于人。不如与之，无重困吾民也。”命彻火炬而后行。闻者皆感激流涕，迭相语曰：“吾君爱人如是，福未艾也。虽太王去邕，何以过于此也。”

玄宗西幸，始入斜谷。天尚早，烟雾甚晦。知顿使、给事中韦稠于野中得新熟酒一壶，跪献于马首数四，上不为之举。稠惧，乃注以他器，自引一，满

于上前。上曰：“卿以我为疑耶？始吾即位之初，尝饮大醉，损一人，吾悼之，因以为戒。迨今四十余年，未尝甘酒味。”指力士及近侍者曰：“此皆知之，非给卿也！”

天宝中，有一书生旅次宋州。时李公勉年少贫苦，与此书生同店。而不旬日，书生疾作，遂至不救。临绝，语公曰：“某家住洪州，将于北都求官，于此得疾且死，其命也。”因出囊金百两遗公，曰：“某之仆使无知有此，足下为我毕死事，余金奉之。”李公许为办事。及礼毕，置金于墓中，而同葬焉。后数年，公尉开封。书生兄弟赍洪州牒来，累路寻生行止。至宋州，知李为主丧事。专诣开封，请金之所在。公请假至墓所，出金以付焉。

德宗初即位，深尚礼法。谅暗中，召诸王食马齿羹，不设盐酪。皇姨有寡居者，时节入宫，妆饰稍过，上见之极不悦。异日如礼，乃加敬焉。

崔吏部枢夫人，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。晟生日，中堂大宴。方食，有小婢附崔氏妇耳语久之，崔氏妇颔之而去。有顷复来。晟曰：“何事？”女对曰：“大家昨夜小不安适，使人往候。”晟怒曰：“我不幸有此女。大奇事！汝为人妇，岂有阿家病，不检校汤药，而与父作生日？”遽遣走檐子归，身亦续至崔氏家问疾，且拜请教训子不至。晟治家整肃，贵贱皆不许时世妆梳。勋臣之家，称“西平礼法。”

李师古跋扈，惮杜黄裳为相，未敢失礼，乃寄钱物百万，并毡车一乘。使者未敢进，乃于宅门伺候。有肩舆自宅出，从婢二人，青衣褴褛。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相公夫人。”使者遽归以告，师古乃止。

杜太保宣简公，大历中，有故人遗黄金百两；后三年为淮南节度使，其子来投，公取其黄金还之，緘封如故。

检校刑部郎中程皓，性周慎，不谈人短。每于侪类中见人有所訾，未曾应对，候其言毕，徐为辩曰：“此皆众人妄传，其实不尔。”更说其人美事。曾于广坐被人酗骂，席上愕然，皓徐起避之，曰：“彼人醉耳，何可与言。”

高利自濠州改楚州。时江淮米贵，职田每年得粳米直数千贯。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，得职田。利欲以让前人，发州，所在故为淹泊，过限数日然后到州，士子称焉。

兵部李约员外尝江行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。商胡病，因邀相见，以二女托之，皆绝色也。又与一珠，约悉唯唯。及商胡死，财宝钜万，约悉籍其数送官，而以二女求配。始殓商胡，约自以夜光之，人莫知也。后死商胡有亲属来理资财，约请官可发掘检之，夜光果在。其密行皆此类也。

仆射柳元公家行为士大夫仪表。居大官，奉继亲薛夫人之孝，凡事不异布衣时。薛夫人左右仆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。性严重，居外下辇，常惕惧。在薛

夫人之侧，未尝以严颜色待家人，恂恂如小子弟。敦睦内外，当世无比。宗族穷苦无告，因公而存立者甚众。在方镇，子弟有事他适，所经境内，人不知之。族子应规，为水部员外郎，求公为市宅，公不与。潜语所亲曰：“柳应规以儒素进身，始入省，便造新宅，殊不若且税居之为善也。”及水部没，公抚视孤幼，恩意加厚，特为置居处，诸子皆与身名。族孙立疾病，以儿女托；公廉察鄂州，嫁其孤女，虽箱篋刀尺微物，悉手自阅视以付之。公出自清河崔氏，继外族薛氏。前后与舅能、从同时领方镇，居省闼；又与薛氏舅莘同时为观察使，妻父韩仆射同时居大僚：未尝敢以爵位自高，减卑下之敬，其行已如此。

元和已后，大僚睦亲旧者，前辈有司徒郑公，中间有杨詹事凭、柳元公，其后李相国武都公宗闵。

裴尚书武，奉寡嫂，抚甥侄，为中表所称。尚书卒后，工部夫人崔氏话其仁，辄流涕。工部名佶，有清德，武之长兄也。兄弟皆为八座，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，四世入南北省。群从居显列者，不可胜书。泰章后亦为尚书。

沈吏部传师，性和易，不从流俗，不矫亢。观察三郡，去镇无余蓄。京城居处隘陋，不加一椽。所辟宾僚，无非名士。身没之后，家至贫苦。二子继业，并致时名，又以报施不妄。其父礼部员外郎既济，撰《建中实录》，见称于时。公亦为史官，及出领湖南、江西，奉诏在镇修《宪宗实录》，当时荣之。

刘敦儒事亲以孝闻。亲心绪不理，每鞭之见血，则一日悦畅。敦儒常敛衣受杖，曾不变容。宪宗朝旌表门闾。又赵郡李公道枢先夫人卢氏性严，事亦类此。道枢名声已闻，又在班列，宾至门，往往值其受杖。

荥阳郑还古，俊才嗜学，性孝友。初家青、齐间，值李师道叛命，扶老亲归洛，与其弟自舁肩舆。晨暮奔追，两肩皆疮。妻柳氏，仆射元公之女，有妇道。弟齐古，好博戏赌钱。还古帑中恣其所用，齐古得之辄尽。还古每出行，必封管付家人，曰：“留待二十九郎，傥博，勿使别取债息，为恶人所陷也。”弟感其言，为之稍节。有堂弟善栗，投许昌军为健儿。还古使使召之，自与洗沐，同榻而寝，因致书方镇，求补他职。竟以刚躁喜持论，不容于时。

路相随幼孤。其母问：“汝识汝父否？”曰：“不识。”曰：“正如汝面。”随号绝久之，终身不照镜。李卫公慕其淳素笃行，结为亲家，以女适路氏。

孙侍郎在翰林，父为太子詹事，分司东都。因春时游宴欢，忽念温清，进状乞省观。其词曰：“‘陟彼岵兮’，孰不瞻父？‘方寸乱矣’，何以事君？”自内廷径出。时皆称之。至华阴，拜河南尹。

宣宗天资友爱，敦睦兄弟。大中元年，作雍和殿于十六宅，数临幸，诸王

无少长，悉预坐。乐陈百戏，抵暮而罢。诸王或有疾，斥去戏乐，即其卧内，躬自抚之，忧形于色。

宣宗郊天前一日，谒太庙。至宪宗室，捧而入，涕泗交下。左右观者莫能仰视。

宣宗尝出内府钱帛，建报圣寺。大为堂殿，金碧圻墁之丽，近所未有。堂曰介福之堂，宪宗御像在焉。堂之北曰虔思殿，上休憩所也。每由复道至寺。凡进荐于介福者，虽甚微细，必手自题缄。

万寿公主，宣宗之女。上在藩时，主尤钟爱。及下嫁，武德禁中旧仪，车舆有白金为饰者，及呈进，上曰：“我方以俭化天下，宜从近戚始。”乃命以铜制。主既行，每进见，上常诲曰：“无轻待夫，无干预时事。”又降御勖励，其末曰：“苟违吾戒，当有太平、安乐之祸。汝其勉之！”故十五年间，戚属缩然，如山东衣冠之法。

宣宗时，前进士于琮选尚永福公主，连拜秘书，擢校书郎、右拾遗，赐绯；左补阙、赐紫。事忽中止。丞相上审圣旨，上曰：“此女子，朕近与会食，对朕辄折匕箸。性情如此，恐不可为士大夫妻。”寻改琮尚广德公主，亦上次女也。

博陵崔仁垂，缙麻亲三世同爨。贞元已来，言家法者，以仁垂为首。仁垂生六子，一为宰相，五为要官。太常卿，太原尹鄆，外壶尚书郎郾，廷尉郇，执金吾郾，左仆射平章事郾（原注：郾及郾，五知贡举，得士百四十八人）。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。宣宗尝叹曰：“崔郾家门孝友，可为士族之法矣。”郾尝篝小斋于别寝，御书赐额曰：德星堂。

大中年，丞郎宴席。蒋公伸在座，忽酌一杯，言曰：“座上有孝于家，忠于国，名重于时者，饮此爵。”众无敢举。李孝公景让起引饮之，蒋以为然。

李尚书性仁爱，厚于中外亲戚，时推为首。尝为一簿，遍记内外宗族姓名，及其所居郡县，置于左右。历官南曹。牧守及选人相知者赴所任，常阅籍以嘱之。

东川韦有翼尚书自判盐铁，镇梓潼，有重名。平生不饮酒，不务欢笑，为家讳“平”故也。

王咸少监，旧族之后。少入仕。遭丧，服除数年，不饮食酒肉。后因会聚，人劝勉之，咸捧肉欲，泪下盈盘，竟不食而离席，一坐为㏗怛。后有人传于独孤公者，慕其独行，遂聘其女。

崔枢应进士，客居汴半岁，与海贾同止。其人得疾既笃，谓崔曰：“荷君见愿，不以外夷见忽。今疾势不起。番人重土殡，脱歿，君能终始之否？”崔许之。曰：“某有一珠，价万缗，得之能蹈火赴水，实至宝也。敢以奉君。

”崔受之，曰：“吾一进士，巡州邑以自给，奈何忽蓄异宝？”伺无人，置于枢中，瘞于阡陌。后一年，崔游丐亳州，闻番人有自南来寻故夫，并勘珠所在，陈于公府，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。乃于亳来追捕，崔曰：“傥窀穸不为盗所发，珠必无他。”遂剖棺得其珠。沛帅王彦谟奇其节，欲命为幕，崔不肯。明年登第，竟主文柄，有清名。

懿宗器度深厚，形貌环玮，仁孝出于天性。郑太后崩，而蔬菜同士人之礼。公卿奉慰，无不感泣。

沈颜游钟陵，自章江入剑池，过临川。时天旱，水将涸。阻风，泊小渚。获败碑，字存者十七八，乃抚州刺史颜鲁公之文，即临川所沈碑也。其文多载鲁公之德业。

李英公为仆射，其姊病，必亲为粥，火燃，辄焚及其髭。姊曰：“仆妾甚多，何为自苦若是？”曰：“岂为无人耶。顾姊年与皆老，欲久为姊粥，复可得乎？”

皇甫文备，武后时酷吏。与徐大理有功论狱，诬徐党逆人，奏成其罪，武后特出之。无何，文备为人所告，有功讯之在宽。或曰：“彼曩将陷公于死，今公反欲出之，何也？”徐曰：“尔所言者私怨，我所守者公法，安可以私害公也。”

朱正谏敬则，代著孝义，自宇文周至唐，并令旌表，门标六阙。

元鲁山自乳兄子，两乳涯流，能食，其乳方止。

长安中争为碑志，若市贾然。大官薨，其门如市，至有喧竞才致，不由丧家者。裴均之子求铭于韦相，许缣万匹，贯之曰：“宁饿不苟。”

●卷一 言语

杜司徒常言：“处世无立敌。”范仆射常言：“丈夫中年能损嗜欲，未有不贵达者。”

陈子云：“代宗时，有术士曰唐若山，饵芝术，咽气导引，寿不逾八十。郭尚父立勋业，出入将相，穷奢极侈，寿邻九十。”

兴元中，有僧曰法钦。以其道高，居径山，时人谓之径山长者。房孺复之为杭州也，方欲决重狱，因诣钦，以理求之曰：“今有犯禁，且狱成，于至人活之与杀之孰是？”钦曰：“活之则慈悲，杀之则解脱。”

陈子曰：“卫公之战伐，无兵也。杜员外咏歌，无诗也。张长史草圣，无书也。”

太宗止一树下，颇嘉之，宇文士及从而颂美之，不容于口。帝正色曰：“魏徵常劝我远佞人，我不悟佞人为谁，意疑汝而未明也，今乃果然。”士及叩头谢曰：“南衙群官面折廷争，陛下常不能举首。今臣幸在左右，若不少

顺从，陛下虽贵为天子，亦何聊乎？”意复解。

武卫将军秦叔宝，晚年常多疾病。每谓人曰：“吾少长戎马，经百余战，计前后出血不啻数斛，何能无疾乎？”

太宗将致樱桃于卽公（原注：隋后封为卽公），称“奉”则似尊，言“赐”又似卑，及问之虞监。监曰：“昔梁帝遗齐巴陵王，称‘饷’。”遂从之。

太宗之征辽也，作飞梯临其城。有应募为梯首者，城中矢射如雨，竟为先登。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：“此人岂不大健？”敬宗曰：“健即大健，要是未解思量。”帝闻，特罢之。

司稼卿梁孝仁，高宗时造蓬莱宫，诸庭院列树白杨。将军契何力，铁勒之渠率也，于宫中纵观。孝仁指白杨曰：“此木易长，三数年间，宫中可荫影。”何力一无所应，但诵古人诗云：“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。”意此是冢墓间木，非宫室中所宜种。孝仁遂令拔去，更种梧桐。

昆明池者，汉武帝所置。蒲鱼之利，京师赖之。中宗朝，安乐公主请之。帝曰：“前代以来不以与人，此则不可。”主不悦，因役人徒别凿，号曰定昆池。既成，中宗往观，令公卿赋诗。李黄门日知诗曰：“但愿暂思居者逸，无使时传作者劳。”及睿宗即位，谓之曰：“当时朕亦不敢言，非卿忠正，何能若是！”寻迁侍中。

魏徵陈古今理体，言太平可致。太宗纳其言。封德彝难之曰：“三代以后，人渐浇讹，故秦任法律，汉杂霸道，皆欲理而不能，岂能理而不欲？徵书生，若信其虚论，必乱国家。”徵语之曰：“五帝三王，不易人而理。行帝道则帝，行王道则王，在其所化而已。考之载籍，可得而知。昔黄帝虽与蚩尤战，既胜之后，便致太平。四夷乱德，颡项征之，既克之后，不失其理。桀为乱德，汤放之；纣无道，武王伐之，而俱致太平。若言人渐浇讹，不返朴素，至今应为鬼魅，宁可得而教化耶？”德彝无以难之。徵薨，太宗御制碑文并御书。后为人所谗，敕令踏之。及征辽不如意，深自悔恨，乃曰：“魏徵若在，不使我有此举也。”既渡，驰驿以少牢祭之，复立碑焉。

太宗尝临轩谓侍臣曰：“朕非不能恣情为乐，常每励心苦节，卑宫菲食者，正为苍生尔。我为人主，兼行将相事，岂不是夺公等名？昔汉高得萧、曹、韩、彭，天下宁宴；舜、禹、殷、周得稷、契、伊、吕，四海安。此事朕并兼用之。”给事中张行成谏曰：“有隋失道，天下沸腾。陛下拨乱反正，拯生人于涂炭，何禹、汤所能拟？陛下圣德含光，规模宏远，虽文、武之烈，实无以加。何用临朝对众，与之较量。将谓天下已定，不藉其力，复以万乘至尊，与臣下争功。臣备员近枢，非敢知献替事，辄陈狂直，伏待菹醢。”太宗深纳之，俄迁侍中。

高宗朝，晋州地震，雄雄有声，经旬不止。高宗以问张行成，行成对曰：“陛下本封于晋，今晋州地震，不有徵应，岂使然哉！夫地，阴也，宜安静而乃屡动。自古祸生宫掖，衅起宗亲者，非一朝一夕，或恐诸王公主谒见烦，乘间伺隙；复恐女谒用事，臣下阴谋。陛下宜深思虑，兼修德以杜未萌。”高宗深纳之。

则天以武承嗣为左丞相。李昭德奏曰：“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权，何也？”则天曰：“我子侄，委以心腹耳。”昭德曰：“若以姑侄之亲，何如父子？何如母子？”则天曰：“不如也。”昭德曰：“父子、母子尚有逼夺，何诸姑所能容？使其有便可乘，宝位其能安乎？陛下之子，受何福庆，而委重权于侄手？事之去矣！”则天惧曰：“我未思也。”即日罢承嗣政事。

太宗射猛兽于苑内，有群豕突出林中，太宗引弓射之，四发，殪四豕。有一雄豕直来冲马，吏部尚书唐俭下马搏之。太宗拔剑断豕，顾而笑曰：“天策长史，不见上将击贼耶，何惧之甚？”俭对曰：“汉祖以马上得之，不以马上理之。陛下以神武定四方，岂复逞雄心于一兽？”太宗善之，因命罢猎。

太宗言尚书令史多受赂者，乃密遣左右以物遗之，司门令史果受绢一匹。太宗将杀之，裴矩谏曰：“陛下以物试之，遽行极法，诱人陷罪，非‘道德、齐礼’之义。”乃免。

张玄素，贞观初，太宗闻其名，召见，访以理道。玄素曰：“臣观自古以来，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，岂非其君自专，其法日乱？向使君虚受于上，臣弼违于下，岂至于此！且万乘之主，欲使自专庶务，日断十事而有五条不中者，何况万务乎？以日继月，以至累年，乖谬既多，不亡何待？陛下若近鉴危亡，日慎一日，尧舜之道，何以加之！”太宗深纳之。

太宗幸九成宫，还京，有宫人憩川县官舍。俄而李靖、王至，县官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、。太宗闻之，怒曰：“威福岂由靖等？何为礼靖等而轻我宫人！”即令按验川官属。魏徵谏曰：“靖等，陛下心膂大臣；宫人，皇后贱隶。论其委任，事理不同。又靖等出外，官吏访阙廷法式朝覲，陛下问人疾苦。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，官吏不可不谒。至于宫人，供养之外，不合参承。若以此罪，恐不益德音，骇天下耳目。”太宗曰：“公言是。”遂舍不问。

谷那律，贞观中为谏议大夫，褚遂良呼为“九经库”。永徽中，尝从猎，途中遇雨，高宗问：“油衣若为得不漏？”对曰：“能以瓦为之，不漏也。”意不为畋猎。高宗深赏焉。赐帛二百匹。

武德初，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三上表，以事谏。其一曰：“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凡曰狩，须顺四时。陛下即位之明日，有献鹞雏者，此乃前朝之弊风，少年之事务，何意今日行之？又闻相国参军卢牟子献琵琶，长安县丞张

安道献弓箭，并蒙赏赉。但普天之下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陛下有所欲，何求不得，岂少此物乎？”其二曰：“百戏散乐，本非正声，此谓淫风，不可不改。”其三曰：“太子诸王左右群寮，不可不择。愿陛下纳选贤才，以为寮友，则克安磐石，永固维城矣。”高祖览之悦，赐帛百匹，遂拜为侍御史。

武德四年，王世充平后，其行台仆射苏世长以汉南归顺。高祖责其后服。世长稽首曰：“自古帝王受命，为逐鹿之喻，一人得之，万夫敛手。岂有猎鹿之后，忿同猎之徒，问争肉之罪也？”高祖与之有旧，遂笑而释之。后从猎于高陵，是日大获，陈禽于旌门。高祖顾谓群臣曰：“今日畋，乐乎？”世长对曰：“陛下废万几，事畋猎，不满十旬，未为大乐。”高祖色变，既而笑曰：“狂态发耶？”对曰：“为臣私计则狂，为陛下国计则忠矣。”尝侍宴披香殿，酒酣，奏曰：“此殿隋炀帝之所作耶？何雕丽之若是也！”高祖曰：“卿好谏似直，其心实诈。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，何须诡疑是炀帝？”对曰：“臣实不知。但见倾宫、鹿台，琉璃之瓦，并非帝王节用之所为也。若是陛下所造，诚非所宜。臣昔在武功，幸当陪侍。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，当此时亦以为足。今因隋之侈，人不堪命，数归有道，而陛下得之，实谓惩其奢淫，不忘俭约，今于隋宫之内，又加雕饰，欲拨其乱，宁可得乎？”高祖每优容之。前后匡谏讽刺，多所宏益。

张文素为给事中。贞观初，修洛阳宫，以备巡幸，上书极谏。太宗善之，赐彩三百匹。魏徵叹曰：“张公论事，遂有回天之力。可谓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！”

太宗将幸九成宫，马周上疏谏曰：“伏见明敕，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。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，陛下宜朝夕侍膳，晨昏起居。今所幸宫，去京三百余里，銮舆动轶，俄经旬日，非可朝发暮至；脱上皇或思感，欲即见陛下者，将何逮之。且车驾今行，本意避暑；则上皇尚留热处，而陛下自逐凉处。温清之道，臣切不安。”太宗称善。

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。问之曰：“北门近来有何营造？”德素以闻。太宗谓玄龄、士廉曰：“卿但知南衙事，我北门小小营造，何妨卿事？”玄龄等拜谢。魏徵进曰：“臣不解陛下责，亦不解玄龄等谢。既任大臣，即陛下股肱耳目，所营造何容不知？责其访问官司，臣所不解。陛下所为若是，当助陛下成之；所为若非，当奏罢之：此乃事君之道。玄龄等所问无罪而陛下责之，玄龄等不识所守。臣实不喻。”太宗深纳之。

总章中，高宗将幸凉州。时陇右虚耗，议者以为非便。高宗闻之，召五品以上，谓曰：“帝王五载一巡狩，群后四朝，此盖常礼。朕欲暂幸凉州，乃闻中外咸谓非宜。”宰臣以下莫有对者。详刑大夫来公敏进曰：“陛下巡幸凉州

，宣王略，求之故实，未虚令典。但随时度事，臣下窃有所疑。高丽虽平，余寇尚梗；西道经略，兵犹未停。且陇右诸州，人户少寡，供待车驾，备拟稍阙。臣闻中外实有窃议。”高宗曰：“既有此言，我止度陇，存问故老，狩即还。”遂下诏停西幸，擢公敏为黄门侍郎。

德宗既贬卢杞，然常思之。后欲稍迁，朝臣恐惧，皆有谏疏。上问李公曰：“卢杞何处奸邪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不知，此所以为奸邪也。”

马司徒之孙始生，德宗名之曰“继祖。”笑曰：“此有二意，谓以索系祖也。”

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行军司马，韩愈为巡官。或讥年辈相悬。周愿曰：“大虫老鼠，俱为十二相属，何怪之有。”旬日传于长安中。

高贞公郢为中书舍人九年，家无制草。或曰：“前辈有制集，焚之何也？”答曰：“王言不可存于私家。”

高贞公致仕，制云：“以年致政，抑有前闻；近代寡廉，罕由斯道。”是时杜司徒年过七十，无意请老。裴晋公为舍人，以此讥之。

宪宗忽问：“京兆尹几员？”李相吉甫对曰：“京兆三员：一员大尹，二员少尹。”人以为善对。

衢州人余长安，父叔二人为同郡方金所杀。长安八岁自誓，十七乃复仇。大理断死。刺史元锡奏：“余氏一家，遇横死者实二平人，蒙显戮者乃一孝子。”引《公羊传》“父不受诛，子得复仇”之义。时裴为宰相，李刑部为有司，事竟不行。老儒薛伯高遗锡书：“大司寇是俗吏，执政柄乃小生，余氏子宜其死矣！”

宪宗问赵相宗儒曰：“人言卿在荆门，球场草生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罪诚有之。虽然，草生不妨球子。”上为之笑。

郑阳武常言欲为《易比》，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。又云：“仁义之有庄周，犹禅律之有维摩诘，欲图画之，未能也。”

王相涯注《太玄》，常取以卜，自言所中多于《易》筮。

高贞公之子定，通王氏《易》。为图，合八出，以画八卦。上圆下方，合则为重，转则为演。七转为六十四卦，六甲八节备焉。著外传二十二篇。定，小字董二，时人多以小字称。初年七岁，读《尚书》至《汤誓》，问父曰：“奈何以臣伐君？”父答曰：“应天顺人。”又问曰：“用命，赏于祖；不用命，戮于社，岂是顺人？”父不能答。年二十三，为京兆府参军卒。

李直方尝第果实，若贡士者。以绿李为首，楞梨为二，樱桃为三，柑为四。蒲桃为五。或荐荔枝，曰：“寄举之首。”又问：“栗如之何？”曰：“最有实事，不出八九。”始范晔以诸香品时辈，侯味虚撰《百官本草》，皆此类

也。

宋济老于词场，举止可笑。尝试赋，语失官韵，乃抚膺曰：“宋五又坦率矣！”因此大著。后礼部上甲乙名，德宗先问：“宋五坦率否？”

伊慎每求族望以嫁子，李长荣则求时名以嫁子，皆自署为判官。奏言：“臣不敢学交质罔上。”德宗从之。

李德裕太尉未出学院，盛有词藻，而不乐应举。吉甫相，俾亲表勉之。卫公曰：“好驴马不入行。”由是以品子叙官也。

李吉甫为相，以武相元衡同列，事多不叶。每退，公词色不怿。掌武启白曰：“此出之何难！”乃请修狄梁公庙。于是武相渐求出镇，智计已闻于早成矣。

●卷一 政事上

高祖时，严甘罗，武功人。剽劫，为吏所拘。上谓曰：“汝何为作贼？”对曰：“饥寒交切，所以为盗。”上曰：“吾为汝君，使汝穷乏，吾之罪也。”赦之。

太宗亲录囚徒，死者二百九十人，令来年秋就刑。及期毕至，悉原之。

岑文本谓人曰：“吾见马周论事多矣！援引事类，扬榷古今，举要删芜，会文切理。一字不可加，亦不可减。听之靡靡，令人忘倦。昔之苏、张、终、贾，正应尔耳。”（案此条宜列《言语》，原书分门未当，多有类此）

姚崇引宋为御史中丞，顷之入相。宋善守法，故能持天下之政；姚善应变，故能成天下之务。二人执性不同，同归于道；协心翼赞，以致于治。

姚元之牧荆州。受代日，民吏泣拥遮不使去；马鞭、镫，民皆藏留之。上闻，赐诏褒之。

玄宗宴蕃客。唐崇句当音声，先述国家盛德，次序朝廷欢娱，又赞扬四方慕义，言甚明辨。上极欢。崇因长入人许小客求教坊判官，久之，未敢奏。一日，过崇曰：“今日崖公甚蚬斗，欲为弟奏请，沈吟未敢。”崇谓小客有所欲，乃赠绢两束。后数日，上凭小客肩，行永巷中。小客曰：“臣请奏事。”上乃推去之，问曰：“何事？”对曰：“臣所奏，坊中事耳。”小客方言唐崇，上遽曰：“欲得教坊判官也？”小客蹈舞曰：“真圣明，未奏即知。”上曰：“前宴蕃客日，崇辞气分明，我固赏之，判官何虑不得？汝出报，令明日玄武门来。”小客归以语崇，崇蹈舞欢跃。上密敕北军曰：“唐崇来，可驰马践杀之。”明日，不果杀。乃敕教坊使范安及曰：“唐崇何等，敢干请小客奏事？可决杖，递出五百里外。小客更不须令来。”散乐呼天子为“崖公”，以欢为“蚬斗”，以每日在至尊左右为“长入。”

颜鲁公真卿为监察御史，充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马使。五原有冤，狱决

乃雨，郡人呼“御史雨”。

玄宗御劝政楼大，纵士庶观看百戏，人物嗔咽，金吾卫士指遏不得。上谓力士曰：“吾以海内丰稔，四方无事，故盛为宴乐，与万姓同欢；不谓众人喧闹若此，汝有何计止之？”力士曰：“臣不能止也。请召严安之处分打场，以臣所见，必有可观。”上从之。安之周行广场，以手板画地，示众曰：“逾此者必死！”是以终日宴，咸指其画曰：“严公界境。”无人敢犯者。

玄宗所幸美人，忽中夜梦见人召去，纵酒密会，极欢尽意，醉厌而归。觉来流汗倦怠，忽忽不乐，因言于上。上曰：“此术人所为也。汝若复往，但随时以物记之，必验。”其夕熟寐，飘然又往。美人半醉，见石砚在前席，密以手文印于曲房屏风上。寤而具启。上乃潜令人诣宫观求之，果于东明观中得其屏风，手文尚在，所居道流已潜遁矣。

开元中，山东蝗。姚元崇奏请遣使分捕。上曰：“蝗虫，天灾也，由朕不德而致焉。卿请捕之，无乃违天乎？”崇曰：“《大田》之诗‘秉畀炎火’者，捕蝗之术也。古人行之于前，陛下用之于后。行之所以安农除害，国之大事也，陛下熟思之！”上曰：“事既古，用可救时，朕之心也。”遂行之。是时中外咸以为不可，上谓左右曰：“与贤相讨论已定。捕蝗之事，敢议者死。”自是所司结奏，捕蝗十分去四。

进士王如Γ者，妻公以伎术供奉玄宗，欲与改官，拜谢而请曰：“臣女婿王如Γ见应进士举，伏望圣恩回授，乞一及第。”上许之，宣付礼部宜与及第。侍郎李以谿执政，右相曰：“王如Γ文章堪及第否？”曰：“与亦得。”右相曰：“若尔，未可与之。明经、进士，国家取材之地。若圣恩优异，差可与官。今以及第与之，将何以观材？”即自奏闻。居二日，如Γ宾朋燕贺，车骑盈门。忽中书门下牒礼部：“王如Γ可依例考试。”闻之罔然自失。

张九龄累历刑狱之司，无不察。每有公事，胥吏未敢讯劾，先禀于九龄。召囚面讯曲直，口占案牒，无轻重，皆引服。

张延赏为河南尹，官吏有过，未曾屈辱。所犯既频，不可容者，但谢遣之。先自下拜，立与之辞，即令郡官祖送。由是寮属敬惮，各修饬，河南大治。

德宗时，李纳陆梁，上表欲进钱五百万。上怒谓丞相曰：“朕岂藉进奉！”崔文公曰：“陛下欲知真伪不难，但诏纳便以回赐三军，即其情露矣。纳若遵诏，是陛下恩给三军；纳若不从，是其树怨于军中也。”上曰：“赐之何名？”甫曰：“两河用军已来，天平功居多，朝廷未及优赏。”上以为然。诏至，纳惭恚，构疾而终。

广德二年，春三月，敕工部侍郎李栖筠、京兆少尹崔沔拆公主水碾十所，通白渠支渠，溉公私田，岁收稻二百万斛，京城赖之。常年命官皆不果敢

，二人不避强御，故用之。

阎伯，袁州刺史。时征役繁重，袁州特为残破，伯专以惠化招抚，逃亡皆复。邻境慕德，襁负而来。数年之间，渔商阗凑，州境大理。及改抚州，百姓相率而随之，伯未行，或已有先发。伯于所在江津见航，问之。皆云：“从袁州来，随使君往抚州。”前后相继，吏不能止，其见爱如此。到职一年，抚州复治。代宗闻之，徵拜户部侍郎，未至，卒。

李封为延陵令，吏人有罪，不加杖罚，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。随所犯轻重，以日数为等级，日满乃释。吴人著此服出入，州乡以为大耻，皆相劝励无敢犯，赋税常先诸县。既去官，竟不捶一人。

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，时军旅未宁，西蕃入寇，国用空竭，始于扬州转运船，每以十只为一纲，载江南谷麦，自淮泗入汴，抵河阴，每船载一千石。扬州遣军将押至河阴之门，填阙一千石，转相受给，达太仓，十运无失，即授优劳官。汴水至黄河迅急，将吏典主，数运之后，无不发白者。晏初议造船，每一船用钱百万。或曰：“今国用方乏，宜减其费。五十万犹多矣。”晏曰：“不然。大国不可以小道理，凡所创置，须谋经久。船场既兴，即其间执事者非一，当有赢余及众人。使私用无窘，即官物坚固，若始谋便削，安能长久？数十年后，必有以物料太丰减之者。减半，犹可也；若复减，则不能用。船场既堕，国计亦圯矣。”乃置十场于扬子县，专知官十人，竟自营办。后五十余岁，果有计其余，减五百千者，是时犹可给。至咸通末，院官杜侍御又以一千石船，分造五百石船两舸，用木廉薄。又执事人吴尧卿为扬子县官，变盐铁之制，令商人纳榷，随所送物料，皆计折纳，勘每船板、钉、灰、油、炭多少而给之。物复长。军将十家，即时委弊。

韩晋公镇浙西地，痛行捶撻，人皆股栗。时德宗幸梁洋，众心遽惑。公控领十五部人不动摇，而遍惩里胥。或有诘者，云：“里胥闻（原注：盖或问其故，而云答之之语也）擒贼不获，惧死而逃，哨聚其类，曰：‘我辈进退皆死，何如死中求生乎？’乃挠村劫县，浸蔓滋多。且里胥者，皆乡县豪吏，族系相依。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，其后补署，悉用年少，惜身保家，不敢为恶矣。今上在外，不欲更有小寇以挠上心。”其旨如此。其里胥不杖死者，必恐为乱，乃置浙东营吏，俾掌军籍，衣以紫服，皆乐为之，潜除酋豪，人不觉也。又痛断屠牛者，皆暴尸连日。谓人曰：“草贼非屠牛酹酒，不成结构之计。深其罪，所以绝其谋耳。”当此际，贼皆失图。

德宗躬亲庶政，中外除授皆自揽。监察里行浙东观察判官赵仁参特授高陵县令，裴尚书武亦自坊监宰栌阳，二人同制。后数日，因游苑中，有执役者，上问：“何处人？”云：“是高陵百姓。”上曰：“汝是高陵人也，我近为

汝才柬得一好长官，知否？” 参，贞元六年进士及第，又制策登科。

韦皋薨，行军司马刘辟知留后，率将士逼监军使，请奏命辟为帅，以殉军情。旋举兵扼鹿头关下蜀。蜀帅李康弃城走。上敕宰臣选将讨伐。杜黄裳曰：“保义节度使刘、武成节度使高崇文，皆刚毅忠勇可用。”上曰：“二人谁为优？”黄裳曰：“刘自涿州拔城归阙，扶老携幼，万人就路，饮食舒惨，与众共之。居不设乐，动拘法令，峻严整肃，人望而畏。付以专征，必著勋绩。”（原注：，济之弟。济继怵镇幽州，任瀛州刺史，与济有隙，济欲害之。母氏潜报，乃誓拔所部归阙。不由驿路而行，秋毫不犯。朝廷优遇，乃割凤翔府普润、麟游等县为行秦州。以普润为理所，保义为军号。拜行秦州刺史，充保义军节度使。所领将十营于此。镇普润七年，后镇泾原）上曰：“卿选刘，甚得其人，然卿虑亦未尽。驭众严肃，固是良将。性本倔强，与济不叶，危急归命，河朔气度尚在。常闻郁郁扼腕，恨不得名藩，应有深意。若征伐有功，须令镇西川以为宠。况全蜀重地，数十年间，硕德名臣，方可寄任。生长幽燕，只知卢龙节制，不识朝廷宪章。向者幽系幕吏，杖杀县令，皆河朔规矩，我亦为之容贷。若使镇西川，是自掇心腹疾。不如崇文，久将亲军，宽和得众，用兵沈审。”乃命为西川行营节度使。崇文下剑门，长子曰晖，不当矢石，特斩之以励。师次绵州，斩饶州节度使李康，疏康擅离征镇，不为拒敌。（原注：当时议者云康任怀州刺史，收杀武陟尉，即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。崇文乘此事为之报）入成都日，有若闲暇，命节级将吏，凡军府事无巨细，一取韦皋故事。一应为辟协从者，但自首并不问。韦皋参佐房式、韦乾度、独孤密、符载、郗士美（原注：本名犯文宗庙讳），皆即论荐。馆驿巡官沈衍、段文昌，辟迫令刺按，礼同上介，亦接诸公后谒。崇文谓文昌曰：“公必为将相，未敢奉荐。”叱起沈衍，令梟首于驿门外。举酒与诸公尽欢，俳优请为刘辟责买戏，崇文曰：“是大臣谋反，非鼠窃狗盗。国家自有刑法，安得下人辄为戏弄？”杖优者，皆令戍边。（原注：房式除给事中，韦乾度除兵部郎中，独孤密除起居郎，郗士美除太常博士，符载除秘书郎，并未到谒而命下）刘辟就擒，得侍妾二人，皆殊色。监军使请进上。崇文曰：“谬当重寄，初收大藩，且要境内肃清，万姓复业，以宽圣虑。进美妇人，作狐魅天子意，崇文此生不为也。”遽命配陂处将校。（原注：上闻之语内臣曰：“崇文得殊色，不进来，又不自留，是忠直也，是田舍人也。”）三年为蜀帅，惠化大行。不事威仪，礼贤接士。身与子弟车服玩用无金玉之饰。一朝谓监军从事曰：“崇文，河北一健儿，偶然际会，累立战功，国家酬奖亦极矣。西川是宰相回翔地，崇文叨居已久，岂宜自安？但得为节制边镇，死于王事，诚愿足矣。”乃陈让请宁，以至于卒。

宪宗宽仁大度，不妄喜怒。便殿与宰臣论政事，容貌恭肃。延英入阁，未尝不以天下忧乐为意。四方进女乐皆不纳。谓左右曰：“嫔御已多，一旬之中资费盈万，岂可更剥肤取髓，强娱耳目！”其俭德忧民如此。

吴元济乱淮西，以宰相裴度为元帅，召对于内殿，曰：“蔡贼称兵，昨晚择帅甚难。天子用将帅，如造大船，以越沧海。其功既多，其成也大，一日万里，无所不留。若乘一苇，而蹈洪流，即其功也寡，其覆也速。朕今托卿以摧狂寇，可谓一日万里矣。”度曰：“臣虽不才，敢以死效命。”因泣下沾衿，上亦为之动容。

宪宗时，权长孺知盐福建院。赃败，有司上其狱。崔相群救曰：“此德舆族子。”上曰：“德舆不合有子弟犯赃。使德舆自犯，朕且不赦。”后知其母老，免死，杖一百，流康州。

宣平郑相之铨衡也，选人相贺得其入铨。刘禹锡弟某为郑铨注潮州尉，一唱，唯唯而出。郑呼之却回。郑曰：“如此所试，场中无五六人；一唱便受，亦无五六人。此而不奖，何以铨衡？公要何官，去家稳便？”曰：“家往常州。”乃注武进县尉。选人翕然畏而爱之。及后作相，选官，又称第一，宜其有后于鲁也。

又陈讽、张复元，各注畿县尉。请换县，允之。既而张却请不换，郑榜子引张，才入门，报已定，不可改。时人服之。

相国晋公裴度出镇兴元，因入觐，值范阳节度使朱克融因春衣使，奏曰：“使者傲，赐衣悉，军士皆无衣，兼请之。又闻车驾幸东都，请以丁匠五千，先理宫寝。”敬宗召公问，公对曰：“克融凶者，此将灭之徵也。欲挫之，则曰：‘所遣工役当令供待，速行也。’若欲缓之，则发一诏曰：‘闻中官慢易，俟归，当痛责之。春服，所司之制，我已罪之也。洛之幸，职司所供，固不烦士卒也。三军请衣，吾无所爱，但非徵役例。’”克融却出使，宴赂命回，乃赍瑞宝以献。不数月，克融果死。

李卫公镇浙西，甘露僧知主事者诉交代常住什物为前主僧隐没金若干两。引证前数年皆递相交割传领，文籍分明。且初上之时交领分两既明，交割之日不见其金。引虑之际，公疑其未尽，微以意揣之。僧乃曰：“居寺者乐于知事，前后主之者，积年以来，空交分两文书，其实五金矣。群僧以某孤立，不杂辈流，欲由此挤之。”因流涕言其冤状。公曰：“此非难也。”于免仰之间，曰：“吾得之矣。”乃立召兜子数乘，命关连僧人对事。咸遣坐檐子，下帘，指挥门下，不令相对。命取黄泥，各令模交付下次金样，以凭证据。僧既不知形状，竟模不成。数辈等皆伏罪。

宝历中，亳州云出圣水，服之愈宿疾，亦无一差者。自洛已来及江西数十

郡，人争施金，贷之衣服，以饮焉。获利千万，人转相惑。李德裕在浙西，命于大市集人，置釜取其水，设司取猪肉五斤煮，云：“若圣水也，肉当如故。”逡巡熟烂。自此人心稍定，妖者寻而败露。

敬宗时，吏部郎韦彖，宰相忠贞公见素之孙，大历中刑部员外郎袭灵昌公益之子，孝友贞重。未卯角，继踵大衅，成长谢事，终身抱戚。及释褐，命服裹衣不释绢素。博览群书，不为讽咏。嗜学强记，自筮仕至夕拜，秉笔记录，不暂废辍。士流出身，内外扬历，行能所立，其材何适，必广询搜载于别录。武臣谋将，毅勇忠廉，可将千人，可将万人，可攻可守，无不博记其姓名。州县征赋重轻，物产繁阙，凋残富庶，风俗里路，山川险易，兵甲强弱，无不备详。山泽利害，国用经费，凡曰能吏，与之较量济物泽人、除苛静理之术，蔚为吏师。外国所习，边疆控扼，曾经历者，无不与之论。洞晓天之数术，阴阳《易》象，四方灾，朝廷休宁，无不先知。丞相裴公、韦公贯之、李公绛、崔公群、萧公，皆布衣旧，继登台袞。每有朝廷重事，庙谋未决者，必咨于韦公。及敷奏施行，咸称折中。或尹京推镇，衔命难理之邦，命属未之定（案：此句疑有脱误）其人，咨于韦。韦曰：“某宽和通简，某刚劲峻急，某恤物利人，某残刻执滞，某明于辨博，某练达刑书，某可以任繁剧，某可以辑凋瘵。裨赞朝略，未尝有私。性沈厚容纳，进退情理。而士大夫亲昵交友，莫能知者。五丞相敬服，以为龟镜，相顾而叹曰：“吾辈五人智虑，自昏及晓筹度事，不逮韦公唾之间。房、杜、姚、宋，相业著于简书，吾恨不得亲承规矩；韦公之才，但恐房、杜、姚、宋，不相远也。”

刘桂州栖楚为京兆尹，号令严明，诛罚不避权势。先是京城恶少及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，干犯府县法令，有罪即逃入军中，无由追捕。刘公为尹，一皆穷治。有匿军中名目，自称百姓者，罪之。坊市奸偷宿猾屏迹。尝有儒生入市，市内有一军人，乘醉误突生驴过，旁诸少年噪曰：“痴男子，尚敢近衣冠也！”与属吏言，不伤气，未尝叱责一官人。常谓府县官曰：“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，晴天美景，恣意游赏，勿致拘束。”

权实子范，为殿中侍御史知巡。有小吏从市求取，事发，笞十数。他日复有如此者，白于台长，杖背十五。同列疑其罪同罚异。权对曰：“前史所取者，名属左军，台之威令不振久矣，百司尚有不禀奉者，况凭禁军之势耶！彼受贿于此辈，犹是抑豪强，可以矜减。后吏则挟台之威以恐百姓，杖背犹为至轻。

张杰夫前白襄州从事至京，失马，台中三院多亲友，为求马价。同列或有不肯署字，权独先署，谓众曰：“某向不与张熟，但闻其在穷丧马，正当求禄求知之际，不可使徒行。且一千何足为轻重？”

开成中，李石作相兼度支。一日早朝中箭，遂出镇江陵。自此诏宰相坐檐子，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。李卫公复相，判云：“在具瞻之地，自有国容；居无事之时，何劳武备？所送并停。”（原注：李卫公初入相是大和七年，居李石之前，卫兵不因李事。记之者有误）

武宗将赐杜之子无逸衣，所司条列其目衫色奉进。上曰：“不可赐白衣。又其年幼未有官，不可假以服色。但赐青衣无衫可也。”

会昌中，晋阳令狄惟谦，梁公之后，善为政。州境亢阳，涉春夏，数百里水泉耗竭。祷于晋祠者数旬，无应。有女巫郭者，攻符术厌胜之道。有监军携至京师，因缘出入宫掖。其后归，遂号“天师。”天既久不雨，境内莫知所为，皆曰：“若得天师至晋祠，则旱不足忧矣。”惟谦请于主帅，曰：“灾厉流行，庶焦灼。若非天师一救，万姓恐无聊生。”于是主帅亲自为请，巫者许之。惟谦具幡盖，迎自私室，躬为控马。既至祠所，盛设供帐饮饌。自旦及夕，立于庭下，如此者两日。语惟谦曰：“为尔飞符于上帝，请雨三日，雨当足矣。”观者云集，三夕，雨不降。又曰：“此土灾，亦由县令无德。为尔再请，七日当有雨。”惟谦引罪于己，奉之愈恭。及期，又无应，郭乃骤索马入州宅。惟谦曰：“天师已为百姓此来，更乞祈祷。”勃然怒骂曰：“庸琐官人，不知礼！天时未肯下雨，留我复奚为？”惟谦谢曰：“明日排比相送。”迟明，郭将归，肴醴一无所设。坐于堂上，大怒。曰：“左道女子，妖惑日久，当须毙此，焉敢言归？”叱左右曳于神堂前，杖背三十，投于潭水。祠后有山极高，遂令设席焚香，端笏立于其上。阖县骇云：“长官打杀天师。”驰走者纷纭。祠上忽有云如车盖，覆惟谦。逡巡四合，雷震数声，甘泽大澍数尺。于是士民自山顶拥惟谦而下。州将初责以专杀巫者，既而嘉其精诚有感，与监军表言其事，制书褒曰：“狄惟谦剧邑良才，忠臣华胄。睹此天厉，将殪下民，当请祷于晋祠，类投巫于邺县。曝山极之畏景，事等焚躯；起天际之油云，法同剪爪。遂使旱风潜息，甘泽施流。昊天犹鉴于克诚，余志岂忘于褒善。特颁朱绂，俾耀铜章。勿替令名，更昭殊绩。”赐章服，并钱五十万。后历绛、隰二州刺史，所治皆有名称。

卢元公钧镇北都，推官李璋幕中饮酒醉，决主酒军职衙前虞候。明日，元公出赴行香，其徒百八十人横街见公，论无小推巡决得衙前虞候例，元公命收禁责状。至衙，命李推官所决者更决配外镇，其余虞候各罚金，内外不测。璋惶恐，衣公服求见。公问：“何事公服？请十郎衫麻鞋相见。”璋欲引咎，公语皆不及。临去，曰：“十郎不决衙前虞候，只决所由。假使错误，亦不可纵。况太原边镇，无故二百虞候横拦节度使，须当挫之。”璋后为尚书右丞。

卢公镇太原，同日补左右都押衙。其牒置案前阶上，补右者先自探之，展

见“右”字，却摺于阶上，退身致词云：“在军门几十年，前后主办，未尝败绩。伏蒙右补，情有嫌郁，谨未敢受。”公曰：“君近前。君知军中无年劳，知有拔卒为将否？君不同蔡袭，有功朝廷，合议超宠。”其人未逊，公复召前，并排衙大校悉前，曰：“君快恨右补都衙军，不见卢钧耶？”军中见节使自呼姓名，皆悚然。“卢钧进士出身，历中外五十年，岂不消中书一顿饭？临年暮齿，亦是得一裹香纸，合如何？”于是牙中感泣，领拜谢而去。蔡受左都押衙，即日表荐为上将军，寻建幢，节镇湖南。

武宗好神仙，道士赵归真者，出入禁中，自言数百岁，上颇敬之。与道士刘元靖力排释氏，上惑其说，遂有废寺之诏。宣宗即位，流归真于岭南，戮元靖于市。

宣宗性至孝，奉养郑太后于大明宫，不为别宫。舅郑光为平卢、河中两镇节度使。大中七年，自河中来朝。上询其政事，光不知文字，对皆鄙俚。上命留光奉朝谒。后以光生计为忧，乃厚赐金帛，不复更委方镇。

宣宗微行至德观，有女道士盛服浓妆者，赫怒归宫，立召左街功德使末叔康，令尽逐去，别选男子二人，住持其观。

武宗于大明筑望仙台，其势中天。宣宗即位，杀道士赵归真，而罢望仙台院。大中八年，复命葺之。右补阙陈嘏已下面论其事，立罢之，以其院为文思院。

宣宗能纳谏。李遂除岭南节度，已命中使颁旄节矣，给事中萧仿封还诏书。上正听乐，不暇别差中使，谓伶人曰：“汝可就李遂宅，却唤使来。”旄节及遂门而返。刘潼自郑州刺史除桂州观察，右谏议大夫郑裔綽上疏言不可。中使至郑，赐告身已数日，亦命追还。

宣宗命相，一出于己。尝诏枢密院，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仰指挥学士院降麻处分。枢密使王归长、马公儒以邺先判度支，再审圣旨，未审下落，抑或仍旧？上疑左右党萧，乃诏翰林院，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崔慎由，可工部尚书平章事，落下判户部。

故事：京兆尹在私第，但奇日入府，偶日入递院。崔郢为京兆尹，囚徒逸狱，始命造京兆尹廨宅，京兆尹不得离府。宣宗以崔罕、郢并败官，面召翰林学士韦澳授之，便令赴任。上赐度支钱二万贯。令造府宅。澳公正方严，吏不敢欺。委长安县尉李信主其事，造成廨宇，极一时壮丽，尚有羨缗却进，澳连书信两上下考。

京兆府进士、明经解送，设殊、次、平等三级，以甄行能，其后挠于权势而不行。宣宗时，韦澳为尹，榜曰：“礼部旧格，本无等第；京府解送，不当区分。今年所送省进士、明经等，并以纳策试前后为定，更不分等第之限。

”词科本以京兆等第为梯级，建中二年，崔元翰、崔敖、崔备三人，府元、府副、第三人；于邵知贡举，依次放及第，盖推崇艺实不能易也。自文学道丧，朋党弊兴，纷竞既多，澳虽愤浇弊而革之，然人亦惜其故事之废。

牛丛任拾遗、补阙五年，多论事，上密记之。后自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，入谢，上命至轩砌，问曰：“卿顷任谏官，颇能举职，今忽为远郡，得非宰臣以前事为愆否？”丛曰：“新制：未任刺史县令，不得任近侍官。宰臣以是奖擢，非嫌忌也。”上曰：“赐紫。”丛谢毕，前曰：“臣所衣绯衣是刺史借服，不审陛下便赐臣紫，为复别有进止？”上遽曰：“且赐绯。”上慎重名器，未尝容易，服章之赐，一朝无滥邀者。

李藩自司勋郎中，知制诰，衣绿如故。郑裔绰自给事以论驳杨汉公忤旨，出商州刺史，始赐绯。沈自礼部侍郎为浙东观察，方赐紫。苗恪自司勋员外郎，除洛阳县令，蓝衫赴任。裴处权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，到任，本府奏荐赐绯，给事中崔罕驳还。手诏褒之，曰：“有不当，卿能驳还，职业既修，朕何所虑？”

●卷二 政事下

宣宗密召学士韦澳，屏左右，谓澳曰：“朕每与节度、观察、刺史语，要知所委州郡风俗物产，卿采访撰次一书进来。”澳即采十道四藩志，撰成，题曰《处分语》，自写面进，虽子弟不得闻。后数日，薛弘宗除邓州刺史，澳有别业在南阳，召弘宗饯之。弘宗曰：“昨日中谢，圣上处分当州事惊人。”澳访之，即《处分语》中事也。

宣宗猎城西，及渭水，见父老数十人，于佛祠设斋。上问之，父老曰：“臣醴泉县百姓，本县令李君有异政，考秩已满，百姓借留，诣府乞未替，来此祈佛。”上归，于御大书君名。中书两拟醴泉令，上皆抹去之。逾岁，怀州刺史阙，请用人，御笔曰：“醴泉县令李君可为怀州刺史。”人莫测也。君中谢，上谕其事。

宣宗厚待词学之臣，于翰林学士恩礼特异，宴游无所间，惟于迁转皆守常法。皇甫自吏部员外郎召入，改司勋员外，计吏员二十五个月，转司封郎中，知制诰。孔温裕自礼部员外郎改司封员外，召入二十五个月，改司勋郎中，知制诰。

乐工罗程者，善弹琵琶，为第一，能变易新声。得幸于武宗，恃恩自恣。宣宗初，亦召供奉。程既审上晓音律，尤自刻苦，往往令侍嫔御歌，必为奇巧声动上，由是得幸。程一日果以眦睚杀人，上大怒，立命斥出，付京兆。他工辈以程艺天下无双，欲以动上意。会幸苑中，乐将作，遂旁设一虚坐，置琵琶于其上。乐工等罗列上前，连拜且泣。上曰：“汝辈何为也？”进曰：“罗程

负陛下，万死不赦。然臣辈惜程艺天下第一，不得永奉陛下，以是为恨。”上曰：“汝辈所惜罗程艺耳，我所重者高祖、太宗法也。”卒不赦程。

故事：每罢左护军，由右出；罢右护军，由左出；盖防微也。宣宗既以法驭下，每罢去，辄令自本军出，中外不能测。

宣宗虽宽仁爱人，然刻于用法，尝曰：“犯朕法，虽我子弟亦不宥。”内外由是畏惮。

优人祝汉贞者，累朝供奉，滑稽善伺人意，出口为七字语。上有指顾，遽令摹咏，捷若夙篝，尤为帝所喜。上行幸，召汉贞前，抵掌笑谈，颇言及外间事。上正色曰：“我养汝辈供戏乐耳，敢干预朝政耶？”遂疏之。后其子犯赃，上命杖杀，而徙汉贞于边。

柳仆射仲郢任盐铁使，奉敕：医人刘集宜与一场官。集医行闾阎间，颇通中禁，遂有此命。仲郢手疏执奏曰：“刘集之艺若精，可用为翰林医官，其次授州府医博士。委务铜盐，恐不可责其课最。又场官贱品，非特敕所宜，臣未敢奉诏。”宣宗御笔批：“刘集与绢百匹，放东回。”数日，延英对，曰：“卿论刘集大好。”

宣宗猎苑北，见樵者数人，因留与语。言泾阳百姓，因问：“邑宰为谁？”曰：“李行言。”“为政何如？”曰：“性执滞。有劫贼五六人匿军家，取来直不肯与，尽杖杀之。”上还宫，以书其名帖于殿柱上。后二年，行言领海州，中谢。上曰：“曾宰泾阳否？”对：“在泾阳二年。”上曰：“赐金紫。”再谢，上曰：“卿知著紫来由否？”行言奏不知。上顾左右，取殿柱帖子来宣示。

宣宗微疾，召医工梁新对脉（原注：禁中以诊脉为对脉）。数日，自陈求官，不与，但每月别给钱三百缗。

高尚书少逸为陕州观察使，有中使于石碛驿怒饼饵黑，鞭驿吏见血。少逸封饼以进，中使亦自言。上怒曰：“高少逸已奏来。深山中如此食，岂易得也？”遂谪配恭陵，复令过陕赴洛。

宣宗赐郑光云阳、县田，皆令免税。宰臣奏不可。上曰：“朕初不思尔。卿等每为匡救，必极言毋避。亲戚之间，人所难言，苟非忠爱，何以及此！”

郑光，宣宗之舅，别墅吏颇恣横，为里中患。积岁征租不入。户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，擒而械系之。及延英对，上曰：“卿禁郑光庄吏，何罪？”澳具奏之。上曰：“卿拟如何处置？”澳曰：“臣欲于法。”上曰：“郑光甚惜，如何？”澳曰：“陛下自内庭用臣为京兆，是使臣理畿甸积弊。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，得宽重典，则是朝廷之法独行于贫下，臣未敢奉诏。”上曰：“诚如此。但郑光再三干朕，卿与贷法，得否？不然，重决贷死，可否？”澳曰

：“臣不敢不奉诏，但许臣且系之，俟征积年税物毕放出，亦可为惩戒。”上曰：“可也。为郑光所税扰乡，行法自近。”澳自延英出，径入府杖之，征欠租数百斛，乃纵去。

宣宗京兆府有厌蛊狱，作符劾者郭群，属飞龙，三牒不可取。韦澳入奏之，上曰：“郭群属飞龙，不错否？”翌日，内养押郭群付府。

宣宗每行幸内库，以紫衣金鱼、朱衣银鱼三二副随驾，或半年或终年不用一副，当时以得朱、紫为荣。

宣宗坐朝，次对官趋至，必待气息平均，然后问事。令狐进李远为杭州，上曰：“我闻李远诗云，‘长日惟消一局棋’，何以临郡？”对曰：“诗人言，不足有实也。”仍荐廉察可任，乃许之。

宣宗视远《郡谢上表》，左右曰：“不足烦圣虑。”上曰：“远郡更无非时章奏，只有此《谢上表》，安知其不有情恳乎？吾不敢忽。”

宣宗暇日，召翰林学士韦澳入。上曰：“要与卿款曲。少间出外，但言论诗。”上乃出诗一篇。有小黄门置茶床讫，亟屏之。乃问：“朕于敕使如何？”澳曰：“威制前朝无比。”上闭目摇手曰：“总未，依前怕他。在卿如何，计将安出？”澳既不为之备，率意对曰：“谋之于外庭，即恐有太和事，不若就其中拣拔有才者，委以计事。”上曰：“此乃末策。朕行之。初擢其小者，至黄、至绿、至绯，皆感恩；若紫衣挂身，即合为一片矣。”澳渐汗而退。

大中初，云南朝贡及西川质子人数渐多，节度使奏请厘革。有讠人录诏报云南，云南词不逊。词云：“一人有庆，方当万国而来朝；四海为家，岂计十人之有费。”尔后纳贡不时，境上骚扰。宣宗崩，命内臣告哀，行及其国。南诏王丰已死，子坦绰酋龙继立，号曰“骠信”，凶很悖慢。谓：“我国亦有丧，朝廷不赐吊问，诏书又赐故王。”于是待使者礼薄，旋又累犯封疆，掠越。朝廷以骠信名近庙讳，复无使朝贡，不告国丧，遂绝册立吊祭使。杜再入辅，议曰：“云南向化七十余年，泸水之阴，弓弛甲解，诸蛮纳职如编，抚慰怀来，不劳筹策。二十年间再领西蜀，近者费用多于往年，聚蓄不得盈实，今者虽起衅端，未深为敌，宜化以礼谊。夷狄之君，立名犯上，难为奏闻，下诏令其改更。纵未行典册，且发使吊祭，以恩信全其国礼。诏清平官已下，谕其君长，名犯庙讳，朝廷未可便行册命，骠信必遣使谢恩，易名献贡。若不纳使臣入国城，即遥陈祭礼，令使臣录文，并赙赠帛以送骠信，具报清平官已下。”乃命左司郎中孟穆为云南吊祭宣抚册命使，已报破越，攻邛崃关，使臣逗留数月不发。未几，出镇凤翔，议多异同，复言未可发使，乃诏西川令遣使示朝旨。尔后连陷城邑，征兵讨逐，朝贡遂绝。

宣宗时，党项叛扰，推其由，乃边将贪暴，利其羊马，多欺取之。始用右

谏议大夫李福为夏州节度，刑部侍郎毕沅为宁节度，大理卿裴识为泾原节度。发日，临轩戒敕。

宣宗时，浙东观察李讷为军士所逐，贬朗州刺史。讷褊狷，遇军士不以礼，遂及于难。监军使王宗景抚循无状，杖四十，流恭陵。自此戎臣失律，监军使皆从坐。

大中十二年后，藩镇继有叛乱，宣州都将康全泰逐观察使郑薰，湖南都将石再顺逐观察使韩琮，广州都将王令寰逐节度使杨发，江西都将毛鹤逐观察使郑宪。宣宗命淮南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崔铉兼领宣、池、歙三州观察使，以宋州刺史温璋为宣州刺史，以右金吾将军蔡袭为湖南观察使，以泾原节度使李承勋为广州节度使，以光禄卿韦宙为江西观察使，以邻道兵送赴任，诸州皆平。

令狐公，文公楚之子也。自翰林入相，最承恩泽。先是宣宗诏诸州刺史，秩满不得径赴别郡，须归朝奏对后，许之任。以随、房邻地，除一故旧，径令赴州。上览《谢上表》，因问曰：“此人缘何得便之任？”对曰：“比近换守，庶几其便于迎送。”上曰：“朕以比来郡守因循，故令至京师，亲问其施設优劣，将行黜陟。此令已行而复变之，宰相可谓有权。”时方寒，汗透重裘。上留意郡守，凡选尤难其人。（案：此下有脱文）

宣宗在位逾一纪，忧勤无怠。天下虽小康，而间水旱。又宣、洪、潭、青、广等数郡军乱，盖将帅失于统御，而不日安辑，时称小太宗。

大中己后，宰相堂判无及路岩者。杜尚书仆射，之弟，守泗州，为庞勋所围，以孤城自全；高锡望守滁州，婴城固拒而死。岩判崔雍状云：“锡望守城而死，已有追崇；杜仆射孤垒获全，寻加异奖。”

王尚书式，仆射起之子，见重于武宗。尝自荐于上，称有文武才。式有武干，善用兵。既平浙东，徐州温璋失守。朝廷以彭门频年逐帅，乃自河阳移式，领河阳全军赴任。驻军境外而缓进。徐州将士自王智兴后，骄横难制。其银刀都父子相承，每日三百人守卫，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，稍不如意，相顾笑议于饮食间，一夫号呼，众卒相和。节度多懦弱，闻乱则后门逃去，如是且久。闻式至境，先遣衙队三百人远接。式褻衣坐胡床受参，乃问其悖慢之罪，命尽斩于帐前。既而后来者莫知前者已死，又斩之。数日，银刀都数千人殆尽。徐州军士平居自恃吞噬，及式衣袄子半臂，曳履危坐，拱手栗缩就死，无一人敢拒者。其后亲戚相讶，不能自知焉。式既视事，余党并远配，郡中小安矣。

式初为京兆少尹，多从前诤者令远，时或避之他适，京城号为“邓子”。性放率，不拘小节。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，迟明未已，式过之，驻马寓目。巫者喜，奉主人杯，跪献于马前曰：“主人多福！感达官来，顾酒味稍

美，敢进寿觞。”式取而饮之。行百余步复回，曰：“向之酒甚恶，可更一杯。”复据鞍引满而去，其放率如此。

太宗阅医方，见明堂图，人五脏之系，咸附于背。乃怆然曰：“今律杖笞背，奈何髀背分受？”乃诏不得笞背。

梁公以度支之司，天下利害，郎尝阙，求之未得，乃自职之。

高宗时，司农欲以冬藏余菜卖之。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。良嗣判曰：“昔公仪相鲁，犹拔园葵，况临万乘而贩蔬鬻菜？”上从之，不行。

开元始年，上悉出金银珠玉锦绣之物于朝堂，若山积，皆焚之，示不复御用。

姚开府凡三为相，皆兼兵部。军镇道里与骑卒之数，皆能暗计之。

郭尚书元振，始为梓州射洪尉，征求无厌，至掠部人卖为奴婢者甚众。武后闻之，使籍其家，唯有书数卷。后令问其资财所在，皆以济人为对，于是奇而免之。大足年间，迁凉州都督。元振风神伟壮，善于抚御。在凉州五年，夷夏畏慕，令行禁止，牛羊被野，路不拾遗，诸蕃闻风请朝献。唐兴以来，善为凉州者，郭居其最。

苏，神龙中，给事中兼宏文馆学士，转中书舍人。时父瑰为宰相，父子同掌枢密，时人荣之。属机事填委，凡制诰皆出其手。中书令李峤叹曰：“舍人思如泉涌，峤所不及。”后为中书侍郎，与宋同知政事。刚正，多所裁断，皆顺从其美，甚悦之。尝谓人曰：“吾与贤父子前后皆同时为宰相。仆射长厚，诚为国器；献可替否，罄尽臣节，过其父也。”后罢政，拜礼部尚书而薨。及葬日，元宗游咸宜宫，将举猎，闻丧出，怆然曰：“苏今日葬，吾宁忍娱游乎？”遂中路还宫。

姚崇以拒太平公主，为申州刺史，玄宗深德之。太平既诛，征为同州刺史。素与张说不叶，说讽赵彦昭弹之，玄宗不纳。俄校猎于渭滨，密令会于行所。玄宗谓曰：“卿颇猎乎？”崇对曰：“此臣少所习也。臣年三十，居泽中，以呼鹰逐兔为乐，犹不知书。张藏谓臣曰：‘君当位极人臣，无自弃也。’尔来折节读书，以至将相。臣少为猎师，老而犹能。”上大悦，与之偕为臂鹰，迟速在手，动必称旨。玄宗欢甚，乐则割鲜，间则咨以政事。备陈古今理乱之本，上之，可行者必委曲言之。玄宗心益开，听之宜宜忘倦，军国之务，咸访于崇。崇罢冗职，修旧章，内外有叙。又请无赦宥，无度僧，无数迁吏，无任功臣以政，玄宗悉从之，而天下大理。

李当尚书镇南梁，境内有朝士庄产，子孙侨寓其间，而不肖者相效为非。前牧以其各有阶缘，弗克禁止，闾巷苦之。当严明有断，处分宽织箠箠，召其尤者，诘其家世谱第，在朝姻亲。乃曰：“郎君藉如是地望，作如此行止，无

乃辱于存亡乎？今日所惩，贤亲眷闻之，必赏老夫，勉旃。”遽命盛以竹笼，沉于汉江。由是其儆息，各务戢敛焉。

崔珏二子凶恶，节度使刘都尉判之曰：“崔氏二男，荆州三害，不免行刑也。”

梨园弟子有胡雏，善吹笛，尤承恩。尝犯洛阳令崔隐甫，已而走禁中。玄宗非时托以他事召隐甫对，胡雏在侧，指曰：“就卿乞得此否？”隐甫奏曰：“陛下此言，是轻臣而重乐人也，臣请休官！”再拜而出。玄宗遽曰：“朕与卿戏。”遂令曳出，才至门外，杖杀之。俄而复敕释放，已死矣，乃赐隐甫绢百匹。

刘忠州晏，通百货之利，自言如见地上钱流。每入朝乘马，则为鞭算。尝言居取安便，不务华屋；食取饱适，不务多品；马取稳健，不务毛色。

江淮贾人，有积米以待踊贵。画图为人，持米一斗，货钱一千，以悬于市。扬州留后徐粲杖杀之。

李惠登自军吏为随州刺史，自言：“吾二名惟识‘惠’字，不识‘登’字。”为政清净无迹，不求人知，兵革之后，阖境大化。

武相元衡遇害，朝臣震恐，多有上疏请不穷究。独尚书左丞许孟容奏“当罪京兆尹，诛金吾铺官，大索求贼”，行行然有前辈风采。时京兆尹裴武问吏，吏曰：“杀人者未尝得脱。”数日，果擒张晏辈。

王悦为镇将，清苦肃下。有军士犯禁，杖而枷之，约曰：“百日乃脱，未及百日而脱者死。”又曰：“我死则脱，尔死则脱，天子之命则脱。非此，臂可折，约不可改也。”由是秋毫不犯。

李建为吏部郎中，尝曰：“方今秀茂皆在进士。使吾得志，当令登第之岁，集于吏部，使尉紧县；既罢复集，使尉望县；既罢又集，使尉畿县；而升于朝。大凡中人三十成名，四十乃至清列，迟速为宜。既登第，遂食禄；既食禄，必登朝，谁不欲也？无淹滞以守常限，无纷竞以求再捷。下曹得其修举，上位得其更历。就而言之，其利甚溥。”议者是之。

●卷二 文学

文中子见王勃少弄笔砚，问曰：“尔为文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因与题《太公遇文王赞》。曰：“姬昌好德，吕望潜华。城阙虽近，风云尚赊。渔舟倚石，钓浦横沙。路幽山僻，溪深岸斜。豹韬攘恶，龙铃辟邪。虽逢相识，犹待安车。君王握手，何期晚耶？”

杜淹，国初为掾吏，尝业诗。文皇勘定内难，咏斗鸡寄意曰：“寒食东郊道，飞翔竞出笼。花冠偏照日，芥羽正生风。顾敌知心勇，先鸣觉气雄。长翘频埽阵，利距屡通中。”文皇览之，嘉叹数四，遽擢用之。

王勃凡欲作文，先令磨墨数升，饮酒数杯，以被覆面而寝。既寤，援笔而成，文不加点，时人谓为腹藁也。

骆宾王年方弱冠，时徐敬业据扬州而反，宾王陷于贼庭，其时书檄皆宾王之词也。每与朝廷文字，极数伪周，天后览之，至“蛾眉不肯让人，狐媚偏能惑主”，初微笑之。及见“一 A 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安在？”乃不悦曰：“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！”盖有遗才之恨。

徐敬业十余岁时，射必溢镞，走马若飞。英公每见之曰：“此儿相不善，将赤吾族也。”

苏少不得父意，常与仆夫杂处，而好学不倦。每欲读书，患无灯烛，尝于马厩灶中，吹火照书诵焉，其苦学如此。

长安春时，盛于游赏。苏应制诗云：“飞埃结红雾，游盖飘青云。”玄宗览之嘉赏，遂以御花亲插巾上。

玄宗初即位，锐意政理，好观书，留心起居注，选当时名儒执笔。其称职者虽十数年不去，多则迁名曹郎兼之。自先天初至天宝十二载冬季，成七百卷，内起居注为多。

开元二年春，上幸宁王第，叙家人体。乐奏前后，酒食沾贻，上不自专，皆令禀于宁王。上曰：“大哥好作主人，阿瞞但谨为上客。”（原注：上禁中常自称阿瞞）明日，宁王与岐、薛同奏曰：“臣闻起居注必记天子言动，臣恐左右史记叙其事，四季朱印联（案：此上文有脱误）牒送史馆，依附外史。”上以八分为答诏，谢而许之。至天宝十二载冬季，成三百卷。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轴，用雕檀轴紫龙凤绶标。宁王每请百部纳于史馆。上命宴侍臣以宠之。上宝惜此书，令别起阁贮之。及禄山陷长安，用严、高计（原注：禄山谋主严庄、高尚等），未升宫殿，先以火千炬焚是阁，故《玄宗实录》百不叙其三四，以是人间传记尤众。

李白名播海内，玄宗见其神气高朗，轩然霞举，上不觉忘万乘之尊，与之如知友焉。尝制《胡无人》云：“太白入月敌可摧。”及禄山犯阙，时太白犯月，皆谓之不凡耳。

天宝中，国学增置广文馆，以领词藻之士。荥阳郑虔久被贬谪，是岁始还京师参选，除广文馆博士。虔茫然曰：“不知广文曹司何在？”执政谓曰：“广文馆新置，总领文词，故以公名贤处之。且令后代称广文博士自郑虔始，不亦美乎？”遂拜职。

郑虔，天宝初协律，采集异闻，著书八十余卷，人有窃窥其藁草，上书告虔私修国史，虔遽焚之。由是贬谪十余年，方从调选，授广文馆博士。虔所焚藁既无别本，后更纂录，率多遗忘，犹成四十余卷。书未有名。及为广文馆博

士，询于国子司业苏源明。源明请名为《会粹》，取《尔雅序》“会粹旧说”也。西河太守卢象赠虔诗云：“书名《会粹》才偏逸，酒号屠苏味更醇。”即此也。

著作郎孔至撰《百家类例》，第海内族姓，以燕公张说等为近代新门，不入百家之数。驸马张，燕公子也，观至所撰，谓弟叔曰：“多事汉！天下族姓何关汝事，而妄为升降？”叔与至善，以兄言告之。时工部侍郎韦述谄练士族，至书初成，以呈韦公，以为可行也。及闻言，恐惧，将追改之。韦曰：“文士奋笔将为千载之法，奈何以一言自动摇？有死而已，胡可改也？”遂不改。

长安菩萨寺僧宏道，天宝末，见王右丞为贼所囚于经藏院，与左丞裴迪密往还。裴说一一贼会宴于太极西内，王闻之泣下，为诗二绝，书经卷麻纸之后，宏道藏之，相传数世。其词云：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更朝天？秋槐叶落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”又云：“安得舍尘网，拂衣辞世喧，然策藜杖，归向桃花源。”

代宗独孤妃薨，赠贞皇后。将葬，尚父汾阳王子仪在州，其子尚主，欲致祭。遍问诸吏，皆云：“古无人臣祭皇后之仪。”子仪曰：“此事须柳侍御裁之。”时殿中侍御史柳并，字伯存，掌书记，奉使在，即急召之。既至，子仪曰：“有切事，须藉侍御为之。”遂说祭事。殿中初亦对如诸人，既而曰：“礼缘人情。令公勋德，不同常人。且又为姻戚，今自令公始，亦谓得宜。”子仪曰：“正合某本意。”殿中草祭文，其官衔称驸马都尉郭暖父具官某，其文并叙特恩许致祭之意，辞简礼备，子仪大称之。

德宗暮秋猎于苑中。是日，天已微寒，上谓近臣曰：“九月衣衫，二月衣袍，与时候不相称，欲递迁一月，何如？”左右皆拜谢。翌日，命翰林议之，而后下诏。李赵公吉甫时为承旨，以圣人上顺天时，下尽物理，表请宣示天下，编之于令。李相程初为学士，独不署名，别状奏曰：“臣谨按：《月令》‘十月始裘’，《月令》是玄宗皇帝删定，不可改易。”上乃止。由是与吉甫不协。

韦应物诗云：“书后欲题三百颗，洞庭须待满林霜。”后人多说率尔成章，不知江左尝有人于纸尾“寄洞庭霜三百颗”。

韩晋公治《左氏》，为浙江东西道制节。属淮宁叛乱，发戎遣馈，案籍骈杂，而未尝废卷。在军中撰《左氏通例》一卷，刻石金陵府学。

宪宗问宰相曰：“天子读何书即好？”权德舆对曰：“《尚书》。哲王轨范，历历可见。”上曰：“《尚书》曾读。”又问郑余庆曰：“《老子》、《列子》如何？”奏曰：“《老子》述无为之化，若使资圣览，为理国之枢要，即未若《贞观政要》。”

裴晋公平淮西后，宪宗赐玉带。临薨欲还进，使记室作表，皆不愜。乃令子弟执笔，口占状曰：“内府珍藏，先朝特赐，既不敢将归地下，又不合留向人间。谨却封进。”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。

晋公贞元中，作《铸剑戟为农器赋》，首云：“皇帝之嗣位十三载，寰海既清，方隅砥平。驱域中尽归力穡，示天下不复用兵。”宪宗平诸镇，几至太平，正当元和十三年。而晋公以儒生作相，竟为章武佐命。

杨京兆兄弟皆能文，为学甚苦。或同赋一篇，共坐庭石，霜积襟袖，课成乃已。

刘禹锡云：（案：此下至“芍药和物之名也”一条，多称刘禹锡云，或联书，或另条。盖采自韦绚《刘公嘉话》，而中多讹为脱，文义难通。今本《刘公嘉话》非完书，无可参校，姑仍其旧）与柳八、韩七诣施士吝听《毛诗》，说“维鹈在梁”，梁，人取鱼之梁也。言鹈自合求鱼，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。譬之人自无善事，攘人之美者，如鹈在人之梁，毛《注》失之矣。又说“山无草木曰岵”，所以言：“陟彼岵兮”，言无可怙也。以岵之无草木，故以譬之。

因言“罍也者，复思也。今之板障、屏墙也。天子有外屏，人臣将见，至此复思其所对易去就、避忌也。”“魏”，大“阙”，楼观也。人臣将人，至此则思其遗阙。“桓楹”者，即今之华表也；桓、华声讹，因呼为桓。“桓”亦丸丸然柱之形状也。

又说：古碑有孔。今野外见碑有孔，古者于此孔中穿棺以下于墓中耳。

又说：《甘棠》之诗“勿拜，召伯所憩”，“拜”言如人身之拜，小低屈也。上言“勿翦”，终言“勿拜”，明召伯渐远，人思不得见也。毛《注》“拜犹伐”，非也。又言：“维北有斗，不可挹酒浆，”言不得其人也。毛、郑不注。

刘禹锡曰：“为诗用僻字，须有来处。宋考功云：‘马上逢寒食，春来不见饧。’常疑之。因读《毛诗》郑《笺》说吹箫处，注云：‘即今卖饧者所吹。’六经惟此中有‘饧’字。吾缘明日重阳，押一‘糕’字，续寻思六经竟未见有糕字，不敢为之。尝讶杜员外‘巨颿拆老拳’无据，及览《石勒传》云：‘卿既遭孤老拳，孤亦饱卿毒手。’岂虚言哉！后辈业诗，即须有据，不可率尔道也。”

韦绚曰：“司马墙何也？”曰：“今唯陵寝绕垣，即呼为司马墙。”“而球场是也，不呼之何也？”刘禹锡曰：“恐是陵寝，即呼臣下避之。”

《诗》曰“我思肥泉”者，源同而分之曰“肥”也。言我今卫女嫁于曹，如肥泉之分也。

魏文帝诗云：“画舸覆堤”，即今淮浙间俞船篷子上帷幕耳。《唐书 卢藩传》言之。（案：《唐书》无《卢藩传》。韦绚唐人，亦无引《唐书》之理，疑有脱误）船子著油，（案：此下原阙一字）比惑之，见魏诗方悟。

又曰：“旄邱”者，上侧下高曰“旄邱”，言君臣相背也。郑《注》云：“旄当为{土}”，又言：“{土}未详”，何也？

郭璞《山海经序》曰：“人不得耳闻，眼不见为无。”（案：今本《山海经序》无此二语，据文义，亦有脱误）非也，是自不知不见耳，夏虫疑冰之类是矣。仲尼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又韦编三绝，所以明未会者多于解也。

有杨何者，有礼学，以廷评来夔州，转云安盐官，因过刘禹锡之与，（案：此下原阙二字）何云：“仲尼合葬于防。防，地名。”非也。仲尼以开墓合葬于防；防，隧道也。且潜然流涕，是以合葬也。若谓之地名，则未开墓而已潜然，何也？

绚曰：“‘五夜’者，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，更迭之。今唯言‘乙夜’或‘子夜’，何也？”未详。

刘禹锡曰：茱萸二字，经二诗人用，亦有能否。杜甫言“醉把茱萸子细看”，王右丞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，最优也。刘禹锡曰：牛丞相奇章公初为诗，务奇特之语，至有“地瘦草丛短”之句。明年秋，卷成，呈之，乃有“求人气色沮，凭酒意乃伸”，益加能矣。明年乃上第。

杨茂卿云：“河势昆仑远，山形菡萏秋。”此诗题云“过华山下作”，而用莲蓬之菡萏，极的当而暗静矣。

刘禹锡曰：石季龙挟弹杀人，其兄怒之，其母曰：“健犊须走车破辕，良马须逸鞭泛驾，然后能负重致远。”盖言童稚不奇，即非异器矣。

又曰：为文自斗异一对不得。予尝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，司徒冢嫡之薨于桂林也，柩过渚宫，予时在朗州，使一介具奠酌，以申门吏之礼。为一祭文云：“事吴之心，虽云已矣；报智之志，岂可徒然！”“报智”人或用之，“事吴”自思得者。

柳八驳韩十八《平淮西碑》云：“‘左飧右粥’，何如我《平淮西雅》云‘仰父俯子。’”禹锡曰：“美宪宗俯下之道尽矣。”柳曰：“韩《碑》兼有帽子，使我为之，便说用兵讨叛矣。”

刘禹锡曰：“韩《碑》柳《雅》，予诗云：‘城中晨鸡喔喔鸣，城头鼓角声和平，’美李尚书之入蔡城也，须臾之间，贼都不觉。又诗落句言，‘始知元和十二载，四海重见升平时。’所以言十二载者，因以记淮西平之年。”

段相文昌重为《淮西碑》，碑头便曰：“韩宏为统，公武为将。”用《左

氏》：“栾书将中军，栾佐之。”文势也甚善。亦是效班固《燕然碑》样，别是一家之美。

又曰：薛伯鼻修史，为传：收蔡州，径入为能。禹锡曰：“我则不然。若作史官，以得李，释缚委心用之为能。入蔡非能，乃一夫勇耳。”

刘禹锡曰：《春秋》称“赵盾以八百乘”，凡帅能曰“以”，由也，由赵盾也。

又曰：王莽以羲和为官名，如今之司天台，本属太史氏。故《春秋》史鱼、史苏、史，皆知阴阳术数也。

《南都赋》言“春茆夏韭”，子卯之卯也。而公孙罗云“茆，鸟卵。”非也。且皆言菜也，何“卯”忽无言？（案此句疑有脱误）

方书中“劳薪”，亦有“劳水”者，扬之使水力弱，亦劳也。亦用“笔心”，笔亦心劳，一也。与“薪劳”之理，皆药家之妙用。

又曰：近代有中正；中正，乡曲之表也。藻别人物，知其乡中贤愚出处。晋重之。至东晋，吏部侍郎裴楷乃请改为九品法，即今之上、中、下，分为九品官也。

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，俯临江岸沙石，下看诸葛亮八阵图，箕张翼舒，鹅形鹤势，聚石分布，宛然尚存。峡水大时，三蜀雪消之际，濒滂沱，养，大树十围，枯槎百丈，破霍巨石，随波塞川而下。水与岸齐，雷奔山裂，聚石为堆者，断可知也。及乎水已平，万物皆失故态，惟阵图小石之堆，标聚行列，依然如是者，垂六七百年间，淘洒推激，迨今不动。刘禹锡曰：“是诸葛公诚明，一心为先主效死。况此法出《六韬》，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构。自有此法，惟孔明行之，所以神明保持，一定而不可改也。”东晋桓温征蜀过此，曰：“此常山蛇阵，击头则尾应，击尾则头应，击其中则头尾皆应。”常山者，地名。其蛇两头，出于常山，其阵适类其蛇之两头，故名之也。”温遂勒铭曰：“望古识其真，临源爱往迹，恐君遗事节，聊下南山石。”

陆法和尝征蜀，及上白帝城，插标，曰：“此下必掘得诸葛亮箭镞。”既掘之，得箭镞一斛。或曰：“当法和至此时，去诸葛亮犹近，应有人向说，故法和掘之耳。”法和虽是异人，必未知诸葛亮箭镞在此也。

“诸葛亮所止，令兵士独种蔓菁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取其甲生啖，一也；叶舒者煮食，二也；久居则随以滋长，三也；弃去不惜，四也；回则易寻而采之，五也；冬有根可食，六也。比诸蔬属，其利博哉！三蜀之人今呼蔓菁为‘诸葛菜’，江陵亦然。”

禹锡曰：“芍药，和物之名也。此药之性能调和物，或音‘著略’，语讫为也。”绚时献赋，用此“芍药”字，以“烟兮雾兮，气兮霭兮”，言四物调

和为云也。公曰：“甚善。”因以解之。

白居易，长庆二年以中书舍人为杭州刺史，替严员外休复。休复有时名，居易喜为之代。时吴兴守钱徽、吴郡守李穰皆文学士，悉生平旧友，日以诗酒寄兴。官妓高玲珑、谢好好巧于应对，善歌舞。从元稹镇会稽，参其酬唱。每以筒竹盛诗来往。居易在杭，始筑堤捍钱塘湖，钟聚其水，溉田千顷。复浚李泌六井，民赖其汲。在苏作诗，有“使君全未厌钱塘”之句。及罢，俸钱多留守库。继守者公用不足，则假而复填，如是五十余年。及黄巢至郡，文籍多焚烧，其俸遂亡。

张宏靖十二世掌书命，至丞相。杨巨源赠公诗云：“伊陟无闻祖，韦贤不到孙。”当时称其能与张氏说家门。巨源在元和，诗韵不为新语，体律务实，功夫颇深。自旦至暮，吟咏不辍。年老头数摇，人言吟诗多所致。

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。韩公文至高，孟长于五言，时号“孟诗韩笔。”元和中，后进师匠韩公，文体大变。又柳柳州宗元、李尚书翱、皇甫郎中、冯詹事定、祭酒杨公，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，而韩、柳、皇甫、权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。杨公尤深于奖善，遇得一句，终日在口，人以为癖。长庆以来，李封州甘为文至精，奖拔公心，亦类数公。甘出于李相国宗闵下，时以为得人，然终不显。又元和以来，词翰兼奇者，有柳柳州宗元、刘尚书禹锡及杨公。刘、杨二人，词翰之外，别精篇什。又张司业籍善歌行，李贺能为新乐府，当时言歌篇者，宗此二人。李相国程、王仆射起、白少傅居易兄弟、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，言程试者宗此五人。伯仲以史学继业。藏书最多者，苏少常景凤、堂弟尚书涤，诸家无比，而皆以清望为后来所重。景凤登第，与堂兄特并时，世以为美。

吕衡州温，祖延之、父渭，俱有盛名，至大官。家世碑志不假于人，皆子孙自撰，云：“欲传庆善于后嗣，做文学之荒坠。”

裴晋公自为志铭曰：“裴子为子之道，备存乎家牒；为臣之道，备存乎国史。”杜牧亦自铭曰：“嗟尔小子，亦克厥修。”此二铭词简而备。白居易亦自为铭。颜鲁公在蔡州，知必祸及，自为志铭置左右。

文宗皇帝曾制诗以示郑覃，覃奏曰：“且乞留圣虑于万几，天下仰望。”文宗不悦。覃出，复示李宗闵，叹伏不已，一句一拜，受而出之。上笑谓之曰：“勿令适来阿父子见之。”

文宗尚贤乐善罕比。每宰臣学士论政，必称才术文学之士，故当时多以文进。上每视事后，即阅群书，至乱世之君，则必扼腕嗟叹；读尧、舜、禹、汤事，即灌手敛衽，谓左右曰：“若不甲夜视事，乙夜观书，即何以为君？”试进士，上多自出题目。及所司试，览之终日忘倦。尝召学士于内庭论经，较量

文章，宫人已下侍茶汤饮饌。李训讲《周易》，颇叶上意。时方盛夏，遂取犀如意赐训，上曰：“与卿为谭柄。”读高郢《无声乐赋》、白居易《求元珠赋》，谓之“玄祖”。水部员外郎贾嵩说云。

文宗好五言诗，品格与肃、代、宪宗同，而古调尤清峻。尝欲置诗学士七十二员，学士中有荐人姓名者（原注：当时诗人李廓驰名，为泾原从事），宰相杨嗣复曰：“今之能诗，无若宾客分司刘禹锡。”上无言。李珣奏曰：“当今起置诗学士，名稍不嘉。况诗人多穷薄之士，昧于识理。今翰林学士皆有文词，陛下得以览古今作者，可怡悦其间；有疑，顾问学士可也。陛下昔者命王起、许康佐为侍讲，天下谓陛下好古宗儒，敦扬朴厚。臣闻宪宗为诗，格合前古。当时轻薄之徒，七章绘句，聱牙崛奇，讥讽时事，尔后鼓扇名声，谓之‘元和体’，实非圣意好尚如此。今陛下更置诗学士，臣深虑轻薄小人，竞为嘲咏之词，属意于云山草木，亦不谓之‘开成体’乎？玷黷皇化，实非小事。”

文宗时，工部尚书陈商立《汉文帝废丧议》。又立《左氏》学议，以“孔子修经，褒贬善恶，类例分明，法家流也。左丘明为鲁史，载述时政，惧善恶失坠，以日系月，本非扶助圣言，缘饰经旨，盖太史氏之流也。举之《春秋》，则明白而有实；合之《左氏》，则丛杂而无征。杜元凯曾不思孔子所以为经，当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易》等列；丘明所以为史，当与司马迁、班固等列。二义不侔，乃参而贯之，故微旨有所未尽，婉章有所未一。”其后吴郡陆龟蒙亦引啖助、赵匡为证，正与商议同。

进士李为作《泪赋》及《经》、《薄》、《暗》、《小》四赋，李贺作“乐府”，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。二子竟不远大，世言文字可以见分命之优劣。

上元瓦官寺僧守亮，通《周易》，性若狂易。李卫公镇浙西，以南朝旧寺多名僧，求知《易》者，因帖下诸寺，令择送至府。瓦官寺众白守亮曰：“大夫取解《易》僧，汝常时好说《易》，可往否？”守亮请行。众戒曰：“大夫英俊严重，非造次可至，汝当慎之。”守亮既至，卫公初见，未之敬。及与言论，分条析理，出没幽赜，公凡欲质疑，亮已演其意，公大惊，不觉前席。命于甘露寺设馆舍，自于府中设讲席，命从事已下，皆横经听之，逾年方毕。既而请再讲，讲将半，亟请归甘露。既至命浴，浴毕，整巾屣遣白公云：“大期今至，不及回辞。”言讫而终。公闻惊异，明日率宾客至寺致祭。适有南海使送西国异香，公于龕前焚之，其烟如弦，穿屋而上，观者悲敬。公自草祭文，谓举世之官爵俸禄，皆加于亮，亮尽受之，可以无愧。

李德裕镇浙西，有刘三复者，少贫苦，有才学。时中使赉诏书赐德裕，德

裕谓曰：“子为我草表，能立构否？”三复曰：“文贵中，不贵速得。”德裕以为然。三复又请曰：“中外皆传公文，请得以文集观之。”德裕出数轴，三复乃体而为表，德裕尤喜之。遣诣京师，果登第。其子邺，后为丞相，上表雪德裕冤，归棹洛中。

段郎中成式，博学文章，著书甚多。守庐陵，尝游山寺，读一碑，二字不过，曰：“此碑无用于世矣。成式读之不过，更何用乎？”客有以此二字遍问人，果无知者。连典江南数郡，皆有名山：九江匡庐、缙云烂柯、庐陵麻姑。前进士许棠寄诗云：“十年三领郡，领郡管仙山。”卢陵时，为人妄诉，逾年方辨，乃退居于襄阳。温博士庭筠亦谪随县尉，节度使徐太师留在幕府，与成式尤相善。尝送墨一挺与庭筠，往复致谢，搜故事者凡几函。成式子安节，娶庭筠女。安节仕至吏部郎中、沂王傅，善音律，著《乐府新录》传于世。

令狐自吴兴除司勋郎中，入禁林。一夕寓直，中使宣召，行百步，至便殿，上遣内人秉烛候之，引于御榻前赐坐，问：“卿从江外来，彼中庶安否？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？朕常思四海之大，九州之广，虽明君不能自理，常须贤佐，迩来朝廷皆未睹其忠荃。”降阶俯伏，曰：“圣意如此，微臣便合得罪。”上曰：“卿方为翰林学士，所职者朕之诰命，向来之言，本不相及。”以玉杯酌酒赐。有小案置御床上，有书两卷，谓曰：“朕听政之暇，未尝不观书。此读者，先朝所述《金镜》，一卷则《尚书 禹谟》。”复问曰：“卿曾读《金镜》否？”对曰：“文皇帝所著之书，有理国理身之要，披阅诵讽，不离于口。”上曰：“卿试举其要。”跪于御前诵之，至“乱未尝不任不肖，治未尝不任忠贤。任忠贤，则享天下之福；任不肖，则受天下之祸。”上止之曰：“朕每读至此，未尝不三复后已。《书》又云：‘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。’是则欲致升平，当用此言为首。”奏曰：“先臣每言《金镜》可为万古格言，自非聪明之姿，无以探其壶奥。”上曰：“曩者知卿材器，今日见卿词学。”顾中使曰：“持烛送学士归院。”当时近臣恩泽无比，居岁余，遂迁宰相。

宣宗因重阳，便殿大合乐，锡宴群臣。有御制诗，其略曰：“款塞旋征骑，和戎委庙贤；倾心方倚注，叶力共安边。”宰臣以下应制皆和。上曰：“宰相魏暮诗最佳。”其联云：“四方无事去，宸豫杪秋来；八水寒光动，千山霁色开。”上嘉赏久之，魏蹈舞谢。

宣宗嗜书，尝构一殿，每退朝，必独坐内观书，或至夜中烛么委，禁中谓上为老儒生。

大中十二年，以左谏议大夫郑漳、兵部郎中李邺为郢王已下侍读。时郢王居十六宅，夔、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宫内院。数日，追制，改充夔王已下侍读，五日一入乾符门讲读。懿宗即位，遂停。

大中、咸通之后，每岁试礼部者千余人。其间有名声，如：何植、李玫、皇甫松、李孺犀、梁望、毛浚、具麻、来鹄、贾随，以文章称；温庭筠、郑澣、何涓、周钊、宋耘、沈驾、周系，以词翰显；贾岛、平曾、李陶、刘得仁、喻坦之、张乔、剧燕、许琳、陈觉，以律诗传；张维、皇甫川、郭、刘庭辉，以古风著。虽然，皆不中科。

陆翱为诗有情思，其《闲居即事》云：“衰柳迷隋苑，衡门啼暮鸦；茅厨烟不动，书牖日空斜。悔下东山石，贫于南阮家。沈忧损神虑，萱草自开花。”《宴赵氏北楼》云：“殷勤赵公子，良夜竟相留；朗月生东海，仙娥在北楼。酒阑珠露滴，歌迴石城秋；本为愁人设，愁人到晓愁。”题鹦鹉、早莺、柳絮、燕子，皆传于时。登第累年，无辟召，一游东诸侯，得钱仅百万，而卒于江南。长子希声，好学多才艺，勤于读史，非寝食未尝释卷，中朝子弟好读史者无及。昭宗时为相。

李郢有诗名，郑尚书颢门生也。居杭州，不务进取，终（案：此下原阙一字）下郎官。初赴举，闻邻女有容，求娶之。遇有争娶者，女家无以为辞，乃曰：“备钱百万，先至者许之。”两家具钱，同日皆至。女家无以为辞，复曰：“请各赋一诗，以为优劣。”郢乃得之。登第回江南，驻苏州，遇故人守湖州，邀同行。郢辞以决意春归，为妻作生日。故人不放，与之胡琴、焦桐、方物等，令且寄归代意。郢为《寄内诗》曰：“谢家生日好风烟，柳暖花春二月天；金凤对翘双翡翠，蜀琴新上七丝弦。鸳鸯交颈期千岁，琴瑟谐和愿百年；应恨客程归未得，绿窗红泪冷涓涓。”兄子咸通初守杭州。郢至，宿虚白堂，云：“缺月斜明虚白堂，寒蛩唧唧树苍苍。江风彻曙不得睡，二十五声秋点长。”

马博士戴，大中初为太原李司空掌记，以正直被斥，贬朗州龙阳尉。戴著书，自痛不得尽忠于故府，而动天下之议。行道兴咏，寄情哀楚，凡数十篇。其《方城怀古》云：“申胥枉向秦庭哭，靳尚终贻楚国羞。”《新春闻赦》云：“道在猜谗息，仁深疾苦除。尧聪能下听，汤网本来疏。”

李字除果名、地名、人姓之外，更无有别训义也。《左传》“行李之往来”，注：“行李，使人也。”远行结束，谓之行李，而不悟是行使尔。按旧文：使字作“卒”，传写之，误作“李”焉。

汉四皓其一号角里，角音禄，今多以“觉”呼者，非也。《魏子》及孔氏《秘记》、荀氏《汉纪》，虑将来之误，直书“禄里”。按《玉篇》等字书皆云：“东方为<龠录>音，或作角；角亦音禄。”《魏子》、《秘记》、《汉纪》不书“<龠录>”而作“禄”者，以其字僻，又虑误音故也。李匡云：角里当东方，何者？按《陈留志》称京师亦号为灞上儒生，灞既在京师之东，则角里

为东方不疑矣。以字书言，角直宜作“〈龠录〉”尔，然〈龠录〉字亦作角，音觉者，乐声也，或亦通用“〈龠录〉角”之“角”字，是以今人多乱其音呼之。稍留心为学者，则妄穿凿云：音禄之“角”，与音觉之“角”，点画有分别。又不知角、〈龠录〉各有二音，字体皆同，而其义有异也。又《礼记》“君大夫{彭春}爪实于绿中”，郑司农《注》云：“绿当为角，声之误也。”既云声误，是郑读“角中”为“禄中”。“禄”与“绿”是双声，若读角为觉，觉是腭际声，绿是舌头之声。《注》复云：“角中，谓棺内四隅也。”据此则又似音禄之“角”与音觉之“角”义同。陆氏《释文》、孔氏《疏》不能穷其声义，亦但云：“绿当为‘角’，汉之角里，《礼》之‘绿中’，皆当作‘禄’音。”

《月令》，今人依陆德明说，云是《吕氏春秋 十二纪》之首，后人删合为之，非也。盖出于《周书》第七卷《周月》《时训》两篇。蔡邕、《玉篇》云“周公作”。是《吕纪》采于《周书》，非《戴礼》取于《吕纪》，明矣。

《论语》：“宰予昼寝。”梁武帝读为“寢室”之“寢”。昼，胡卦反，言其绘画寢室，故夫子叹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朽也。”今人皆以为韩文公所说，非也。

又：“伤人乎，不问马。”今亦云韩文公读“不”为“否”，言大德圣人，岂仁于人不仁于马？故贵人，所以前问；贱畜，所以后问。然“不”字上岂更要助词？其亦曲矣，况又未必韩公所说。按陆氏《释文》亦云“一读至‘不’字句绝”，则知其“不”为“否”，其来尚矣。诚以“不”为“否”，则宜至“乎”字句绝，“不”字自为一句。何者？夫子问“伤人乎？”乃对曰：“否。”既不伤人，然后乃问马，其文别为一读，岂不愈于陆云乎？

稷下有谚曰：“学识何如观点书。”书之难，不唯句度义理，兼在知字之正音、借音。若某字以朱发平声，即为某字；发上声，变为某字；去、入又改为某字，转平、上、去、入易耳，知合发、不发为难。不可尽条举之，今略指一隅。至如亡字、无字、毋字，并是正“无”字，非借音也。今见点书每遇“亡有”字，必以朱发平声，其遇“毋”字亦然，是不知亡字、[C032]字、毋字、母字，点画各有区别。亡从一点一画一（原注：观篆文当知矣，是以无字正体作亡）‘[C032]’之‘[C032]’中有人。‘毋有’字其画尽通也。‘父母’字中有两点。（原注：刘伯庄《音义》云：凡非父母之母，皆呼为无字，是也。义见字书）其“无”“[C043]”二字（原注：上无下既），今多混书，陆德明已有论矣。

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《文选》，过为迂繁，徒自骋学，且不解文意，遂相尚习五臣者，大误也。所广征引，非李氏立意，盖李氏不欲窃人之功，有旧注者，必逐每篇存之，仍题元注之人姓字；或有迂阔乖谬，犹不削去之。苟旧注

未备，或兴新意，必于旧注中称“臣善”以分别。既存元注，例皆引据，李氏续之，雅谊殷勤也。代传数本李氏《文选》，有初注成者，有覆注成者，有三注、四注者，当初旋被传写之误。其绝笔之本，兼释音训义，注解甚多，匡家幸而有焉。尝将数本并校，不惟注之贍略有异，至于科段互相不同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。因而比量五臣者，方悟所注直尽从李氏注中出。开元进表反非斥李氏，无乃欺心欤？且李氏未详处，将欲下笔，宜明引凭证。细而观之，无非率尔。今聊各举其一端，至如《西都赋》说猎云：“许少施巧，秦成力折。

”李云：“许少、秦成未详。”五臣云：“古之捷人壮士，搏格猛兽。”施巧、力折固是捷壮，文中自解矣，岂假更言？况不知二人所从出乎？又注“作我上都”云：“上都，西京也。”何太浅近忽易欤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，何不云“上都者，君上所居，人所都会”耶？况秦地厥田上上，居天下之上乎？又轻改前贤文旨，若李氏注云“某字或作某字”，便随而改之；其有李氏解而自不晓，辄复移易，今不能繁驳，亦略指其所改一字。曹植《乐府》云：“寒螿炙熊蹯。”李氏云：今之腊肉谓之“寒”，盖韩国事馔尚此法；复引《盐铁论》“羊淹鸡寒”、刘熙《释名》“韩鸡”为证，“寒与韩同”。又李以上句云“脍鲤隳胎虾”，因注云：“《诗》曰‘い螿脍鲤’。”五臣兼见上句有“脍”，遂改“寒螿”为“い螿”，以就《毛诗》之句。又子建《七启》云：“寒芳苓之巢龟，西海之飞鳞。”五臣亦改“寒”为“搯”，注云：“搯，取也。”何以对下句之“”耶？况此篇全说ソ事之意，独入此“搯”字，于理甚不安。上句既改“寒”为“搯”，下句亦宜改“”为“取”，纵一联稍通，亦与诸句不相承接。以此言之，明子建故用“寒”字，岂可改为“い”、“搯”耶？斯类篇篇有之，学者幸留意。仍知李氏绝笔之本，悬若日月焉。方之五臣，犹虎狗、凤鸡耳。其改字，有“翩翩”对“恍惚”，则独改“翩翩”为“翩翩”，与下句不相收。又李氏旧本作“泉”及年代字，五臣贵有异同，改其字，却犯国讳，岂惟矛盾也！

衡山五峰曰：紫盖、云密、祝融、天柱、石廩。下人多文词，至于樵夫，往往能言诗。尝有广州幕府夜闻舟中吟曰：“野鹊滩西一棹孤，月光遥接洞庭湖；堪憎迥雁峰前过，望断家山一字无。”问之，乃其所作也。

李华，字遐叔，以文学自名，与萧颖士、贾幼儿为友。华作赋云：“星锤电交于万绪，霜锯冰解于千寻。拥梯成山，攒杵为林。”颖士读之，谓华曰：“可使孟坚瓦解，平子土崩矣。”幼儿曰：“未若‘天光流于紫庭，测景入于朱户。腾祥灵于黯霭，映旭日之葱茏。’”华曰：“某所自得，惟‘括万象以为尊，特巍巍于上京。分命征殷石之匠，下荆、扬之材，操斧执斤者万人，涉磧砾而登崔嵬’，不让《东》、《西》二《都》也。”时人以华不可居萧

、贾之间。

郑（案：此下原阙二字）云：“张燕公文逸而学奥；苏许公文似古，学少简而密。张有《河朔刺史冉府君碑》，序金城郡君云：‘华前落，藁瘞城隅。天使马悲，启滕公之室；人看鹤舞，闭王母之坟。’亦其比也。”公又云：“张巧于才，近世罕比。《端午三殿侍宴诗》云：‘甘露垂天酒，芝盘捧御书。含丹同蜒，灰骨慕蟾蜍。’上亲解紫拂带以赐焉。”苏尝梦书壁云：“元老见逐，谗人孔多。既诛群凶，方宣大化。”后十三年视草禁中，拜刘幽求左仆射制，上亲授其意，及进本，上自益前四句，乃梦中之词也。又闻杜工部诗如爽鹞摩霄，骏马绝地。其《八哀诗》，诗人比之大谢《拟魏太子邺中八篇》。杜曰：“公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吾诗曰：‘汝阳让帝子，眉宇真天人；虬髯似太宗，色映塞外春。’八篇中有此句不？”或曰：“‘百川赴巨海，众星拱北辰，’所谓世有其人。”杜曰：“使昭明再生，吾当出刘、曹、二谢上。”杜善郑广文，尝以《花卿》及《姜楚公画鹰歌》示郑。郑曰：“足下此诗可以疗疾。”他日郑妻病，杜曰：“尔但言‘子章髑髅血模糊，手提掷还崔大夫。’如不瘥，即云‘观者徒惊帖壁飞，画师不是无心学。’未间，更有‘太宗拳毛，郭家师子花’。如又不瘥，虽和扁不能为也。”其自得如此。

太宗尝出行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。帝曰：“不须，虞世南在，此行秘书也。”

虞公为秘监，于省后堂集群书可为文章用者，号为《北堂书钞》。后北堂犹存，而《书钞》盛行于世。

褚遂良为太宗哀册文，自朝还，马误入人家而不觉。

沈期以诗著名，燕公张说尝谓人曰：“沈三兄诗，须还他第一。”

代有《山东士大夫类例》，其非士族及假冒者，不见录，署云相州僧昙刚撰。后柳常侍冲亦明族姓，中宗朝为相州刺史，询问耆旧，云：“自隋已来，不闻有僧名昙刚。”盖惧见嫉于时，隐其名氏云。

咸通中，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：其一，请以《孟子》为学科。有能通其义者，其科选同明经。其二，请以韩愈配飨太学，有唐以来，一人而已，苟不得在二十一贤之数，于典礼未为备也。日休字逸少，后字袭美，襄阳竟陵人。少隐鹿门山，号醉吟先生。榜末及第，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不扬，戏之曰：“子之才学甚富，如一日何？”皮对曰：“侍郎不可一日废二日。”谓不以人废言也。官至太常博士。居苏州，与陆龟蒙为友。著《文薮》十卷、《皮子》三卷。黄巢时遇害。其子仕钱A。

王维好佛，故字摩诘。性高致，得宋之问辋川别业，山水胜绝，清源寺是也。维有诗名，然好取人句。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《英华集》中诗

也。“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。”李嘉诗也小

柳芳与韦述友善，俱为史学。述卒后，所著书未毕者，芳续之。

李华作《含元殿赋》，萧颖士见之，曰：“《景福》之上，《灵光》之下。”华著论言龟卜可废，可谓深识之士。后以失节贼庭，故其文殷勤于四皓、元鲁山，极笔于权著作，盖心所愧也。

李翰文虽宏畅，而思甚苦涩。晚居阳翟，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。思涸则奏乐，神全则缀文。

大历已后，专学者，有蔡广成《周易》，强蒙《论语》，啖助、赵匡、陆质《春秋》，施士吝《毛诗》，袁彝、仲子陵、韦彤、裴_之讲《礼》，章庭、薛伯高、徐润并通经。其余地里则贾仆射，兵赋则杜太保，故事则苏冕、蒋，历算则董纯，天文则徐泽，氏族则林宝。

楚僧灵一，律行高洁而能为诗。吴僧皎然，一名昼一，工篇什，著《诗评》三卷。及卒，德宗遣使取其遗文。中世文僧，二人首出。

韦应物立性高洁，鲜食寡欲，所居焚香扫地而坐。其为诗，驰骤建安已还，各得其风韵。

李益诗名早著，有《征人歌》一篇，好事者画为图障。又有云：“回乐峰前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如霜。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”天下亦唱为歌曲。

沈既济撰《枕中记》，韩愈撰《毛颖传》，不下史篇，良史才也。

张登为小赋，气宏而密，间不容发，有织成隐起结彩蹙金之状。

中世有造谤辞而著者（原注：鸡眼、苗登二文），有传蚁穴而称者（原注：李公佐《南柯太守传》），有妓乐而工篇什者（原注：蜀妓薛涛），有家僮而善著章句者（原注：郭氏奴不记名），皆事之异也。

进士为时所尚久矣，俊实在其中。由此者为闻人，争名常切，为俗亦弊。其都会谓之“举场”；通称谓之“秀才”；投刺谓之“乡贡”；得第谓之“前辈”；相推敬谓之“先辈”；俱捷谓之“同年”；有司谓之“座主”；京兆考而升之，谓之“等第”；外府不试而贡，谓之“拔解”；各相保任，谓之“合保”；群居而试，谓之“私试”；造请“权要”；谓之关节；激扬声问，谓之“往还”；既捷，列其姓名慈恩寺，谓之“题名”；会醪为乐于曲江亭，谓之“曲江宴”；籍而入选，谓之“春关”；不捷而醉饱，谓之“打_<冒毛_>”；飞书造谤，谓之“无名子”；退而肄习，谓之“过夏”；执业以出，谓之“秋卷”；挟藏入试，谓之“书策”；此其大略。其风俗系于先进，其制置存于有司。虽然，贤者得其大者，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三二，登显列常有六七，而元鲁山、张睢阳有焉，刘辟、元有焉。

自开元二十四年，考功员外郎李昂为士子所诉，天子以郎署权轻，移职礼部，始置贡院。天宝则有袁成用、刘长卿分为棚头。是时常重东府西监。贞元八年，李观、欧阳詹以广文登第，自后乃群奔于京兆矣。

贞元十二年，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不协，蔡南史、独孤申叔播为乐曲，号《义阳子》，有《团雪》《散雪》之歌。德宗怒，欲废进士科，后独流南史而止。

或有朝客讥宋济曰：“近日白袍子何太纷纷？”济曰：“盖因绯袍子、紫袍子纷纷化使然也。”

元和已后，文笔学奇于韩愈，学涩于樊宗师。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，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，学浅切于白居易，学淫靡于元稹，俱名元和体。大抵天宝之风尚党，大历之风尚浮，贞元之风尚荡，元和之风尚怪也。

建中初，金吾将军裴冀曰：“若礼部先时颁天下曰：某年试题取某经，某年试题取某史，至期果然，亦劝学之一术也。”

熊执易通《易》。建中四年，试《易简知险阻论》。执易端坐剖析，声动场中，一举而捷。

●卷三 方正

狄梁公仁杰为度支员外郎，车驾将幸汾阳宫，仁杰奉使修供顿。并州长史李玄冲以道出妒女祠，俗称有盛衣服车马过者，必致雷风，欲别开路。仁杰曰：“天子行幸，千乘万骑，风伯清尘，雨师洒道，何妒女敢害而欲避之？”玄冲遂止，果无他变。上闻之，叹曰：“可谓真丈夫也。”后为冬官侍郎，充江南安抚使。其风俗，岁时尚淫祀，庙凡一千七百余所，仁杰并令焚之。有项羽庙，吴人所惮。仁杰先檄书，责其丧失江东八千子弟，而妄受牲牢之荐，然后焚之。

陆少保，字元方，曾于东都卖一小宅。家人将受直矣，买者求见，元方因告其人曰：“此宅子甚好，但无出水处耳。”买者闻之，遽辞不买。子侄以为言，元方曰：“不尔，是欺之也。”

裴光庭累典名藩，皆有异政。玄宗谓宰相曰：“裴光庭性恶恶，如扇驱蚊蚋焉。”

宋为广府都督，玄宗思之，使内臣杨思勳驰驿往追。就路，竟不与思勳交一言。思勳以将军贵幸殿中，诉于玄宗。上嗟叹良久，拜刑部尚书。

代宗惑释氏业报轻重之说，政事多托于宰相，而元载专权乱国，事以货成。及常袞为相，虽贿赂不行，而介僻自专，升降多失其人。或同列进拟稍繁，则谓之“踏伯”。于是京师语曰：“常分别，元好钱。贤者愚，愚者贤。”

崔甫素公直，因于众中言曰：“朝廷上下相蒙，善恶同致。清曹峻府，为鼠

辈养资，岂所以裨政耶！”由是为持权者所忌。建中初，甫执政，中外大悦。

郭尚父在河中，禁无故走马，犯者死。南阳夫人乳母之子抵禁，都虞候杖杀之。诸子泣诉虞候纵横之状，公叱而遣之。明日，对宾客叹息数四，以其事告客曰：“不赏父之都虞候，而惜母之阿你儿，非奴才而何？”

中书侍郎张镐，为河南节度使，镇陈留。后兼统江淮诸道，将图进取。中官络绎。镐起自布衣，一二年登宰相，正身特立，不为苟媚，阉宦去来，以常礼接之。由是为阉竖所嫉，称其无经略才，征入，改为荆府长史；未几，又除洪府长史、江西观察使。

相里造为礼部郎中，时宦官鱼朝恩用事，称诏集百僚有所评议，凌轹在位。宰相元载以下，唯唯而已；造抗言酬对，无降屈之色，朝廷壮之。

崔甫为中书舍人，时宰相常袞当国，甫每见执政问事，未曾屈。舍人岑参掌诰，屡称疾不入宿直，人虽惮而不敢发，崔独入见，以舍人移疾既多，有同离局。袞曰：“此子羸病日久，诸贤岂不能容之？”崔曰：“相公若知岑舍人抱疾，本不当迁授。今既居此，安可以疾辞王事乎？”袞默然无以夺也，由是心衔之。及德宗在谅暗中，袞矫制除崔为河南少尹。上觉其事，遽追还之，拜中书侍郎平章事，而袞谪于岭外。

李为淄青节度判官。其使尚衡，弟颇干政，悖屡言之。衡曰：“兄弟孤遗相长，不忍失意。”悖曰：“君既爱之，当训以道，何使其纵恣？”衡家又好祷，车舆出入，人吏苦之。又进谏，衡不能用。他日，衡对诸客有所问，曰：“前后献愚直，大夫不用，今复何问？”衡曰：“吾子好为诋讦。”曰：“忠言诋讦，久居何益？请从此辞。”遂趋出。衡怒，不使追之。

裴操者，延龄之子，应鸿辞举，延龄于吏部候消息。时苗给事及杜黄门同时为吏部知铨，将出门，延龄接见，采侦二侍郎口气。延龄乃念操赋头曰：“是冲仙人。”黄门顾苗给事曰：“记有此否？”苗曰：“恰似无。”延龄仰头大呼曰：“不得，不得！”敕下，果无名操者。刘禹锡曰：“当延龄用事之时，不预实难也。非杜黄门谁能拒之？”

韩太保皋为御史中丞、京兆尹，常有所陈，必于紫宸殿对百寮而请，未尝诣便殿。上谓之曰：我与卿言，于此不尽，可来延英。访及大政，多所匡益。或谓皋曰：“自乾元已来，群臣启事皆诣延英得尽。公何独于外庭对众官以陈之？无乃失于慎密乎？”公曰：“御史，天下之平也。摧刚植柔，惟在于公，何故不当人知之？奈何求请便殿，避人窃语，以私国家之法？且肃宗以苗晋卿年老艰步，故设延英。后来得对者多私自希宠，干求相位，奈何以此为望哉？”

高平徐弘毅为知弹侍御史，创置一知班官，令自宣政门检朝官之失仪者

，到台司举而罚焉。有公卿大僚令问之曰：“未到班行之中，何必拾人细事？”弘毅报曰：“为我谢公卿。所以然，不以恶其无礼于其君。”（案：此下有缺文）

代宗时久旱，京兆尹黎干于朱雀门街造龙，召城中巫覡舞雩。干与巫覡史起舞，观者骇笑。经月不雨，干又请祷于文宣王。上闻之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命毁土龙，罢祈雨，减膳节用，以听天命。及是大霑，百官入贺。

李希烈跋扈蔡州。时卢杞为相，奏颜鲁公往宣谕，而谓颜曰：“十三丈此行自圣意。”颜曰：“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，是某舐之。忍以垂死之年饵虎口。”杞闻之，踣焉。卢即是御史中丞奕之子。

裴为陕府录事参军。李岍公勉除长史充观察。始至官，属吏谒讫，令别召裴录事，与之语。公曰：“少顷有燕，便请随判官同赴。”凡三召，不至。公怒，明日召，让之曰：“久闻公名，故超礼分相召，何忽而不至？”曰：“必也正名”，“各司其局”，古人所守，某敢忘之？中丞自有宾僚，某走吏也，安得同宴？”岍公曰：“吾过矣。”遂请入幕。之子充，太常寺太祝，年甚少，时京司书考官之清高者，例得上考。充之同辈皆上中考，充诉于卿长，曰：“此旧例也。”充曰：“奉常职重地高，不同他寺。本设考课，为奖励，有劳则书，岂系于官秩？若一以官上下为优劣，则卿当上上考，少卿上中考，丞中上考，主簿中考，协律下考，某等当受杖矣。”卿笑且惭，遂特书“上”。后累迁同州刺史，所在有能名。充至湖州刺史。

张万福以父祖力儒不达，因焚书，从军辽东有功，累官至右散骑常侍致仕。万福为人慷慨，嫉险佞，虽妻子未尝敢辄干。尝径造延英门，贺谏官阳城雪陆贽冤，时人称之。仕宦七十年，未尝病一日。虽不识字，为九郡，皆有惠爱。

顺宗寝疾，韦执谊、王叔文等窃弄权柄。宪宗在东宫，执谊惧之，遂令给事中陆质侍读，潜伺上意，因解之。及质发言，上曰：“陛下令先生与寡人讲读，何得言他？”惶惧而出。

李相国忠公，贞元十九年为饶州刺史。先是郡城已连失四牧，故府废者七稔。公莅任后，命启钥而居之。郡吏以有怪坚请，公曰：“神好正直，守直则神避；妖不胜德，失德则妖兴。居之在人。”

李忠公之为相也，政事堂有会食之床。吏人相传，移之则宰臣当罢。不迁者五十年。公曰：“朝夕论道之所，岂可使朽蠹之物秽而不除？俗言拘忌，何足听也！以此获免，余之愿焉。敢彻而焚之。”其下铲去聚壤十四畚，议者称焉。

裴先德在中书。有故人，官亦不卑，自远而至，给恤甚厚，从容款狎。乘

间求京府判司，曰：“公诚佳士也，但此官与公不相当，不敢以故人之私，而隳朝廷纲纪。他日有瞎眼宰相怜公者，不妨却得。”其执守如此。

柳元公初拜京兆尹，将赶上，有神策军小将乘马不避，公于市中杖杀之。及因入对，宪宗正色诘专杀之状。公曰：“京兆尹，天下取则之地。臣初受陛下奖擢，军中偏裨跃马冲过，此乃轻陛下典法，不独试臣。臣知杖无礼之人，不知打神策军将。”上曰：“卿何不奏？”公曰：“臣只合决，不合奏。”曰：“既死，合是何人奏？”公曰：“在街中，本街使金吾将军奏；若在坊内，则左右巡使奏。”上乃止。

柳公绰善张正甫。柳之子仲郢尝遇张于途，去盖下马而拜，张却之，不从。他日，张言于公绰曰：“寿郎相逢，其礼太过。”柳作色不应。久之，张去，柳谓客曰：“张尚书与公绰往还，欲使儿子街市骑马冲公绰耶？”张闻，深谢之。寿郎，仲郢小字也。公绰为西川从事，尝纳一姬，同院知之，或征其出妓者。公绰曰：“士有一妻一妾，以主中馈，备洒扫。公绰买妾，非妓也。”

张正甫为河南尹，裴中令伐淮西，置宴府西亭。裴公举一人词艺好解头，张正色曰：“相公此行何为也？何记得河南府解头！”中令有惭色。

韩愈病将卒，召群僧曰：“吾不药，今将病死矣。汝详视吾手足支体，无诳人云‘韩愈癩死’也。”

文宗时，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袭父帅潞，少年明俊，自谓河朔近无与伦比。及入朝，公卿辐凑其门。广纳金帛于权幸，名誉甚著。求带平章事，人多许之，而惮宰相李固言，欲观其意。遇休假，谒于私第，遂言其情。固言曰：“仆射先君以天平功书于简册，及镇上党，近二十年，但聚敛货财，雄壮军旅，不发一卒戍边，未尝修朝觐之礼。及即世后，仆射从三军之情，擅领戎务，坐邀爵秩。朝廷以仆射先君勋绩，不绝赏延，当领偏师，输忠沧景，遂不行典宪，将何以上报国恩？既不能效田承嗣、张茂昭、王承元，携家赴阙，永保禄位，则请边陲一镇，拓境复疆，朝廷岂不以袞职命赏？区区求之，一何容易！”从谏矍然失色，再拜趋出。从谏厚结幸臣，竟加同平章事。宰相餞于邮亭，李公曰：“相公少年，勉报国恩，幸保家，勿殃后嗣。”从谏以笏叩额下泪。至镇，谓将校曰：“昨者朝觐，遍观德望，唯李公峻直贞明，凛凛可惧，真社稷之臣也！”

唐尚书特，太和六年，尉渭南，为京兆府试进士官。杜丞相时为京兆尹，将托亲知间等第（原注：时重十人内为等第），召公从容，兼命茶酒。及语举人，则趋而下阶，俯伏不对。杜公竟不敢言而止。是年上等内近三十余人，数年内皆及第，无缺落者，前后莫比。

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，至开成，已入翰林。因寓直，忽中夜有内使宣召

，引入数重门，至一处，堂宇华复，帘幕重蔽，见二中尉对烛而坐，谓慎由曰：“上不豫已来已数日，兼自登极后圣政多亏，今奉太后中旨，有命学士草废立令。”慎由大惊曰：“某有中外亲族数千口，兄弟甥侄仅三百人，一旦闻此覆族之言，实不敢承命！况圣上高明之德，覆于八荒，岂可轻议？”二中尉默然，无以为对。良久，启后户，引慎由至一小殿，见文宗坐于殿上，二人趋阶而数文宗过恶，上惟免首。又曰：“不为此拗木枕错失，不合更在坐矣。”仍戒慎由曰：“事泄，即汝也。”于是二中尉自执炬送慎由出殿门，复令中使送至院。拗木枕者，俗谈强项也。慎由寻以疾出翰林，遂金其事，付其子垂休，遂切于剿绝宦官者由此。

李相石在中书，京兆尹薛元赏谒石于私第。故事：百僚将至宰相宅，前驱不复呵。元赏下马，石未之知，方在厅，若与人诉竞者。元赏问焉，云：“军中军将。”元赏排闥进，曰：“相公，朝廷大臣，天子所委注。抚蛮夷，和阴阳，安百姓，叶众心，无敢乖谬；升绌贤不肖，赏功罚罪，皆公之职。安有军中一将，而敢如此哉！夫贵贱失序，纲纪之紊，常必由之。苟朝廷如此，犹望相公整顿颓坏，岂有出自相公者！”即疾趋而去，顾左右曰：“无礼军将，可擒于马下桥祗候。”元赏比至，则袒臂踞之矣。中尉仇士良有威权，其辈已有诉之者，宦官连声传士良命曰：“中尉奉屈大尹。”元赏不答，即命杖杀之。士良大怒，元赏乃白衣请见士良，士良出曰：“敢必杖杀军中大将，可乎？”元赏即具言无礼状，且曰：“宰相，大臣也；中尉，大臣也。彼既可无礼于此，此独不可以无礼于彼乎！国家之法，中尉所宜保守，一旦坏之可惜。某已白衫，惟中尉命。”士良以其理直，命左右取酒饮之而罢。

李石从子庾，少擢进士第，石之力也。累拜监察御史，分司东都。崔相铉镇淮南，到洛累日不拜荳，庾封其节，将奏之，时人称焉。

武宗数幸教坊作乐，优倡杂进。酒酣，作技谐谑，如民间宴席，上甚悦。谏官奏疏，乃不复出。遂召优倡入，敕内人习之。宦者请令扬州选择妓女，诏扬州监军取解酒令妓女十人进入。监军得诏，诣节度使杜，请同于管内选择。曰：“监军自承旨。不奉诏书，不可擅预椒房事。”监军怒，奏之，宦者请并下惊，上曰：“不可。藩方取妓女入宫掖，非禹、汤所为，斯极细事，岂宜诏大臣。杜累朝旧德，深得大体，真宰相也！”及入相，中谢，上曰：“昨诏淮南监军选择酒令妓女，欲因行幸，举酒为欢乐耳。音声使奏，偶然下命。朕德化未被，而色荒外闻，赖卿不徇苟且；不然，天下将献纳取悦，朕何由得知？报卿忠谏，命卿作相，内怀自贺，如得魏徵。”

懿安郭太后既崩，礼院检讨王请景陵，配飨宪宗庙，宣宗大怒。宰相白敏中召，诘其事。曰：“郭太后是宪宗元妃，汾阳王孙，迨事顺宗为妇。宪宗崩

，事出暧昧，母天下五朝，不可以疑似之事，黜合配之礼。”敏中怒甚，声色益壮。宰相将会食，周墀立敏中厅门以候，敏中语墀：“正为一书生恼乱，但乞先之。”墀就敏中问其事，益不屈。墀以手加额，赏其正直。翌日，贬句容县令，墀亦免相。大中十三年秋八月，上崩，令狐为山陵礼仪使，奏为判官。又论懿安合配享宪宗，始升焉。

韦澳为京兆尹，豪右敛手。郑光，宣宗舅，庄租不纳。澳系其主者，期以五日，不足，必抵法。太后为言之。上延英问澳，曰：“今日纳租足！放否？”澳曰：“尚在限内，来日即不得矣！”澳既出，上连召之，曰：“国舅庄租今日纳足，放主者否？”澳曰：“必放。”上白太后曰：“韦澳不可犯，且与送钱纳却。”顷刻而租足。（案：此事已见《政事门》，文有异同，今并存之）

李景让、夏侯孜立朝有风采。景让为御史大夫，视事之日，以侍御史孙玉汝、监察御史卢柏王觐不称职，请移他官。孜为右丞，以职方郎中裴诚、虞部郎中韩瞻无声绩，诙谐取容，诚改太子中允，瞻为凤州刺史。

李景让为御史大夫，宰相宅有看街楼，皆封泥之，惧其劾奏也。然终以强毅为众所忌。故事：除大夫百日内，他人拜相，谓之辱台。景让未旬，蒋相伸先拜，景让除西川节度。不逾年，致仕归东都。

崔瑶知贡举，以贵要自恃，不畏外议。榜出，率皆权豪子弟。其弟兄见之，辄曰：“勿观察吾眼。”

刘允章祖伯刍，父宽夫，皆有重名。允章少孤自立，以臧否为己任。及掌贡举，尤恶朋党。初，进士有“十哲”之号，皆通连中官，郭、罗虬皆其徒也。每岁，有司无不为其干挠，根蒂牢固，坚不可破。都尉于琮，方以恩泽主盐铁，为极力，允章不应，竟不就试。比考帖，虬居其间，允章诵其涛，有“帘外桃花晒熟红”，不知‘熟红’何用？虬已具在去留中，对曰：“《诗》云‘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’侍郎得不思之？”顷之唱落，众莫不失色。及出榜，惑于浮说，予夺不能塞时望。允章自鄂渚分司东都，其制，中书舍人孔晦之辞。弟纾为谏官，乃允章门生，率同年送于坡下。纾犹欲前行，允章正色曰：“请违公不去。”故事：门生无答拜者，允章于是答拜，同行皆愕然。

懿宗迎佛骨，自凤翔至内，礼仪盛于郊祀。中出一道，夹以连索，不得辄有犯者。车马相接，缔以组绣，缘路迎拜，数十里不绝。天子亲幸安福楼，以锦彩成桥，骨至，即降楼礼讫，然后迎入禁中，置于安国寺。宰相以下，施财不可胜计。百姓竞为浮图，以至失业。明年，懿宗崩，京兆尹薛逢毁之无遗。

封侍郎知举，首访能赋人。卢骈诣罗邵輿云：“主司爱赋十九官。”罗曰

：“主司安邑住，邵輿居宣平，彼处受赋，无由得知。”

郑少尹师薰知举，放榜日，毕令到宅谢恩。至萧相公知举。放榜日，并无人及门，时论称之。主司放榜日，于贡院见门生，惟广南郑尚书及杨侍郎。礼部故事：每年主司中场多作风采，郑詹尹知举第一，李侍郎藩知举落人极多。唯许下杜相公帖日，每去一人，必吁嗟移时。

太宗得鹞子俊异，私自臂之，望见魏公，乃藏于怀。公知之，遂前白事，因话自古帝王逸豫，微以为讽。上惜鹞子恐死，而又素严惮徵，欲尽其言。徵语愈久，鹞竟死怀中。

贞观中，西域献胡僧，咒术能生死人。太宗令于飞骑中选卒之壮勇者试之，如言而死，如言而苏。帝以告宗正卿傅奕，奕曰：“此邪法也。臣闻邪不干正，若使咒臣，必不能行。”帝召僧咒奕，奕对之，初无所觉。须臾，胡僧忽然自倒，若为物所击者，更不复苏。

王义方，时人比之稷、契。郑公每云：“王生太直。”高宗朝，李义府引为御史。李以定册立武后勋，恃宠任势，王恶而弹之，坐是见贬，坎坷以至于终。

徐大理有功，每见武后将杀人，必据法廷争。尝与武后反复，词色愈厉，后大怒，令拽出斩之，犹回顾曰：“身虽死，法终不可改。”至市，临刑得免，除为庶人。如是再三，终不挫折。朝廷倚赖，至今犹忆之。其子预选，有司皆曰：“徐公之子，安可拘以常调乎？”

狄内史仁杰，始为江南安抚使，以周赧王、项羽、吴夫概王、春申君、赵佗、马援、吴桓王等神庙七百余所，有害于人，悉除之，惟夏禹、吴太伯、季札、伍子胥四庙存焉。（案：此事已见本门首条。文有详略，今并存之）

李日知为大理丞，武后方肆戮，胡元礼承旨，欲陷人死刑，令日知改断，再三不从。元礼使人谓李曰：“胡元礼在，此人莫觅活。”李谓使者曰：“日知在，此人莫觅死。”竟免之。

高祖即位，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，礼部尚书李纲进谏曰：“臣按周礼：均工乐胥，不参士伍，虽复才如子野，妙等师旷，皆终身继代，不改其业。故魏武帝欲使祢衡击鼓，乃解朝衣，露体而击之，问其故，对曰：‘不敢以先王法服，为伶人衣也。’虽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，安马驹为开府，有国家者但为殷鉴。天下新定，开太平之运，起义功臣；行赏未遍；高才硕学，犹滞草莱，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，鸣玉曳组，趋驰庙廊，固非创业规模，贻厥子孙之道。”高祖竟不能从。

周兴、来俊臣罗织衣冠，朝野惧慑。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谏曰：“臣闻曲逆之事汉祖，谋疏楚之君臣，乃用黄金七千斤，行反间之术，项羽果疑臣下

，陈平之计遂行。今告事纷纭，虚多实少，如当有凶慝，焉知不先谋疏陛下君臣，后除国家良善？臣恐为社稷之祸。伏乞陛下回思迁虑，察臣狂瞽，然后退就鼎镬，实无所恨。臣得没为忠鬼，孰与存为谄人。如罗织之徒，即是疏间之渐，陈平反间，其远乎哉！”遂为俊臣所构，放于岭表。俊臣死，征还，途次桂阳而终，赠济州刺史。中宗朝，追复本官。

武三思得幸于中宫，京兆人韦月将等不堪愤激，上书告白其事。中宗惑之，命斩月将。黄门侍郎宋执奏，请按而后刑。中宗愈怒，不及整衣履，岸巾出侧门，迎谓曰：“朕以为斩矣，何以缓之？”命促斩。曰：“人言中宫私于三思，陛下竟不问而斩之，臣恐有窃议。”固请按而后刑。中宗大怒，曰：“请先斩臣，不然终不奉诏。”乃流月将于岭南，寻使人杀之。

睿宗朝，太平公主用事。柳浑以斜封官复旧职，上疏谏曰：“陛下即位之初，纳姚、宋之计，咸黜斜封。今以斜封之人不忍弃，是先帝之意不可违。若斜封之人不忍弃，是韦月将、燕钦融之流不可褒赠，李多祚、郑克之徒不可清雪。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忍于彼？使善恶不定，反覆相攻，致令君子之道消，小人之道长，为正者衔冤，附伪者得志，将何以止奸邪？将何以惩风俗耶？”睿宗遂从之，因而擢浑拜监察御史。（原注：《太平御览》曰：“柳浑拜监察御史，台中执法之地，动限仪矩。浑性放旷，不甚检束。察长拘谨，忿其疏纵，浑不乐，乞外任。执政惜其才，特奏为左补阙。”）

韦仁约弹右仆射褚遂良，出为同州刺史。遂良复职，黜仁约为清水令。或慰勉之，仁约对曰：“仆狂鄙之性，假以雄权，而触物便发。丈夫当正色之地，必明目张胆然，不能碌碌为保妻子也。”时武侯将军田仁会与侍御史张仁不协而诬奏之。高宗临轩问仁，仁惶惧，应对失次。仁约历阶进曰：“臣与仁连曹，颇知事由。仁懦而不能自理。若仁会眩惑圣听，致仁非常之罪，则臣事陛下不尽，臣之恨矣。请专对其状。”词辩纵横，高宗深纳之，乃释仁。仁约在宪司，于王公卿相未尝行拜礼，人或劝之，答曰：“雕鸢鹰，岂众禽之偶！奈何设拜以卑之！且耳目之官，固当独立耳。”后为左丞，奏曰：“陛下为官择人，无其人则阙。今不惜美锦，令臣制之，此陛下知臣之深矣。”振举纲目，朝廷肃然。

李义府恃恩放纵，妇人淳于氏有容色，坐系大理，乃托大理丞毕正义曲断出之。或有告之者，诏刘仁轨鞫之。义府惧泄，系正义于狱。侍御史王义方将弹之，告其母曰：“奸臣当路，怀禄而旷官，不忠；老母在堂，犯难以危身，不孝。进退惶惑，不知所从。”母曰：“吾闻王母杀身以成子之义。汝若事君尽忠，立名千载，吾死不恨焉。”义方乃备法冠，横玉阶弹之。先叱义府令下，三叱乃出，然后跪宣弹文云云。高宗以义方毁辱大臣，言辞不逊，贬叶州

司户。秩满，于昌乐聚徒教授。母亡，遂不复仕进。总章二年卒。撰《笔海》十卷。门人何彦先、员半千制师服三年，毕丧而去。

李昭德在则天朝，时谀佞者必擢用，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，有数点赤，诣阙请进。宰臣诘之，其人曰：“此石赤心，所以进。”昭德叱之曰：“洛水石岂尽反耶？”左右皆大笑。昭德建立东都罗城及尚书省洛水中桥，人不知役而功成就。除数凶人，狱遂罢。以持正廷诤，为皇甫文所构，（案：《唐书 李昭德传》：昭德为邱、邓汪所构，与此异）与来俊臣同日弃市。国人欢憾相半，哀昭德而快俊臣也。

魏元忠以摧辱二张，反为所构，云结少年为耐久朋。则天大怒，下狱勘之，易之以张说为证。召大臣，令元忠与易之、说等定是非，说气逼不应。元忠惧，谓说曰：“张说与易之共罗织魏元忠耶？”说叱曰：“魏元忠为宰相，而有委巷‘罗织’之言，岂大臣所谓！”则天又令说言元忠不轨状，说曰：“臣不闻也。”易之遽曰：“张说与元忠同逆。”则天问其故，易之曰：“说往时谓元忠居伊、周之地，臣以伊尹放太甲，周公摄成王之位，此其状也。”说奏曰：“易之、昌宗大无知，所言伊、周徒闻其语耳，不知伊、周之本末。元忠初加拜命，授紫绶，臣以郎官拜贺。元忠曰：‘无尺寸之功，而居重任，不胜畏惧。’臣曰：‘公当伊、周之任，何愧三品？’然伊、周历代书为忠臣，陛下遣臣不学伊、周，使臣将何所学？”说又曰：“易之以臣宗室，故托为党。然附易之，有台辅之望；附元忠，有族灭之势。臣不敢面欺，亦惧元忠冤魂耳。”遂焚香为誓。元忠免死，流放岭南。

张易之、昌宗贵宠用事，有潜相者言其当王，险薄者多附会之。长安中，右卫西街有榜云：“易之兄弟、长孙汲、裴安立等谋反。”宋时为御史中丞，奏请穷理其状。则天曰：“易之已有奏闻，不可加罪。”曰：“易之为飞书所逼，穷而自陈。且谋反大逆，法无容免。请勒就台勘当，以明国法。易之等久蒙驱使，分外承恩，臣言发祸从，即入鼎镬，然义激于心，虽死不恨。”则天不悦。内史杨再思遽宣王命，左拾遗李邕历阶而进曰：“宋所争，事为国家社稷，望陛下可其所奏。”则天意始解。乃传命，令易之就狱推问。斯须，特敕原之，仍遣易之、昌宗就辞谢。拒而不见，令使者谓之曰：“公事当公言之。私见即私，法无私也。”谓左右：“恨不先打竖子脑破，而令混乱国经，吾负此恨久矣！”时朝列呼易之、昌宗为“五郎”、“六郎”，郑杲曰：“公何称易之为卿？”曰：“郑杲何庸之甚！若以官秩，正当卿号；若以亲，当为‘张五郎’、‘六郎’矣。足下非张氏家僮，号五郎、六郎，何也？”杲大惭而退。

宋。则天朝，以频论得失不能容，而惮其公正，乃止敕往扬州推按。奏曰

：“臣以不才，叨居宪府，按州县乃监察御史事耳，今非意差臣，不识其所谓，请不奉制。”无何，复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。复奏曰：“御史中丞，非军国大事不当出。且仲翔所犯赃污耳，今高品有侍御史，卑品有监察御史，今敕臣，恐陛下有危臣之意，请不奉制。”月余，优诏令副李峤使蜀，峤喜，召曰：“叨奉渥恩，与公同谢。”曰：“恩制示礼数，不以礼遣，不当行，谨不谢。”乃上言曰：“以臣副峤，何也？恐乖朝廷故事，请不奉制。”易之等冀出使，当别以事诛之。既不果，伺家有婚礼，将刺杀之。有密以告者，乘车舍于他所，乃免。易之寻伏诛。

宗楚客兄秦客潜劝则天革命，累迁内史，后以赃罪流于岭南死。楚客无他材能，附会武三思，神龙中为中书舍人。时西突厥阿史那与忠节不和，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，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纳忠节厚赂，请发兵以讨西突厥，不纳元振之奏。突厥大怒，举兵入寇，甚为边患。监察御史崔琬劾楚客等，中宗不从，遽令与琬和解。俄而韦氏败，楚客等咸诛。

文宗谓宰臣曰：“太宗得魏徵，采拾阙遗，弼成圣政；今我得魏暮，于疑似之间，必极匡谏，虽不敢望贞观之政，庶几处无过之地。”令授暮右补阙，敕舍人善为词。又问暮曰：“卿家有何图书？”暮曰：“家书悉无，惟有文贞公笏在。”文宗令进来。郑覃在侧曰：“在人不在笏。”文宗曰：“卿浑未晓。但甘棠之义，非要笏也。”

崔颢有美名，李邕常欲一见。及颢至献文，其首云：“十五嫁王昌。”邕叱起曰：“小子无礼。”遂不接。

肃宗以王至为相，尚鬼神之事，分遣女巫遍祷山川。有巫者少年盛服，乘传而行，中使随之，所至诛求金帛，积载于后，与恶少十数辈横行州县。至黄州，左震为刺史，晨至驿门，扃户不启。震命坏锁而入，曳巫斩阶下，恶少皆死。籍其缗钜万，金宝堆积，悉列上曰：“臣已斩巫。请以所籍钱，代臣贫民输税，其中使送上，臣请死。”朝廷慰奖之。

李公勉罢岭南节度，至石门停舟，悉搜家人犀象投水中。

德宗在东宫，雅好杨崖州字，尝令打《李楷洛碑》，钉壁以玩。及即位，征拜。炎有崖谷，言论持正，对见必为之加敬，岁余不倦。及后以刘晏事，上不怪，卢杞揣知上意，因倾之。

许孟容为给事中，宦者有以权宰相诱者，拒绝之。虽不大拜，亦不为患。

韦相贯之为右丞，僧广宣造门曰：“窃知阁下不久拜相。”贯之叱曰：“安得此言。”命草奏，僧惶恐而出。

朝廷每降使新罗，其国必以金宝厚为之赠，唯李纳判官一无所受，深为同辈所嫉。

●卷三 雅量

狄梁公与娄师德同为相，狄公排斥师德非一日，则天问狄公曰：“朕大用卿，卿知所自乎？”对曰：“臣以文章直道进身，非碌碌因人成事。”则天久之曰：“朕比不知卿，卿之遭遇，实师德之力。”因命左右取筐篋，得十许通荐表，以赐梁公。梁公阅之，恐惧引咎，则天不责。出于外曰：“吾不意为娄公所涵，而娄公未尝有矜色。”

唐公临性宽仁多恕，尝欲吊丧，令家僮归取白衫，僮仆误持余衣，惧未敢进。临察之，谓曰：“今日气逆，不宜哀泣，向取白衫且止之。”又令煮药，不精，潜觉其故，又谓曰：“今日阴晦，不宜服药，可弃之。”终不扬其过失。

裴度在中书，印忽亡失，度命张筵，举座不晓其故。夜半宴酣，左右曰：“印复得。”度不答，极欢而罢。或问其故，度曰：“此盖诸胥盗印书券耳。缓之则存，急之则投诸水火。”人服其临事不挠。

阳道州城未尝有所蓄积，虽所服用不可阙者，客称某物可佳可爱，公辄喜授之。有陈苕者，候其始请月俸，常往称其钱帛之美，月有获焉。

韩皋为京兆尹。时久旱祈雨，县官读祝文，专心记公家讳，及称官衔毕，误呼先相之名，皋但惨然，因命重读，亦不加责。在夏口，尝病小疮，令医傅膏不濡，公问之，医云：“天寒膏硬。”公笑曰：“韩皋实是硬。”初皋自贬所量移钱塘，与李不协。后皋在鄂州，梦万岁楼上挂冰，因自解曰：“冰者，寒也；楼者，高也。岂韩皋来代我乎？”意甚恶之，果移镇浙右。

文宗对翰林诸学士，因论前代文章，裴舍人素数称陈拾遗名，柳舍人目之，裴不觉。上顾柳曰：“陈字伯玉，近亦多以字行。”

裴晋公为门下侍郎，过吏部选人官，谓同过给事中曰：“吾徒侥倖至多；此辈优一资半级，何足问也？”一皆注定，未曾退量。公不信术数，不好服食，每语人曰：“鸡猪鱼蒜，逢著则吃；生老病死，时至则行。”其宏达皆此类。

文宗将有事南郊，祀前，本司进相扑人。上曰：“方清齐，岂合观此事？”左右曰：“旧例也，已在外祇候。”上曰：“此应是要赏物，可向外相扑了。”即与赏令去。又尝观斗鸡，优人称叹大好鸡，上曰：“鸡好，便赐汝。”

文宗时入阁，郎官有误窥者。上觉之，班退，语宰相曰：“适省郎班内第某人，忽斜盼视朕，何也？”裴度对曰：“省郎卑微，安得如此！”欲与打著。上曰：“此小事，不打了。”

靖安李少师宗闵，不以威重自处，好与宾客饮宴谈笑。善饮酒。暑月临池

，以荷为杯，满酌酒，密系持近口，以筋刺之而饮，不尽再举。既散，有人言：“昨饮大欢也。”李曰：“今日言欢，明前日之不欢。自今好恶，一不得言。”

夏侯孜在举场，有王生者，有时名，遇孜下第，偕游京西，凤翔节度使馆之，从事有宴召焉。酒酣，以骰子祝曰：“二秀才明年但得第，当掷堂印。”王生自负，怒曰：“吾诚浅薄，与夏侯孜同年乎？”不悦而去。孜后及第，累官至宰相，王生竟无所闻。孜在河中，王生之子不知有隙，偶获孜与其父生平书疏数纸，持以谒孜。孜问其所欲，一以予之，因召诸从事，语其事。

郑公尝拜扫还，白太宗：“人言陛下欲幸山南，在外悉装束，而竟不行，何有此消息？”帝笑曰：“当时有心，畏卿等嗔，遂停耳。”

卢尚书承庆，总章初考内外官。有督运，遭风失米，卢考之曰：“监运损粮，考中下。”其人容自若，无言而退。卢重其雅量，改注曰：“非力所及，考中中。”既无喜容，亦无愧词，又改曰：“宠辱不惊，考中上。”

李昭德为内史，娄师德为纳言，相随入朝。娄体肥行缓，李屡顾待不即至，乃发怒曰：“叵耐杀人田舍汉！”娄闻之，徐笑曰：“师德不是田舍汉，更阿谁是？”师德弟为岱州刺史，将别，谓之曰：“吾以不才，位居宰相，汝今又拜州牧，叨据过分，人所疾也，将何以全先人发肤？”弟长跪曰：“自今唾某面上者，亦不敢言，但拭之而已。以此自勉，庶不为兄忧。”师德曰：“此适以为我忧也。夫前人唾者，发于怒也，汝今拭之，是恶前人唾而拭，是逆前人怒也。唾不拭而自乾，何若笑而受之？”当武后时，竟保其宠禄，率是道也。

皇甫德参上书，言：“陛下修洛阳宫，是劳人也；收地租，厚敛也；俗尚高髻，是宫中所化也。”太宗怒曰：“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，不役一人，宫人无发，乃称其意！”魏徵进曰：“贾谊当汉文帝之时，上书曰：‘可痛哭者三，可长叹者五。’自古上书，率为激切。不激切，则不能动人主之心；激切，则似谤讪。所谓‘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’。惟在陛下裁察。今苟责之，则于后谁敢言？”乃赐绢二十匹，命归。

陆充公为同州刺史，有家僮不下马；参军责之，鞭其背见血。因谒曰：“小吏犯公，请去。”充公颌之曰：“奴见官人不下马，打了，去也得，不去也得。”参军不测而退。（原注：当曰：“不下马，打也得，不打也得。官人打了，去也得，不去也得。”）

袁彳参之破袁晁，擒其伪公卿数十人，州县大具梏，谓必生致阙下。彳参曰：“此恶百姓，何足以烦人。”乃笞之，遣去。

韦丹少在洛阳，尝至中桥，见数百人喧集水滨，乃渔者网得大鼃，系之桥

柱。丹不忍，问曰：“几钱可赎？”曰：“五千。”丹曰：“吾驴直三千，可乎？”于是与之，放鼯于水，徒步而归。

任迪简为天德判官。军中宴，后至当饮觥酒，吏误以醋酌。迪简以军使李景略令酷，发之则死矣，乃强饮之，遂病吐血。军中闻之皆泣下，景略为之省刑。及景略卒，军中请以为主。自卫佐拜御史中丞，为观军使，终易定节度使。

裴相尝应宏词，崔枢考之不第。及为相，擢之为礼部侍郎，笑曰：“此报德也。”枢惶恐欲坠阶，又笑曰：“戏言也。”

长庆初，赵相为太常卿，赞郊庙之礼。时罢相二十余年，年七十六，众服其健。右常侍郎孝奕笑曰：“是仆为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。”

元载之败，其女资敬寺尼真一，纳于掖庭。德宗即位，召至别殿，告其父死。真一自投于地，左右皆叱。德宗曰：“焉有闻亲之丧，责其哭踊？”遂扶出，众皆陨涕。

●卷三 识鉴

贞观二十年，王师旦为员外郎，冀州进士张昌龄、王公瑾并有文辞，声振京邑。师旦考其策为下等，举朝不知所以。及奏等第，太宗怪问无昌龄等名，师旦对曰：“此辈诚有词华，然其体轻薄，文章浮艳，必不成令器。臣擢之，恐后生仿效，有变陛下风俗。”上深然之。后昌龄为长安尉，坐赃解，而公瑾亦无所成。

中宗尝召宰相苏瑰、李峤子进见。二子同年。上曰：“尔宜记所通书言之。”瑰子应曰：“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”峤子亡其名，亦进曰：“朝涉之胫，剖贤人之心。”上曰：“苏瑰有子，李峤无儿。”

张守，陕州平陵人也。自幽州入覲，过本县，见令李元，申桑梓之礼。见陕尉李桎梏裴冕，冕呼：“张公！困厄中岂能相救？”至灵宝，便奏充判官。

（案：《唐书 裴冕传》：冕以王奏充判官，非张守，与此异）冕后至宰辅。

代宗宽厚出于天性。幼时，玄宗每坐于前，熟视之，谓武惠妃曰：“此儿有异相，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。”

西凉州俗好音乐，制《凉州》新曲，开元中列上献之。上顾问宁王，王进曰：“此曲虽佳，臣有闻焉：夫音者，始之于宫，散之于商，成之于角、征、羽，莫不根柢橐龠于宫、商也。宫杂而少商，征乱而加暴。臣闻：宫，君也；商，臣也。宫不胜则君势卑，商有余则臣下僭。君卑则畏下，臣僭则犯上。盖形之于音律，播之于歌咏，见之于人事。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，悖乱之患，莫不由此曲也。”上闻之，默然。及安禄山之乱，华夏鼎沸，所以知宁王知音之妙也。

安禄山初为张韩公帐下走使。韩公尝洗足，韩公足下有黑子，禄山窃窥之。韩公顾而笑曰：“黑子是吾之贵相，汝何窥之？”禄山曰：“贱人不幸，两足皆有，亦似将军者，色黑而加大。”公奇之，约为义儿，深加慰勉。

王为太常卿。早起，闻永兴里人吹笛，问：“是太常乐人否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已后因阅乐而拊之。问曰：“何得罪？”曰：“卧吹笛。”又见康昆仑弹琵琶，云：“琵琶声多，瑟声少，亦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。”自下而上谓之琵琶，自上而下谓之瑟。

裴宽尚书罢郡，西归汴中，日晚维舟，见一人坐树下，衣服故敝。召与语，大奇之，谓“君才识自当富贵，何贫也？”举船钱帛奴婢与之，客亦不让。语讫上船，奴婢偃蹇者鞭扑之，裴公益以为奇，其人乃张建封也。

杜丞相鸿渐，世号知人。见马燧、李抱真、卢杞、陆贽、张宏靖、李藩，皆云“并为将相”，既而尽然。又大司徒杜公见张弘靖，曰：“必为宰相。”贵人多知人也如此。

潘炎，德宗时为翰林学士，恩渥极异。其妻刘氏，晏之女也。京尹某有故，伺候累日不得见，乃遗阍者三百缣。夫人知之，谓潘曰：“岂有人臣，京尹愿一见，遗奴三百缣帛？其危可知也！”遽劝潘公避位。子孟阳，初为户部侍郎，夫人忧惕曰：“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，吾惧祸之必至也。”户部解谕再三，乃曰：“试会尔同列，吾观之。”因遍招深熟者。客至，夫人垂帘视之。既罢会，喜曰：“皆尔之俦也，不足忧矣。末后惨绿少年，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补阙杜黄裳。”夫人曰：“此人自别，是有名卿相。”

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，人不知也。因退朝，于街中逢再从弟执谊，从弟渠牟、丹，三人皆二十四，并为郎官。簇马久之，献公曰：“今日逢三二十四郎，辄欲题目之。”语执谊曰：“汝必为宰相，善保其末耳。”语渠牟曰：“弟当别奉主上恩，而连贵公卿。”语丹曰：“三命中，弟最长远，而位极旄钺。”由是竟如其言。

韦献公夏卿不经方镇，唯尝于东都留守辟吏八人，而路公随、皇甫崖州葛皆为宰相，张尚书贾、段给事平仲、卫大夫中行、李常侍翱、李谏议景俭、李湖南词皆至显官，亦知名矣。

李相绛，先人为襄州督邮，方赴举，求乡荐。时樊司空泽为节度使，张常侍正甫为判官，主乡荐。张公知丞相有前途，启司空曰：“举人悉不如李某秀才，请只送一人，请众人之资以奉之。”欣然允诺。又荐丞相弟为同舍郎。不十年而李公登庸，感司空之恩，以司空之子宗易为朝官。人问宗易之文于丞相，答曰：“盖代。”时人用以“盖代”为口实，相见论文，必曰：“莫是樊三盖代否？”后丞相之为户部侍郎也，常侍为本司郎中，因会，把诗侍郎唱歌

，李终不唱而哂之，满席大噱。

韩太保皋深晓音律，尝观客弹琴为《止息》，乃叹曰：“妙哉，嵇生之音也！为是曲也，其当魏、晋之际乎？”《止息》与《广陵散》，同出而异名也。其音主商，商为秋声，天将肃杀，草木摇落，其岁之晏乎？此所以知魏之季慢也。其商弦与宫同，时臣夺其君之位乎？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。‘广陵’，维扬也；‘散’者，流亡之谓也。‘杨’者，武后之姓，言杨后与其父骏之倾覆晋祚者也。晋难兴，终‘止息’於此。其音哀愤而噍杀，操者蹙而よ痛，永嘉之乱，其应此乎？叔夜撰此，将贻后代之知音，且避晋祸，托之神鬼，史氏非知味者，安得不传其谬欤？”

吴兴僧昼一，字皎然，工律诗。尝谒韦苏州，恐诗体不合，乃于舟抒思，作古体十数篇为献。韦皆不称赏，昼一极失望；明日写其旧制献之，韦吟讽，大加叹赏。因语昼一云：“几致失声名。何不但以所工见投，而猥希老夫之意？人各有所得，非卒能致。”昼一服其能鉴。

骆浚者，度支司书手也。尝健羨一杂事典，题诗一绝于柏树曰：“干耸一条青玉直，叶铺千叠绿云低；争如燕雀偏巢此，却是鸾不得栖。”会度支使巡诸司，见此题，问左右，云：“浚所为也。”召与语，可听。曰：“钱粗晓，词气不卑，言语古壮，人品亦佳。”翌日，以语巡官李吉甫，遂擢为度支巡官。浚请兼巡覆官。自以微贱，不敢厕士大夫之列。月余，九门内勾出数十万贯；数月，关右、蒲、潼、京西、京北、三辅勾四百万，佐大门，却河阴斗门，曹、汴、宿、宋，无水潦之患。后典名郡，有令名。于春明门外筑台榭，食客皆名人。卢申州题诗云：“地如拳石，溪横似叶舟。”即骆氏池馆也。

裴晋公为相，布衣交友、受恩子弟，报恩奖引不暂忘。大臣中有重德寡言者，忽曰：“某与一二人皆受知裴公。白衣时，约他日显达，彼此引重。某仕宦所得已多，然晋公有异于初，不以辅佐相许。”晋公闻之，笑曰：“实负初心。”乃问人曰：“曾见灵芝、珊瑚否？”曰：“此皆希世之宝。”又曰：“曾游山水否？”曰：“名山数游，唯庐山瀑布状如天汉，天下无之。”晋公曰：“图画尚可悦目，何况亲观？然灵芝、珊瑚，为瑞为宝可矣，用于广厦，须杞、梓、樟、楠；瀑布可以图画，而无济于人，若以溉良田，激碾，其功莫若长河之水。某公德行文学、器度标准，为大臣仪表，望之可敬；然长厚有余，心无机术。伤于畏怯，剥割多疑。前古人民质朴，征赋未分，地不过数千里，官不过一百员。内无权悖，外绝奸诈。画地为狱，人不敢逃；以赭染衣，人不敢犯。虽已列郡建国，侯伯分理；当时国之大者，不及今之一县，易为匡济。今天子设官一万八千，列郡三百五十，四十六连帅，八十万甲兵。礼乐文物，轩裳士流，盛于前古。材非王佐，安敢许人！”

相国牛僧孺，或言仙客之后，居宛、叶之间。少孤贫，力学有志。永贞中擢进士第，与同辈过政事堂，宰相谓曰：“扫厅奉候。”僧孺独出曰：“不敢。”众耸异之。元和初，登制科，历省郎至丞相。大中初卒。后白敏中入相，乃奏，谥曰“简”。

李珣，字待价，赵郡赞皇人。早孤，居淮南，养母以孝闻。举明经，华州刺史李绛见而谓之曰：“日角珠庭，非常人也，当掇进士科。明经碌碌，非子发迹之地。”一举不第。应进士举，许孟容为礼部，擢上第。释褐，署乌重胤河阳府推官，书判高等，授渭南县尉，迁右拾遗，左迁下邳县令。丁母忧，庐居三年，不入室。免丧，诸侯交辟，皆不就。牛僧孺在武昌，掌书记，归御史府。韦处厚秉政，称曰：“清庙之器，岂击搏才乎？”擢拜礼部员外郎，改吏部员外。李宗闵为相，擢知制诰，改司勋员外郎，库部郎中，文宗召充翰林学士。珣风格端肃，属词敏赡，恩倾一时。累迁户部侍郎承旨，天子屡欲以为相。郑注以方术为侍讲学士，李训自流人入内廷，珣未尝私焉。训、注交谮，贬江州刺史。训诛，征为户部侍郎，与杨嗣复同日拜相。上虽切于求理，终优游不断。同列陈夷行、郑覃请经术孤立者进用，珣与嗣复论地胄词彩者居先，每延英议政，多异同，卒无成效，但寄之颊舌而已。文宗将崩，以敬宗子陈王成美为托。武宗立，事由两军，贬昭州刺史。宣宗即位，累迁河阳三城节度，吏部尚书。崔郸薨，又拜检校左仆射、淮南节度使。三载，薨，谥贞穆。

李廓为武宁军节度使，不治，右补阙郑鲁上疏曰：“臣恐新麦未登，徐师必乱。乞速命良将，救此一方。”宣宗未之省。麦熟而徐师果乱，上感悟鲁言，擢为起居舍人。

懿宗晚年政出群下。路岩年少固位，一旦失势，当路皆仇隙，中外沸腾，所指未必实也。初，岩为淮南崔铉度支使，除监察，十年不出京师，致位宰相。铉谓岩必贵，尝曰：“路十终须与他那一官！”自监察入翰林，铉犹在淮南，闻曰：“路十如今便入翰林，何能至老？”皆如言。

突厥平，温仆射彦博请迁于朔方，以实空虚之地，于是入居长安者且万家。魏郑公以为夷不乱华，非久常之策。争论数年不决。至开元中，六胡反叛，其地复空。

太宗令卫公教侯君集，君集言于帝曰：“李靖将反矣！至微隐之术，辄不以示臣。”帝以让靖，靖曰：“此乃君集反尔！今中夏安，臣之所教，足以制四夷矣，而求尽臣之术者，将有他心焉。”

润州得玉磬十二以献，张率更叩其一，曰：“是晋某岁所造也。是岁余月，造磬者法月，数有十三，今阙其一。宜于黄钟九尺掘之，必得焉。”敕州求之，如言而得。

郑公见《秦王破阵乐》，则俯而不视；奏《庆善乐》，则玩而不厌。

贞观中，有婆罗门僧言“佛齿所击，前无坚物”，于是士女奔凑，其处如市。时傅奕方病卧，闻之，谓子曰：“非是佛齿也。吾闻金刚石至坚，物莫能敌，唯羚羊角破之。汝但取试焉。”胡僧监护甚严，固求，良久乃得见。出角叩之，应手而碎，观者乃止。今理珠者用此角。

阎立本善画。至荆州，视张僧繇旧迹，曰：“定虚得名耳。”明日又往，曰：“犹是近代佳手耳。”明日又往，曰：“名下无虚士。”坐卧观之，留宿其下，一日不能去。

高宗时，群蛮聚为寇，讨之辄不利，乃除徐敬业为刺史。府发卒迎，敬业尽放令还，单骑至府。贼闻新刺史至，皆缮理以待。敬业一无所问，处他事已毕，方曰：“贼安在？”曰：“在南岸。”乃从一二佐史而往观之，莫不骇愕。贼所持兵觐望，及见船中无人，又无兵仗，更闭营隐藏。敬业直入其营内，告云：“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害，非有他恶。可悉归田里，无去为贼。”唯召其帅，责以不早降之意，各笞数十而遣之，境内肃然。其祖英公壮其胆略，曰：“吾不办此，然破我家者必此儿！”英公既薨，高宗思平辽勋，令制其冢，象高丽中三山，犹霍去病之祁连山。后敬业举兵，武后令掘平之。大雾三日不解，乃止。

张沛为同州，任正名为录事，刘幽求为朝邑尉。沛常呼二公为任大、刘大，若交友。玄宗诛韦氏，沛兄殿中监涉见诛，并合诛沛。沛将出就刑，正名时谒告在家，闻之，遽出曰：“朝廷初有大艰，同州，京之左辅，奈何单使至，害其州将？请以死守之。”于是劝令覆奏，送沛于狱，曰：“正名若死，使君可忧；不然，无虑也。”时刘幽求方立元勋，用事居中，竟脱沛于难。

萧至忠自晋州之入也，大理蒋钦绪即其妹婿，送之曰：“以足下之才，不忧不见用，无为非分妄求。”至忠不纳。蒋退而叹曰：“九代之卿族，一举而灭，可哀也哉！”至忠既至，拜中书令，岁余败。

高公骈镇蜀日，因巡边，至资中郡，舍于刺史衙。对郡山顶有开元寺，是夜黄昏，僧众礼佛，其声喧达。公命军候悉擒械之，来朝笞背斥逐。召将吏而谓之曰：“僧徒礼念，亦无罪过，但此寺十年后，当有秃丁数千为乱，以是厌之。”其后土人皆髡执兵，号“大髡”、“小髡”，据寺为寨凌朐州将，果叶高公之言。

张九龄，开元中为中书令。范阳节度使张守奏裨将安禄山频失利，送戮于京师。九龄批曰：“穰苴出军，必诛庄贾；孙武行法，亦斩宫嫔。守军令若行，禄山不宜免死。”及到中书，张九龄与语久之，因奏戮之，以绝后患。玄宗曰：“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之意，杀害忠良。”更加官爵，放归本道。至德初

，玄宗在成都，思九龄先觉，制赠司徒，遣使就韶州致祭。

李相夷简未登第时，为郑县丞。泾军之乱，有使走驴东去甚急，夷简入白刺史曰：“京城有故，此使必非朝命，请执问。”果朱Γ使滔者。

德宗自复京阙，常恐生事，方镇有兵，必姑息之。唯浑奏事，不过，辄私喜曰：“上不疑我。”

顺宗风噤不言，太子未立，牛美人有异志。上乃召学士郑于小殿，草立太子诏。执笔不请而书“立嫡以长”四字，跪呈。顺宗然之，乃定。

●卷三 赏誉

贞观中，蜀人李义府八岁，号神童。至京师，太宗在上林苑便对，有得鸟者，上赐义府。义府登时进诗曰：“日里扬朝彩，琴中伴夜啼；上林多许树，不借一枝栖。”上笑曰：“朕以全树借汝。”后相高宗。

玄宗燕诸学士于便殿，顾谓李白曰：“朕与天后任人如何？”白曰：“天后任人，如小儿市瓜，不择香味，唯取其肥大者。陛下任人，如淘沙取金，剖石采玉，皆得其精粹。”上大笑。

德宗每年征四方学术直言极谏之士，至者萃于阙下，上亲自考试，绝请托之路。是时文学相高，当途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。上试制科于宣德殿，或下等者，即以笔抹之至尾。其称旨者，必吟诵嗟叹；翊日，遍示宰相学士，曰：“此皆朕之门生。”公卿无不服上精鉴。宏词独孤授吏部试《放驯象赋》，上自考之，称其句曰：“化之式孚，则必受乎来献；物或违性，斯用感于至仁。”上特书第三等。先是代宗时外方进驯象三十二，上即位，悉令放荆山之南。而授献赋不伤于顾忌，上赏其知去就。

白居易应举，初至京，以诗谒顾著作况。况睹姓名，熟视曰：“米价方贵，居亦不易。”及披卷，首篇曰：“咸阳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；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乃嗟赏曰：“道得个语，居即易也。”因为之延誉，声名遂振。

李贺以歌诗谒韩愈，愈时为国子博士分司，送客归，极困。门人呈卷，解带，旋读之。首篇《雁门太守行》云：“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”却缓带，命迎之。

广平程子齐昔范，未举进士日，著《程子中暮》，韩文公称叹之。及赴举，干主司曰：“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。”当时不第，人以为屈。庾尚书承宣知贡举，程始登第，以试正字从事泾原军。李逢吉在相位，见其书，特荐，拜右拾遗，竟因逢吉湮厄而没。其立身贞苦，能清谈乐善，士多附之。与堂舅李信州虞相善，又交裴夷直，皆士林之望也。

元稹在鄂州，周复为从事。稹尝赋诗，命院中属和。周簪笏见稹曰：“某

偶以大人往还高门，谬获一第，其实诗赋皆不能。”稹曰：“遽以实告，贤于能诗者。”

刘侍郎三复，初为金坛尉，李卫公镇浙西，三复代草表云：“山名北固，长怀恋阙之心；地接东溟，却羨朝宗之路。”卫公嘉叹，遂辟为宾佐。时杭州有萧协律悦，善画竹，家酷贫，白居易典郡，尝叙云：“悦之竹举世无伦，颇自秘重，有终岁求其一竿一枝不得者。”又遗之歌曰：“余杭邑客多羁贫，其中甚者萧与殷，天寒身上犹衣葛，日高甑中未扫尘。”悦年老多病，有一女未适。他日，病且亟，谓其女曰：“吾闻长史刘从事，非有通家之旧，复无举荐之力。自（案：此下原阙一字）众为贤侯幕府，必有足观者。今知未婚，吾虽未识，当以书托汝。”三复览其书，数日未决。会夜梦有黄衣使，致藁一束于其门。翊日，言于卫公，公曰：“藁，萧也。此固定矣。”三复遂成婚。

白敏中在郎署，未有知者，虽李卫公器之，多所延誉，然而无资用以奉僚友。卫公遗钱十万，俾为酒肴，会省卜诸公宴。已有日。时秋霖涉旬日，贺拔员外求官未得，将欲出京，来别。与敏中同年。主閤者告以方候朝官，繆以他适对。驻车留书，叙羁游之困。敏中得书，叹曰：“士穷达当有时命，苟以侥倖取容，未足发吾身。岂有美馔上邀当路豪贵，而遗登第故人？”遂令召先宴。既而朝客来，闻与宴，众人咸去。他日，见卫公。问来者谁，敏中具对：“以留，负于推引。”卫公亦称云：“此事真古人所为。”自后以评事先拜，而敏中以库部郎中入翰林为学士，未逾三年，为丞相。

大中末，谏官献疏，请赐白居易谥。上曰：“何不读《醉吟先生墓表》？”卒不赐谥。弟敏中在相位，奏立神道碑，使李商隐为之。

宣宗舅郑仆射光，镇河中。封其妾为夫人，不受，表曰：“白屋同愁，已失凤鸣之侣；朱门自乐，难容乌合之人。”上大喜，问左右曰：“谁教阿舅作此好语？”对曰：“光多任一判官田询者掌书记。”上曰：“表语尤佳，便好与翰林一官。”论者以为不由进士，又寒士，无引援，遂止。

光德刘相宗望举进士，朔望谒郑太师从说。閤者呈刺，裴侍郎瓚后至，先入从容，乃召刘秀才。刘相告以主司在前，不敢升坐。隅拜于副阶上，郑公降而揖焉。郑公伫立，目送之，久方回。乃谓瓚曰：“大好及第举人。”瓚唯唯，明年为门生。

令狐_彥高、弟澄，皆好文。自楚及澄，三世掌诰命，有称科场中。

令狐_彥高以父为丞相，未得进。_彥高出访郑侍郎，道遇大尹，投国学避之。遇广文生吴畦，从容久之。畦袖卷呈_彥高，由是出入_彥高家。_彥高荐畦于郑公，遂先_彥高一年及第，后至郡守。

懿宗尝行经延资库，见广厦钱帛山积，问左右：“谁为库？”侍臣对曰：“宰相李德裕，以天下每岁度支备用之余，尽实於此。自是以来，边庭有急，支备无乏。”上曰：“今何在？”曰：“顷坐吴湘贬崖州。”上曰：“有如此功，微罪岂合诛谴！”由是刘邺进表雪冤，遂许加赠。

刘仁表，刘允章门生。初，允章知举，仁表与李都善，即访之，而谓都曰：“仪之某为朝廷委任，何以见裨，少塞责乎？”都欲荐其所知者，允章迎谓之曰：“谓不言牛、孔，安得岁岁须人？”先是牛、孔数家，凭势力，每岁主司为其所制，故允章亦云，适中都所欲言者。都曰：“蕴中错也，愿其往之。”（案：此句文义难明，疑有脱误）以与允章雅熟，都纳焉，即孔纾也。复授允章以文一轴，发之且大半，曰：“此可以与否？”允章佳赏，比及卷首，乃仁表也。允章鄙其轻薄而辞之。都曰：“公是遭罹者，奈何复听谗言乎？”于是皆许之。仁表后为华州赵骘幕，尝饮酒，骘命欧阳琳作录事，酒不中者罚之。仁表酒不能满饮，琳罚之，仁表曰：“鄂渚尚书解取录事，不解放门生。”时允章镇江夏，仁表皆自谓也。

毕相珣家素贱。李中丞者，有诸院兄弟与珣熟。珣至李氏子书室中，诸子赋诗，珣亦为之。顷者李至，观诸子诗，又见珣所作，称其美。珣初亦避之，李问曰：“此谁作也？”诸子不敢隐，乃曰：“某叔，顷来毕珣秀才作也。”珣遂出见。既而李呼左右责曰：“何令马入池中，践浮萍皆聚，芦荻斜倒？”怒甚，左右莫敢对。珣曰：“萍聚只因今日浪，荻斜都为夜来风。”李大悦，遂留为客。

刘仁轨为左仆射，戴至德为右仆射，人皆多刘而鄙戴。有老父陈牒，至德方欲下笔，老父问左右：“此是刘仆射否？”曰：“是戴。”因急就曰：“此是不解事仆射，却将牒来。”至德突令授之。戴在职无异迹，当朝似不能言者。及薨，高宗叹曰：“自吾丧至德，无复闻谗言。在时，事有不是者，未尝放过。”因索其前后所陈章奏，阅而流涕，朝廷始重之。

相国刘公瞻，其先人讳景，本连州人，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笈。因题商山驿侧泉石，司徒奇之，勉以进修，俾前驿换麻衣，执贽见之礼。后解荐，擢进士第，历台省。瞻孤贫有艺，虽登科第，不预急流。任大理评事日，乞粥不给，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飧，留所业文数轴，置在僧几上。致仕刘宾客游寺，见此文卷，甚奇之，怜其贫窶，厚有济恤。又知其连州人，朝无引援，谓僧曰：“某虽闲废，能为此人致宰相。”尔后授河中少尹，幕僚有贵族浮薄者蔑视之。一旦有命征人，蒲尹张筵而饯之。轻薄客呼相国为“尹公”曰：“归朝作何官职？”相国对曰：“得路即作宰相。”此郎官大笑之，在席亦有异言者。自是以水部员外知制造，相次入翰林，以至拜相。

郑愚尚书，广州人。雄才奥学，擢进士第，扬历清显，声称亾然，而性本好华，以锦为半臂。崔魏公铉镇荆南，郑除广南节制经过，魏公以常礼延遇。郑举进士时，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。此日于客次换麻衣，先贽所业。魏公览其卷首，寻已赏叹至三四，不觉曰：“真销得锦半臂也。”又以魏公故相，合具军仪廷参，不得已而受之。魏公曰：“文武之道，备见之矣。”其钦服形于辞色也。或曰：“郑公因醉眠，左右见一白猪。”盖杜征南蛇吐之类。

郭暖尚升平公主，盛集文士，即席赋诗，公主帷而观之。李端中宴诗成云：“薰香荀令偏怜少，傅粉何郎不解愁。”众称妙绝，或谓夙篝，端曰：“愿试一吟。”钱起云：“请以起姓为韵。”复云：“新开金埒教调马，旧赐铜山许铸钱。”暖出名马金帛为赠。是席，端为首；送王相镇幽朔，韩翃为首；送刘相巡江淮，钱起为首。

独孤郁，权相子婿也，历掌内外制，有美名。宪宗叹曰：“我女婿不如德舆。”

孔葵为华州刺史，奏江淮进海味，道路扰人，并其类十数条。后上不记其名，问裴晋公，亦不能对，久之方省。乃拜葵岭南节度，有异政。南中士人死于流窜者，子女悉为嫁娶之。

吕元膺为鄂岳都团练使，夜登城，女墙已锁，守者曰：“军法：夜不可开。”乃告言中丞自登，守者又曰：“夜中不辨是非，虽中丞亦不可。”元膺乃归。明日，擢为重职。

●卷三 品藻

姚梁公与崔监司在中书。梁公有子丧，在假旬日，政事委积，处置皆不得。言于玄宗，玄宗曰：“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，以卿坐镇雅俗。”及梁公出，顷刻间决遣尽毕。时齐平阳为舍人，在旁见之。梁公自以为能，颇有得色，乃问平阳曰：“余之为相，比何等人？”齐未及对。梁公曰：“何如管、晏？”曰：“不可比管、晏。管、晏作法，虽不及后，犹及其身。相公前入相，所立法令施未竟，悉更之，以此不及。”梁公曰：“然则竟如何？”曰：“相公可谓救时之相也。”梁公投笔曰：“救时之相，岂易得乎？”时齐平阳善知今事，高仲舒善知古事。姚作相，凡质疑问难，皆此二人，因叹曰：“欲知古事，问高仲舒；欲知今事，问齐平阳，即无败政矣。”

玄宗西幸，驾及古界，灵武递至，房新除丞相。玄宗于马上看除目，顾左右，谓裴士淹曰：“亦不是灭贼手。”士淹低语曰：“请陛下勿复言。”上色少愧。

玄宗西幸，尝郁郁不悦，多与裴士淹并马语。语及平日之事，时亦解颜。上曰：“李林甫之材不多得。”士淹曰：“诚如圣旨，近实无俦。”上曰

：“但以妒贤嫉能，以此至败。”士淹曰：“陛下既知，何故久任之？岂唯身败，兼亦误国。计今日之事，林甫所启也。”上愀然不乐。

乔彝京兆府解试，时有二试官。彝日午叩门，试官令引入，则已醺醉。视题，曰《幽兰赋》，不肯作，曰：“两人相对作得此题，速改之。”乃改为《渥洼马赋》。奋笔斯须而就，其辞甚工。便欲首送。京兆尹曰：“乔彝峥嵘甚，以解副荐之。”

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，令访牡丹。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得此花，始栽植于庭，栏围甚密，他亦未知有也。时春景方深，惠澄设油幕覆其上。牡丹自东越分而种之也，会稽徐凝自富春来，未识白公，先题诗曰：“此花南地知谁种，惭愧僧门用意栽；海燕解怜频睥睨，胡蜂未识更徘徊。虚生芍药徒劳妒，羞杀玫瑰不敢开；唯有数苞红萼在，含芳只待舍人来。”白寻到寺看花，乃命徐生同醉而归。时张祜榜舟而至，甚若疏诞，然张、徐二生，未之习稔，各希首荐焉。中舍曰：“二君论文，若廉、白之斗鼠穴，较胜负于一战也。”遂试《长剑倚天赋》、《余霞散成绮》诗。既解送，以凝为先，祜其次耳。张祜诗有“地势遥尊岳，河流侧让关。”多士以陈后主“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帝居”比，徒有前名矣。祜题《金山寺》诗曰：树影中流见，钟声两岸闻，虽綦毋潜云“塔影挂青汉，钟声扣白云”，此二句未为佳也。祜又有《观猎》四句及《宫词》，白公曰：“张三作猎诗以拟王右丞，予则未敢优劣也。”王维诗曰：“风劲角弓鸣，将军猎渭城；草枯鹰眼疾，雪尽马蹄轻。忽过新丰市，还归细柳营。回看落雁处，千里暮云平。”张祜诗曰：“晚出禁城东，分围浅草中；红旗开向日，白马骤临风。背手抽金镞，翻身控角弓，万人齐指处，一雁落寒空。”白公又以《宫词》四句之中皆偶对，何足奇乎？不如徐生云：“今古常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。”徐凝赋曰：“樵周室里，定游、夏于邱、虔；马守帷中，分《易》、《礼》于卢、郑。如我明公荐拔，岂惟偏党乎？”张祜亦曰：“《虞韶》九奏，非瑞马之至音；荆玉三投，伫良工之必鉴。且洪钟《韶》击，瓦缶雷鸣；荣辱扎绳，复何定分！”祜遂行歌而迈，凝亦鼓而归。自是二生终身偃仰，不随乡试矣。先是李补阙林宗、杜殿中牧，与白公犂下较文，具言元白体舛杂，而为清苦者见嗤，因兹有恨也。白为河南尹，李为河阳令，道上相遇，尹乃乘马，令则肩舆，似乖趋事之礼。尝谓乐天为“嗷嗷公”，闻者皆笑，乐天之名稍减。白曰：“李直木（原注：林宗字也）吾之矛制子也，其锋不可当。”后杜舍人之守秋浦，与张生为诗文交，酷爱祜《宫词》，亦知钱塘之岁，自有是非之论，怀不平之色，为诗二首以高之，曰：“谁人得似张公子，千首诗轻万户侯。”又云：“如何故国三千里，虚唱歌辞满六宫。”

升平裴相兄弟三人，俱有盛名。世谓侏不如休。休好释氏，善隶书，所在寺额多书之。

隋吏部侍郎高孝基主选，见梁公房玄龄、蔡公杜如晦，愕然降阶，与之抗礼。延入内厅，食甚恭，曰：“二贤当为王霸佐命，位极人臣，然杜年寿稍减于房耳。愿以子孙相托。”贞观初，杜薨于左仆射，房位至司徒，秉政二十余年。

太宗称虞监：博闻、德行、书翰、词藻、忠直，一人而已，而兼是五善。

贞元中，杨氏、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远。或云：“杨氏兄弟宾客皆同；穆氏兄弟宾客皆异。”以此为优劣。

穆氏兄弟四人：赞、赏、质、员。时人谓：赞俗而有格，为“酪”；质美而多文为“酥”；员为“醍醐”，言粹而少用；赏为“乳腐”，言最为凡固也。

德宗晚年绝嗜欲，尤工诗，臣下莫及。每御制奉和而退，笑曰：“排公在。”

杜太保在淮南，进崔叔清诗百篇，上谓使者曰：“此恶诗，焉用进？”时人呼为“准敕恶诗”。

卢肇、黄颇，同游李卫公门下。王起再知贡举，访二人之能。或曰：“卢有文学，黄能诗。”起遂以卢为状头，黄第三人。

●卷三 规箴

太宗常幸洛阳，颇见可欲，多治隋氏旧宫，或纵畋游。魏徵骤谏，上忻然罢，曰：“非公，无此语。”

肃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，顾山人李唐曰：“念之，勿怪。”唐曰：“太上皇亦应思陛下。”肃宗泣涕。是时张氏已用事，不由己矣。

阳城为谏议大夫，德宗欲用裴延龄为相，城曰：“白麻若出，我必裂之而死。”德宗以为难，竟不相延龄。

国子监诸生猥杂，阳城为司业，以道德训谕，有违亲三年者，勉归覲。

自天宝九年，置广文馆，至元和中，堂宇虚构，材木堆积，主者或盗用之。

宪宗固英睿。初即位，得杜公赞导；及其成功，多公力也。

每大朝会，监察御史押班，不足，则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摄之。

谏院以章疏之故，忧患略同。台中则务苛礼，省中多事，旨趣不一。故言：“遗、补相惜，御史相憎，郎官相轻。”

于司空因韦太尉《奉圣乐》，亦撰《顺圣乐》以进，每宴，必使奏之。其曲将半，缀皆伏，而一人舞于中央。慕容韦缓笑曰：“何用穷兵独舞？”虽笑

谈诙谐，亦有为也。v 又令女妓为佾舞，壮妙，号孙武《顺圣乐》。

●卷三 夙慧

上官昭容者，侍郎仪之孙也。仪之得罪，妇郑氏填宫，遗腹生昭容。其母将诞之夕，梦人与秤曰：“持之秤量天下文士。”郑氏冀其男也，及生昭容，视之，云：“秤量天下，岂是汝耶？”口中哑哑如应曰：“是。”

玄宗善八分书，将命相，皆先以御札书其名于案上。会太子入侍，上以金瓿覆其名以告之，曰：“此宰相名也，汝庸知其谁？即射中，赐若卮酒。”肃宗拜而称曰：“非崔琳、卢从愿乎？”上曰：“然。”因举瓿以示，乃赐卮酒。是时琳与从愿皆有宰相望，上倚为相者数矣，竟以宗族蕃盛，附托者众，不能用之。

苏瑰初未知，常处于马厩中，与庸仆杂行。一日有客诣瑰，候于客次。拥庭庑间，遗落一文字，客取而视之，乃咏昆仑奴子，诗云：“指如十挺墨，耳似两张匙，”客异之。良久，瑰出，客淹留言咏，以其诗问瑰“何人，岂非足下宗庶之孽也？”瑰备言其事，客惊讶之，谓瑰加礼收举，必苏氏之令子也，瑰稍稍亲之。有人献兔，悬于廊庑之下，乃召咏之，曰：“兔子死阑单，将来挂竹竿，试将明镜照，无异月中看。”瑰读诗异之。由是学问日新，文章盖代。及玄宗平内难，旦夕制造络绎，无非之所出，时称“小许公”云。

开元初，上留心理道，革去弊讹。不六、七年间，天下大理，河清海晏，物殷俗阜，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。置开远门，亘地万余里。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；东纳河北诸道租庸，充满左藏。财宝山积，不可胜计。四方丰稔，百姓乐业。户计一千余万，米每斗三钱。丁壮之夫，不识兵器。路不拾遗，行不赍粮。奇瑞叠委，重译至。人物欣然，咸思登岱告成。上犹惕厉不已，让数四。是时彭城刘晏年八岁，献《东封书》，上览而奇之，命宰相出题，就中书试。张说、源乾曜咸相感慰荐。上以晏间生秀妙，引于内殿，纵六宫观看。杨妃坐于膝上，亲为画眉总髻，宫人投花掷果者甚多。拜为秘书正字。

张说问曰：“居官以来，正字几何？”晏抗颜对曰：“他字皆正，独‘朋’字未正。”说闻而异之。

燕文正公弟某女妇卢氏，尝为舅卢公求官，候公下朝而问焉。公不语，但指支床龟而示之。女拜而归室，告其夫曰：“舅得詹事矣。”

开元中有李幼奇者，以艺干柳芳，念百韵诗。芳便暗记，题之于壁，谓幼奇曰：“此吾之诗也。”幼奇大惊。徐曰：“相戏耳，此君所念诗也。”因谓幼奇更念他新著文章，一遍皆能记。

开元初，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经擢第，数年遍通五经，上书自举，云：“一遍诵千言。”敕赴中书考试，张燕公问曰：“学士能一遍诵千言，十遍诵万言

乎？”对曰：“未曾自试。”燕公遂出书，非人间所见也，谓之曰：“可十遍诵之。”敬忠危坐而读，每遍画地为记。读七遍，起曰：“此已诵得。”燕公曰：“可满十遍，”敬忠曰：“若十遍，即是十遍诵得。今七遍已得，何要满十遍？”燕公执本观览不暇，而敬忠诵毕不差一字，见者莫不嗟叹。即日闻奏，命引对，赐彩衣一副，兼贳物。拜东宫卫佐，仍直集贤院，侍讲《毛诗》，百余日中三改，为同辈所嫉，中毒而卒。

天宝中，汉州雒县尉张陟应一艺，自举“日试万言。”须中书考试。陟令善书者二十人，各执笔操纸就席，环庭而坐，俱占题目。身自巡历，依题口授，言讫即过，周而复始。至午后诗成七千余字，仍请满万。宰相云：“七千可谓多矣，何必须万？”具以状闻，敕赐缣帛，拜太公庙丞，直广文馆，时号张万言。

韦皋镇西川，进《奉圣乐》曲，兼乐工舞人曲谱到京。于留邸按阅，教坊人潜窥，得先进之。

李卫公幼时，宪宗赏之，坐于前。吉甫每以敏捷夸于同列。武相元衡召之，谓曰：“吾子在家，所嗜何书？”德裕不应。翌日，元衡具告，吉甫归以责之。德裕曰：“武公身为宰相，不问理国调阴阳，而问所嗜书，其言不当，所以不应。”

宣宗强记默识，宫中厕役之贱及备洒扫者数十百辈，一见辄记其姓字。或将有所指念，必曰：“召某人令措某事。”无一差误者，宦官宫婢以为神。簿书刑狱卒吏姓名，纷杂交至，经览多所记忆。

崔大夫涓，之子，礼部侍郎澹之兄，俊爽强记。初守杭州，视事数日，召都押衙谓曰：“乍到郡，未能记诸走使，当直将卒凡几人？”对曰：“直者三百。”乃令纸一幅，大书其姓名贴于胸，每人阅过。自此一阅，至三考，未尝误唤一人者。

杭州端午竞渡，于钱塘弄潮。先数日，于湖滨列舟舸，结彩为亭槛，东西袤高数丈。其夕北风，飘泊南岸。涓至湖上，大将惧乏事。涓问：“竞舟凡有几？”令齐往南岸，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小舟，号令齐力鼓棹而引之，倏忽皆至。

崔涓守杭州，湖上饮钱，客有献木瓜，所未尝有也。传以示客，有中使即袖归，曰：“禁中未曾有，宜进于上。”顷之，解舟而去。郡守惧得罪，不乐，欲撤饮。官妓作酒监者立白守曰：“请郎中尽饮，某度木瓜经宿必委中流也。”守从之。会送中使者还云：“果溃烂，弃之矣。”郡守异其言，召问之，曰：“使者既请进，必函贮以行。初因递观，则以手掐之。此物芳脆易损，必不能入献。”守命有司加给，取香锦面贳之。

华阴杨牢，幼孤，六岁时就学归，误入人家，乃父友也。二丈人弹棋次，见杨氏子，戏曰：“尔能为丈人咏此局否？”杨登时叉手咏曰：“魁形下方天顶凸，二十四寸窗中月。”父友惊抚其首，遗以梨栗，曰：“尔后必有文。”年十八，一上中进士第，有诗集六十卷。性狷急，累居幕府，主人同列多不容。同列有固护之者，与诗云：“虾蟆欲吃月，保护常教圆。”又云：“心明外不察，月向怀中圆。”又云：“罗帏苦不卷，谁道中无人。”其辞多怨恚。其妻亦有志行。在青州幕，奉使出，得疾，不诊脉服药而殒。

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，乃以饼拭手，帝屡目之。士及佯为不悟，更徐拭而后之。

太宗令虞监写《列女传》，以装屏风，未及阅卷，乃暗书之，一字无失。

贾嘉隐年七岁，以神童召见。时长孙太尉无忌、李司空于朝堂立语。李戏之曰：“吾所倚何树？”嘉隐云：“松树。”李曰：“此槐也，何言松？”嘉隐曰：“以公配木，何得非松。”长孙复问：“吾所倚何树？”曰：“槐树。”公曰：“汝不复能矫对耶？”嘉隐曰：“何须矫对，但取其鬼木耳。”李叹曰：“此小儿獠面，何得如此聪明！”嘉隐应声曰：“胡头尚作宰相，獠面何废聪明。”李状胡也。

崔相慎由豪爽，廉察浙西，有瓦官寺持《法华经》僧为门徒。或有术士言：“相国面上气色有贵子。”问其妊娠之所在，夫人洎媵妾间皆无所见。相国徐思之，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，术士曰：“果在此也。”及载诞日，腋下有文，相次分明，即瓦官僧名，因命小字缙郎。年七岁，尚不食肉。一日，有僧请见，乃掌其颊，谓曰：“既爱官爵，何不食肉？”自此方味荤血，即相国垂休也。

“小子谋餐而已，（案：此上有脱文）此人岂享富贵者乎？”幽求闻之，拂衣而出。卢令遽下阶捉幽求衣，伸谢之，幽求竟去。卢回，谓诸郎官曰：“轻笑刘生，祸从此始。”卢令竟为宗、纪所排，左迁金州司马。六月，中宗晏驾。十五日酒间，裴方卧于私第，幽求忽来诣方，直入卧内，戴揖耳帽子，著白袷阑衫，底著短绯白衫，执方手曰：“裴三！死生一决。”言讫而去。方大惊，不测其故，谓其妻曰：“仆竟坐与（案：此下有脱文）非笑此子，恐祸在须臾。”明日（原注：时去清明九十九日）中宗小祥，百官率慰少帝。是日，月华门至辰巳后方开，传声曰：“斩决使刘相公出。”衣黄金甲，佩橐，统万骑，兵士白刃耀日。自宗、纪及前时轻笑者，咸受戮于朝。又唤兵部员外郎裴方，方股栗而前。幽求曰：“相识否？”方答曰：“不识。”刘曰：“幽求与公，俱以本官一例赴中书上任。”其夜凡制诰百余首，皆幽求作也。自为拜相白麻云：“前朝邑尉刘幽求忠贞贯日，义勇横秋。首建雄谋，果成

大业，可中书舍人，参知机务。赐甲第一区，金银器皿十床，细婢十人，马百匹，锦彩千段，仍给铁券，特恕十死。”翌日，命金州司马卢齐卿京兆少尹知府事。载柳冲常侍所著《姓系 刘氏卷中》。

●卷四 豪爽

玄宗为潞州别驾，入觐京师，尤自卑损。暮春，豪家子数辈游昆明池。方饮次，上戎服臂鹰，疾驱至前，诸人不悦。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：“今日宜以门族官品自言。”酒至，上大声曰：“曾祖天子，祖天子，父相王，临淄王李某。”诸少年惊走，不敢复视。上乃连饮三银船，尽一巨馅，乘马而去。

玄宗幸太山回，车次上党，路逢父老，负担壶浆远迎。上亲加存问，受其所献，赐赆有差。父老旧识者，上悉赐酒，与之话旧。所过村乡，必令谒问，或有丧疾，俱令吊恤。百姓欣然，乞愿驻蹕。及车驾过金桥（原注：桥在潞州），御路萦转。上见数十里旌旗严洁，羽卫整肃，谓左右曰：“张说言我勒兵三十万，旌旗千里，挟口、（案：此下原阙一字）陕右、上党，止于太原，真才子也！”左右皆称万岁。遂诏吴道元、韦无忝、陈闳等，令写《金桥图》。其圣容及上所乘马照夜白，陈闳主之；桥梁、山水、车舆、人物、草树、鹰鸟、器仗、帷幕，吴道玄主之；犬马、驴骡、牛羊、骆驼、熊猿、猪鸡之类，韦无忝主之。其图谓之三绝。

上为皇孙时，风神秀异，英姿隽迈，于朝堂叱武攸暨曰：“我国家朝堂，汝安得恣蜂蛭而狼顾耶！”则天闻之，曰：“此儿气概，终当是吾家太平天子。”

玄宗在藩邸时，每岁畋于城南韦杜之间。尝因逐兔，意乐忘反，与其徒十余人，饥倦休息于大树下。忽有一书生，杀驴拔蒜，为具甚备。上顾而奇之。及与语，磊落不凡，问姓名，王琚也。自此每游，必过其舍。或语，多合上意，乃益亲之。及韦氏专制，上忧甚，密言之。琚曰：“乱则杀之，又何虑焉。”上遂纳其谋，平国内难，累拜琚为中书侍郎，预配享。

玄宗洞晓音律，丝管皆造其妙。制作诸曲，随意即成，如不加意。尤爱羯鼓横笛，云：“八音之领袖，诸乐不可为比。”尝遇二月初，诘旦，巾栉方毕，时宿雨始晴，景气明丽，殿庭柳杏将拆。上曰：“对此景物，岂得不为他判断乎？”左右相目，将令备酒。独高力士遣取羯鼓，上临轩纵击一曲，名《春光好》”（原注：上自制也）。神气自得。及顾柳杏皆已发拆，指而笑曰：“不唤我作天公可乎？”嫔媵侍臣皆称万岁。又尝制《秋风高》，每至秋空迥彻，纤埃不起，即奏之，必远风徐来，庭叶坠下，其神妙如此。

玄宗起凉殿，拾遗陈知节上疏极谏，上令力士召对。时暑毒方甚，上在凉殿，座后水激扇车，风猎衣襟。知节至，赐坐石榻。阴二沈吟，仰不见日。四

隅积水成帘飞洒，座内含冻。复赐冰屑麻节饮。陈体生寒栗，腹中雷鸣，再三请起方许，上犹试汗不已。陈才及门，遗泄狼籍，逾日复故。谓曰：“卿论事宜审，勿以己方万乘也。”

玄宗性俊迈，不好琴。会听琴，正弄未毕，叱琴者曰：“待诏出！”谓内官曰：“速令花奴将羯鼓来，为我解秽。”

玄宗封太山，进次茌阳旃然河，见巨黑龙，命弧矢而亲射之。矢发龙灭；自是旃然伏流，于今百余年矣。按旃然即济水，溢而为茌，遂名旃然。《左传》：“楚涉颍，次于旃然。”即其地。

武后朝，严安之、挺之，昆弟也。安之为长安兵曹，权过京兆，至今为寮者赖安之之术焉。挺之则登历台省，亦有时名。挺之薄妻而爱其子。严武年八岁，询其母曰：“大人常厚玄英（原注：妾也），未尝慰省我母，何至于斯？”母曰：“吾与汝子母也，以汝尚幼，未知之也。汝父薄行，嫌吾寝陋，枕席数宵，遂即怀汝。自后相弃，为汝父离妇焉。”其母凄咽，武亦愤惋。候父出，玄英方睡，武持小铁锤击碎其首。及挺之归，惊愕，视之，已毙矣。左右曰：“小郎君戏运锤而致之。”挺之呼武曰：“汝何戏之甚？”武曰：“焉有大朝人士，厚其侍妾，困辱儿之母乎？故须击杀，非戏也。”父曰：“真严挺之子。”武年二十三，为给事黄门，明年，拥旄西蜀，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。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：“不谓严挺之乃有此儿也！”武恚目久之，曰：“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耶？”合坐皆笑以弥缝之。武曰：“与公等饮饌，所以谋欢，何至于祖考耶？”房太尉亦微有所忤，忧怖成疾。武母恐害损贤良，遂以小舟送甫下峡，母则可谓贤也，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矣。李太白作《蜀道难》，乃为房、杜危之也。其略曰：“剑阁峥嵘而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所守或非人，化为狼与豺。朝避猛虎，夕避长蛇。磨牙吮血，杀人如麻。锦城虽云乐，不如早还家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！侧身四望长咨嗟。”杜初自作《阆中行》：“豺狼当路，无地游从。”或谓章仇大夫兼琼为陈子昂拾遗雪狱，高侍御适与王江宁昌龄申冤，当时同为义士也。李翰林作此歌，朝右闻之，皆疑严武有刘焉之志，其属刺史章彝因小瑕，武怒，遽命杖杀之。后为彝之外家报怨，严氏之后遂微焉。

颜太师鲁公刻姓名于石，或致之高山之上。或沉之大洲之地，而云“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？”

刘司徒玄佐，滑州匡城人。尝出师，经其本县，欲申桑梓之礼于令，令辞曰“不敢”，玄佐叹恨久之。先是，陈金帛数匡，将遗邑僚，以其无知而止。时乡里姻旧，以地近多归之，司徒不欲私擢居将校之列，又难置于贱卒，尽署为将判官。此职列假绯衫银鱼，外视荣之，实处在散冗。其类渐众。久之，有

献启诉于公者，乃署他职。

宪宗七岁，德宗抱置膝上，戏曰：“汝是何人，乃在我怀中？”对曰：“是第三天子。”德宗大喜。

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，致书于襄阳于司空，傲睨自若，似无郡僚之礼。书曰：“阁下为南溟之大鹏，作中天之一柱。蹇腾则日月暗，摇动则山岳颓。真天子之爪牙，诸侯之龟鉴也。太穆幼孤，二百余口，饥冻两京。小郡俸薄，尚为衣食之忧，沟壑之期，斯须至矣。伏惟贤公息雷霆之威，垂特达之节，赐钱一千贯，绢一千匹，器物一千事，米一千石，奴婢各十人。”且曰：“分千树一叶之影，即是浓阴；减四海数滴之泉，便为膏泽。”于公览书，亦不嗟讶，曰：“郑君所须，各依来数一半。以戎旅之际，不全副其本望也。”又有匡庐符山人，遣童子齐书，乞买山钱百万，公遂与之，仍加纸墨衣服等。又有崔郊秀才者，寓居于汉上，蕴有文艺，而家贫。与奴婢通，其婢端丽，解音律，汉南之最也。姑贫鬻婢于连帅，爱之，以类无双（原注：无双即薛太保爱妾，至今图画观之），给钱四十万。郊思之不已，即强就府署，愿一见焉。其婢因寒食节来从事家还，值郊立于柳阴。马上连泣，誓若山河。崔生赠之以诗曰：“公子王孙逐后尘，绿珠垂泪滴罗巾；侯门一入深如海，从此萧郎是路人。”或有写郊诗于公座，公睹诗，令召崔生，左右莫之测。及见郊，曰：“‘侯门一入深如海，从此萧郎是路人，’便是君制也？四百千小哉，何惜一书，不早相示！”遂命婢同归。至于帏幌奩匣，悉为赠饰之物。有客自零陵来，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，公遽命召焉。戎不敢违，逾月而至，及至，令唱歌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诗。其辞曰：“宝钿青蛾悲翠裙，妆成掩泣欲行云；殷勤好取襄王梦，莫向阳台梦使君。”公曰：“丈夫不能立功业，为异代之所称，岂可夺人爱姬，为己之嬉娱。以此观之，诚可窜身于无人之地。”遂以缯帛赈行，为书谢零陵守。

李尚书翱，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，颜色忧悴。殷尧藩侍御当筵而赠诗曰：“姑苏太守青娥女，流落长沙舞柘枝；满坐绣衣皆不识，可怜粉脸泪双垂。”李公诘其事，乃故姑苏台韦中丞爱姬之女也。李公曰：“吾与韦族，其姻旧矣。”速命更舞衣，即延入与韩夫人（原注：吏部之侄）相见。顾其言语清楚，宛有冠盖风仪，遂于宾榻中，选士嫁之。舒元舆侍郎闻之，赠李公诗曰：“湘江舞罢忽成悲，便脱蛮靴出绛帷；谁是蔡邕琴酒客，魏公怀旧嫁文姬。”李尚书初守庐江，有重系者当大辟，引虑之时，启曰：“昔于群小，专习一艺，愿于贵人之前试之。”乃曰：“长啸也。”公命缓系而听之，曰：“不谓苏门之风，出于赭衣之下。”遂蠲其罪。后镇山南，夜闻长笛之音，而浏亮不绝。问：“是何人吹也？”具云：“府狱重囚。”令明日引来。官吏递相尤怨

，夜使囚徒为乐，罪累必深。及至，公曰：“汝之吹竹已得其能。少不事农桑，可为伶人耳。”卒岁而怜愍之，便令奔去。

李相绅督大梁日，闻镇海军进健卒四人，一曰富仓龙，二曰沈万石，三曰冯五千，四曰钱子涛，悉能拔橛角觚之戏。翌日，于球场内犒劳，以老牛筋皮为炙，状瘤魁之鬻（原注：魁，酒缸也，盛一斗二升。多以樽槐瘤为之，或铜铸也）。坐于地茵，大半令食之。万石等三人，视炙坚粗，莫敢就食，独五千瞑目张口，两手捧炙，如虎啖肉。丞相曰：“真壮士也，可以扑杀西域健胡。”又令试戏，仓龙等亦不利，独五千胜之。十万之众，为之披靡。于是独留五千，仓龙等退还本道。语曰：“壮儿过大梁，如上龙门也。”城北门常扃，锁不开，开必有事，公命开之。骡子营骚动军府，乃悉诛之，自此遂安也。李公既治淮南，决吴湘之狱，而持法清峻，犯之者无宥，有严、张之风也。狡吏奸豪，潜形匿迹。然出于独见，寮佐莫敢谏之。李元将评事及弟仲将尝侨寓江都，李公羁旅之年，每止于元将之馆，而叔呼之。荣达之后，元将称弟、称侄，皆不悦也；及为孙、子，方似相容。又有崔巡官者，居郑圃，与丞相同年之旧，特远来谒。才到客舍，不意家仆与市人有竞。诘其所以，仆曰：“宣州管驿崔巡官。”下其仆与市人，皆抵极法。令捕崔至，曰：“昔尝识君，到此何不相见也？”崔生叩头谢曰：“适憩旅舍，日已迟晚，相公尊重，非时不敢具陈卑礼。伏希哀怜，获归乡里。”遂縻留服罪，笞股二十，送过秣陵。时人相谓曰：“李公宗叔翻为孙子，故人忽作流囚。”邑人惧祸，渡江过淮者众。主吏启曰：“户口逃亡不少。”丞相曰：“汝不见淘麦乎？秀者在下，糖比随流；随流者不必报来。”自此一言，竟无俞境者。又有少年，势似疏简，自云：“辛氏郎君，来谒丞相。”于晤对之间，未甚周至。先是白居易寄元相诗曰：“闷劝迂辛酒，闲吟短李诗。”且曰：“辛大邱度性迂嗜酒，李二十绅短而能诗。”辛氏郎君，即邱度之子也。因谓李公曰：“小子每忆白二十二丈诗曰：‘闷劝畴昔酒，闲吟廿丈诗。’”李曰：“辛大有此狂儿，吾敢不存旧乎？”凡诸宦族，快辛子之能忤，丞相之受侮。有一曹官到任，仪质颇似府公。府公见而恶之，书其状曰：“著青把笏，也请料钱；睹此形骸，足可骇叹。”左右皆窃笑焉。又有宿将，有过请罚，且云：“老兵倚恃年老，而刑不加，若在军门，一百也决。”竟不免其刑。凡所书判，或是卒然，故趋事者皆惊神破胆矣。初，李公赴荐，尝以《古风》求吕光化温，谓齐员外煦及弟恭曰：“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，斯人必为卿相。”果如其言。诗曰：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成万颗子。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中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先是元相廉察江东之日，修龟山寺鱼池，以为放生之所，戒其僧曰：“劝汝诸僧好自持，不须垂钓引青丝。云山莫厌看经坐，便是浮

生得道时。”李公到镇，游于野寺，观元公诗，笑曰：“僧有渔罟之事，必投于镜湖。”后有犯者，遂不恕。复为二绝以示之云：“剃发多缘是代耕，好闻人死恶人生。祇园说法无高下，尔辈何劳尚世情？”“汲水添池活白莲，十千鬣尽生天。凡庸不识慈悲意，自葬江鱼入九泉。”忽有老僧谒，愿以因果喻之。丞相问：“阿师从何处来？”答曰：“贫道从来处来。”遂决二十，曰：“任从去处去。”至如浮薄宾客，莫敢候问，三教所来，俱有区别，海内服其才俊。

李卫公佐武宗，平上党，破回鹘，自矜其功，于平泉庄置构思亭、伐叛亭以自旌。

李丞相回，少尝游覃怀王氏别墅。王氏先世仕宦，子孙以力自业，待之甚厚，回深德之。及贵，王氏子齐其家牒求谒，不得通，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，拜于道左，久之方省，曰：“故人也。”遂廩饩之。逾旬，以前术衔除大理评事，取告身面授。旧制：大理寺官初上，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资保识。王氏本耕田，宗无故旧，复邀回言之。回问：“有状乎？”对曰：“无。”又曰：“有纸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“袖中何物？”曰：“告身。”即取告身署曰：“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李回识。”仍谓诸曹长曰：“此亦五品以上清资也。”

宣宗幸苑中，回顾仗外舍屋际，有倚竹一竿，可见者止尺余，去御马百步外。遂命弓横综，上挟矢曰：“朕以法制威天下，而党羌穷寇，敢来干我，连年兵不解。我今射此竹，卜其济否。”左右耸观。上攘袖挽弓，一发洞其竹，分而为二，矢贯于外。左右呼万岁，贺于马前。未逾月，羌果灭。

裴相为宣州观察，朝谢后，闲行曲江；荷花盛发，与省卜诸公同游。自慈恩至紫云楼下，见五六人坐水次，裴与诸人憩于旁。中有黄衣，饮酒轩昂，笑语轻脱。裴稍不平，问曰：“君所任何官？”对曰：“诺，即不敢，新授宣州广德县令。”复问裴曰：“押衙所任何职？”曰：“诺，即不敢，新授宣州观察使。”于是奔走而去，一席皆欢，闻者大笑。左右访于吏部云：“有广德县令，已请换罗江令矣。”宣宗在藩邸闻之，常与诸王为笑乐。及即位，裴为丞相，因书麻制回，谓左右曰：“诺，即不敢，新授中书侍郎平章事。”

长孙赵公朝宴，酒酣乐阕，顾群公曰：“无忌不才，幸遇休明之运。因缘宠私，致位上公，人臣之贵可谓极矣。公视无忌，何如越公？”（原注：杨素有大功，封越公）或对曰：“不如。”或曰：“过之。”公曰：“吾自揣诚不羨越公。越公之贵也老，而无忌之贵也少。”

李太师光颜女未聘，从事许当及幕僚因从容次，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，冀其选拣。谢曰：“李光颜，一健儿也，遭遇多，偶立微功，岂可妄求名族

？已选得一婿也，诸贤未见。”乃召客司小将指之曰：“此即某女之婿也。超三五阶军职，厚与金帛，足矣。”

浑太师，年十一，随父释之防秋。朔方节度使张齐丘戏问：“将乳母来否？”其年立跳功。后二年收石堡城，收龙驹岛，皆有奇数。

马司徒讨李怀光，自太原引兵至宝鼎下营，问其地名，曰：“埋怀村。”大喜曰：“擒贼必矣。”

●卷四 容止

开元中，燕公张说当朝文伯，冠服以儒者自处。玄宗嫌其异己，赐内样巾子，长脚罗幞头，燕公服之入谢，玄宗大喜。

玄宗早朝，百官趋班。上见张九龄风仪秀整，有异于众，谓左右曰：“朕每见张九龄，精神顿生。”

裴仆射遵庆二十入仕，裹折上巾子，未尝随俗样。凡代之移易者五六，而公年九十时，尚幼少所裹者。今巾子有仆射样。

韩晋公久镇浙西，所取宾佐，随其所长，无不得人。尝有故旧子弟投之，与语，更无他能；召之燕而观之，毕席端坐，不旁视，不与比坐交言。后数日，署以随军，令监库门。使人视之，每早入，惟端坐至夕。警察吏卒，无敢滥出入者。

李相国程为翰林学士，以阶前日影为入候。公性懒，每人必逾八砖，后号为八砖学士。

郑瑜为河南尹，送迎中使皆有常处。人吏窥之，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。议者以瑜为河南尹，可继张延赏，而重厚坚正，前后莫有及。

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，含元殿受朝，太子太师卢钧年八十，自乐悬南步而及殿墀，称贺上前，举止中礼，士大夫叹之。十二年正月朔，含元殿受朝，太子少师柳公权，亦年八十，复为百官班首，自乐悬南步至殿下，力已委顿，及上尊号“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”，公权误曰“光武和孝。”御史弹之，罚一季俸。世讥公权不能退身自止。

薛调、季瓚同年进士。调美姿貌，人号为“生菩萨”；瓚俊爽，人号为“剑”。调宽恕而瓚猜忌，论者以时人所称，协其性也。刘元章罢江夏入朝，以风标自任。一日，调谒之，倒屣出迎，爱其风韵，去而复留者数四。既去，谓左右曰：“若不见其（案：此下有阙文）也。”调为翰林学士。郭妃悦其貌，谓懿宗曰：“驸马盍若薛调乎？”顷之暴卒，时以为中鹄。卒年四十三，常览镜曰：“薛调岂止四十三乎？”岂尝有言其寿者耶？

杜相审权镇浙西，性宽厚，左右僮仆希见其语。在翰林最久，习于慎密。在镇三岁，自初视事，坐于东厅，至其罢去，未尝易处。虽大臣经过，亦不俞

中门。视事之暇，日未夕，非有故，不还私室。端默敛衽各，常若对宾旅。夏日中欲寢息，则顾军将令下帘。或四顾无人，即自起去帘钩，以手捧轴，徐下帘至地，方拱退。进止雍容如画。时杜先达，人谓之老杜相，审权为小杜相。

魏仆射元忠，每立朝，必得常处，人或记之，不差尺寸。

路侍中岩，风貌之美，为世所闻。镇成都日，委执政于孔目吏边咸，日以妓乐自随。宴于江津，都人士女怀掷果之羨，虽卫、潘岳不足为比。善巾裹，蜀人见必效之。后乃翦纱巾之角，以异于众也。闾巷有丫服修容者，人必讥之曰：“尔非路侍中耶？”比至鬻豚之肆，见侏豕者谓屠主曰：“此豚端正，路侍中不如。”用之比方，良可笑也。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，移镇渚宫日，于合江亭离筵赠行云等《感恩多》词。有：“离魂何处断？烟雨江南岸。”至今播于倡楼也。

●卷四 自新

江淮客刘圆，尝谒江州刺史崔沆，称“前拾遗”。沆引坐劝曰：“谏官不可自称，司直、评事可矣。”须臾他客至，圆称曰：“大理司直刘圆。”沆甚赏之。

李，从父弟也。为宋州刺史，闻反状，恸哭，悉驱妻子奴婢，无老幼，量头为枷，自拘于观察使。朝廷悯之，薄贬。

天宝已前，多刺客。李泚公勉为开封府，鞫囚有意气者，咸哀勉求生，纵而逸之。后数岁，勉罢官，客行河北。偶见故囚，迎归，厚待之。告其妻曰：“此活我者，何以报德？”妻曰：“以缣千匹，可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“二千匹，可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妻曰：“大恩难报，不如杀之。”故囚心动。其僮哀勉，密告勉，被衣乘马而遁。比夜半，百余里至津店。津店老人曰：“此多猛兽，何故夜行？”勉因言其故，未毕，梁上有人瞥下曰：“几误杀死长者！”乃去。未明，携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。

田神功自平卢兵使授淄青节度，旧官皆偏裨时部曲，神功平受其拜；及此前使判官刘位已下数人并留在院，神功待之亦无降礼。后因围宋州，见李光弼与敕使打球，闻判官张仁参至，光弼答拜。神功大惊，归幕呼刘位问之，曰：“太尉今日见张郎中来，与之拜答，是何礼也？”位曰：“判官幕客，使主无受拜之礼。”神功曰：“公何不早说？”遂令屈诸判官，谢之曰：“神功武将，起自行伍，不知朝廷礼数，误受判官等拜。判官又不言，成神功之过，今还诸公拜。”遂一一拜之。

包谊，江浙人，下第游汉南。与刘太真相会辩难，刘辞屈，责其不敬，谊掷杯中其额。后太真为礼部侍郎，谊应举。太真览其文卷于包侍郎佶之家，初甚惊叹，及视其名，包谊也，遂默然。至出榜，宰相欲有去留，面问太真换一

名。太真不能对；忽记谊之姓名，遽言之，遂中第。

魏仆射本名真宰，武后朝被诬构下狱，有司将出之，小吏闻之以告魏，魏喜曰：“汝名何？”曰：“元忠。”遂改从元忠焉。

●卷四 企羨

进士张倬，濮阳王柬之曾孙也。时初落第，两手捧《登科记》顶之，曰：“此《千佛名经》也。”其企羨如此。

卢杞令李揆入蕃，揆对德宗曰：“臣不惮远使，恐死于道路，不达君命。”上恻然，欲免之，谓杞曰：“李揆暮老，无使。”杞曰：“和戎之使，且须谙练，非揆不可。且使揆去，向后差使小于揆年者，不敢辞远使矣。”揆既至，蕃长曰：“闻唐家第一人李揆，公是否？”揆曰：“非也。他那个李揆争肯到此？”恐其拘留，以此谩之也。揆门第第一，文学第一，官职第一。揆致仕东都，大司徒杜公罢淮海也，入洛见之，言及“头头第一”之说。揆曰：“若道门户，有所自，承余裕也；官职，遭遇尔。今形骸凋瘵，看即下世，一切为空，何第一之有？”

苗给事子缙应举次，而给事以中风语涩，而心中至切。临试，又疾亟。缙乃为状，请许入试否。给事犹能把笔，淡墨为书，曰：“入！”其父子之情切如此。其年缙及第。

陆相贄受淮南尉，吏部侍郎不与；顾少连拟与江淮一尉，不伏，竟得之。显其德而自吟曰：“绕阶流_子助，夹砌树阴阴。”□后罢相，□□在假日，敕下不谢官，又贬为忠州司马。大官降敕日，令朝谢。但恐私忌□亦须出入始了。

开元以后，不以姓名而可称者：燕公、许公、鲁公；不以名而可称者：宋开府、陆兖州、王右丞、房太尉、郭令公、崔太尉、杨司徒、刘忠州、杨崖州、段太尉；位卑而名著者：李北海、王江宁、李馆陶、郑广文、元鲁山、萧功曹、独孤常州、崔比部、张水部、梁补阙、韦苏州；二人连呼者：岐薛、燕许（原注：大手笔）、李杜、姚宋（原注：亦曰苏宋）、萧李（原注：文章）。元和后，不以名可称者：李太尉、韦中令、裴晋公、白太傅、贾仆射、路侍中、杜紫微；位卑名著者：贾长江、赵渭南；二人连呼者：元白；又有罗钳吉纲（原注：酷吏），员推韦状（原注：能吏）。又有四夔、四凶。

于良史为张徐州建封从事，每自吟曰：“出身三十年，白发衣犹碧；日暮倚朱门，从未污袍赤。”公闻之，为奏章服焉。

韩仆射皋为京兆尹，韦相贯之为畿甸尉。及贯之人为相，皋为吏部尚书。每至中书，韦常异礼，以申故吏之敬。皋家自黄门以来，三世传执一笏。经祖父所执，未尝轻授于仆人之手。归则别置于卧内一榻，以示敬慎。

赵昭公以旧相为吏部侍郎，考前进士杜元颖宏词登科；及镇荆南，又奏为从事。杜公入相，昭公复掌选；至杜出镇西川，奏宋相申锡为从事。数年，杜以南蛮入寇，贬刺循州，遂卒；宋以宰相被诬，谪佐开州。后数年，昭公始卒。公凡八任铨衡，三领节镇，皆带府号，为尚书，惟不历工部，其兵部太常皆再任。年八十七薨，其间未尝遇重疾。俭素（案：俭素，赵《因话录》作“异数”）寿考，为朝中之首。

权文公德舆，身不由科第，尝知贡举三年，门下所出诸生相继为公相，号得人之盛。

赵郡李氏，元和初，三祖之后，同时一人为相。藩南祖，吉甫西祖，绛东祖，而皆第三。至太和、开成间，又各一人前后在相位。德裕，吉甫之子；固言，藩再从弟；皆第九，珏亦绛之近从。

李尚书益，有宗人庶子同名，俱出于姑臧公；而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，庶子为门户李益。而尚书尚兼门地焉。尝姻族间有礼会，尚书归，笑谓家人曰：“大堪笑！今日局席，两个座头总是李益。”

李太师逢吉知贡举，榜未放而入相，礼部尚书王播代放榜。及第人就中书见座主，时谓“好脚迹门生”，前世未有。

阳城为朝士，家苦贫，常以布衾木枕质钱数万，人争取之。

李愿司空兄弟九人，四有土地：愿为夏州、徐泗、凤翔、宣武、河中五节度，宪为江西观察、岭南节度，为唐邓、襄阳、徐泗、凤翔、泽潞、魏博六节度，听为夏州、灵武、河东、郑滑、魏博、宁七节度。一门登坛受钺，无比焉。

胡尚书证，河中人。太傅昭公镇河中，尚书建节赴振武，备桑梓礼入谒，持刺称百姓。献昭公诗云：“诗书入京国，旌旆过乡关。”州里荣之。进士赵櫓著《乡籍》一篇，夸河东人物之盛，皆实录也。同乡中，赵氏轩冕文儒最著，曾祖父、祖父，世掌纶诰。櫓昆弟五人，进士及第，皆历台省。卢少傅宏宣，卢尚书简辞、宏正、简求，皆其姑子也，时称“赵家出”。外家敬氏，先世亦出自河中，人物名望皆谓至盛，櫓著《乡籍》载之。

杨仆射于陵在考功时，举李师稷及第。至其子相国嗣复知举，门生集候仆射，而李公在座。时人谓之杨家上下门生。世有姑之婿与侄之婿，谓之上下同门，盖以此况也。

李相石，庾尚书承宣门生，不数年，李佐魏博军，因奏事特赐紫，而庾尚衣绯。人谓李侍御将紫底绯上座主。

李相宗闵知贡举，门生多清雅俊茂；唐冲、薛庠、袁都，时谓之玉笋。

柳公权与族孙，开成中同在翰林，时称大柳舍人、小柳舍人。自祖父郎中

芳已来，奕世文学，居清列。久在名场淹屈，及擢第，首冠诸生，当年宏词登高科，十余年便掌纶诰，侍翰苑。性喜汲引，后进多出其门。以诚明待物，不妄然诺，士益附之。

开成三年，书判考官刑部员外郎纥干公，崔相群门生也。纥干及第时，于崔相新昌宅小厅中集见座主；及为考官之前，假居崔相故第，亦于此厅见门生焉。是年科目八人，敕头孙河南，先于雁门公为丞。纥干封雁门公。

文宗自太和乙卯岁后，常戚戚不乐，事稍闲，则必有叹息之音。会幸三殿东亭，见横廊架巨轴，上指谓画工程修己曰：“此《开元东封图》也。”命内臣悬于东庑下。上举玉如意指张说辈叹曰：“使吾得其中一人，则可见开元之理。”

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，朝臣家子女悉令进名，中外为之不安。上知之，谓宰臣曰：“朕欲为太子求汝郑间衣冠子女为新妇，扶出来田舍^ひ地，如闻朝臣皆不愿与朕作亲情，何也？朕是数百年衣冠，无何神尧打朕家事罗诃去。”遂罢其选。

冯河南宿之三子陶、宽、图兄弟，连年进士及第，连年登宏词科，一时之盛无比。太和初，冯氏进士十人，宿家兄弟叔侄亦八人焉。

李右丞^e年二十九，为尚书右丞。

宣宗好儒，多与学士小殿从容议论，殿柱自题曰：“乡贡进士李某。”或宰臣出镇，赋诗以赠之。凡对宰臣及上言者，必先整容貌，易衣盥手，然后召见。语及政事，即终日忘倦。

宣宗爱羨进士，每对朝臣，问“登第否”？有以科名对者，必有喜，便问所赋诗赋题，并主司姓名。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，必叹息久之。尝于禁中题“乡贡进士李道龙”。宦官知书，自文、宣二宗始。

宣宗尚文学，尤重科名。大中十年，郑顥知举，宣宗索《登科记》。顥表曰：“自武德以后，便有进士诸科。所传前代姓名，皆是私家记录。臣寻委当行祠部员外郎赵，采访诸科目记，撰成十三卷。自武德元年至于圣朝，敕翰林自今放榜后，仰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，仰所司逐年编次。”

李某为中丞，奏孔尚书温、徐相商为监察御史。孔为中丞，李在外多年，除宗正少卿，归而为丞郎。每燕集，时人以为盛事。

大中九年，沈侍郎询以中书舍人知举。其门生李彬父丛为万年令，同年有起居之会。仓部李郎中时在座，因戏诸进士曰：“今日极盛，某与贤座主同年。”谓郴州李侍郎也。众皆以为异。是日数公皆诣，宾客冯尚书审，则又郴州座主杨相国之同年也，举座异之。

张不疑进士擢第，宏词登科。当年四府交辟。江西李中丞凝、东川李相回

、淮南李相绅、兴元归仆射融，皆当时盛府。不疑赴淮南命，到府未几，以协律郎卒。不疑娶崔氏，以不协出之，后娶颜氏。

东夷有识山川者，偏礼五岳，一拜而退；惟入关望华山，自关西门步步礼拜。至山下，仰望叹诧，七日而去。谓京师衣冠文物之盛，由此而致。

崔起居雍，少有令名，进士第，与郑顥齐名。士之游其门者多登第，时人语为崔雍、郑顥世界。

崔雍自起居郎出守和州，遇庞勋寇历阳，雍弃城奔浙西，为路岩所构，赐死。雍兄明、序、福兄弟八人皆进士，列甲乙科。当时号为点头崔家。

崔澹容貌清瘦明白，擢第升朝，崔铉辟入幕。先是朝中以流品为朋甲，以名德清重者为首。咸通中，李都为大龙甲头，沙汰名士，以经纬其伍。渭，澹兄弟也；澹在品中，以涓强侵为粗，卒不取焉。渭卑屈欲见取，其党皆避之。

琅邪王氏与太原皆同出于周。琅邪之族世贵，号“个崔头王氏”，太原子弟争之，称是己族，然实非也。太原自号“镂王氏”。崔氏，博陵与清河亦上下。其望族，博陵三房。第二房虽长，今其子孙即皆拜第三房子弟为伯叔者，盖第三房婚娶晚迟，世数因而少故也。姑臧李氏亦然，其第三房，皆受大房、第二房之礼。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，崔程出清河小房也。世居楚州宝应县，号“八宝崔氏”。宝应本安宜县，崔氏梦捧八宝以献，敕改名焉。程之姨，北门李相蔚之夫人；蔚乃姑臧小房也，判盐铁。程为扬州院官，举吴尧卿。蔚以为得人，竟乱擢之任。程累郡无政绩，小杜相闻程诸女有容德，致书为其子让能娶焉。程初辞之，谓人曰：“崔氏之门，若有一杜郎，其何堪矣。”而杜相坚请不已，程不能免，乃于宝应诸院取一娣侄嫁之。其后让能贵，为国夫人，而程之女不显。

进士举人各树名甲，元和中语曰：“欲入举场，先问苏、张。苏、张犹可，三杨杀我。”

后有东西二甲，东呼西为“茫茫队”，言其无艺也。

开成、会昌中，又曰：“鲁、绍、瑰、蒙，识即命通。”又曰：“郑、杨、段、薛，炙手可热。”又有“薄徒”“厚徒”，多轻侮人，故裴泌侍御作《美人赋》讥之。后有瑰值、韦罗甲，又曰：“瑰、值、都、雍，识即命通。”又有大小二甲。又有注己甲。又有四字甲，言“深辉轩庭”。又四凶甲。又“芳林十哲”，言其与宦官交游，若刘晔、任江泊、李岩土、蔡铤、秦韬玉之徒。铤与岩土各将两军书题，求华州解元，时谓对军解头。太和中，又有杜颢、窦训、萧𠄎，极有时称，为后来领袖。

杜自拾遗赐绯后，应举及第，又拜拾遗，时号“著绯进士”。郑延昌相公为京兆尹，兼知贡举。

白居易葬龙门山。河南尹卢贞刻《醉吟先生传》于石，立于墓侧。相传洛阳士人及四方游人过瞩墓者，必奠以卮酒，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渥。

崔魏公铉与江西李侍郎鹭同在李相石襄阳幕中。铉自下追入，不二年拜丞相。鹭时在幕，为李相草贺书曰：“宾筵初启，曾陪樽俎之欢；将幕未移，已在陶钧之下。”（原注：杜佑佐权德舆幕，李珣佐牛僧孺幕，后与使主同为相）

郑裔绰为浙东观察使，奏侍御史郑公绰为副使。幕客与府主同姓联名甚寡。

咸通末，郑浑之为苏州录事，谈铢为鹾院官，钟辐为院巡，俱广文。时湖州牧李超、赵蒙相次俱状元。二郡地土相接，时为语曰：“湖接两头，苏连三尾。”

苏员外粹与母弟冲俱郑都尉颢门生。后粹为东阳守，冲为信阳守，欲相见境上，本府许之。两郡之守，携宾客同府主出省，俱自外郎，兄弟之荣少比。

范阳卢，自兴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，二年甲子，鲍防侍郎知举，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举，计九十二年，而二年停举；九十年中，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，诸科在外。而为字皆联子。（案：此句疑有讹误）所不联者不十数人。然而世谓卢氏不出座主。自唐来，唯景云二年考功员外郎卢逸知举，后无继者。韦都尉保衡常怪之。咸通十三年，卢庄为阁长，都尉欲以知礼部，庄七月卒。卢相携在中书，以为耻。广明元年，乃追陕州卢渥中丞入知举；帖经后，黄巢犯阙，天子幸蜀，韦昭度侍郎于蜀代之，放十二人。

闽自贞元以前，未有进士。观察使李始建庠序，请独孤常州及为《新学记》云：“纓胡之纓，化为青衿。”林藻弟蕴与欧阳詹睹之叹息，相与结誓，继登科第。

薛元超谓所亲曰：“吾不才，富贵过人。平生有三恨：始不以进士擢第，不娶五姓女，不得修国史。”

高宗承贞观之后，天下无事。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，尝凌晨入朝，循洛水堤，步月徐辔，咏云：“脉脉广川流，驱马历长洲。鹊飞山月曙，蝉噪野风秋。”音韵清亮，群公望之，犹若神仙焉。

玄宗既诛韦氏，擢用贤良，革中宗之政，依贞观故事。有志者莫不想太平。中书令姚元崇、侍中宋、御史大夫毕构、河南尹李杰，皆一时之选，时人称姚、宋、毕、李焉。

开元二十三年，加荣王已下官，敕宰臣入集贤院，分写告身以赐之。侍中裴耀卿因入书库观书，既而谓人曰：“圣上好文，书籍之盛事，自古未有。朝宰充使，学徒云集，官家设教，尽在是矣。前汉有金马、石渠，后汉有兰台、

东观；宋有总章，陈有德教；周则虎门、麟趾，北齐有仁寿、文林；虽载在前书，而事皆琐细，方之今日，则岂得扶轮捧毂者哉！”

●卷四 伤逝

天宝十五载正月，安禄山反，陷洛阳。王师败绩，关门不守。车驾幸蜀，次马嵬驿，六军不发，赐贵妃死，然后驾发。行至骆谷，上登高平，马上谓力士曰：“吾仓皇出狩，不及辞宗庙。此山绝高，望见秦川。吾今遥辞陵庙。”下马东向再拜，呜咽流涕，左右皆泣。又谓力士曰：“吾取张九龄之言，不至于此。”乃命中使往韶州，以太牢祭之。既而取长笛吹自制曲，曲成复流涕，诏乐工录其谱。至成都，乃进谱而请名，上已不记，顾左右曰：“何也？”左右以骆谷望长安索长笛吹出对之。良久，曰：“吾省矣。吾因思九龄，可号为《谪仙怨》。”有人自西川传者，无由知其本末，但呼为《剑南神曲》。其音怨切动人。大历中，江南人盛传。随州刺史刘长卿左迁睦州司马，祖筵闻之，长卿随撰其词，意颇自得，盖亦不知事之始。词云：“晴川落日初低，惆怅孤舟解携。鸟去平芜远近，人随流水东西。白云千里万里，明月前溪后溪。独恨长沙谪去，江潭春草萋萋。”其后，台州刺史窦宏馀以长卿之词虽美，而与本曲意兴不同，复作词以广不知者，其词曰：“胡尘犯阙冲关，金辂提携玉颜。云雨此时消散，君王何日归还？伤心朝恨暮恨，回首千山万山。独望天边初月，蛾眉独自弯弯。”

德宗初登勤政楼，外无知者。望见一人，衣绿乘驴戴帽，至楼下，仰视久之，乃免而东去。上立遣宣示京尹，令以物色求之。君召万年捕贼官李尉，使促求访。李尉伫立思之，曰：“得必矣。”出召干事所由，春明门外数里内，应有诸司旧职事伎艺人，悉搜罗之，而绿衣果在其中。诘之，对曰：“某天宝旧乐工也。上皇当时数登此楼，每来，鸱必集楼上，号‘随驾老鸱’。某自罢居城外，更不复见。今群鸱盛集，又觉景象宛如昔时，必知天子在上，悲喜且欲泣下。”于是敕尽收此辈，却系教坊。李尉亦为京尹所擢用，后至郡守。

贞元四年，刘太真侍郎入贡院，寄前主司萧听尚书诗曰：“独坐贡闈里，愁心芳草生；山公昨夜事，应见此时情。”

太和九年，仇士良诛王涯、郑注，上或登临游幸，虽百戏列于前，未尝少悦。往往瞠目独语，左右不敢进问。题诗云：“辇路生春草，上林花发时。凭高何限意，无复侍臣知。”更于殿内看牡丹，翘足凭栏，诵舒元与《牡丹赋》云：“俯者如愁，仰者如悦，开者如语，合者如咽。”久之，方省元舆词，不觉叹息泣下。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《河满子》词，声态宛转，锡以金臂环。乃问其从来，阿翘曰：“妾本吴元济女。元济败，因入宫。”

王太尉播，少贫，居瓜洲寄食，多为人所薄。及登第，历荣显，掌盐铁三

十余年。自刘忠州之后，无如播者。后镇淮南，乃游瓜洲故居，赋诗感旧。李卫公出在蜀关，而致和其诗以寄播。

宣宗以宪宗常幸青龙寺，命复道开便门，至寺升眺，追感者久之。

杜翮公丧公主，进状请落驸马都尉，云：“臣每见官衔有‘驸马’字，凄感难胜。”

太宗谓梁公曰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尝保三镜，用防己过。今魏徵殁逝，一镜亡矣。”

太宗闻虞监亡，哭之恸曰：“石渠、东观之中，无复人矣！”

杜羔有至性。其父为河北尉卒，母非嫡，经乱不知所之，羔常抱终身之感。会堂兄兼为潞州府判官，鞫狱于私第，有老妇辩对，见羔出入，窃谓人曰：“此少年状类吾夫。”诘之，乃羔母也，自此迎归。又往求先人之墓，邑中故老已尽，不知所询。馆于佛寺，日夜悲泣。忽视屋柱烟煤之下，见字数行，拂而视之，乃其父遗迹，言：“我子孙若求吾墓，当于某村某家问之。”羔号哭而往，果有老父年八十，指其邱垅，遂得归葬。

●卷四 栖逸

宣州当涂隐居山岩，即陶贞白炼丹所也，炉迹犹在。后为佛舍。有僧名彦范，俗姓刘，虽为沙门，而通儒学，邑人呼为刘九经。颜鲁公、韩晋公、刘忠州、穆监宁、独孤常州，皆与之善。各执经受业者数十人。年八十，犹强精神，僧律不亏。唯颇嗜饮酒，亦不乱。学者有携壶至者，欣然受之。每饮三数杯，则讲说方锐。所居有小圃，自植茶，为鹿所损，众劝以短垣隔之，诸名士悉为运石共成。穆兵部贻事之最谨。尝得美酒，密以小瓷壶置于怀中，累石之际，白师曰：“有少好酒，和尚饮否？”彦范笑而满引，徐谓穆曰：“不用殷石，且来听书。”遂与剖析奥旨，至多不倦。人有得穆兵部遗彦范书者，其辞云：“某偶忝名宦，皆因善诱。自居班列，终日尘屑。却思昔岁，临清涧，荫长松，接待座下，获闻微言。未知何时复遂此事？遥瞻水中月，岭上云，但驰攀想而已。和尚薄于滋味，深于酒德，所食仅同婴儿，所饮或如少壮。常恐尊体有所不安，中夜思之，实怀忧恋。”其诚切如此。月日之下，称门人姓名状和尚前。

元和初，南岳道士田良逸、蒋含宏有道业，远近称之，号曰“田、蒋”。良逸天资高峻，虚心待物，不为表饰。吕侍郎渭、杨侍郎凭观察湖南，皆师事之。潭州旱，祈雨不应，或请邀之，杨曰：“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？”不得已迎之。良逸蓬发敝衣，欣然就舆。到郡亦终无言，即日降雨。所居岳观，内建黄坛场已具，而天阴晦，弟子请先生祈晴，良逸亦无言，岸帻垂发而坐。左右整冠履，扶而升坛，亦遂晴霁。尝有村老持一绢襦来施，良逸对众便著，坐

客窃笑，不以介意。杨凭尝迎至潭州，良逸方洗足，使到，乘小舟便行，侍者以履袜追及于衡门，即于门外坐砖阶著袜，若无人在旁。杨自京尹谪临贺尉，使使候之，遗以银器。良逸受之，便悉付门人。使还，良逸曰：“报汝阿郎，不久即归，勿忧也。”未几，杨果移杭州长史。良逸未尝干人，人至亦不送，不记人官位姓名，第与吕渭分最深。后吕郎中温为衡州刺史，因祭岳候先生，告以使君“侍郎之子”。及温入，良逸下绳床，抚其背曰：“你是吕渭儿子耶？”温泫然降阶，先生亦不止，其真率如此。良逸母为喜王寺尼，寺中皆呼良逸为小师。良逸常日负两束薪以奉母，或自有故不及往，即弟子代送之。或传寺众晨起，见一虎在田媪门外，走以告媪，媪曰：“毋怪，应是小师使致柴耳。”蒋君含宏有操尚，时人以为不及良逸。然二人齐名，常兄事良逸。含弘善符术，后居九真观，曾使弟子至县市斋物，不及期还，诘其故，云：“于山口遇猛虎，当道不去，以故迟滞。”含宏曰：“吾居此庇渠已多时，何敢如此！”即以一符置所见处，明日虎踏符下。含弘闻之，曰：“吾本以符却之，岂知遂死。既以害物，安用术为？”取符焚之，后不复留意。又有欧阳平者，行业亦高，兄事含弘，而道业不及也。欧阳曾一夕梦三炉自天而下，若有召说。既寤，潜告人曰：“二先生不久去矣，我继之。”俄而田良逸死，含弘次年卒。桐柏山陈寡言、徐虚符、冯云翼三人，皆田之弟子也。衡山周混，蒋之弟子也。陈、徐在东南，品地比田、蒋，而冯在欧阳之列。周自幼入道，善科法，亦为南岳之冠。

江南多名僧，贞元、元和已来，越州有清江、清昼，婺州有乾俊、乾辅。时谓之会稽二清，东阳二乾。

白居易少傅分司东都，以诗酒自娱，著《醉吟先生传》以自叙。卢尚书简辞有别墅，近伊水，亭榭清峻。方冬，与群从子侄同登眺嵩洛。既而霰雪微下，说镇金陵时，江南山水，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，就食菰米鲈鱼，思之不忘。逡巡，忽有二人，衣蓑笠，循岸而来，牵引篷艇。船头覆青幕，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；船后有小灶，安铜甑而炊，卯角仆烹鱼煮茗，溯流过于槛前。闻舟中吟笑方甚。卢叹其高逸，不知何人。从而问之，乃告居易与僧佛光，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。

李瞻，汉之子，有文学，气貌淳古。非其人，虽富贵不交也。累迁司封郎中，归茅山，拜给事中，不就。两京乱，竟不罹其祸。

李尚书褒，晚年修道，居阳羨川石山后。长子召为吴兴，次子昭为常州，当时荣之。

吴郡陆龟蒙，字鲁望，旧族也。其父宾虞，进士甲科，浙东从事、侍御史，家于苏台。龟蒙幼精六籍，弱冠攻文，与颜荛、皮日休、罗隐、吴融为益友

。性高洁，家贫，思养亲之禄，与张搏为吴兴、庐江二郡。著《吴兴实录》四十卷，《松陵集》十卷，《笠泽丛书》三卷。丞相李公蔚、卢公携景重之。罗给事寄陆诗云：“龙楼李丞相，昔岁仰高文；黄阁今无主，青山竟不焚。”盖尝有征聘之意。唐末以左拾遗授之，诏下之日，疾终。光化三年，赠右补阙。吴侍郎融立传贻史官，右补阙韦庄撰诔文，相国陆希声撰碑文，给事中颜荛书。皮日休博士为诗友，寇死浙中。方干诗名著于吴中，陆未许之。一旦顿作诗五十首，装为方干新制，时辈吟赏降仰，陆谓曰：“此乃下官效方干之所作也。方诗在模范中尔。”奇意精识者亦然之。薛许州能以诗道为己任，还刘梦得诗卷，有诗云：“百首如一首，卷初如卷终。”讥刘不能变态，乃陆之比也。

天宝之乱，元结自汝坟率邻里南投襄汉，保全者千余家。乃举兵宛叶之间，有城守寇之力。结，天宝中称中行子。始在商余山，自称元子。逃难入猗干沮，始称猗干子。或称浪士。渔者呼为鼈叟，酒徒呼为漫郎。

崔赵公尝问径山曰：“弟子出家得否？”径山曰：“出家是大丈夫事，非将相所为也。”

大历中，关东饥疫，人多死。荥阳人郑损，率有力者，每乡为一大墓，以葬弃尸，谓之乡葬，翕然有仁义之声。损，卢藏用之甥，不仕，乡里号为云居先生。

竟陵僧于水滨得婴儿者，育为弟子。稍长，自箴得《蹇》之《渐》。繇曰：“鸿渐于陆，其羽可用为仪。”乃姓陆氏，字鸿渐，名羽。有文学，多意思，耻一物不尽其妙。最晓茶。巩县为瓷偶人，号“陆鸿渐”。买十器，得一“鸿渐”。市人沽茗不利，辄灌注之。羽于江湖称竟陵子，于南越称桑苎翁。贞元末卒。

韩愈好奇，尝与客登华山绝顶，度不可下返，发狂恸哭，为遗书。华阴令百计取之，乃下。

阳城居夏县，拜谏议大夫；郑钢居阆乡，拜右拾遗；李周南居曲江，拜校书郎。时人以为转远转高，转近转卑也。

●卷四 贤媛

高祖乃炀帝友人，炀帝以图讖多言姓李将王，每排斥之。而后因大会，炀帝目上，呼为阿婆面。上不怿，归家色犹摧沮。后怪而问，久之方说：“帝目某为阿婆面。”后喜曰：“此可相贺。公是袭唐公，‘唐’之为言‘堂’也，阿婆面是‘堂主’。”上大悦。

上都崇胜寺有徐贤妃妆殿。太宗召妃，久不至，怒之。因进诗曰：“朝来临镜台，妆罢且徘徊。千金始一笑，一召讵能来？”

狄仁杰为相，有卢氏堂姨，居午桥南别墅，未尝入城。仁杰伏腊，每修礼甚谨。尝雪后休假，候卢氏安否，适见表弟挟弧矢携雉兔来归，羞味进于堂上。顾揖仁杰，意甚轻傲。仁杰因启曰：“某今为相，表弟有何欲，愿悉力从其意。”姨曰：“吾止有一子，不欲令事女主。”仁杰惭而去。

玄宗柳婕妤有才学，上甚重之。婕妤妹适赵氏，性巧慧，因使工镂板为杂花，象之而为夹结。因婕妤生日，献王皇后一匹。上见而赏之，因敕宫中依样制之。当时甚秘，后渐出，遍于天下，乃为至贱所服。

柳婕妤生延王。肃宗每见王，则语左右曰：“我与王兄弟中更相亲，外家皆关中贵族。”盖柳氏奕叶贵盛，人物尽高，方舆公、康城公，皆《北史》有传矣。睦州俊迈，风格特异。自隋之后，家富于财。尝因调集至京师，有名娼曰娇陈者，姿艺俱美，为士子之所奔走。睦州一见，因求纳焉。娇陈曰：“第中设锦帐三十重，则奉事终身矣。”本易其少年，乃戏之也。翌日，遂如言，载锦而张之以行。娇陈大惊，且赏其奇特，竟如约，入柳氏之家，执仆媵之礼，节操为中表所推。玄宗在人间，闻娇陈之名。及召入宫见上，因涕泣，称痼疾且老，上知其不欲背柳氏，乃许其归。因语之曰：“我闻柳家多贤女子，可以备职者，为我求之。”娇陈乃以睦州女弟对。乃选入充婕妤，生延王及永穆公主焉。

玄宗在禁中尝称阿瞞，亦称鸦。寿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也，以其九月而诞，遂不出降。常令衣道衣，主香火，小字虫娘，玄宗呼为师娘。时代宗起居，上曰：“汝在东宫，甚有令誉也。”因指寿安曰：“虫娘是鸦女，汝后可与一名号。”及代宗在灵州，遂命苏发尚之，封寿安公主也。

刑部郎中元沛之妻刘氏，全白之妹，贤而有文学，著《女仪》一篇，亦曰《直训》。刘既寡居，奉道受于吴筠先生，清苦寿考。长子固，早有名，官历省郎、刺史、国子司业；次子察，进士及第，累佐使府，后隐居庐山。察之长子，好道不仕；次子充，进士及第，亦尚道家。

和政公主，肃宗第三女也，降柳潭。肃宗宴于宫中，女优有弄假官戏，绿衣秉简，谓之参军椿。天宝末，番将阿布思伏法，其妻配掖庭，为善优，因使隶乐工。是日遂为参军椿。上及侍宴者笑乐，公主独免首果眉不视。上问其故，公主遂谏曰：“禁中侍女不少，何必须得此人？使阿布思真逆人也，其妻亦同刑人，不合近至尊之座；果冤横，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，为笑谑之具哉？妾虽至愚，深以为不可。”上亦悯恻，遂罢戏，而免阿布思之妻。由是贤重。公主即柳晟母。

郭子仪镇汾阳时，殿中柳并为掌书记。柳君有母，汾阳王每因大燕，尝诫左右曰：“柳侍御太夫人就棚，可先来告。”及赵夫人舆至，王降阶与僚属序

立候，至棚而退。尝谓柳君曰：“子仪幼孤，不识奉养。今日幸忝恩宠逾望。虽为贵盛，宾无侍御之荣。”因呜咽久之。又曰：“若太夫人许见顾子仪之家，当使南阳夫人以下执爨，子仪自捧饌。”而赵夫人以清洁自居，终不一往。

刘玄佐贵为将相，其母月织缣一匹，示不忘本。每观玄佐视事，见县令走阶下，退必语玄佐：“贵为将相。吾向见长官白事卑敬，不觉恐悚。思汝父为吏本县时，常畏长官汗下栗。今尔当厅据案待之，亦何安也？”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，须务捐躯，故玄佐终不失臣节。

陆相贻知举，放崔相群。群知举，而陆氏子简礼被黜。群妻李夫人谓群曰：“子弟成长，盍置庄园乎？”公曰：“今年已置三十所矣。”夫人曰：“陆氏门生知礼部，陆氏子无一得事者，是陆氏一庄荒矣。”群无以对。

穆宗大渐，内臣议请郭太后临朝。太后曰：“向者武后妖蠹，幻惑高宗，擅亲庶政；及中宗践位，蒙掩圣德，遽行迁逮，几于革命。赖宗社威，神器再复。每闻其说，未尝不疾首痛心。奈何今日吾儿厌世，卿等骤兴此议？我家九个与武氏同流。先祖汾阳王有社稷大勋，我外氏口门阀赫奕，我礼嫔帝室，非复嫔嬙之比，岂可污彤管继悖逆者耶？今皇太子聪睿，卿等各宜慎择耆旧，亲侍左右，远屏邪佞，勿令近密。宰相任重德名贤，内官勿干时政，吾所愿也。”遂取制裂之。时太后兄钊任太常卿，闻其议，密进疏于太后曰：“果徇此请，当率子弟纳官爵，归田园。”太后览疏，泣曰：“我祖尽忠于国，余庆钟于我兄。”

刘异赴分宁，安平公主辞，以异侍女从。宣宗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刘郎音声人。”上喜安平不妒，顾左右曰：“与作主人，不令与宫娃同处。”

太宗尝罢朝，怒曰：“会须杀田舍汉！”文德皇后谓帝曰：“谁触忤陛下？”帝曰：“岂过魏徵，每廷辱我常不自得。”后退而具朝服，立于廷。帝惊曰：“皇后何为若是？”后曰：“妾闻主圣臣忠。今陛下圣明，致魏徵得直言；妾备数后官，安敢不贺？”

高宗乳母卢氏，本滑州总管杜才干妻。以谋逆诛，故虏没入官。帝既即位，封燕国夫人，品第一。卢既藉恩宠，屡诉及杜口氏；临亡，复请与才干合葬，帝以获罪先朝，亦不许之。

陇西李知璋，妻荥阳郑氏，雅不见重。知璋为江夏尉，因醉杖杀人母，其子入复仇。知璋与郑以床拒门，仇者推窗而入，郑急以身蔽知璋，举手承刃，右臂既落，复伸左臂，仇复断之，犹以身代夫死。方怀妊，仇者以刀铄其腹，胎出于外而陨。乃害知璋，及其二子。州司以闻，坐死数十人。

太宗造玉华宫于宜春县，徐充容谏曰：“妾闻为政之本，贵在为；切见

土木之功，不可兼遂。北阙初建，南宫翠微，曾未逾时，玉华创制。虽复因山藉水，非架筑之劳；损之又损，颇有无功之费。终以茅茨示约，犹兴求石之疲。假使和顾取人，岂无烦扰之弊？是以卑宫菲食，圣主之所安；金屋瑶台，骄主之作丽。故有道之君，以逸逸人；无道之君，以乐乐身。愿陛下使之以时，则力不竭；不用而息之，则人胥悦矣。”充容名惠，孝德之女，坚之姑也。文彩绮丽，有若天生。太宗崩，哀慕而卒，时人伤异之。

蜀之士子，莫不沽酒，慕相如涤器之风。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。为不扫官街，吏殴之。其母甚贤，勉以修进，不达不要归乡，以成名为期。每岁举粮纸笔衣服仆马，皆自成都赍至中都助业。后业成八韵，唯《螭螂赋》大行。元和元年及第。李相固言览报状，处分厢界收下酒旆，阖其户。家人犹拒之。逡巡，贺登第，实圣善奖谕之力也。后为白中令婿，西川副使，连典彭、汉两郡而终。

尚书左丞相李 e 有清德。其妹，刘晏妻也。晏方秉权，尝造医，延至寝室。见其门帘甚弊，乃令人潜度广狭，以鹿竹织成，加缘饰，将以赠 e。三携至门，不敢发言而去。

江左之乱，江阴尉邹待征妻薄氏为盗所掠，密以待征官告托于村媪，而后死之。李华为《哀节妇赋》以行于世。

●卷五 补遗（起高祖至代宗）

（案：以下《补遗》四卷，并采自《永乐大典》，原分门目，已不可考见，今略以时代为次，无时代者编附于后）

高祖既受隋禅，坐太极前殿，会朝之次，忽报南山急，贼不测。安南大首领冯盎前奏曰：“急击之，必退散，无能为也。”遣百骑御之。俄顷报贼南遁，上召盎曰：“卿安能远料贼果败退？”盎曰：“奏报之时，臣望气，云形似树。辰在金，金能克木，击之必胜。”上喜，面赐金带。

武德末年，突厥至渭桥，控弦四十万。太宗初亲庶政，驿召李卫公问策。时发诸州府军未至，长安居人胜兵者不过数万。突厥精骑腾突挑战，日数十合。帝怒，欲击之。靖请倾府库，邀其归路，帝从其言，突厥兵遂退。于是据险邀之，遂弃老弱而遁。获马数百匹，金帛一无遗焉。

李密挂《汉书》牛角，行且读。

隋大业中，李卫公上书，高祖终不为人臣，请速去之。后高祖入京师，靖与滑仪、卫文升等俱见收。卫、滑既死，太宗虑囚，见靖，引与语，因请于高祖免之。始随赵郡王孝恭南征，清巴、汉，擒萧铣，荡一扬、越，师不留行，皆靖之力也。

英公始与单雄信俱仕李密，结为兄弟。密既亡，雄信降世充，来归国。雄

信壮勇过人。后与海陵王元吉围洛阳。元吉恃膂力，每行围。世充召雄信告之，酌以金碗，雄信尽饮，驰马而出，枪不及海陵者一尺。惶遽，连呼曰：“阿兄！此是主。”雄信乃揽辔而止，顾笑曰：“胡不缘尔，且竟死！”世充既平，雄信将就戮，英公请之不得，泣而退。雄信曰：“我固知汝不了。”曰：“平生誓共灰土，岂敢相忘？但将身许国，义不两合，虽不死之，且顾兄妻子如何？”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，曰：“示不亏前誓。”雄信食之不疑。

高宗立武后。褚河南谋于赵公无忌、英公，将以死争。赵公请先入，褚曰：“太尉，国之元舅，脱事不如意，使上有恶舅之名，不可。”英公请先入，褚曰：“司空，国之元勋，有不如意，使上有逐良臣之名，不可。遂良出自草茅，无汗马之功，蒙先帝殊遇，以有今日。自当不讳之时，躬奉遗诏，若不效其愚衷，何以下见先帝？”揖二公而入。帝深纳其言，事遂中寝。

中宗正位后，有武当县丞寿春周憬，慷慨有节义，乃与王驸马同皎谋诛武三思。事发，同皎见害，憬逃于比干庙中勿死。临死谓曰：“比干，纣之忠臣也；傥神道有知，明我以忠见杀。”

虬须客，姓张氏，赤发而虬须。时杨素家红拂妓张氏奔李靖，将归太原。行次灵桥驿，既设床，炉中煮肉，张氏以发长垂地，立梳床前，靖方刷马，忽虬须客乘驴而来，投革囊于炉前，取枕欹卧，看张氏梳头。靖怒，未决。张氏熟视其面，一手映身摇示靖，令勿怒。急急梳头毕，敛衽前问其姓氏。卧客曰：“姓张。”张氏对曰：“妾亦姓张，合是妹。”遽拜之。问第几，曰：“第三。”亦问第几，曰：“最长。”遂喜曰：“今日幸逢一妹。”张氏遥呼曰：“李郎，且来拜三兄！”靖骤拜之，遂环坐。客曰：“煮者何肉？”曰：“羊肉，计已熟矣。”客曰：“饥。”靖出市胡饼，客抽腰间匕首切肉，共食之竟，以余肉乱切饲驴。客曰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将避地太原。”客曰：“有酒乎？”曰：“主人西，则酒肆也。”靖取酒一斗。既巡，客曰：“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能同食乎？”靖曰：“不敢。”遂开革囊，取出一人头，并心肝；却以头贮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。曰：“此天下负心者也。衔之二十年，今始获之，吾憾释矣！”又曰：“观李郎仪形器宇，真丈夫也！亦闻太原有异人乎？”曰：“尝识一人，余谓之真人也，其余将相而已。”曰：“其人何姓？”曰：“某之同姓。”“年岁？”曰：“仅二十。”曰：“今何为？”曰：“州将之子也。”曰：“李郎能致吾一见乎？”曰：“靖之友刘文静者与之善，因文静见之可也。然兄欲何为？”曰：“望气者云：‘太原有奇气。’使吾访之。李郎何日到太原？”曰：“靖计之，某日当达。”曰：“达之明日方曙，候我于汾阳桥。”言讫，乘驴而去。其行如飞，回顾已失矣。公与张氏且惊且惧。久之，曰：“烈士不欺人，固无畏也。”促鞭而行。及期，入

太原，候之，相见大喜。偕诣刘氏，诈谓文静曰：“有善相者思见郎君，请迎之。”文静素奇其人，方议匡辅，一旦闻客有知人者，其心可知，遽致酒延之。使回而到，不衫不履，褐裘而来，神气扬扬，貌与常异。虬须默然，于坐末见之，心死。饮数杯而起，招靖曰：“真天子也！吾见之，十得八九矣。然须道兄见之。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。某日午时，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，有此驴及瘦骡，即我与道兄俱在其上矣。”又别而去之。靖与张氏及期访焉，宛见二乘，揽衣登楼，而虬须与道士方对饮。见靖惊喜，召对环饮十数巡，曰：“楼下匱中有钱十万，可择一深隐处，驻一妹，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下。”靖如期至，则道士与虬须已先到矣。仍俱诣文静。时方奕棋，揖起而话心焉。文静飞书迎文皇，看道士对奕，虬须与靖旁立焉。俄而文皇到来，精彩惊人。揖而坐。神气清朗，满坐风生，顾盼伟如也。道士一见，惨然，失棋子，曰：“此局输矣！输矣！于此失却局，奇哉！救无路矣！复奚言！”奕罢请去。既出，谓虬须曰：“此世界非子世界，他方图之可矣。勉之，勿以为念。”因共入京。虬须曰：“计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。到之明日，可与一妹同诣某坊小宅相访。欲令新妇祗谒，兼议从容，无前却也。”言毕，吁嗟而去。靖策马而归。遂与张氏同往。见一小板门，扣之，有应者云：“三郎令候李郎、一娘子久矣。”延入重门，门愈壮丽。奴婢四十余人，罗列庭前。奴二十人，引靖入东厅；婢二十人，引张氏入西厅。厅之陈设，颇极精异，巾箱、妆奁、冠盖、首饰之盛，非人间之物。巾栉既毕，又请更衣，衣甚珍奇。既毕，传云：“三郎来！”乃虬须也。纱帽褐裘，亦有龙虎之状。欢然相见，催其妻出拜，盖真天人也。于是四人对坐，牢馔毕陈，女乐列奏。其饮食妓乐，若自天降，非人间之物。食毕行酒，而家人自堂来舁出两床，各以锦绣帕覆之。既呈，尽去其帕，乃文簿钥匙耳。虬须指谓曰：“此珍宝货泉之数，吾所有悉以充赠。向者本欲于此世界求事，或当一二十年，建少功业。今既有主，住亦何为？太原李氏，真英主也。海内即当太平。李郎以奇特之才，辅清平之主，竭忠尽行，必极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资，蕴不世之艺，从夫之贵，荣极轩裳。非一妹不能识李郎，亦不能存李郎；非李郎不能遇一妹，亦不能荣一妹。起陆之渐，际会如斯，虎啸风生，龙吟云起，固当然也。将予之赠，以佐真人，赞功业也。勉之哉！此后十余年，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，是吾得志之秋也，妹与李郎可沥酒相贺。”因命家仆列拜，曰：“李郎、一妹，是汝主也。”言毕，与其妻戎装，从一奴，乘马而去。数步乃不复见。靖据其宅，遂为豪家，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，遂匡大业。贞观十年，靖以左仆射同平章事。东南蛮奏：有海贼以千艘，带甲者十万人，入扶余国，杀其主自立，国已定。靖知虬须之得志也，归告张氏，具礼相贺，沥酒东南祝拜之。是知真人之兴，非英雄所覬，况非英雄乎？人

臣之谬思乱者，乃螭臂扼辙耳。我皇家垂福万叶，岂虚言哉！或曰：“卫公兵法，半乃虬须所传。”信哉！

太宗征辽，李卫公病不能从。帝使执政等召之，不果起，帝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明日，驾临其第，执手与别。卫公曰：“老臣宜从，但犬马之疾增甚。”帝抚其背曰：“勉之！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，竟能自强，立勋魏室。”公叩头曰：“老臣请舆病行。”至相州，疾笃而不能进。上至驻跸山，高丽与合军四十里。太宗有惧色，江夏王进曰：“高丽倾国以拒王师，平壤之守必弱，请假臣精卒五千，覆其本根，则数十万之众，可不战而降。”帝不应。既合战，为敌所乘，殆将不振。还谓卫公曰：“吾以天子之众，困于蕞尔之夷，何也？”靖曰：“此道宗所解。”时江夏王在侧，帝顾之，道宗具陈前言。帝怅然曰：“当时遽不忆也。”

太宗谓尉迟敬德曰：“人言卿反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臣反是实。臣从陛下讨逆伐叛，惟凭威灵，幸而不死，然所存，刃锋也。今大业已定，而反疑臣。”乃悉解衣投于地，以见所伤之处。帝对之流涕，曰：“卿衣矣！朕以不疑卿，故以相告，何反以为恨？”

太宗谓敬德曰：“朕将嫁女与卿，称意否？”敬德笑曰：“臣虽鄙陋，亦不失为夫妇之道。臣每闻古人云：‘富不易妻，仁也。’窃慕之，愿停圣恩。”叩头固让，帝嘉之而止。

薛万彻尚平阳公主。人谓太宗曰：“薛驸马无才气。”因此公主羞之，不同席者数月。帝闻之，大笑，置酒召诸婿尽往，独与薛欢语，屡称其美。因对握槊，睹所佩刀，帝佯为不胜，解刀以佩之。酒罢，悦甚。薛未及就马，主遽召同载而还，重之逾于旧日。

中书令马周以布衣上书，太宗览之，未及终，命召之。乃陈世事，莫不施行。

太宗尝以飞白书赐马周，曰：“凤鸾冲霄，必假羽翼；股肱之寄，要在忠力。”又高宗尝为飞白，赐侍臣戴至德，曰：“泛洪源，俟舟楫”；郝处俊，曰：“飞九霄，假六翻”；李敬玄，曰：“资启沃，罄丹诚”；崔知悌，曰：“罄忠节，赞皇猷”；其词皆有比兴。

率更欧阳询，行见古碑，晋索靖所书，驻马观之，良久而去。数百步复还，下马伫立，疲倦则布裘坐观。因宿其旁，三日而去。

李太史与张文收坐，忽见暴风自南而至。李曰：“南五里当有哭者。”张以为音乐。左右驰马观之，则遇送葬者，有鼓吹焉。

褚遂良贵显，其父亮尚在，乃别开门。敕尝有所赐遂良，使者由正门而入，亮出曰：“渠自有门。”

太宗宴近臣，戏赵公无忌，令嘲欧阳率更，曰：“耸膊成山字，埋肩不出头。谁教麟阁上，画此一猕猴？”询应声曰：“索头连背暖，完裆畏肚寒。只由心溷溷，所以面团团。”帝敛容曰：“欧阳询，汝岂不畏皇后闻耶”赵公，后之弟。

侯君集为兵部尚书，以罪流岭南。于其家得二美人，容色绝代，太宗问其状，曰：“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饭。”

侯君集家有金簪二，甚精妙，御府所无，隐而不献。后君集获罪，乃于其家得之。

太宗朝，泥婆罗献娑罗树，一名“菩提”。叶似红蓝，实如蒺藜。

太宗病，出英公为叠州都督，谓高宗曰：“李才智有余，屡更大任，恐其不厌服于汝，故有此授。我死后，可亲任之。若迟疑顾望，便当杀之。”奉诏，不及家而去。

唐贞观元年，长安客有买妾者。居之数年，尝忽不知所之。一夜，提人首而告夫曰：“我有父冤，故至此。今报矣！”请归，涕泣而诀。出门如风。俄顷却至，断所生子喉而去。

袁利贞为太常博士。高宗将会百官命妇于宣政殿，并设九部乐，利贞谏曰：“臣以前殿正寝，非命妇宴会之地；象阙路寝，非倡优进御之所。请命妇会于别殿，九部乐从东西而入。散乐一色，伏望停省。若于三殿别所，可备极恩私。”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。至会日，中书侍郎薛元超谓利贞曰：“卿门传忠鲠，所献直言，不加厚赐，何以奖劝？”赐彩百匹，迁祠部员外。

高宗脑痛殆甚，待诏秦鸣鹤奏曰：“须针百会方止。”则天大呼曰：“天子头上，可是出血处？”上曰：“朕意欲针。”即时眼明，云：“诸苦悉去，殊无妨也。”则天走于帘下，自负银锦等赏赐，如向未尝怒也。

高宗将下诏逊位于则天，摄知国政，召宰臣议之。郝处俊对曰：“《礼经》云：‘天子理阳道，后理阴德。’然则帝之与后，犹日之与月，阴之与阳，各有所主，不相夺也。若失其序，上则谪见于天，下则祸成于人。昔魏文帝著令，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，奈何遂欲自禅位天后？况天下者，高祖、太宗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。正合谨守宗庙，传之子孙，不可持国与人，有私于后。惟陛下审详。”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：“处俊所引经典，其言至忠，惟圣虑无疑，则苍生幸甚。”高宗乃止。及天后受命。处俊已歿，孙象竟被族诛。始，则天以权变多智，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；及得志，威福并作，高宗举动必为掣肘，高宗不胜其忿。时有道士郭行真，出入宫掖，为则天行厌胜之术，内侍王伏胜奏之。高宗大怒，密诏上官仪废之。仪因奏：“天后专恣，海内失望，请废黜以顺天心。”高宗即令仪草诏。左右驰告则天，则天遽诉。诏草犹在

，高宗恐有怨怼，待之如初，且告之曰：“此并上官仪教我。”则天遂诛仪及伏胜等，并赐太子忠死。自此政归武后，天子拱手而已。

阎立本，总章元年，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。有文学，善写真。

高宗朝，太原王，范阳卢，荥阳郑，清河、博陵崔，陇西、赵郡李等七姓，恃有族望，耻与诸姓为婚，乃禁其自婚娶。于是不敢复行婚礼，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。

武后时，投匭者或不陈事，而谩以嘲戏之言，乃置使阅其书奏，然后投之匭。匭之有司，自此始也。

初置匭有四门，其制稍大，难于往来。后遂小其制度，同为一匭，依方色辨之。汉时赵广汉为颍川太守，设<缶后>筒，言事者投书其中，匭亦<缶后>筒之流也。梁武帝诏于谤木、肺石函旁各置一函，横议者投谤木函，求达者投肺石函，即今之匭也。初，则天欲通知天下之事，有鱼保宗者，颇机巧，上书请置匭，以受四方之书，则天悦而从之。徐敬业于广陵作逆，保宗曾与敬业造刀车之属，至是为人所发，伏诛。保宗父承，自御史中丞坐贬仪州司马。明皇以“匭”字声似“鬼”，改“匭使”为“献纳使”。乾元初，复其旧名。

洛东龙门香山寺上方，则天时名望春宫。则天御石楼坐朝，文武百执事班于水次。

国有大赦，则命卫尉树金鸡于阙下，武库令掌其事。金鸡为首，建之于高勺之上，宣赦毕，则除之。凡建金鸡，则先置鼓于宫城门之左。视大理及府县囚徒至，则挝其鼓。案：金鸡，魏晋以前无闻焉。或云始自后魏，亦云起自吕光。《隋百官志》云：“北齐，尚书省有三公曹，赦日建金鸡。”盖自隋朝废此官而为卫尉所掌。北齐每有赦宥，则于闾阖门前树金鸡柱，下取少土，云佩之利官，数日间遂成坑，所司亦不禁约。武成帝即位，其后河间王孝琬为尚书令。先时有谣言：“河南种谷河北生，白杨树头金鸡鸣。”祖孝徵与和士开譖孝琬曰：“河南、河北，河间也；金鸡，言孝琬为天子，建金鸡也。”齐主信之而杀孝琬。则天封嵩岳，大赦，改元万岁。登封坛南有大树，树杪置金鸡，因名树为“金鸡树”。

宋劾张昌宗等反状，武后不应。李邕立阶下，大言曰：“所陈社稷大事，陛下当听。”后色解，即可奏。邕出，或让曰：“子位卑，一作旨，祸不测。”邕曰：“不如是，名亦不传。”

苏安恒博学，尤明《周礼》、《左氏》。长安二年，上疏请复子明辟，奏疏不纳。魏元忠为张易之所构，安恒又申理之。易之大怒，将杀之，赖朱敬则、桓彦范等保护，获免。后坐节愍太子事，下狱死。睿宗即位，下诏曰：“苏安恒文学立身，鲠直成操，往年陈疏，忠谏可嘉。属回邪擅权，奄从非命，兴

言轸悼，用恻予怀。可赠谏议大夫。”

近代言乐，卫道弼为最，天下莫能以声欺者。曹绍夔与道弼为乐令，比监郊享，御史有怒于绍夔，欲以乐不和为之罪。杂叩钟磬，使暗别之，无误者，由是反叹服其能。洛阳有僧，房中磬子夜辄自鸣，僧以为怪，惧而成疾，求术士百方禁之，终不能已。曹绍夔素与僧善，适来问疾，僧遽以告。俄顷，轻击斋钟，磬复作声。绍夔笑曰：“明日盛设饌，余当为除之。”僧虽不信其言，冀其或效，乃置饌以待。绍夔食讫，出怀中错，乍虑磬数处，其声遂绝。僧苦问其所以，绍夔曰：“此磬与钟律合，故击彼应此。”僧大喜，其疾便愈。

裴知古，自中宗、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。路逢乘马，闻其声，窃曰：“此人即当坠马。”好事者随而观之，行未半坊，马忽惊坠，殆死。又尝观人迎妇，闻妇佩玉声，曰：“此妇不利姑。”是日有疾，竟亡。其知音，皆此类也。又善摄卫，开元十三年终，且百岁。

曹怀舜，金乡人。父继叔，死王事。怀舜授游击将军，历内外两官。则天尝云：“怀舜久历清资，屈武职。”后转右玉铃卫将军。

则天时，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艺，意在前行外郎，后除水部员外，颇怀愤惋。同列张敬忠以诗戏曰：“有意嫌工部，专心觅考功。谁知脚踏蹬，几落省墙东。”

议者戏云：“畿尉有六道：入御史为佛道，入评事为仙道，入京尉为人道，入畿丞为苦海道，入县令为畜生道，入判司为饿鬼道。”

左史东方虬，每云：“二百年后，乞尔西门豹作对。”

苏味道词亚于李峤，时称苏、李。崔融尝戏苏曰：“我词不如公有‘银花合’也。”苏即答：“犹不及公‘金铜钉’。”谓“今同丁令威”也。

刘希夷诗曰：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其舅即宋之问也，苦爱此两句，知其未示人，恳乞此两句，许而不与。之问怒，以土囊压杀之。刘禹锡曰：“宋生不得死，天报之矣！”

张文之为大理，获罪者皆曰：“为张卿所罚，不枉也。”

张柬之等既迁则天于上阳宫，中宗犹以皇太子监国，告武氏之庙。时，累日阴翳，侍御史崔浑奏曰：“方今国命初复，当正徽号称唐，顺万姓之心，奈何告武氏庙？庙宜毁之，复唐鸿业，天下幸甚！”中宗深纳之。制命既行，阴云四霁，万里澄廓，咸谓天人之应。

中宗时，兵部尚书韦嗣立，新入三品。侍郎赵彦昭，假金紫。吏部侍郎崔，复旧官。上命烧尾，令于兴庆池设食。至时，敕卫尉陈设，尚书省诸司各具彩舟游胜。飞楼结舰，光夺霞日。上与侍臣亲临焉。既而吏部船为仗所隔，兵部船先至，嗣立奉觞献寿。上问：“吏部船何在？”崔步自北岸呼之，遇户部

双舸，上结重楼，兼声乐一部，即呼至岸，以纸书作“吏部”字贴牌上，引至御前。上大悦，以为兵部不逮也。俄有风吹所帖之纸，为嗣立所见，遽奏云：“非吏部船。”上令取牌，探纸见“户”字，大笑。嗣立请科罪，上不许，但罚酒而已。

薛令之，闽之长溪人。神龙二年，赵彦昭下进士及第，后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。时东宫官冷落，之次难进，令之有诗曰：“明月夜团团，照见先生盘。盘中何所有？苜蓿长阑干。饭涩匙难绾，羹稀箸易宽。只可谋朝夕，那能度岁寒？”明皇幸东宫，见之不悦，以为讽上。援笔酬曰：“啄木觜距长，凤凰毛羽短；若嫌松桂寒，任逐桑榆暖。”令之遂谢病归。及肃宗即位，召之。诏下，而令之已卒。

景龙初，有韩令起自细微，好以行第呼朝士。寻坐罪，为姜武略所按，以枷锢之。乃谓：“姜五公名流，何故遽行此？”姜武略应云：“且抵承曹大，无烦唤姜五。”

兵部尚书韦嗣立，景龙中中宗与韦后幸其庄，封嗣立为“逍遥公”，又改其所居“凤凰原”为“清虚原”，“鹦鹉谷”为“幽栖谷”。

中宗崩，既除丧，吐蕃来吊。或曰：“若择宗室最长者，素服受礼于彼，其可乎？”举朝称善而从之。

徐彦伯常侍，睿宗朝以相府之旧，拜羽林将军。徐既文士，不悦武职，及迁，谓贺者曰：“不喜有迁，且喜出军。”

和元为贞化府长史。景龙末，元献诗十首，其词猥陋，皆寓言嬖幸，而意及兵戍。韦氏命鞠于大理，而将戮之，月余而韦氏伏诛。其诗言若符讖。景云初，以元为千牛卫长史。

韦鏗初在宪司，邵灵、萧嵩同升殿。神武皇帝即位，及诏出，灵、嵩俱加朝散，独鏗不及。灵鼻高，嵩须多，并类鲜卑。鏗嘲之云：“一双獠子著绯袍，一个须多一鼻高。相对衙前捺且立，自言身品世间毛。”鏗白肥而短，他日忽于承天门风眩踏地，灵咏曰：“飘风忽起团团回，倒地还如脚被锤。莫怪殿上空行事，直为元非五品才。”

郗昂性捷直，源乾曜尝戏之曰：“谢安云‘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’，岂非远祖否？”郗曰：“犹胜以氏为秃发。若不遇后魏道武，称曰同源，赐之源氏，岂可列《姓苑》乎？”源遂屈。后与杜黄裳同学于嵩阳，二人同中第。郗以安禄山伪官贬歙县尉，黄裳入相后，除中书舍人。

源乾曜因奏事称旨，上悦之，骤拔用，历户部侍郎、京兆尹，以至宰相。暇日，上独与力士语曰：“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”上曰：“吾以其言语容貌类萧至忠，故用之。”力士对曰：“至忠岂不尝负陛下

，何念之深？”上曰：“至忠晚乃谬耳。其初立朝，得不为贤相乎？”上之爱才宥过，闻之者莫不感悦。

魏知古，性方直。景云末，为侍中。明皇初即位，猎于渭川，时知古从驾，因献诗以讽。手诏褒美，赐物五十段，后兼知吏部尚书，典选事，深为称职。所荐用人，咸至大官。

倪若水为汴州刺史，明皇尝遣中官往淮南采捕及诸水禽。上疏谏。手诏答曰：“朕先使人取少杂鸟，其使不识朕意，将鸟稍多，卿具奏之，词诚忠恳，深称朕意。卿达识周材，义方敬直，故辍纲辖之重，委方面之权。果能闲邪存诚，守节弥固，骨鲠忠烈，遇事无隐。言念忠谏，深用喜慰。今赐物四十段，用答至言。”

汝南王，宁王长子也。姿容妍美，明皇钟爱，授之音律，能达其旨。每随游幸，常戴研绢帽打曲，上摘红槿花一朵，置于帽上簷处，二物皆极滑，久之方安。遂奏《舞山香》一曲，而花不坠。乐家云：“定头项难在不动摇。”上大喜，赐金器一厨，因曰：“花奴（原注：小字）资质明媚，肌发光细，非人间人。”宁王谦谢，随而短斥之。上笑曰：“大哥过虑，阿瞞自是相师（原注：上于诸亲，尝亲称此号）。夫帝王之相，且须有英特越逸之气，不然须有深沉包育之度。若花奴，但英秀过人，悉无此状，故无猜也。而又举止淹雅，当更得公卿间令誉耳！”宁王又笑曰：“若如此，臣乃输之。”上曰：“若此一条，阿瞞亦输大哥矣。”宁王又谢。上笑曰：“阿瞞赢处多，大哥亦不用挹。”众皆欢贺。

开元二十七年八月，诏策夫子为文宣王，改修殿宇。封夫子后为文宣公，仍长任本州长史，代不绝。先时庙，夫子在西牖之下；武德初，并祀周公。周公南面，故夫子配坐西方。贞观中，废祀周公，而夫子西位不改。至是移就两楹南面正位，十哲东西侍立。又封颜子为兖公，闵子为费侯，伯牛为郛侯，仲弓为薛侯，冉有为徐侯，子路为卫侯，宰我为齐侯，子贡为黎侯，子游为吴侯，子夏为魏侯，曾参以下并为伯。其两京文宣庙，春秋二仲释奠，轩悬之乐，八佾之舞，牲以太牢；州县以少牢而无乐。

学旧六馆：有国子馆、太学馆、四门馆、书馆、律馆、算馆，国子监都领之。每馆各有博士、助教，谓之学官。国子监有祭酒、司业、丞、簿，谓之监官。太学诸生三千员，新罗、日本诸国，皆遣子入朝受业。天宝中，国学增置广文馆，在国学西北隅，与安上门相对。廊宇粗建。会十三年，秋霖一百余日，多有倒塌。主司稍稍毁撤，将充他用，而广文寄在国子馆中。寻属边戈内扰，馆宇至今不立。

玄宗时，羽林将刘洪善骑射。尝对御，使人于风中掷鹅毛，洪连箭射之

，无有不中。

苏味道初拜相，门人问曰：“方事之殷，相公何以燮和？”味道但以手摸床棱而已。时谓“摸床棱宰相”。

玄宗在东都，宫中有怪。明日召宰相，欲西幸。裴稷山、张曲江谏曰：“百姓场圃未毕，请待冬仲。”是时李林甫初为相，窃知上意，及旅退，佯为蹇步，上问“何故脚疾”？对曰：“非疾，愿独奏事。”乃言：“二京，陛下东、西宫也。将欲驾幸，焉用选时？假使有妨刈获，独可蠲免沿路租税。臣请宣示有司，即日西幸。”上大悦。自此车驾至长安，不复东。旬日，耀卿、九龄俱罢，而牛仙客进。

自古帝王五运之次，凡有二说：邹衍则以五行相胜为义，刘向则以五行相生为义。汉、魏共遵刘说。唐承隋代火运，故为土德，衣服尚黄，旗帜尚赤，常服赭赤也。赭，黄色之多赤者，或谓之柘木，其义无取。高宗时，王勃著《大唐千年历》：“国家土运，当承汉氏火德；上自曹魏，下至隋室，南北两朝，咸非一统，不得承五运之次。”勃言迂阔，未为当时所许。天宝中，上书言事者，多为诡异，以冀进用。有崔昌，采勃旧说，遂以上闻，玄宗纳焉。下诏以唐承汉，自隋以前历代帝王皆屏黜，更以周、汉为二王后。是岁礼部试《土德惟新赋》，即其事也。及杨国忠秉政，自以为隋氏之宗，乃追贬崔昌并当时议者，而复隗、介二公焉。

扶风太守房，申当郡苗损，国忠怒以他事推之。自是天下有事，皆潜申国忠，以取可否。

杨国忠尝会亲，知吏部铨事，且欲噓以娱之。呼选人名，引入于中庭，不问资序：短小者道州参军，胡者与湖州文学。帘中大笑。

玄宗好神仙，往往诏郡国征奇异之士。有张果者，则天闻其名，不能致，上亟召之，乃与使俱来。其所为，变怪不测。有邢和璞者，善算术；视人投算，而究其善、恶、夭、寿。上使算果，懵然莫知其甲子。又有师夜光者，善视鬼。后召果与坐，密令夜光视之，夜光奏曰：“果今安在？臣愿见之。”而果坐于上前久矣，夜光终莫能见。上谓力士曰：“吾闻奇士至人，外物不足以败其中。试饮以堇汁，无苦者，真奇士也。”会天寒方甚，便以汁进果，果遂引饮三卮，醺然如醉，顾侍者曰：“非佳酒也。”乃寝。顷之，引镜视其齿，尽焦且黧。命左右取铁如意，击齿尽堕，藏之于带。乃于怀中出神膏，色微红，傅诸堕齿空中，复寝。久之，视镜，齿皆生，粲然洁白。上方信其不诬也。

。

玄宗时，亢旱，禁中筑龙堂祈雨。命少监冯绍正画西方，未毕，如觉云气生梁栋间，俄而大雨。

罗公远多秘异之术，最善隐形。玄宗乐隐形之术，就公远勤求而学。公远虽传，不尽其妙。上海与公远同为之，则隐没，人莫能测；若自为之，则或遗衣带，或露头巾脚，宫人每知上之所在也。百万锡赆，或临之以死，公远终不尽传其术。上怒，命力士裹以油幘，置于榨下压杀而埋弃之。不经旬，有中官从蜀使回，逢公远乘骡于路，笑而谓曰：“上之为戏，一何虐耶！”

明皇幸东都。秋宵，与一行师登天宫寺阁，临眺久之。上四顾凄然，叹息，谓一行曰：“吾甲子得终无患乎？”一行曰：“陛下行幸万里，圣祚无疆。”及西巡至成都，前望大桥，上乃举鞭问左右曰：“是何桥也？”节度使崔圆跃马进曰：“万里桥。”上叹曰：“一行之言今果符合，吾无忧矣。”

或曰：一行，开元中尝奏上云：“陛下行幸万里，圣祚无疆。”故天宝中幸东都，庶盈万数。及上幸蜀，至万里桥，方悟焉。

一行和尚灭度，留一物封识，命弟子进于上。发而视之，乃“蜀当归”也。上不谕其意。及幸蜀间，乃知其深意，方叹异之。

玄宗尝幸东都，天大旱，且暑。时圣善寺有竺乾僧无畏，号曰三藏，善召龙致雨之术。上遣力士疾召无畏请雨，无畏奏曰：“今旱，数当然尔。召龙兴烈风雷雨，适足暴物，不可为也。”上使强之，曰：“人苦暑久矣！虽暴风疾雷，亦足快意。”无畏辞不获已，遂奉诏。有司为陈请雨具，而幡幢像设甚备。无畏笑曰：“斯不足以致雨。”悉令撤之。独盛一钵水，无畏以小刀于水钵中搅旋之，胡言数百咒水。须臾之间，有龙，其状如指，赤色，首瞰水上。俄顷，没于水钵中。无畏复以刀搅水，咒者三。有顷，白气自钵中兴，如炉烟，径上数尺，稍引去讲堂外。无畏谓力士曰：“亟去，雨至矣！”力士驰马，去而四顾，见白气疾旋，自讲堂而西，若尺素腾上。既而昏霾，大风震雷，暴雨如泻。力士驰及天津之南，风雨亦随马而至矣。街中大树多拔。力士复奏，衣尽沾湿。孟温礼为河南尹，目见其事。温礼子尝言于李栖筠，与力士同在先朝，吏部员外郎李华撰《无畏碑》，亦云前后奉诏，禳旱致雨，灭火回风，昭昭然遍诸耳目也。

玄宗紫宸殿樱桃熟，命百官口摘之。

玄宗命射生官射鲜鹿，取血煎鹿肠食之，赐安禄山、哥舒翰。

虢国夫人就屋梁悬鹿肠，其中结之。有宴则解开，于梁上注酒，号“洞天圣酒”。

玄宗时，以林邑国进白鹦鹉，慧利之性特异常者，因暇日以金笼饰之，示于三相。上再三美之。时苏初入相，每以忠谏厉己，因前进曰：“《记》云：‘鹦鹉能言，不离飞鸟。’臣愿陛下深以为志。”

申王有高丽赤鹰，每猎，必置之驾前，目之为“挾云儿”。

玄宗尝三殿打球，荣王堕马闷绝。黄幡绰奏曰：“大家年几不为小，圣体又重，佻马力既极，以至颠蹶，天下何望！何不看女婿等与诸色人为之？如人对食盘，口眼俱饱，此为乐耳。傍观大家驰逐忙遽，何暇知乐？”上曰：“尔言大有理，后当不复自为也。”

玄宗问黄幡绰：“是物儿得人怜？”“是物儿”者，犹“何人儿”也。对曰：“自家儿得人怜。”时杨妃号安禄山为子，肃宗在东宫，常危惧。上免首久之。上又尝登北楼望渭，见一醉人临水卧，问左右是何人。左右不对。幡绰曰：“是年满令史。”又问曰：“尔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更一转，入流。”上大笑。上又与诸王会食，宁王喷饭，直及上前。上曰：“宁哥何故错喉？”幡绰曰：“此非错喉，是喷帝。”

或曰：郑滁州庐于曲江见令史醉卧池岸，云：“更一转，入流。”

又开元中，上与内臣作《历日令》。高力士挟大，置黄幡绰口中，曰：“塞穴吉！”幡绰遽取上前叵罗内靴中，走下，曰：“内财吉。”上欢甚，即赐之。

上好击球。内厩所养马，犹未甚适，与幡绰语曰：“吾欲良马久矣，谁能通《马经》者？”幡绰奏：“臣能知之，今丞相悉善《马经》。”上曰：“吾与丞相言，政事外，悉究其旁学，不闻有通《马经》者。尔焉知之？”幡绰曰：“臣每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，皆良马。是必能通知。”上大笑。

又黄幡绰滑稽不穷，尝为戏，上悦，假以绯衣。忽一日，佩一兔尾，上怪问，答曰：“赐绯毛鱼袋。”上谓曰：“鱼袋本朝官入卜合符方佩之，不为汝惜。”竟不赐。

打球，古之蹴鞠也。《汉书 艺文志》“《蹴鞠》二十五篇”，颜注云：“鞠，以韦为之，实之以物，蹴蹋为戏。鞠，陈力之事，故附于兵法。蹴音千六切。鞠音距六切，近俗声讹，谓鞠为球，字亦从而变焉，非古也。”开元天宝中，上数御观打球为事，能者左萦右拂，盘旋宛转，殊有可观，然马或奔逸，时致伤毙。永泰中，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：“打球一则损人，二则损马。为乐之方甚众，何乘兹至危，以邀晷刻之欢耶？”薛公悦其言，图钢之形，置于左右，命掌记陆长源为赞以美之。然打球乃军州常戏，虽不能废，时复为之耳。今乐人又有踢球之戏，作彩画木球，高一二尺，女妓登蹑，球转而行，萦回去来，无不如意，盖古蹋鞠之遗事也。

拔河，古谓之牵钩。襄汉风俗，常以正月望日为之。相传楚将伐吴，以为教战。梁简文临雍部，禁之而不能绝。古用篾缆，今代以大麻为，长四五十丈，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，挂于胸前，分两朋，两向齐挽。当大为之中，立大旗为界，震声叫噪，使相牵引，以却者为胜，就者为输。名曰“拔河”。中宗曾

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，命侍臣为拔河之戏。时七宰相、二驸马为东朋，三宰相、五将军为西朋。东朋贵人多，西朋奏“胜不平”，请重定，不为改。西朋竟输。韦巨源、唐休年老，随力而踣，久不能兴。上大笑，令左右扶起。明皇数御楼设此戏，挽者至千余人，喧呼动地，蕃客庶士，观者莫不震骇。进士河东薛胜为《拔河赋》，其词甚美，时人竞传之。

明皇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，御楼设绳技。技者先引长绳，两端属地，埋鹿卢以系之。鹿卢内数丈，立柱以起，绳之直如弦。然后技女自绳端蹶足而上，往来倏忽，望若飞仙。有中路相遇，侧身而过者；有著履而行，从容俯仰者；或以画竿接胫，高六尺；或蹋肩蹋顶，至三四重；既而翻身直倒至绳，还往曾无蹉跌，皆应严鼓之节，真可观也。卫士胡嘉隐作《绳技赋》献之，词甚宏畅，上览之大悦，擢拜金吾卫仓曹参军。自兵寇覆荡，伶官分散，外方始有此技。军州宴会，时或为之。

明皇在禁中，欲与姚元之论事。时七月十五日，苦雨不止，泥泞盈尺，上令左右以步辇召之。

宋开府虽耿介不群，亦知音乐，尤善羯鼓（原注：鼓乐部行丐乱云：“南山起云、北山起雨”者，是宋开府所为）。尝与明皇论羯鼓事曰：“不是青州石末，即须鲁山花瓷、捻小碧上，掌下须有朋（原注：去声）肯（原注：去声）声。”据此，乃汉震第二鼓也。且颍用石末、花磁。固是腰鼓，掌下朋肯声，是以手拍鼓，非羯鼓明矣（原注：第二鼓左以杖，右以指）。开府又曰：“头如青山峰，手如白雨点。”此即羯鼓之能事。山峰取不动，雨点取碎急。上与开府兼善两鼓，而羯鼓偏好，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。开府之家悉传之。东都留守郑叔则祖母，即开府之女。今尊贤里郑氏第，有小楼，即宋夫人习鼓之所也。开府孙沈亦知音。贞元中，集《乐录》三卷，德宗览而善焉。又知是开府之孙，遂召对赐坐，与论音乐。又召至宣徽，张乐使观焉，曰：“设有舛乖，悉可言之。”沈吟曰：“容臣与乐官商摧条奏。”上使宣徽使就教坊与乐官参议数日，二使奏上：“乐工多言沈曾不留意，不解声调，不审节拍，兼有瞶病，不可议乐。”上颇异之。久之召对，且曰：“臣年老多病，耳实失听，若迫于声律，不致无业。”上又使作乐曲，问其得失，承禀舒迟，众工多笑之。沈顾笑者，忽忿怒作色，奏曰：“曲虽妙，其间有不可者。”上惊问之，即指一琵琶云：“此人大逆戕忍，当即去，不宜在至尊前。”又指一笙云：“此人神魂已游墟墓，不可更留供奉。”上大骇，令主司潜伺察之。既而琵琶工为人诉，称六七年前其母自缢，不得端由；即令按鞫，遂伏罪。其笙者乃忧恐不食，旬日而卒。上益加知遇，面赐章绶，累召对。每令沈察乐，乐工悉惴恐，不敢正视。沈惧罹祸，辞病而退。

李龟年、彭年、鹤年弟兄三人，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。鹤年能歌词，尤妙制《渭州》。彭年善舞。龟年善打羯鼓。明皇问：“卿打多少杖？”对曰：“臣打五千杖讫。”上曰：“汝殊未，我打却三竖柜也。”后数年，又闻打一竖柜，因赐一拂枝杖羯鼓卷。后留传至建中三年，任使君又传一弟子，使君令取江陵漆盘底泻水卷中，竟不散，以其至平故也。又云：“人闻鼓卷只在调竖慢。此卷一调之后，经月如初，今不如也。”

天宝中，乐章多以边地为名，若《凉州》、《甘州》、《伊州》之类是焉。其曲遍繁声为“破”，后其地尽为西蕃所没；破，其兆矣。

上爱幸安禄山，呼之为儿，常于便殿与杨妃同乐之。禄山每就坐，不拜上而拜杨妃，上顾而问之：“不拜我而拜妃子，何也？”禄山奏云：“外国人不知有父，只知有母。”上笑而赦之。禄山丰肥大腹，上尝问：“此腹中何物而大？”禄山寻声而对：“腹中但无他物，唯赤心而已。”上以其真而益亲之。

张巡将雷万春于城上与巡语次，被贼伏弩射之，中万春面，不动。令狐潮疑是木人，谍问之，知是万春，乃言曰：“向见雷万春，方知足下军令矣。然其如天理何！”巡与潮书曰：“仆诚下材，亦天下一男子耳。今遇明君圣主，畴则屈腰；逢豺狼犬羊，今须展志”云云，“请足下多服续命之散，数加益智之丸，无令病入膏肓，坐亲斧也。”

张巡之守睢阳，玄宗已幸蜀，贼氛方炽，孤城势蹙，人困食竭，以纸布煮而食之，时以茶汁和之，而意自如。其《谢金吾将军表》曰：“想峨眉之碧峰，豫游西蜀；追绿耳于悬圃，保寿南山。逆贼禄山，戮辱黎献，膻臊阙庭。臣被围四十七日，凡一千二百余阵。主辱臣死，当臣致命之时；恶稔罪盈，是贼灭亡之日。”忠勇如此。激励将士，尝赋诗曰：“接战春来苦，孤城日渐危。合围侔月晕，分守效鱼丽。屡厌黄尘起，时将白羽挥。裹疮犹出战，饮血更登陴。忠信应难敌，坚贞谅不移。无人报天子，心计欲何施？”又《闻笛》诗曰：“试一临，虏骑附城阴。不辨风尘色，安知天地心？营开星月近，战苦阵云深。旦夕更楼上，遥闻横笛吟。”时雍邱令令狐潮以书劝诱，不纳。其书有曰：“宋七昆季，卫九诸子，昔断金成契，今乃刎颈相图”云云。时刘禹锡具知宋、卫，耳剽所得，濡毫有遗，所冀多闻补其阙也。又说：许远亦有文，其《祭纛文》，为时所称，所谓：“太一先锋，蚩尤后殿。苍龙持弓，白虎捧箭。”又《祭城隍文》云：“智井鸪翔，危堞龙护。”皆文武雄健，士气不衰，真忠烈之士也。刘禹锡曰：“此二公，天赞其心，俾之守死善道。向若救至身存，不过是一张仆射耳，则张巡、许远之名，焉得以光扬于万古哉？”巡性明达，不以簿书介意；为真源宰，县有豪华南金，悉委之。故时人语曰：“南金口，明府手。”及巡闻之，不以为事。

吴道子访僧，不见礼，遂于壁上画一驴。其僧房器用无不踏践。僧知道子所为，谢之，乃涂去。

王维画品妙绝，工水墨平远，昭国坊庾敬休所居室壁有之。人有画《乐图》，维熟视而笑，或问其故，维曰：“此是《霓裳羽衣曲》第三叠第一拍。”好事者集乐工验之，一无差舛。

王维为大乐丞，被人嗾令舞《黄狮子》，坐是出官。《黄狮子》者，非天子不舞也，后辈慎之。

或有人报王维云：“公除右丞。”王曰：“吾畏此官，屡被人呼‘不解作诗王右丞’。”

王缙多与人作碑志。有送润笔者，误致王右丞院。右丞曰：“大作家在那边！”

天宝中，天下无事。选六宫风流艳态者，名“花鸟使”，主饮宴。

杭州房为盐官令，于县内凿池构亭，曰“房公亭”，后废。（案：《唐房传》：，河南人，亦未为盐官令，此疑有误）

骊山华清宫，天宝中植松柏遍满岩谷，望之郁然。朝元阁在北岭之上，最为崭绝。次南即长生殿。殿东南，汤泉凡一十八所。第一即御汤，周环数丈，悉砌白石，莹彻如玉，石面皆隐起鱼龙花鸟之状。四面石座，阶级而下，中有双白石瓮，连腹异口，瓮口中复植双白石莲，泉眼自莲中涌出，注白石之面。御汤西南，即妃子汤，汤稍狭，汤侧有红石盆四所，刻作菡萏于白石之面。余汤迤邐，相属而下，凿作暗窦走水；出东南数十步，复立一石表，涌出，灌注一石盆中，后人为也。

潞州启圣宫，有明皇欹枕斜书壁处，并腰鼓马槽并存。张宏靖为潞州从事，皆见之。

北邙山玄元观，南有老君庙。殿台高敞，下瞰伊洛。神仙塑像，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，世称奇巧。

邙西鼓山东北，有石鼓，俗传石鼓鸣则兵起。左思《魏都赋》云：“神钲迢递于高峦，灵响特惊于四表。”案《说文》：“钲似铃”，小者为铙。《周礼》：“以金铙止鼓”。然则钲、鼓虽同类，钲乃以金为之，直谓石鼓为神钲，失其义矣。高齐时石鼓鸣，未几而齐灭；隋季又鸣，无何海内崩乱；近天宝末，石鼓复鸣，俄而幽燕亡。记传临海、零陵、南康、建平、天水诸处，皆有石鼓，其说多同。晋武帝时，吴郡临平湖岸崩，出一石鼓，扣之不鸣，张华云：“取蜀郡桐木作鱼形，击之则鸣。”于是声闻数十里。后十六国迭据，三百余年攻战不息，是石鼓之鸣，咸非吉徵也。

费县西漏泽者，漫数十里。每岁时雨降，即自浮溢，蒲鱼之利，人实赖焉

。至白露应节即如埽，一夕而乾焉。萧颖士以年代莫详，记载所阙，信殊异也。

萧功曹颖士、赵员外骅，开元中同居兴敬里肆业，共有一靴。久而见东郭之迹。赵曰：“可谓疲于道路矣。”萧曰：“无乃禄在其中。”

贺监为礼部侍郎，时祁王赠制云惠昭太子，补斋挽郎。贺大纳苞苴，为豪子相率诟辱之。吏遽掩门，贺梯墙谓曰：“诸君且散，见说宁王亦甚惨澹矣！”

李白开元中谒宰相，封一板，上题曰：“海上钓鳌客李白。”宰相问曰：“先生临沧海，钓巨鳌，以何物为钩线？”白曰：“风波逸其情，乾坤纵其志，以虹霓为线，明月为钩。”又曰：“何物为饵？”白曰：“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。”宰相竦然。

宋昌藻，考功员外郎之问之子，天宝中为濠阳尉。刺史房以其名父之子，常接遇。会中使至州，使昌藻郊外接候。须臾却还，云“被额。”房公顾左右：“何名为‘额’？”有参军亦名家子，敛笏对曰：“查名诋诃为额。”房怅然曰：“道额者已可笑，识额者更奇。”近代流俗：呼丈夫、妇人纵放不拘礼度者为“查”。又有百数十种语，自相通解，谓之“查语”。大抵多近猥僻。

肃宗在春宫，尝与诸王从玄宗诣太清宫，有龙见于殿之东梁。上目之，问诸王“有所见乎”？皆曰“无之”。问太子，太子佯免而未对，上问：“头在何处？”曰：“在东。”上抚之曰：“真我儿也。”

《礼记 祭法》累代祭名，不闻有戟神、节神，是知无拜祭之礼也。近代受节，置于一室，朔望必祭之，非也。凡戟：天子二十四，诸侯十；今之藩镇，即古之诸侯。在其地，则于衙门；及罢守藩阃，虽爵位崇高，亦不许列于私第。上元元年，宰相吕立戟，有司载戟及门，方惨服，乃更吉服迎而拜之，颇为有识者所嗤，则知辱命拜赐可也。拜戟祭节，大乖于礼。

海州南有沟水，上通淮楚，公私漕运之路也。宝应中，堰破水涸，鱼商绝行。州差东海令李知远主役修复，堰将成辄坏，如此者数四，劳费颇多，知远甚以为忧。或说：梁代筑浮山堰，频有坏决，乃以铁数千万片填积其下，堰乃成。知远闻之，即依其言，而堰果立。初，堰之将坏也，辄闻其下殷如雷声，至是其声移于上流数里。盖金铁味辛，辛能害目，蛟龙护其目，避之而去，故堰可成。

越僧灵澈，得莲花漏于庐山，传江西观察使韦丹。初，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，乃取铜叶制器，状如莲花，置盆水之上，底孔漏水，半之则沈。每一昼夜十二沈，为行道之节。冬夏短长，云阴月晦，一无所差。

严武少以强俊知名。蜀中坐衙，杜甫袒跣登其几案，武爱其才，终不害。然与章彝善，再入蜀，谈笑杀之。及卒，其母喜曰：“而后吾知免为宫婢矣！”

杜相鸿渐之父名鹏举。父子而似弟兄之名，盖有由也。鹏举父尝梦有所之，见一大碑，云是“宰相碑”。已作者金填其字，未作者刊名于柱上。因问有杜家儿否，曰：“有。任自看之。”记得姓下有鸟偏旁曳脚，而忘其字。乃名子为鹏举，而谓之曰：“汝不为相，世世名鸟旁而曳脚也。”鹏举生鸿渐，而名字且前定矣。况官与寿乎？

杜亚在淮南竞渡采莲，龙舟锦缆之戏，费金千万。

杜鸿渐为都统并副元帅，王缙代之。鸿渐谓人曰：“一个月乞索儿一万贯钱。”盖计使料多，以此诘俸钱都数也。

代宗赐郭汾阳九花虬马，子仪陈让者久之。上曰：“此马高大，称卿仪质，不必让也。”子仪身長六尺余。九花虬，即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所献。额高九寸，毛拳如鳞，头颈鬃鬣如龙；每一嘶，群马耸耳。身被九花，故以为名。

郭汾阳虽度量廓落，然而有陶侃之癖，动无废物。每收书皮之右螯下者，以为逐日须，至文帖余悉卷贮。每至岁终，则散与主守吏，俾作一年之簿。所螯处多不端直，文帖且又繁积，吏不暇翦正，随斜曲联糊。一日，所用螯刀忽折，不余寸许，吏乃以应召，觉愈于全时。渐出新意，因削木如半势，加于折刃之上，使才露锋，其书而螯之。汾阳嘉其用心，曰：“真郭子仪部吏也。”（原注：言不废折刃也）时人遂效之，其制益妙。

武后已后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。天宝中，御史大夫王钊共有罪赐死，县官簿录钊共太平坊宅，数日不能遍。宅内有自雨亭子，檐上飞流四注，当夏处之，凜若高秋。又有宝钿井栏，不知其价。他物称是。安禄山初承宠遇，敕营甲第，瑰材之美，为京城第一。太真妃诸姊妹第宅，竟为宏壮，曾不十年，皆相次覆灭。肃宗时，京都第宅，屡经残毁。代宗即位，宰辅及朝士当权，争修第舍，颇为烦弊，议者以为土木之妖。无何，皆易其主矣。（原注：《续世说》：明皇为安禄山起第于亲仁坊，敕令但穷极壮丽，不限财力。既成，具幄器皿充刃其中。布帖白檀床二，皆长一丈，阔六尺。银平脱屏风帐一，方一丈八尺。于厨厩之物，皆饰以金银。全饭瓮一，银淘盆二，皆受五斗。织银丝筐及笊篱各一。他物称是。虽禁中服御之物，殆不及也。上令中使护役，常戒之曰：“彼眼大，勿令笑我。”）中书令郭子仪勋伐盖代，所居宅内诸院往来乘车马，僮客于大门出入，各不相识。词人梁尝赋诗曰：“堂高凭上望，宅广乘车行。”盖此之谓。郭令曾将出，见修宅者，谓曰：“好筑此墙，勿令不牢。”筑者释锤而对曰：“数十年来，京城达官家墙皆是某筑。只见人改

换，墙皆见在。”郭令闻之怆然。遂入奏其事，因固请老。

张县为郭汾阳从事，家尝有怪，问于术者，对曰：“大祸将至，唯休退可免。”县不之信，及方宴，席上见血，有尼者闻之，劝其杜门不纳宾客，屏游宴，县怒而杖之。其后县言语有失，汾阳衔之。又屡言同列事，或独后见，多值方宴罢在姬所，不可白事，必抑门者令通。汾阳谓其以武臣轻忽己，益不平。后因谓公去所任吏，遂发怒，囚之以闻，竟杖死。

李太尉光弼镇徐，北拒贼冲急，总诸道兵马。征讨之务，皆自处置。仓储府库，军州差补，一切并委判官张仁参。仁参明练庶务，应接如流。欲见太尉论事，太尉辄令判官商量。将校见仁参，礼数如见太尉。由是上下清肃，东方晏然，天下皆谓太尉能任人。

代宗时，百寮立班良久，阖门不开。鱼朝恩忽拥白刃十余人而出，曰：“西蕃频犯郊圻，欲幸河中，如何？”宰臣以下，不知所对。给事刘某出班抗声曰：“敕使反也！屯兵无数，何不捍寇？而欲胁天子去宗庙？”仗内震聳，朝恩大骇而退，因此罢议。

颜真卿为尚书左丞。代宗车驾自陕府还，真卿请先谒五陵、孔庙，而后还宫。宰相元载谓真卿曰：“公所见虽美，其如不合时宜何？”真卿怒而前曰：“用舍在相公，言者何罪？然朝廷事岂堪相公再破除耶！”载深衔之。

代宗欲相李泌，元载忌之。帝不得已。出泌，约曰：“后召当以银为信。”忽除银青光禄大夫，泌知载败，已且相矣。未几果然。

柳相初名载，后改为浑。佐江西幕，嗜酒，好入廛市，不事拘检。时，路嗣恭初平五岭。元载奏言：“嗣恭多取南人金宝，是欲为乱。陛下不信，试召，必不入朝。”三伏中追诏至，嗣恭不虑，请待秋凉以修覲礼。浑入，泣谏曰：“公有功，方暑而追，是为执政所中。今少迁延，必族灭矣！”嗣恭惧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浑曰：“健步追还表緘。公今日过江，宿石头驿，乃可。”从之。代宗谓元载曰：“嗣恭不俟驾行矣。”载无以对。

元相载用李纾侍郎知制诰。元败，欲出官。王相缙曰：“且留作诰。”待发遣诸人尽，始出为婺州刺史。又曰：独孤侍郎求知制诰，试见元相，元相知其所欲，迎谓常州曰：“知制诰可难堪。”心知不我与也。乃荐李侍郎纾。时杨炎在阁下，忌常州之来，元阻之，乃二人之力也。

元伯和、李腾、腾弟淮、王缙，时人谓之“四凶”。刘宗经、执经兄弟，入“八元”数。

李纾侍郎好谐戏，又服用华鲜。尝朝回，与同列入坊门，有负贩者诃不避，李骂云：“头钱价奴兵辄冲官长！”负者顾而言曰：“八钱价措大漫作威风。”纾乐采异语，使仆者访“八钱”之义。答：“只是衣短七耳。”同列为言

，纾甚惭。

元载擅权多年，客有为《都卢缘勺歌》，欲讽其至危之势。览之泣下。

郑相瑜方上堂食，王叔文至，韦执谊遽起延入阁内。瑜叹曰：“可以归矣！”遂命驾，不终食而出。自是罢免。

元载败，妻王氏曰：“某四道节度使女，十八年宰相妻。今日相公犯罪，死即甘心。使妾为舂婢，不如死也。”主司上闻，俄而亦赐死。

元载于万年县佛堂子中，谓主者：“乞一快死也。”主者曰：“相公今日受些污泥，不怪也。”乃脱秽袜塞其口而终。

《颜真卿集 和政公主神道碑》：“《诗》美下嫁，《书》传筑馆，贵其中礼，载籍称焉。汉魏已还，寂寥罕嗣，以荡陵德，则维其常。皇唐勃兴，王道丕变：平阳起娘子之军于司竹，襄城行匹庶之礼于宋公，常乐纠匡后之师于武后，皆前古之所未有。其或生知礼乐，周旋法度，躬行妇道，以懋大伦，克顺天经，光昭懿烈，名言之所莫究，书记之所未闻，聚众美于一身，邻太虚而独立者，其唯和政公主乎！公主姓李氏，陇西成纪人，皇唐元宗大圣大明孝皇帝之孙，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之第二女。帝女之崇，于斯为盛。今天子之同母，曰章敬皇太后。后之在襁褓也，后父赠太尉吴君，曰令，尝游宦蜀中，使道士勾规占之。规惊起曰：‘此女贵不可言。是生二子，男为人君，女为公主，’嫁于柳氏。其后竟配肃宗，生今上及公主，神所命也。厥惟旧哉！公主三岁而孤，即能孺慕，育于储妃韦氏，纯孝过人。幼而聪惠，长而韶敏。华秀整，令德芬馨。婉发于天姿，肃雍形于鉴寐。奉今上以悌达，事韦妃如所生，繇是特为肃宗之所赏爱。至若左右图史，开示佛经，金石丝竹之音，绩画工巧之事，耳目之所闻见，心灵之所领略，莫不一览悬解，终身不忘。天宝九载春三月既望，封和政公主，降于河东柳潭，既笄之三载矣。潭，周太保敏之五代孙，皇唐蕲州刺史怀素之曾孙，赠秘书监岑之第四子；衣冠地胄，辉映当朝。初以美秀承家，中以名声华国，道胜而贵能下善，谦尊而休有烈光，士林伟之。解褐左内率府胄曹，转颍王府户曹，陈留郡司功参军。以人门第一，选尚公主，拜太子洗马。迹既好合，雅相敬贵。虽柳侯秉彝有度，能降帝女之心，而公主率履由衷，每抗古人之节。故宗族胥睦，不独亲其亲；先后大同，莫敢私其子。竭力供侍，不务华采，服五金翠之饰，居有冰雪之容。每至朔月六参，朝天旅进，嫣然班叙之内，迥出神仙之表，亦非希企之所及也！洎凶羯乱常，潼关不守，玄宗幸蜀，妃后骏奔。姊曰宁国公主，孀嫠屏居，谁或讬告？乃弃其三子，取其夫之乘以乘之。柳侯徒行，公主愧焉，下而同趋者日且百里。每臻坎险，必先济宁国而后从之。柳侯辞，公主曰：‘我若先涉，脱有危急，不能俱全，则弃我姊矣！’柳侯感叹，躬负薪之役；公主怡然，亲馈饷之

事。伯姒华阴杨氏，太真妃之姊也，贵幸前朝，势倾天下。公主交无谄黷，思未绸缪。杨且云亡，以孤见托。马嵬之役，无噍类焉。感其一言，悉力营贍。男登服冕之位，女获乘龙之匹。出入存恤，过于己子，虽其密亲，罔或能辨。柳之亲昵，伯仲姊妹，隐亲将迎，唯恐不至。纠逖疏属，抚循嫠，繇内及外，终始如一。孤穷满目，荣悴殊伦，居薄推厚，未尝懈倦。衣服饮食，等无有差。互或未周，婴孩罔及。每至伏腊，祔勺祠蒸尝，必具礼衣花仪之饰，以躬中馈堂室之奠。式燕孙谋，岂无婢使？姿性纯俭，不以迄成。先圣休之，宝书清问。秋八月，玄宗至蜀，仍旧邑而册公主，以潭为驸马都尉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太仆卿。属狂将兴祸，称兵向阙。玄宗亲御堙，临视诛讨。驸马率领家竖、折冲张义童等，斗于门中，公主及宁国穀弓迭进。驸马乘胜突刃，所向无前，斩馘擒生，殆逾五十。节使时宰具以表闻。玄宗自系诰示先帝，恳让莫当，策勋遂寝。今上之为元帅也，躬擐甲冑，率先将卒。举两京若拾遗，摧凶寇如振槁。劳旋方及，帑藏其空。公主贸迁有无，亿则屡中，数逾千万，悉畀县官，论者难之。肃宗弥留，众皆迭侍，主独贍依，不去于旁。帝有间书而谓之曰：‘汝之纯孝，乃能至是！’遂赉庄一区。帝爱季女，曰宝贞公主，因奏曰：‘八妹未有，请以赐之。’泣而谏焉，哀动左右。西陵迁窆，上戒主曰：‘凡厥亲身之物，必诚必信，勿之悔焉。’主罄家有无，以邑入千万，潜充经费，上深感叹焉。上既宅亮阴，未忍临政，人之疾苦，事之得失，岂尝私谒，动必以闻，上敬异之，朝廷赖焉。广德元年冬，上既东幸，主志期扈跸，回兵充斥，咫尺不通，因至荆南，慰荐诸将。方隅载谧，职贡以修，主有力焉。上之在陕，忧主乏匱，乃命中使，屡敕节度及转运使，随主所须，务令肃给。主以国用罄空，退而叹曰：‘吾方竭家财以资战士，其能饗饗，首冒国经？’唯请名香数斤，施于佛寺，为上祈福而已。王公戚属，相携而至者，蓝缕臙囊，襁负鳞次，竭其资斧，亲自贍恤。聚而泣之，悲感行路。初次商于，顿于传置，群盗猖起，奄及驿亭，呼而犒之，晓以祸福。一言革面，愿比家奴；之死靡他，至今犹在。緬惟罔极，无所哀。从母薛氏，遗孤四人，分宅居之，皆俾成立。莱、莘兄弟，尽列通班；二女有行，克配良士；主之慈忠，悉皆若是。亲临稼穡，躬俭节用。不惮烦纒，雅好组训，驸马裳衣，必亲裁紵。爰及子女，罔衣绮紈，绽新皆成主手。每加训诲，迪检押。广德二年春二月，归于上都。诸主高会，议际夫党，覲其亲族，多旷周旋。咸以为时经百罹，粗略可也。主抗词曰：‘女之移天，遂成他族。怙贵长傲，何以律人？上方理定，闻必不悦。’诸主蹶然，竞崇讨习，礼之降杀，亲之薄厚，翕然一变，职主之由。夏六月，才生魄，属边候不谨，烽及京师，城中震惊，圜视五色。主既弥月，体未甚安，曰：‘事亟矣，其入言之！’驸马请闻，主曰：‘吾

业已行矣！驸马独无兄乎？’因乘檐子，直至寝殿，乃悉索阙遗，备陈利病以奏之。上欣然嘉纳。所言未究，傍或负来，因尔退归。迟明诞育，展转怊悵，不能弥忘。时属炎暍，热病有加。圣情忧轸，起坐失次，天医内官，相继旁午。彼苍不惠，以其月二十有五日辛卯，薨于常乐坊之私第，春秋三十有六。呜呼！皇上友爱天深，痛毒兼至，砉然一叫，声泪俱咽，哀动木石，岂伊人伦？涟涟孔怀，如失于臂。曰：‘予此妹，国之鸿宝。方期同乐，云如何殂？嗟哉！天实为之，胡宁忍予！’乃辍朝三日，命京兆尹监护丧事，一以官供，务从优厚。柳侯搢膺永悼，气索神伤；心苦而忽然忘生，泣尽而继之以血。况乎五男三女，或龀或孩，呼阿母而哭无常声，吁昊天而仁覆永绝。哺以滋旨，啖而莫就，其为酷痛，曷愈于斯。以是思哀，哀可知矣！自朝及野，知与不知，闻之失声，罔不震悼。栈有青牛，素服辕轭，主之薨也，踏地哀鸣，仰天屑泪，三日不秣；畜犹若是，臣仆可知。主之将薨，馭马先殒。捐馆之夕，游神别墅，乘之周麾，遍劳遗，俾屏不逮。田客兼从数骑，久已云亡，众皆惊起，仿佛犹见。虽所凭则厚，而精气何多？主于驸马，大义敦肃，不恃见天之贵，每极家人之礼。驸马雅性夷简，恬于名利，愿究卫生之经，庶臻久视之道；主志深婉顺，始慕真宗，故于他时，并受法录。尝谓之曰：‘《易》崇积善，《诗》贵起予。不以忠孝数事迭相告勸者，则心有慊焉。’率而行之，曷尝废坠？又以为‘死生恒理，先后之间。若幸启手足，必当祔遂我以道服，瘞我于支提，往来行言，时见存恤，则所怀足矣！子若不讳，我若此身未亡，洒埽莹垆，出入窀穸，奉君周旋。’噫嘻！于斯之时，以为谗浪，岂悟今者，皆符昔言。有司奉诏，将厚其礼。驸马疏陈，皆蒙允许。粤以秋八月十九日甲申，其男试太常少卿赐紫金鱼袋晟、鸿胪少卿晕、试秘书丞赐紫金鱼袋杲、试殿中丞昱及三女等，虔窆公主于万年县义丰之铜人原，从理命也。呜呼！《风》咏裳，史称彤管，纤微之善，载籍犹称。况乎七叶帝女，分形《归妹》，贵能逮下，忠以导君，躬德言容功之美，服女师母仪之训，订之绵古，孰与我京？昔马迁著记，谓之实录，有道见述，亦云无愧。某学于旧史，少识前载。历考往代厘降之盛，未有如公主者焉。虽壶则家风，每挹如宾之敬，而勤崇垂懿，敢忘传信之辞！铭曰：‘矣公主！元元之绪。圣皇之孙，肃宗之女，今上之妹，生人之矩。德言容功，义仁孝忠，温良恭俭，敬让弘通。率履弗越，高明有融。下嫁于柳，猗那自久，金石著盟，琴瑟斯友。家道以正，人伦斯厚。凤凰于飞，梧桐是依，喈喈，福祿攸归，和乐既孺，德音莫违。麟之趾定，振振子姓，方绍母师，奄摧邦令，一人痛毒，九有悲咏。诏葬于何？铜人之阿。支提郁起，宰树谁过？空余好合，来往滂沱。’”

永泰中，大理评事孙广著《嘯旨》一篇，云：“其气激于喉中而浊，谓之

言；激于舌端而清，谓之啸。言之浊，可以通人事、达情性；啸之清，可以感鬼神、致不死。故太上老君授南极真人，真人授广成子，广成子授风后，风后授务光，务光授舜，舜演之为琴，以授禹。自后或废或续，有晋大行仙君孙公得之以得道，无所授，阮嗣宗所得少分，其后不复闻矣！”按高氏《纬略》，啸有十五章：一曰《权舆》；二曰《流云》；三曰《深溪虎》；四曰《高柳蝉》；五曰《空林鬼》；六曰《巫峡猿》；七曰《下鸿鹄》；八曰《古木鸢》；九曰《龙吟》；十曰《动地》；十一曰《苏门》，孙登隐苏门山所作也；十二曰《刘公命鬼》，仙人刘根所作也；十三曰《阮氏逸韵》，阮籍所作也；十四曰《正章》；十五曰《深远极大》，非常声也。毕尽五音之极，而大道备矣。广云：“其事出道书。”余按：人有所思则长啸，故乐则咏歌，忧则嗟叹，思则啸吟。《诗》云：“有女仳离，条其啸矣！”颜延之《五君咏》云：“长啸若怀人。”皆是也。广所云《深溪虎》、《古木鸢》，状其声气可知矣。若太上老君相次传授，舜演为琴，崇饰过甚，余不敢闻也。按《诗笺》云：“啸，蹙口出声也。”成公绥《啸赋》云：“动唇有曲，发口成音。”而今之啸者，开口卷舌，略无蹙舌之法。孙氏云“激于舌”，非动唇之谓也。天宝末，峨眉山道士姓陈，来游京师，善长啸，能作鼓霹雳之引。初则声发调畅，稍加散越；须臾穹窿砰磕，写雷鼓之音；忽复震骇，声如霹雳，闻者莫不倾仆栗。

至德二年，敕天下州县重定酤酒，随月纳税。建中二年，更加青苗。大历初，税每十文；三年，加五文；敕以御史大夫充使。其后割归度支使。

开元已前，有事于外则命使臣，否则止罢。自置八节度、十采访，始有坐而为使者。其后名号益广。大抵生于置兵，盛于兴利，普于衔命，于是为使则重，为官则轻。故天下佩印有至四十者，大历中请俸有至百万者。在朝有太清宫、太微宫、度支、盐铁、转运、知匭、宫苑、闲厩、左右巡、分案、监察、馆驿、监仓、监库、左右衙，外任则节度、观察、诸军、押蕃、防御、团练、经略、镇遏、招讨、榷盐、水陆运、营田、给纳、监牧、长春宫。有因时而置者：则大礼、礼仪、礼会、删定、三司、黜陟、巡抚、宣慰、推复、选补、会盟、册立、吊祭、供军、粮料、和籴。此其大略。经置而废者，不录。宦官内外悉谓之使。旧为权臣所馆，州县所理，后属中人者有之。

大历中，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，宅前有小池。有人造剑，于池内淬之，池鱼皆死。余家井中有鱼数十头，因有急，家人以药白投之，信宿鱼皆浮出，知鱼亦畏铁焉。

大历末，北方有白虹夜见，东西属地。封演曰：凡虹见，皆当日之冲。朝见则在西，常与日相近，不差分毫。今此虹见之时，日在癸，则虹见当在丙。

常时虹影穹崇，举目而望，今虹在北，又可平视，知日在北方，去兹远矣。略计此当在斗极之北。斗极，天中也，故北万可得而见，而日更在虹之北，又甚辽阔，故北方不得而见之。

苗夫人，其父太师也，舅张河东也，夫延赏也，子宏靖也，婿韦太尉也。近代衣冠妇人之贵，无如苗氏者。

●卷五 补遗（起德宗至文宗）

德宗降诞日，内殿三教讲论，以僧鉴虚对韦渠牟，以许孟容对赵需，以僧覃延对道士郗惟素。诸人皆谈毕，鉴虚曰：“诸奏事云：玄元皇帝，天下之圣人；文宣王，古今之圣人；释迦如来，西方之圣人；今皇帝陛下，是南赡部洲之圣人。臣请讲御制《赐新罗铭》。”讲罢，德宗有喜色。

德宗降诞日，三教讲论。儒者第一赵需，第二许孟容，第三韦渠牟，与僧覃延嘲谑，因此承恩也。渠牟荐一崔旰，拜谕德，为侍书于东宫。东宫，顺宗也。旰触事面墙，对东宫曰：“臣山野人，不识朝典，见陛下合称臣否？”东宫曰：“卿是宫寮，自合知也。”

李丞相泌，谓德宗曰：“肃宗师臣，岂不呼陛下为{山忍}郎？”（案：{山忍}字，字书无之，疑误）圣颜不悦，泌曰：“陛下天宝元年生，向外言改年之由，或以宏农得宝，此乃谬也。以陛下此年降诞，故玄宗帝以天降之宝，因改年号为天宝也。”圣颜然后大悦。又韦渠牟曾为道士及僧，德宗问：“卿从道门，本师复是谁？”渠牟曰：“臣师李仙师，仙师师张果老先生。肃宗皇帝师李仙师为仙帝，臣道合为陛下师。由迹微官卑，故不足为陛下师。”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对也。

赵涓为监察御史。时禁中失火，火发处与东宫相近，代宗疑之。涓为巡使，俾令即讯。涓因历彳圉，按据迹状，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。既奏，代宗称赏。德宗时在东宫，常感涓究理详明。及刺衢州，所考既深，与观察使韩不相得，奏免涓官。德宗见名，谓宰相曰：“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即日拜尚书左丞。

司徒郑贞公，每在方镇，公厅陈设，器用无不精备，宴犒未尝刻薄。其平居奉身过于俭素，中外婚嫁甚多，礼物皆经处画。公与其宗叔太子太傅纲居昭国坊。太傅第在南，出自南祖；司徒第在北，出自北祖：时人谓之“南郑相、北郑相”。司徒堂兄文宪公，前后相德宗，亦谓之“大郑相”、“小郑相”焉。

德宗西幸，所乘马，一号神智骢，一号如意骝。

王承升有妹，国色，德宗纳之，不恋宫室。德宗曰：“穷相女子。”乃出之。敕其母兄不得嫁进士朝官，任配军将亲情。后适元士会，以流落终。

颜鲁公尝得方士名药服之，虽老，气力壮健如年年三四十人。至奉使李希烈，春秋七十五矣。临行，告人曰：“吾之死，固为贼所杀必矣。且元载所得药方，亦与吾同；但载贪甚，等是死，而载不如吾。吾得死于忠耶？”于是，命取席固圜其身，挺立一跃而出。又立两藤倚子相背，以两手握其倚处，悬足点空，不至地三二寸，数千百下。又手按床东南隅，跳至西北者，亦不啻五六。乃曰：“既如此，疾焉得死吾耶？异日幸得归骨来秦，吾侄女为裴郾妻者（原注：郾，即鲁公之亲表侄），此女最仁孝，及吾小青衣翦彩者，颇善承事；是的，汝必与二人同启吾棺，知有异于常人之死尔！如穆护（原注：穆护，即鲁公男硕之小名也）天性之道，难言至此。”至蔡州，责希烈反逆无状。竟不敢以面目相见，亦不敢以兵刃相恐，潜命献食者馈空器而已。翌日，贼令官翌来缢之。鲁公曰：“老夫受录及服药，皆有所得。若断吭，道家所忌。今赠使人一黄金带。吾死之后，但割吾他支节，为吾吭血以给之，死无所恨。”且曰：“使人悟慧如此，不事明天子，反事逆贼，何所图也？”官翌从其言。至明年，希烈死，蔡帅陈仙奇奉鲁公丧归京。犹子颜岷实从柳常侍与裴氏女及翦彩同迎丧于镇国仁寺。咸遵遗旨，启棺如生。（原注：柳制鲁公挽歌词曰：“杀身终不恨，归丧遂如生。”）

颜真卿为平原太守，立三碑，皆自撰书。其一立于郡门内，纪同时台省擢授诸郡者十余人；其一立于郭门之西，纪颜氏：曹魏时颜裴、高齐颜之推，俱为平原太守，至真卿，凡三典兹郡；其一是《东方朔庙碑》。镌刻既毕，属禄山乱，未之立也。及真卿南渡，蕃寇陷城，州人埋匿此碑。河朔克平，别驾吴子晁，好事者也，掘碑使立于庙所。其二碑求得旧文，买石镌勒，树之郡门。时颜任抚州，子晁拓三碑本寄之。颜经艰难，对之怆然，曰：“碑者，往年一时之事，何期大贤再为修立，非所望也。”即日，专使赍书至平原致谢。子晁后至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。

天宝初，有范氏尼者，知人休咎。颜鲁公妻党之亲也。鲁公尉醴泉日，诣范问曰：“某欲就制科试，乞师姨一言。”范尼曰：“颜郎事必成。自后一两月朝拜，但半月内慎勿与国外人争竞，恐有谴谪。”鲁公曰：“官阶尽五品，身著绯衫，带银鱼，儿子得补斋郎，其望满矣。”范尼指座上紫丝布食单曰：“颜郎衫色如此，有功业名节皆称是。过七十，已后不须苦问。”鲁公再三穷诘，范曰：“颜郎聪明过人，问事不必到底。”逾日大。鲁公制科高第，授长安尉，迁监察御史。因押班，责武班中喧哗者，命小吏录奏次，即哥舒翰也。翰恃有新破石壁城功，泣诉明皇，坐鲁公轻侮功臣，贬蒲州掾。及鲁公为太子太师，使蔡，叹曰：“范师之言，吾命悬于贼庭必矣！”

建中初，关播为给事中尉。以诸司甲库皆是胥吏掌，为弊颇久，因播议

，用士人知之，谓之“掌库”。

兴元中，有知马者曰李幼清，暇日常取适于马肆。有致悍马于肆者，结锁交络其头，二力士以木耒支其颐，三四辈执抓而从之，马气色如将噬，有不可驭之状。幼清逼而察之，讯于主者，且曰：“马之恶，无不具也。将货焉，唯其所酬耳。”幼清以二万易之，马主尚惭其多。既而聚观者数百辈，讶幼清之决也。幼清曰：“此马气色骏异，体骨德度非凡马。是必主者不知马，俾杂弩辈槽栈，陷败狼藉，刷涤不时，刍秣不适，虎啮蹂奋，蹇破唐突，志性郁塞，终不可久，无所顾赖，发而为狂躁，则无不为也。”既晡，观者少间。乃别市一新络头。幼清自持，徐徐而前，语之曰：“尔材性不为人知，吾为汝易是锁，结杂秽之物。”马弭耳引首。幼清自负其知，乃汤沐翦饰，别其皂栈，异其刍秣。数日而神气一小变，逾月而大变。志性如君子，步骤如俊，嘶如龙，顾如凤，乃天下之骏乘也。

嗣曹王皋有巧思，精于器用。为荆州节度使，有羁旅士，持二羯鼓卷谒皋。皋见卷曰：“此至宝也！”指钢匀之状，宾佐皆莫晓。皋曰：“诸公未必信。”命取食半，自选其极平者，遂量重二卷于半心，油注卷中，满不浸漏，其吻合无际。皋曰：“此必开元中供御卷，不然，无以至此。”问其所自，客曰：“某先人在黔中，得于高力士之家。”众服其识。宾府潜问客：“宜偿几何？”答曰：“不过二百五缗。”及遗财帛器物，其直果称焉。张敦素《夷坚录》云：“宗正卿李琬善羯鼓，有士子以双铁卷卖之，还二十缗，其人怏怏，琬复资之。客有怪其厚价，琬乃取一盘底至平者，以二卷重重安盘中，灌水其中，曾无泄漏。琬曰：‘至精所至，其贵在兹。’”某案：南卓郎中《羯鼓录》但云李卿妙于羯鼓，不言有得卷事，则敦素之记非耶？

宋澁允为太常丞，每言诸悬钟磬亡坠至多，补之者又乖律吕。忽因于光宅佛寺侍漏，闻塔上铎声，倾听久之。朝回，复止寺舍，问寺主僧曰：“上人塔上铎，皆知所自乎？”曰：“不能知之。”曰：“某闻有一是近制。某请一人循铃索历扣以辨之，可乎？”初，僧难，后许。乃扣而辨焉。寺众即言：“往往无风自摇，洋洋有声，非此也耶？”澁允曰：“是也。必因祠祭考本县钟而应也。”因求摘取而观之，曰：“此姑洗编钟耳。”且请独缀于僧庭。归太常，令乐人与僧同临之；约其时彼扣本乐悬，此果应之，遂购而获。又曾送客至通化门，逢度支运乘。驻马俄顷，忽草草揖客别，乃随乘至左藏门，认一铃，亦言编钟也。他人但见铸独工，不与众者埒，莫知其余。及配悬，音形皆合其度，异乎！

贞元中，张茂宗尚义章公主，赠郑国公主，谥为贞穆，有司择日策命。唐已来，公主即有追封者，未有加谥者，公主追谥，自此始也。

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，始以窦文场为左神策护中尉，霍仙鸣为右神策护中尉；某月，又以张尚进为神武中护军，左右辟仗使之始也。

贞元中，贾全为杭州，于西湖造亭，为“贾公亭”，未五六十年废。（案：卷五一条：杭州房为盐官令，于县内凿池构亭，曰“房公亭”，后废。全与此条相类，当是编辑者以贾全事误作房，而王谔采据各书，遂两著之。今无可参校，亦姑并存）

贞元中，郎中史牟为榷盐使。有表生二人自来谒，其母仍使子赍一青盐枕以奉牟，牟封枕付库，杖杀二表生。

德宗非时召拜吴凑为京兆尹，便令赴上。疾驱，请客至府，已列筵矣。或问：“何速？”吏曰：“两市日有礼席，举铛釜而取之，故三、五百人之饌，常可立办。”

韩皋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丞。西省故事：阁老改官，则词头送以次舍人。是时吕渭草敕，皋忧恐，问曰：“仆有何命？”渭不告，皋劫之曰：“与公俱左降。”乃告之。皋又欲诉宰相，渭执之，夺其靴笏，靴笏至午后三刻乃止。

德宗复京师，赐勋臣第宅妓乐。李令为首，浑侍中次之。

马司徒面斥李怀光，德宗正色曰：“惟卿不合斥人。”惶恐而退。李令闻之，请全军自备资粮以讨凶逆，因此李、马不平。

李令常为制将，至西川，与张延赏有隙。及延赏作相，二勋臣在朝，德宗尝令韩晋公和解。宴乐则宰臣尽在，而太常教坊音乐皆至，恩赐酒饌，相望于路。

张、李二家，日出无音乐之声，金吾必奏。俄顷，有中使来，问：“大臣今日何不举乐？”

韩晋公闻德宗在奉天，以夹练囊緘茶末，使步以进。又发军食，尝自负米一石登舟，大将以下皆运。一日之中，积载数万斛。后大修石头五城，召补迎驾子弟，时论疑之。

张凤翔镒闻难，尽出所有衣服，并其家钿钗枕镜，列于小厅，将献行在。俄顷，后院火起，妻女出，而镒从判官田承实得出，匿村舍中，数日稍定。会镒家知之，走告军中，计议迎镒，遂遇害。

德宗幸奉天，朱Γ自率兵至于城下。有西湖寺僧陷在贼中，性甚机巧，教Γ造攻城云梯，其高九十余尺，上施板屋楼橹，可以下瞰城中。浑中令、李司徒奏曰：“贼锋既盛，云梯又壮。纵之，恐不能御；及其尚远，请以锐兵挫之。”遂出师五千，束居后，约战酣而燎。风逆，不能举火，二公酌酒祝之，词气慷慨，千百其勇。须臾，风回，举火纵之，鼓噪而进，梯遂荡尽。德宗御城楼以观，众呼万岁。

朱Γ陷京师，天子幸梁洋，乔琳侍从。至南谷口，奏德宗曰：“臣为陛下仙游寺出家以禳灾。”上甚喜，惜其去，不能阻，乃听之。至仙游不逾月，入京师持杯乞吝。人有布施者，琳戏之曰：“尚有常施。”后反为Γ作吏部尚书，知选事。有选人通官，云“不稳便”。又戏云：“只公此选得稳便否？”Γ败，上亲点逆人簿，至琳。上曰：“与卿平昔分深，相舍，甚欲赦卿，其如法何？持杯判官选，言犹在耳。当时戏谈时，朕于尔时惶惶也。”左右喝琳付法。

李相国揆，以进士调集在京师，闻宣平坊王生善筮，往问之。王每以镗五百决一局，而来者甚多，自辰及酉，有未筮而空返者。揆持一缣晨往，生为之开卦，曰：“君非文字之选乎？当河南道一尉。”揆负才与门籍，不宜为此，颇忿而去。生曰：“君无怏怏，自此数月，当拜左拾遗。前事固不准也。”揆怒未解。生曰：“若事验后，一过我。”揆以书判不中第，补汴州陈留尉。以生之言有徵，复诣之。生于几下取一卷书以授之，曰：“君除拾遗，可视此书；不尔，当有大咎。”得而藏之。既至陈留，时采访使倪若水以揆才品族望，留假府职。会郡有事，须上请，择与中朝通者无如揆，乃请行。关中郡府上书，姓李皆先谒宗正ギ。适遇上尊号，ギ请为表三通，以次上之。明皇召ギ曰：“百官上表，无如卿者。”ギ顿首谢曰：“此非臣所为，是臣从子陈留尉揆所为。”乃召揆。时揆寓于远房卢氏姑之舍。子弟闻召，且未敢出，及知上意，欲以推择，遂出。既见，命宰臣试文词。时陈黄门为题目三篇：其一曰《紫丝盛露囊赋》，二曰《答吐蕃书》，三曰《代南越献白孔雀表》。既封，请曰：“前二首无所恨，后一首或有所疑，愿得详之。”乃许涂八字旁注。翌日，授左拾遗。旬余，乃发王生书，三篇皆在其中，而涂注者亦如之。遽往宣平里访王生，不复见矣。

德宗时，杨炎、卢杞为宰相，皆奸邪用事，树立朋党，以至天子播迁，宗社几覆。德宗惩辅相之失，自是除拜命令，不专委于中书。凡奏拟用人，十阻其七。贞元以后，宰相备位而已。每择官，再三审覆，事多中辍。贞元三年八月，中书省无舍人，每有诏敕，宰相追他官为之。及兵部侍郎陆贽知政事，以上艰于选用，乃上疏论之。

卢杞除虢州刺史，有奏“虢州有官猪数千，常为人患。”德宗曰：“可移沙苑。”杞对曰：“同州岂非陛下百姓？为患一也。臣谓无用之物，与人食之为便。”循宗叹曰：“卿理虢州，而忧他郡百姓，宰相才也！”由是有意作相。

裴延龄恃恩轻躁，班列惧之，惟顾少连不避延龄。尝画一雕，群鸟噪之，以献。上知众怒，益信之，而竟不大用。

相国窦参之败，给事中窦申配流。德宗曰：“吾闻申欲至人家，则鹊喜。”遂赐死。

参贞元壬申三月，居光福里第，月夜闲步中庭，有宠妾上清者曰：“今欲启事。郎须到堂前，方敢言。”窦亟上堂，上清曰：“庭树上有人，请为避之。”窦公曰：“陆贄久欲倾夺吾权位，有人在庭树上，吾死之将至。具奏与不奏，皆受祸，必窜死于道路。汝辈流中不可多得，身死破家，汝定为宫婢。圣君如顾问，当为我辞。”上清泣曰：“诚如是，死生以之。”窦公下阶，大呼：“树上人应是陆贄使来，能全老夫性命，敢不厚报！”其人遂下，乃衣服者，曰：“家有大丧，贫甚，不办葬礼。伏知相公推心济物，所以卜夜而来。”参曰：“某罄所有，当封绢千匹而已，方具修家庙贄，今以为赠。”其人曰：“请左右赍所赐绢，掷于墙外，某于街中俟之。”参依其言。翌日，执金吾先奏之。德宗怒曰：“卿交通节将，蓄养侠刺。位崇台鼎，更欲何求！”参顿首曰：“臣起自布衣小才，官已至贵，皆陛下奖拔，实不因人。今不幸至此，乃仇人所为尔！”中使下殿，宣“卿且归私第，候进止。”越月，贬郴州别驾。会宣武节度刘士宁通好于郴州，观察使上闻。德宗曰：“交通节度将，信而有徵。”乃流参于州，以籍其家。未达流所，诏赐自尽。上清果隶掖庭。后数年，善应对，能煎茶，在帝左右。德宗曰：“宫内人数不少，汝最了事。从何得至此？”上清对曰：“妾本故宰相窦参女奴。窦参家破填宫，得侍上。”德宗曰：“窦某罪不止养侠刺，亦甚有赃污，前纳官银器至多。”上清流泣而言曰：“窦参自御史丞，历度支、户部、盐铁三使，至宰相，首尾六年，月入数十万。前后非时赏赐甚厚。乃者郴州所送纳官赃物，皆是恩赐。当部录曰，妾在郴州，亲见州县希贄意旨，尽刮去所进银器上刻藩镇官衔姓名，诬为赃物。乞陛下验之。”于是宣索窦参没官银器，覆其刻处，皆如上清言。德宗又问蓄养侠刺事，上清曰：“本实无。此悉是陆贄陷害，使人为之。”德宗怒陆曰：“者獠奴！我脱却伊绿衫便与紫著，又常唤伊作陆九。我任使窦参，方称意次，须教我枉杀却。及至权入伊手，其为软弱，甚于泥团。”乃下诏雪参。时裴延龄探知陆贄恩衰，恣行媒孽，竟受谴不回。后上清特敕度为道士，终嫁为金忠义妻。世以陆贄门生多位显者，不敢说，故此事绝无人知。

裴佶常话：少时姑夫为朝官，有清望。佶至其居，会退朝，浩叹曰：“崔昭何人，众口称美！此必行货赂者也。如此，安得不乱？”言未讫，门者报曰：“寿州崔使君候。”姑夫怒，呵门者，将鞭之。良久，束带强出。须臾，命茶甚急，又命馔，又令秣马饭仆。佶曰：“前何倨，后何恭？”及入门，有喜色，揖佶而曰：“憩外舍。”未下阶，出怀中一纸，乃赠官纈千匹。

李司徒勉为开封县尉，特善捕贼。时有不良试公之宽猛，乃潜纳人贿，俾

公知之。公召告吏卒曰：“有纳其贿者，我皆知之。任公等自陈首，不得过三日，过则舛棹相见。”其纳贿不良故逾限，而忻然自赍其棹。公令取石灰棘刺置于中，令不良入，命取钉钉之，送汴河讫。乃请见廉使，廉使叹赏久之。后公为大梁节度使，人问公曰：“今有官人如此，如何待之？”公曰：“即打腿。”

卢舍人群、卢给事宏正相友善。群清瘦古淡，未尝言朝市；宏正魁梧富贵，未尝言山水。群日饮高卧，制诏多就宅草之；宏正未尝在假告，有宾客皆就省相见。一日雪中，群在假，宏正将欲入省，因过群。群方道服，于南垣茅亭望山雪，促命延入，群曰：“卢六卢六！曾莫顾我，何也？”宏正曰：“月限向满，家食相仍，且诣宰府，以求外任。”群曰：“奔走权门，所不忍视，腊酒一壶，能共醉否？”宏正曰：“切欲诣省。”群又呼侍儿曰：“卢六待去，早来药糜宜匀越器中，我与给事公对食。”宏正曰：“不可，今旦犯冷，已买血蒜羹餐矣！”

刘太真为《陈少游行状》，比之齐桓、晋文，时议喧腾。后坐贡院用情，追责前事，贬信州刺史。

韦太尉之在西川，凡军士将有婚嫁，则以熟锦衣给其夫，以银泥衣给其妻，又各给钱一万，死丧称是。精训练，待之如敬客。极其聚敛，军府浸盛，而民困矣！晚年终至刘辟之乱，天下讥之。

刘辟初有心疾，人自外至，辄辟而吞之。同府崔佐特硕大，辟据地而吞，背裂血流。独卢文若至不吞，故后自惑。

国子司业韦聿者，皋之兄也。朝中以为戏弄。或言九宫休咎，聿曰：“我家白方常在西南，二十年矣！”

权相为舍人，以门望自处，常戏同僚曰：“未尝以科第为资。”郑云逵遽曰：“更有一人。”遽问：“谁？”答曰：“韦聿。”满座皆笑。

汴州相国寺，言佛像有流汗。刘元佐遽命驾，自持金帛以施。日中，其妻亦至。明日，复起斋场。由是将吏商贾，奔走道路，如恐不及。因令官为簿书，以籍所入。十日，乃闭寺门，曰：“汗止矣！”所得盖钜万，计以贍军。

崔膺性狂，张建封爱其文，引为客，随建封行营。夜中大叫惊军，军士皆怒，欲食其肉，建封藏之。明日置宴，监军曰：“某与尚书约，彼此不得相违。”建封曰：“唯。”监军曰：“某有请，请崔膺。”建封曰：“如约。”遽巡，建封又曰：“某有请，亦请崔膺。”坐中皆笑，乃得免。

李实为司农卿，督责官租。萧居丧，输不及期，实怒，召至，租车亦至，得不罪。会有赐与，当谢状，秉笔者有故未至，实乃曰：“召衣齐衰者。”至，立为草状，实大喜，延英面荐。德宗令问丧期，屈指以待。及释服日

，以处士拜拾遗。有文学，喜书画，好弹琴，其拔擢乃偶然耳。

郑云逵与王彦伯邻，尝有客求医，误造云逵，诊曰：“热风。”客又请药方，云逵曰：“药方即不如东家王供奉。”客惊而去。自是京城目乖宜者为“热风”。

王仲舒为郎中，与马逢友善。每责逢曰：“贫不可堪，何不求碑志相救？”逢笑曰：“适见人家走马呼医，立可得也。”

许尚书孟容与宋济为布衣交。及许知举，宋不中第。放榜后，许自愧，累请人致意，兼令门生就见，宋乃谒许。深谢之。因置酒，酣，乃曰：“某今年为国家取卿相。”时有姚嗣及第，数日卒。乃起慰许曰：“邦国不幸，姚令公薨谢。”

郑户性通脱，与诸甥侄谈笑无间。曾被飘瓦所击，头血淋漓，两玉簪俱碎。家人惶遽来视，外甥王某在后至，曰：“二十舅，今日头璧俱碎。”户大叫曰：“我不痛！”裹伤命酒，酣饮尽兴。

顾况从辟，与府公相失，揖出幕，况曰：“某梦口与鼻争高下。口曰：‘我谈今古是非，尔何能居我上？’鼻曰：‘饮食非我不能辨。’眼谓鼻曰：‘我近鉴豪端，远察天际；惟我当先。’又谓眉曰：‘尔有何功，居我上？’眉曰：‘我虽无用，亦如世有宾客，何益主人？无即不成礼仪；若无眉，成何面目？’”府公悟其讥，待之如初。又旧说：顾况与韦夏卿饮酒，时金气已残，夏卿请席徵秋后意，或曰“寒蝉鸣”，或曰“班姬扇”，而况云“马尾”，众哂之，曰：“此非在秋后乎？”

郎中故事：吏部郎中二厅，先南曹，次废置。刑部分两赋，其制尚矣。

旧说：吏部为“南省舍人”，考功、度支为“振行”，比部得廊下食，以饭。从者号曰“比盘”。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“都公”，省中语曰：“后行祠、屯，不博中行都门；中行刑部，不博前行驾、库。”

故事：度支郎中判入，员外判出，侍郎总统，押案而已。乾元已后始为使额。

郎官当直，发敕为重。水部员外刘约直宿，会河内系囚配流岭表，夜发敕符，直宿令史又不更事，惟下岭表，不下河北。旬月后，本州闻后，约遂出官。

贞元末，有郎官四人，自行军司马赐紫而登郎署，省中谑为“四君子”。

郎士元诗句清绝轻薄，好为剧语，每云：“郭令公不入琴，马镇西不入茶，田承嗣不入朝。”马知此，语之曰：“郎中言燧不入茶，请左顾为设也。”即依期而往。时豪家食次，起羊肉一斤，层布于巨胡饼，隔中以椒豉，润以酥，入炉迫之，候肉半熟食之，呼为“古楼子”。马晨起啖古楼子以侘，士元

至，马喉乾如窑，即命急烹茶，各啜二十余瓯。士元已老，虚冷腹胀，屡辞，马辄曰：“‘马镇西不入茶’，何遽辞也？”如此又七瓯。士元固辞而起，及马，气液俱下。因病数旬，马乃遗绢二百匹。

贞元初，穆宁为和州刺史，其子故宛陵尚书及给事列侍宁前。时穆家法最峻，宁命诸子直饌，稍不如意，则杖之。诸子至直日，必探求珍异，罗列鼎俎，或不中意，未尝免笞。一日给事直饌，鼎前有熊白及鹿，曰：“白肥而瘠相滋，其宜乎？”遂试以白裹改进，宁果再饭。宛陵诸季视之，喜形于色，曰：“非惟免笞，兼当受赏。”宁饭讫，曰：“今日谁直？可与杖俱来。有此佳味，奚进之晚？”

宝应中，员外郎窦庭芝分司东都，敬事卜者葫芦生，言吉凶多中，往来甚频。一日，入门甚叹惋，庭芝问之，曰：“君家大祸将至，举族恐无遗类。”庭芝惶恐，问所以避之者。云：“非遇黄中君、鬼谷子，不可救。然黄中君难见，但见鬼谷子，当无患矣。”具说形貌服饰，令浹旬求之。于是窦与兄弟群从，泊妻子奴仆，晓夕求访于洛下。时李邕侯居忧于河清县，骑驴入洛，至中桥南，遇大尹避道，驴惊逸而走，径入庭芝所居，与仆者共造其门。值车马将出，忽见邕侯，皆惊视之。俄有人出云：“此是分司窦员外宅，所失驴收在马厩，请客入座，员外尝愿修谒。”如此者数四。不获已，就其第。庭芝出，降阶而拜，延接殷勤，遂至信宿。至于妻孥，咸备家人之礼。数日告去，赠送甚厚，但云：“贵达之日，愿以一家为托。”邕侯居于河清，信使旁午于道。（原注：庭芝初与邕侯相值，葫芦生遽至其家，云：“既遇此人，无复忧矣！”）及朱Γ之乱，庭芝方为陕府观察，德宗幸奉天，遂降；贼平，德宗首命诛之。邕侯自南岳徵回，因第贼臣罪状，请庭芝减死。上不许，云：“卿以为宁王姻党乎？”（原注：庭芝姊为宁王妃）邕侯具白以旧事，上乃原其罪。邕侯始奏，上密使中官夜乘传陕州问之，与庭芝云符合。德宗曰：“黄中君，盖我也；谓卿为鬼谷子，何也？”（原注或云：李氏之先君灵城，在清谷前、浊谷后，恐以此言之）

窦相易直，幼时名秘。家贫，就业田里，其师事老叟有道术，而人不知。一日，忽风雪暴至，学童皆不果归，宿于漏屋下。天寒，争近火，唯窦相寝于榻。夜深方觉，叟抚公令起，曰：“窦秘，君后为人臣，贵寿之极，勉自爱也！”及德宗幸奉天，易直方举进士，亦随驾西行。乘一蹇驴至开远门，路隘，门将阖，公惧势不可进，闻一人叱驴，兼其后，得疾驰而出。顾见一黑衣卒呼曰：“秀才！他日莫忘闻倩。”及拜相，访得其子，提挈累至大官。

赵、卢迈二相，皆吉州旅客，人人呼赵七、卢三。赵相自微而著，盖为是姚广女婿。姚与独孤问俗善，因托之，得作湖南判官，累授官至监察。萧复相

代问俗为潭州，有人又荐于萧，萧留为判官，至侍御史。萧入，主留务，有美声，闻于德宗，遂兼中丞，为湖南廉使。及李泌入相，不知之，俄而除替。既罢任，遂入京。李玄素知湖南政事多善，意甚慕之。闲居慕静，深巷杜门不出，玄素访之甚频。玄素乃是泌相之徒弟也，原因其相访，引玄素于青龙寺，谓之曰：“赵亦自有官职，誓不敢怨他人也。非偶然耳，盖得于日者焉。”遂同访之，问玄素年命，谓之曰：“公亦富贵人也。”玄素因自负，亦不言于泌相兄也。德宗忽记得，赐拜给事中。泌相不测其由。会有和戎使事，出新相关播为大使，张荐、张式为判官，泌因乃奏为副使。未至西蕃，右丞有阙，宰相上名，德宗曰：“赵堪为此官。”进拜右丞。不数月，迁尚书左丞平章事，五年，薨于位。此乃吉州旅人赵七郎之变化也。

苗晋卿困于科举。一年，似得复落。春时，携酒乘驴出都门，藉草而眠。既觉，有老父坐于旁，因以余杯饮之。老父愧谢曰：“郎君萦悒耶？要知前事乎？”晋卿曰：“某应举已久，有一第乎？”曰：“大有事，但问之。”苗曰：“某久穷，羨一郡，宁可及乎？”曰：“更向上。”“廉察乎？”曰：“更向上。”苗乘酒，遂曰：“将相乎？”曰：“更向上。”苗怒而不信，因扬言曰：“将相更向上，天子也？”老父曰：“真者不得，假者即得。”苗以为怪诞，揖之而去。后果为将相。及德宗崩，摄冢宰三日。

司空曾为杨丞相炎判官，故卢新州见忌，欲出之。公见桑道茂，道茂曰：“年内出官。”官名遗忘。福寿果然。

卢华州，予之堂舅氏也。尝于元载宅门，见一人频至其门，上下瞻顾。卢疑其人，乃邀以归，且问“元相何如”？曰：“新相将出，旧者须去。吾已见新相矣，一人绯，一人紫；一人街西住，一人街东住：皆惨服也。然二人皆身小而不知姓名。”不经旬日，王、元二相下狱。德宗以刘晏为门下，杨炎为中书，外皆传说必定，疑其言不中。时国舅吴凑见王、元事讫，因贺德宗而启之，曰：“新相欲用谁人？”德宗曰：“刘、杨。”凑不语。上曰：“五舅意如何？言之无妨。”吴曰：“二人俱曾用也，行当可见。陛下何不用后来俊杰？”上曰：“为谁？”吴乃奏常袞及某乙。翌日并用，拜二人为相，以代王、元，果如其说。绯紫、短小，街之东西，无不验者。

桑道茂之门有一姬，无所知，大开卜肆。自桑而卜回者，必曰：“姬于桑门卖卜，必有异也。”筮毕必来覆之。桑言休，则姬言咎；桑言咎，则姬言休。厥后中否，姬、桑各半。

长安风俗：贞元侈于游宴，其后或侈于书法、图画，或侈于博奕，或侈于卜咒，或侈于服食，各有自也。

顺宗时，五坊鹰犬恣横，州县不能制。多于民间张罟，或有误伤一鸟雀者

，必多得金帛乃止，时谓“供奉鸟雀”。

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，旦夕有腾超之势。知一僧有术数，寓直日邀至省。方欲问命，报韦秀才在门外，不得已见之，令僧坐帘下。韦献卷已，略省之，意色颇倦。韦觉告去，僧吁叹良久，曰：“某欲言，员外心不惬，如何？员外后迁，乃本曹郎中也。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。”禹锡大怒，揖出之。不旬日，贬官。韦乃处厚相，二十余年，在中书。禹锡转为屯田郎中。

韦崖州执谊自幼不喜闻岭南州县。拜相日，出外舍，一见《州郡图》，迟回不敢看。良久，临起误视，乃《崖州图》。后竟贬于此。

裴晋公度少时羁寓洛中，尝乘驴入皇城，上天津桥。时淮西用兵已数年矣。有二老人傍桥柱立，相语云：“蔡州用兵日久，徵发正困于人，未知何时得平定？”忽睹裴公，惊愕而退。有仆携书囊后行，相去稍远，闻老人云：“适忧蔡州未平，须待此人为将。”既归，其仆白之，裴曰：“见我龙钟，相戏尔！”其秋东府乡荐，明年登第。及为相，请讨伐淮西，遂平。后守洛时，对客每话天津桥老人事。

裴中令应举，诣葫芦生问命。未之许，谓无科级之分。试日，排高上门，人马拥并。见一妇人，类贾客之妻，从女奴皆衣服鲜洁，挈一合，以紫帕封。女奴力倦，置于门，门辟，失妇人所在，合复在傍，公以衫裾卫之，意为他人所购，冀其主复至。举人悉集，公独在门，日晏终不去。久之，妇人方悲号，公诘其冤抑，以状答曰：“夫犯刑宪，其案已圆在朝夕。某家素丰，蓄一宝带，会有能救护者，与数万缗，至罗锦，悉不取，唯须此带。今早晨亲遣女使更持送，忽失所在，吾夫不免矣！”公识其主，即以予之。妇人再拜，泣谢而去。试不及，免罢一举。他日复访葫芦生，生见公，惊曰：“君非去年相遇者耶？君将来及第，兼位极人臣，盖近有阴德。”

裴晋公为盗所伤，隶人王义刃死之，乃自为文以祭之，厚给妻孥。是岁进士为《王义传》者甚众。

皇甫气貌刚质，性褊直。为尚书郎，乘酒使气，忤同列；及醒，不自适，求分务洛都。值洛中仍岁乏食，正郎滞曹不迁，俸甚微，困悴甚。尝因积雪，门无辙迹，厨突无烟。裴晋公保厘洛宅，人有以为言者，由是辟为留府从事，公常优容之。先是，公讨淮西日，恩赐钜万，贮于集贤私第。公素奉佛，因尽舍所得，再修福先寺。既成，将请白居易为碑。曰：“近舍而远徵白，信获戾于门下矣！”公曰：“初不敢以仰烦，虑为大手笔见拒，是所愿也。”因请斗酒而归，独饮其半，乘醉挥毫，立就。又明日，挈本以献。文思高古，字复怪僻、公寻绎久之，叹曰：“木玄虚、郭景纯、《江》、《海》之流也！”（原注：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童院，洛中人家往往有本）命小将以车马辇

彩器玩约千余缗酬之。省书，掷于地，面叱小将曰：“寄谢侍中，何相待之薄也！之文，非常流之文也，曾与顾况为《集序》外，未尝造次许人者；请制此碑，盖受恩深厚耳，其词约三千余字，每字三匹绢，更减五分钱不得。”小校具以白，公笑曰：“真不羁之才。”立遣依数酬之（原注：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有四，计送绢九千七百六十有二。后寺之老僧曰师约者，细为人说，其数亦同）。自居守府及里第，辇负相属，洛人聚观之。褊急之性，独异于人。尝为蜂螫手指，因大躁忿，命奴仆及里中小儿，箕敛蜂窠，以厚价购之。顷之，聚于庭，则命以砧臼绞取其汁，以涂所痛。又其子松，尝录诗数首，字小误，大骂跃呼，取杖不及，齿啮其臂，血流及肘。

李公镇宣武，好琴书。自造琴，取新旧桐材扣之，合律者裁而胶缀。所蓄二琴殊绝，其名“响泉”、“韵磬”者也。性不喜俗间声音，有二宠奴，号秀奴、七七，善琴箏与歌，时遣奏之。有撰琴谱。兵部员外郎约，公之子也。以近属宰相子，而有德量，多材艺，不迹声色，善接引人物，而不好俗谈。晨起，草裹头，对客蹙容，便过一日。多蓄古器，在润州尝得古铁一片，击之清越。养一猿，名山公，常与相随。尝月夜独泛江，登金山，击铁鼓琴，猿必啸和。高陆令赵仁参夫人韦氏，即兵部之姨妹也。说公徐夫人生二子；中年于徐夫人小乖，及兵部生，情好复初，而君于诸子中宝爱悬隔。在官所俸禄，付与从子，一不问数，唯给奉崔氏、元氏二孀姊。元氏亦有美行，祭酒华阴公为之传。君初至金陵，于李仁参坐，屡赞招隐寺之美。一日，宴于寺中，明日谓君曰：“十郎常夸招隐寺，昨游宴细看，何殊州中？”君笑曰：“某所赏者疏野耳！若远山将翠幕遮，古松用彩物裹，腥膻不鹿蹄泉，音乐乱山鸟声，此则实不如在叔父大厅也。”大笑。性又嗜茶，能自煎，曰：“茶须缓火炙，活火煎。”活火，谓炭火之有焰者也。客至不限瓿数，竟日执茶器不倦。尝奉使行至陕西石碛县东，爱渠水，留旬日，忘发。

李之擒也，侍婢一人随之，裂帛自书管擢之功，言为张子良所卖。教侍婢曰：“结之于带。吾若从容奏对，当为宰相，扬、益节度；不得，受极刑矣。我死，汝必入禁中。上问汝，当以此进。”及伏法，京师大雾，三日不解。宪宗得帛书，颇疑其冤，内出黄衣一袭赐子，敕京兆收葬。

孝明郑太后，润州人也，本姓尔朱氏。相者言其当生天子。李据浙西反，纳之。诛后，入掖庭，为郭太后侍儿。宪宗皇帝幸之，生宣宗，即位，尊为太后。懿宗立，尊为太皇太后。又七年崩，以郭太后配飧，出祭别庙。

段相文昌，少寓江陵，甚贫窶。每听曾口寺斋钟动，诣寺求食，寺僧厌之，乃斋后扣钟，冀其来不逮食。后登台辅，出镇荆南，题诗曰：“曾遇梨饭后钟。”文昌晚贵，以金莲花盆盛水濯足，徐相商以书规之。文昌曰：“人生几

何，要酬平生不足也！”（原注：或曰，此诗是王相播事）

文昌少孤，寓居广陵之瓜洲，家贫力学。夏月访亲知于城中，不遇，饥甚，于路中拾得一钱，道旁买瓜，置于袖中。至一宅，门阒然，入其厩内，以瓜就马槽破之。方次，老仆闻击槽声，跃出，责以擅入厩；惊惧，弃之而出。镇淮海，常对宾客说之。在中书厅事，地衣皆锦绣，诸公多撤去，而文昌每令整饬。方践履。同列或劝之，文昌曰：“吾非不知，常恨少贫太甚，聊以自慰尔。”

元和中，有老卒推倒《平淮西碑》，官司牟咸其项，又以枷击守狱者。宪宗怒，命缚来杀之。既至京，上曰：“小卒何故毁大臣所撰碑？”卒曰：“乞一言而死。碑文中有不了语，又击杀陛下狱卒，所愿于闻奏。文中美裴度，不还李功，是以不平。”上命释缚赐酒食，敕翰林学士段文昌别撰。案：妻入诉禁中，乃命段文昌撰文，其时碑尚未立，安得推倒？

于襄阳云：“今之方面，权胜于列国诸侯远矣。且v押一字，转牒天下，皆供给承禀；列国止于我疆而已，不亦胜乎！”

于司空以乐曲有《想夫怜》，其名不雅，将改之，客笑曰：“南朝相府曾有瑞莲，故歌曰‘相府莲’，自是后人语讹。”乃不改。古解题曰：“《相府莲》者，王俭为南齐相，一时所辟皆才名之士，时人以入俭府为入莲花池，谓如红莲映绿水，今号‘莲幕’者自俭始。其后语讹为《想夫怜》，亦名之丑尔。”又有《簇拍相府莲》，《乐苑》曰：“《想夫怜》，羽调曲也。”白居易诗曰：“玉管朱弦莫急催，客厅歌送十分杯；长爱夫怜第二句，倩君重唱夕阳开。”王维右丞词云“秦川一半夕阳开”是也。“夜闻邻妇泣，切切有余哀。即问缘何事，征人战未回。”《簇拍相府莲》：“莫以今时宠，宁忘旧日恩。看花满眼泪，不共楚王言。”“闺烛无人影，罗屏有梦魂。近来音耗绝，终日望应门。”

卫侍郎次公在吏部，避嫌，宗从皆不注拟。有从于申甫，自江淮来调选，因告主吏曰：“但得官，便出城。即可矣。”遂馆申甫于别第。未几，拨江南令，将出城，为次公老仆所遇，不得已，见次公。次公诘其由，申甫以实对。次公曰：“今年所注，不省有汝姓名。”验其签名，则次公署之也，乃召主吏，贷其罪以问之。吏曰：“凡所取押，皆冒。”次公叹曰：“某虑不及此！”遂遣赴官。

王智兴以使侍中罢镇归京，亲情有以选事求嘱，智兴固不肯应。选人恳请，遂致一衔与吏部侍郎。吏部印尾状云：“选人名衔谨领讫。”智兴曰：“不知侍中亦有用处。”

崔相群之镇徐州，尝以《焦氏易林》自筮，遇《乾》之《大畜》，其繇曰

：“曲束法书，藏在兰台。虽遭乱溃，独不遇灾。”及经王智兴之变，果除秘书监。

元和十五年，太常少卿李建知举，放进士二十九人。时崔嘏舍人与施肩吾同榜。肩吾寒进。为嘏瞽一目，曲江宴赋诗，肩吾云：“去古成，著虫为虾。二十九人及第，五十七眼看花。”

裴坦为职方郎中、知制造，裴相休以坦非才，不称，力拒之，不能得。命既行，坦至政事堂谒谢丞相。故事：谢毕便于本院上事，宰臣送之，施一榻压角坐，而坦巡谒执政，至休多输感激。休曰：“此乃首台谬选，非休力也。”立命肩舆便出，不与之坐。两阁老吏云：“自有中书，未有此事。”人为坦耻之。至坦知贡举，擢休子宏上第，时人称欲盖而彰。

刘虚白与太平裴坦相知。坦知举，虚白就试，因投诗曰：“三十年前此夜中，一般灯烛一般风。不知人世能多许，犹著麻衣待至公。”坦感之，与及第。

安邑李相公吉甫，初自省郎为信州刺史。时吴武陵郎中，贵溪人也，将欲赴举，以哀情告州牧；赠布帛数端。吴以轻鲜，以书让焉。其词唐突，不存桑梓之分，并却其礼，李公不悦，妻谏曰：“小儿方求成人，何得与举子相忤？”遂与米二百斛，李公果憾之。元和二年，崔侍郎重知贡举，酷搜江湖之士。初春，将放二十七人及第，持名来呈相府。才见首座李公，公问：“吴武陵及第否？”主司恐是旧知，遽言及第，其榜尚在怀袖。忽报中使宣口敕，且揖礼部从容，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，公谓曰：“吴武陵至粗人，何以当科第？”礼部曰：“吴武陵德行未闻，文笔乃堪才采录。名已上榜，不可却也。”相府不能移，唯唯而从之。吴君不附国庠，名第在于榜末。是日，既集省门，谓同年曰：“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排榜也。”观者皆讶焉。

永宁王二十、光福王八二相，皆出于先安邑李丞相之门。安邑薨于位，一王素服受慰；一王则不然，中有变色，是谁过欤？又曰：“李安邑之为淮海也，树置裴光德，及去则除授不同。”李再入相，对宪宗曰：“臣路逢中人送节与吴少阳，不胜愤愤。”圣颜然。翌日，罢李丞相蕃为太子詹事，盖与节是蕃之谋也。又论：征元济时馈运使皆不得其人，数日，罢光德为太子宾客；主馈运者，裴之所除也。刘禹锡曰：“宰相皆用此势，自公孙弘始，而增稳妙焉。但看其《传》，当自知之。萧曹之时，未有斯作。”

刘禹锡守连州，替高霞寓，后入为羽林将军（案《唐书 高霞寓传》：霞寓由归州刺史，入为右卫大将军，与刘禹锡之守连州无涉，疑有脱误）。自京附书，曰：“以承眷，辄请自代矣。”公曰：“感。然有一话：曾有老妪山行，见一兽，如大虫，羸然跬步而不进，若伤其足者。妪因即之，而虎举前足以

示姬，姬看之，乃有芒刺在掌下，因为拔之。俄而奋迅阚吼，别姬而去，似愧其恩者。及归，翌日，自外掷麋鹿狐兔至于庭者，日无阙焉。姬登垣视之，乃前伤虎也，因为亲族具言其事，而心异之。一旦，忽掷一死人，血肉狼藉，乃被村人凶者呵捕，云‘杀人’。姬具说其由，始得释缚。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之，曰：‘感则感矣。叩头大王，已后更莫抛人来也！’”

刘禹锡曰：“史氏所贵著作起居注，橐笔于螭首之下，人君言动皆书之，君臣启沃皆记之，后付史氏记之，故事也。今起居惟写除目，著作局可张雀罗，不亦倒置乎？”

刘禹锡曰：“大抵诸物须酷好则无不佳，有好骑者必蓄好马，曰好瑟者必善弹。皆好而别之，不必富贵而亦获之。”韦绚曰：“蔡邕焦尾，王戎牙筹，若不酷好，岂可得哉！”

刘禹锡云：“韩十八愈直是太轻簿。谓李二十六程曰：‘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，直是聪明过人。’李曰：‘何处是过人者？’韩曰：‘共愈往还二十余年，不曾过愈论著文章，此是敏慧过人也。’”

韩十八初贬之制，席十八舍人为之词，曰：“早登科第，亦有声名。”席既物故，友人曰：“席无令子弟，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吃耶？”韩曰：“席十八吃不洁太迟。”人问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出语不是当。”盖忿其责词云“亦有声名”耳。

韩退之有二妾，一曰绛桃，一曰柳枝，皆能歌舞。初使王庭湊，至寿阳驿，绝句云：“风光欲动别长安，春半边城特地寒；不见园花兼巷柳，马头惟有月团团。”盖有所属也。柳枝后逾垣遁去，家人追获。及镇州初归，诗曰：“别来杨柳街头树，摆弄春风只欲飞。还有小园桃李在，留花不放待郎归。”自是，专宠绛桃矣。

元和中，郎吏数人，省中纵酒话平生，各言爱尚及憎怕者。或言爱图画及博奕，或怕妄与。工部员外汝南周愿独云：“爱宣州观察使，怕大虫。”

初，百官早朝，必立马建福望仙门外，宰相则于光宅车坊，以避风雨。元和初，始置待漏院。

元和末，有敕申明父子兄弟无同省之嫌。自是杨於陵任尚书，其子侄兄弟分曹者，亦有数人。

沙陀本突厥余种。元和中，三千人归顺，隶京西，节度使范希朝主之。弓马雄勇，冠于诸蕃。

进士何儒亮，自外方至京师，将谒从叔，误造郎中赵需宅。白云同房。会冬，需欲家宴，挥霍之际，既是同房，便入宴。姑姊妹尽在列，儒亮僕徐徐出，细察，乃何氏子，需笑而遣之。某按：此事是赵赞侍郎与何文哲尚书。相与

邻居时，俱侍御史，水部赵郎中需方应举，自江淮来，投刺于赞，误造何侍御第。何，武臣也，以需进士，称犹子谒之，大喜，因召入宅。不数日，值元日，骨肉皆在坐，文哲因谓需曰：“侄之名宜改之。且‘何需’，似涉戏于姓也。”需乃以本氏告，文哲大愧，乃厚遣之而促去。需之孙頊，前国学明经；文哲侄孙继，为杭之戎吏，皆说之相符，而并无儒亮之说。《国史补》所记乃误耶？

西蜀官妓曰薛涛者，辩慧知诗。尝有黎州刺史（原注：失姓名）作《千字文令》，带禽鱼鸟兽，乃曰：“有虞陶唐。”坐客忍笑不罚。至薛涛云：“佐时阿衡。”其人谓语中无鱼鸟，请罚。薛笑曰：“‘衡’字尚有小鱼子；使君‘有虞陶唐’，都无一鱼。”宾客大笑，刺史初不知觉。

白太傅与元相国友善，以诗道著名，时号“元白”。其集内有诗说元相公云：“相看掩泪应无说，离别伤心事岂知？想得咸阳原上树，已抽三丈白杨枝。”洎自撰墓志，云与刘梦得为诗友，殊不言元相公，时人疑其隙终也。

李贺为韩文公所知，名闻绅。时元相稹以明经擢第，亦善诗，愿与贺交。诣贺，贺还刺，曰：“明经及第，何事看李贺？”元恨之。制策登科。及为礼部郎中，因议贺父名晋肃，不合应进士，竟以轻薄为众所排。文公惜之，为著《讳辩》，竟不能上。

长庆初，李尚书绛议置郎官十人，分判南曹，吏人不便。旬日出为东都留守。自是选曹成状，常亦速毕。

山甫以石留黄济人嗜欲，多暴死者。其徒盛言山甫与陶贞白同坛受录以神之。长庆二年，卒于余干。江西观察使王仲舒遍告人：山甫老病而死速朽，无少异于人者。

令狐楚镇东平，侍行。尝送亲郊外逆旅中。时久旱，因问民间疾苦。有老父曰：“天旱，盗贼且起。”复曰：“今风不鸣条，雨不破块。”以相反诘之，答曰：“自某日不雨，至于是月，岂非不破块乎？赋税徵迫，贩妻鬻子，不给；继以桑枝，岂非不鸣条乎？”

镇州王庭凑始生，尝有鸠数十只，朝集庭树，暮集檐下，里人骆德播异之。及长，骈协，善《阴符经》、《鬼谷子》。初仕军中，曾使河阳，道中被酒，寝于路傍。忽有一人，荷策而过，熟视之，曰：“贵当列土，非常人也！”从者告之。庭凑驰数里追及，致敬而问。白云：“济源骆山人也。向见君鼻中之气，左如龙，右如虎；龙虎交王，应在今秋。（原注：一云：“吾相人未有如此者。”）子孙相继，满一百年。”又云：“家之庭合有大树，树及于堂，是其兆也。”是年，庭凑为三军所立。归省别墅，而庭树婆娑，阴已合矣。

田令既为王庭湊所害，天子召其子布于涇州，与之发哀，授魏博之节。布乃尽出妓乐，才舍鹰犬，哭曰：“吾不回矣！”次魏郊三十里，跣行被发而入。后知力不可执，密为遗表，伏剑而死。

长庆中，京城妇人首饰，有以金碧珠翠；笄栉步摇，无不具美，谓之“百不知”。妇人去眉，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，谓之“血晕妆”。

宝历中，敬宗皇帝欲幸骊山，时谏者至多，上意不决。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，叩头谏曰：“昔周幽王幸骊山，为戎所杀；秦始皇葬骊山，国亡；明皇帝宫骊山，而禄山乱；先皇帝幸骊山，而享年不长。”帝曰：“骊山若此之凶耶？我宜往以验彼言。”后数日，自骊山回，语亲幸曰：“叩头者之言，安足信哉！”

文宗在藩邸，好读书。王邸无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论语》；虽有，少成部帙。宫中内官，得《周易》一部，密献。上即位后，捧以随辇。及朝廷无事，览书目，间取书便殿读之。乃诏兵部尚书王起、礼部尚书许康佐为侍讲学士，中书舍人柳公权为侍读学士。每有疑义，召学士入便殿，顾问讨论，率以为常，时谓“三侍学士”，恩宠异等。于是，康佐进《春秋列国经传》六十卷，上善之，问康佐曰：“吴人伐越，获俘以为閻，使守舟；余祭观舟，閻以戈杀之。閻是何人？杀吴子复是何人？”康佐迟疑久之，对曰：“《春秋》义奥，臣穷究未精，不敢遽解。”上笑而释卷。

蓝田县尉直宏文馆柳，擢为右拾遗、宏文直学士，给事中萧仿、郑裔綽驳还制，曰：“陛下悬爵位，本待贤良；今命浇浮，恐非惩劝。柳居家不稟义方，奉国岂尽忠节？”刑部尚书柳仲郢，诣东上下门进表，称“子才器庸劣，不当玷居谏垣；若诬以不孝，即非其实。”太子少师柳公权亦讼侵毁之枉。上令免官，家居修省。贞元、元和已来，士林家礼法，推韩、韩皋、柳公綽、柳仲郢，一旦子称不孝，为士叹之。

韦温迁右丞。文宗时，姚勛按大狱，帝以为能，擢职方员外郎。温上言：“郎官清选，不可赏能吏。”帝问故，杨嗣复对曰：“勛名臣后，治行无疵。若吏才干而不入清选，他日孰肯当剧事者？此衰晋风，不可以法。”

太和三年，左拾遗舒元褒等奏中丞温造凌供奉官事：“今月四日，左补阙李虞仲与温造街中相逢，造怒不回避，遂擒李虞仲祇奉人，笞其背者。臣等谨按国朝故事：供奉官街中，除宰相外，无所回避。”

陈夷行，字周道。文宗时，仙韶乐工尉迟璋授王府率，右拾遗李洵直当衙论奏。郑覃、杨嗣复嫌以细故，谓洵直近名。夷行曰：“谏官当衙，正须论宰相得失，彼贱工安足言？然亦不可置不用。”帝即徙璋。

新昌李相绅性暴不礼士。镇宣武，有士人遇于中道，不避，乃为前驺所拘。绅命鞫之，乃宗室也，答款曰：“勤政楼前，尚容缓步；开封桥上，不许徐行。汴州岂大于帝都？尚书未尊于天子。”公览之，失色，使逸去。

武翊黄，府送为解头，及第为状头，宏词为敕头，时谓“武三头”，冠于一时。后惑于媵嬖薛荔，苦其冢妇卢氏。虽新昌李相绅以同年蔽之，而众论不容，终至流窜。

王并州，自河南尹拜右丞相。除目才到，少尹侯继有宴，以书邀之。王判后云：“新命虽闻，旧衔尚在，遽为招命，堪入《笑林》。”洛中以为口实。故事：少尹与大尹游宴礼隔。虽除官，亦当俟正敕也。

王沐，王涯之再从弟也。家于江南，老且穷。以涯作相，骑驴至京师，三十日始得见涯，所望不过一簿尉耳。而涯见其潦倒，无推引意。太和九年秋，沐干涯之嬖奴，导以所欲，涯始一召，许以微官处之。自是旦夕造涯。及涯诛，仇士良收捕涯家族时，沐方在涯宅，以王氏之宗同坐。

舒守谦即元舆之宗，十年居元舆舍，未尝一日有间。至于车服饮馔，亦无异等。元舆谓之从子，取明经及第，历秘书郎。及持相印，许列清曹命之。无何，忽以非过怒守谦，朔旦伏谒，皆不得见，僮仆皆拒之。守谦乃辞往江南，元舆亦不问。翌日，出长安，咨嗟自失，行及昭应，闻元舆之祸（原注：时宰相收捕，家族不问亲疏皆戮）。论者以王、舒福祸之异，皆若分定焉。

郑注以方术进，举引朋党，荐《周易》博士李训，召入内署，为侍讲《周易》学士。敏捷有口辩，涉猎五经，言及《左氏》，以探上意。上幸蓬莱殿阅书，召训问曰：“康佐所进《春秋列国经传》，朕览之久矣。战国时事，历历明白。朕曾问康佐：吴人伐越，获俘以为阍，杀吴子余祭。康佐云‘穷究未精’，卿谓如何？”训曰：“吴人伐越获俘，俘即罪人，如今之所谓生口也。不杀，下蚕室肉刑，古谓之阍寺，即今之中使也。吴子是国君长。余祭，名也。使中使主守舟楫，余祭往观之，为中使所杀。”上嗟叹。训曰：“君不近刑臣，近刑臣即轻死之道也。吴子远贤良，亲刑臣，而有斯祸。鲁史书之，以垂鉴戒。”上曰：“左右密近刑臣多矣，余祭之祸，安得不虑？”训曰：“陛下睿圣，留意于未萌。若欲去泰去甚，臣愿遵圣算。累圣知之而不能远，恶之而不能去，睿旨如此，天下幸甚！”时郑注任工部尚书侍讲学士，乃与训斥逐贤良，阴篝奸蠹，遂有甘露之事。

太和初，京师有轻薄徒，取贡士姓名，以义理编饰为词，号为“举人露布”。九年冬，就戮者多是儒士。

李瓚，故相宗闵之子。自桂州失守，贬昭州司户，后量移卫州刺史；给事中柳韬疏之，复贬。韬始与瓚相善，瓚先达而弃韬。瓚既重为所贬，性暴躁

，愤且死。郑舍人之父，瓚座主也，乃为书曰：“与，受恩；未，极苦。”累十点，笔落而卒。

李司徒程善谑。为夏口日，有客辞焉，相留住三两日，客曰：“业已行矣，舟船已在汉口。”曰：“此汉口不足信。”又因与堂弟居守相石投盘饮酒，居守误收头子，纠者罚之，司徒曰：“汝向忙闹时把堂印将去，又何辞焉？”饮家谓重四为堂印，盖讥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际而登庸也。又与石话服食，云：“汝服钟乳否？”曰：“近服，甚觉得力。”司徒曰：“吾一不得乳力。”盖讥其作相日，无急难之效也。又尝于街西游宴，贪在博局，时已昏黑，从者迭报云：“鼓动。”司徒应声曰：“靴！靴！”其意谑鼓动似受慰之声，以吊客“靴”、“靴”答之，连声索靴，言欲速去也。又在夏口时，官园纳芡头而余者分给将校，其主将报之，军将谢芡头，司徒手拍头云：“著他了也。”然后传语：“此芡头不必谢也！”

徐晦嗜酒，沈传师善餐。杨嗣复云：“徐家肺，沈家脾，其安稳耶？”

杜通贵日久，门下有术士李生者，甚异。惊任四川节度，马植罢黔中，方赴阙，李一见，谓曰：“受相公恩久，思以报答。今有所报矣！黔中马中丞，非常人也，相公当厚遇之。”未之信。他日，又谓曰：“相公将有祸，非马中丞不能救，乞厚结之。”始惊，乃用其言，发日，厚币赠之；乃令邸吏为植于阙下买宅，为生之费无阙焉。寻除光禄卿，报状至蜀，谓李曰：“贵人赴阙作光禄勋矣。”李曰：“姑待之。”稍进大理卿，迁刑部侍郎，充盐铁使，始信之。未几拜相。懿安皇太后崩，懿安子婿也。忽内榜子索检责宰相元载故事，植谕旨，延英力营救。植素能回上意，事遂止。

杜公尝与同列言，平生不称意有三：其一为澧州刺史；其二贬司农卿；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，舟次瞿塘遇风，侍者惊废，渴甚，自泼茶饮。后镇荆南，诸院姊妹多在渚宫寄寓，相国未尝拯济，节腊一无沾遗，有乘肩舆至府门诟骂者，亦不省问。所莅方镇，不理狱讼。在凤翔泊西川，系囚无轻重，任其殍。人有从剑门得漆器文书，乃成都具狱案牒也。

欧阳琳父袞，亦中进士。琳与弟比同在场屋，苦其贫匮，每诣先达，刺辄同幅，时人称之。杜公在岐下，以子裔休同年谒之。尝以事怪琳，客或有为琳释解者，且言“琳，袞之子”。不答，久之，曰：“某自淮南赴阙，舟次龟山，风不可进。因策杖登岸徐步。适见一僧，方修道，前曰：‘雪山和尚弟子教化。’某谓之曰：‘何言弟子，饶你和尚也。’”

开成中，有龙复本者，无目，善听揣骨，言休咎；象简、竹笏，以手循之，必知官禄年寿。宋元_卍补阙有时名，绅靡不倾属，时永乐萧相亦居谏官，同日诣之，授以所持笏。复本听萧笏良久，置于案上，曰：“宰相笏。”次至宋

笏，曰：“长官笏。”元阼不乐。月余，同列于中书，候见宰相。时李卫公方秉政。未见间，伫立谈谑。顷之，丞相出。宋以手板障面，笑未已。李公目之，谓左右曰：“宋补阙笑某何事？”闻者为忧之，数日，出为河清县令，岁余死。其后萧公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，顷之，为宰相。

文宗时，有沙门能改塔。履险若平。换塔杪一柱，人以为神。上闻之曰：“塔固当人功所建，然当时匠者岂亦有神？”沙门后果以妖妄伏法。

卢尚书宏宣与弟衢州简辞同在京师。一日，衢州早出，尚书问“有何除改”？答曰：“无大除改，唯皮遐叔蜀中刺史。”尚书不知皮是遐叔姓，谓是宗人，曰：“我弥当家没处得‘卢皮遐’来。”衢州为辨之，皆大笑。

●卷七 补遗（起武宗至昭宗）

武宗时，李卫公尝奏处士王龟有志业，堪为谏官。上曰：“龟是谁子？”对曰：“王起之子。”上曰：“凡言处士者，当是山野之人；王龟父为大僚，岂不自合有官？”

李吉甫安邑宅，及牛僧孺新昌宅。泓师号李宅为“玉杯”，牛宅为“金杯”；玉一破无复全，金或伤尚可再制。牛宅本将作大匠康宅，自辨冈阜形势，谓其宅当出宰相，每命相有案，必延颈望之。宅竟为牛相所得。

李卫公宅在安邑，桑道茂谓之“玉碗”。韦相宅在新昌北街，谓之“金杯”。

《卢氏杂记》：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盞地，安邑里西是玉杯地。后永宁为王鏐宅，安邑为马燧宅。后入官，王宅赐袁弘及史宪诚等，所谓“金盞破而成”；马燧宅为奉诚园，所谓“玉杯破而不完”矣。

李卫公在淮扬，李宗闵在湖州拜宾客分司。卫公惧，遣专使致信好，宗闵不受，取路江西而过。顷之，卫公入相，过洛，宗闵忧惧，求厚善者致书，乞一见，欲自解。后书曰：“怨即不怨，见即无端。”初，卫公与宗闵早相善，中外致力。后位高，稍稍相倾。及宗闵在位，卫公为兵部尚书，次当大用，宗闵沮之，未效。卫公知而忧之。京兆尹杜即宗闵党，一日，见宗闵，曰：“何感感也？”宗闵曰：“君揣我何念？”杜曰：“非大戎乎？”曰：“是也，何以相救？”曰：“某即有策，顾相公不能用。”曰：“请言之。”杜曰：“大戎有词学而不由科第，至今怏怏。若令知贡举，必喜。”宗闵默然，曰：“更思其次。”曰：“与御史大夫，亦可平治嫌恨。”宗闵曰：“此即得。”再三与约。遂诣安邑第，卫公迎之，曰：“安得访此寂寞？”对曰：“靖安相公有意旨，令某传达。”遂言亚相之拜。卫公惊喜垂涕，曰：“大门官，小子岂敢当此荐拔？”寄谢重叠。其后宗闵复与杨虞卿议之，其事遂格。

元和已来，宰相有两李少师，故以所居别之。永宁少师固言，性狷急，不

为士大夫所称；靖安少师者，宗闵也。

李卫公性简俭，不好声妓，往往经旬不饮酒，但好奇功名。在中书，不饮京城水，茶汤悉用常州惠山泉，时谓之“水递”。有相知僧允躬白公曰：“公迹并伊、皋，但有末节尚损盛德。万里汲水，无乃劳乎？”公曰：“大凡末世浅俗，安有不嗜不欲者？才舍此即物外世网，岂可萦系？然弟子于世，无常人嗜欲：不求货殖，不迳声色，无长夜之欢，未尝大醉。和尚又不许饮水，无乃虐乎？若敬从上人之命，即止水后，诛求聚敛，广畜姬侍，坐于钟鼓之间，使家败而身疾，又如之何？”允躬曰：“公不晓此意。公博识多闻，止知常州有惠山寺，不知脚下有惠山寺井泉。”公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公见极南物极北有，即此义也。苏州所产，与、雍同；陇岂无吴县耶？所出蒲鱼菰鳖既同，彼人又能效苏之织，其他不可遍举。京中昊天观厨后井，俗传与惠山泉脉相通。”因取诸流水，与昊天水、惠山水称量，唯惠山与昊天等。公遂罢取惠山水。

李卫公颇升寒素。旧府解有等第，卫公既贬，崔少保龟从在省，子殷梦为府解元。广文诸生为诗曰：“省司府局正绸缪，殷梦元知作解头。三百孤寒齐下泪，一时南望李崖州。”卢渥司徒以府元为第五人，自此废等第。

周瞻举进士，谒李卫公，月余未得见。阖者曰：“公讳‘吉’，君姓中有之。公每见名纸，即颦蹙。”瞻俟公归，突出肩舆前，讼曰：“君讳偏傍，则赵壹之后数不至‘三’，贾山之冢语不言‘出’，谢石之子何以立碑？李牧之男岂合书姓？”卫公遂入。论者谓两失之。

李卫公德裕以己非科第，常嫉进士。及为丞相，权要束手。或曰，德裕初为某处从事时，同院有李评事者，进士也，与德裕官同。有举子投卷，误与德裕；举子即悟，复请之曰：“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，非公也。”由是德裕多排斥之。

李德裕自金陵迫入朝，且欲大用，虑为人所先，且欲急行。至平泉别墅，一夕秉烛周游，不暇久留。及南贬，有甘露寺僧允躬者记其行事。空言无行实，尽仇怨假托为之。

平泉庄在洛城三十里，卉木台榭甚佳。有虚槛，引泉水，萦回穿凿，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，迄于海门。有巨鱼肋骨一条，长二丈五尺，其上刻云：“会昌二年，海州送到。”在东南隅。平泉，即征士韦楚老拾遗别墅。楚老风韵高邈，好山水。卫公为丞相，以白衣擢升谏官，后归平泉，造门访之，楚老避于山谷。卫公题诗云：“昔日征黄绮，余惭在凤池。今来招隐逸，恨不见琼枝。”

平泉庄周围十余里，台榭百余所，四方奇花异草与松石，靡不置其后。石上皆刻“支遁”二字，后为人取去。其所传雁翅桧、珠子柏、莲房玉蕊等，仅

有存者。（原注：桧叶婆娑，如鸿雁之翅。柏实皆如珠子，丛生叶上，香闻数十步。莲房玉蕊，每跗萼之上，花分五朵，而实同其一房也）怪石名品甚众，各为洛阳城族有力者取去。有礼星石、狮子石，好事者传玩之。（原注：礼星石，从广一丈，厚尺余，上有斗极之象。狮子石，高三四尺，孔窍千万，递相通贯，如狮子，首、尾、眼、鼻皆全）

李卫公历三朝，大权出门下者多矣。及南窜，怨嫌并集。途中感愤，有“十五余年车马客，无人相送到崖州”之句。又书称“天下穷人，物情所弃。”镇浙西，甘露寺僧允躬颇受知。允躬迫于物议，不得已送至谪所。及归作书，言天厌神怒，百祸皆作：金币为鳄鱼所溺，室宇为天火所焚。谈者藉以传布，由允躬背恩所致。卫公既歿，子煜自象州武仙尉量移郴州郴尉，亦死贬所。刘相邺为谏官，先世受恩，独上疏请复官爵，乞归葬。卫公门人，惟蹇士能报其德。

李卫公在珠崖郡，北亭谓之望阙亭。公每登临，未尝不北睇悲咽。题诗云：“独上江亭望帝京，鸟飞犹是半年程。碧山也恐人归去，百匝千遭绕郡城。”又郡有一古寺，公因步游之，至一老禅院，坐久，见其内壁挂十余葫芦，指曰：“中有药物乎？弟子颇足疲，愿得以救。”僧叹曰：“此非药也，皆人髀灰耳！此太尉当朝时，为私憾黜于此者，贫道悯之，因收其骸焚之，以贮其灰，俟其子孙来访耳！”公怅然如失，返步心痛。是夜卒。

陇西李胶，年少持才俊，历尚书郎。李太尉称之，欲处之两掖。江夏卢相判大计，白中书，欲取员外郎李胶权盐使，太尉不答，卢不敢再请胶。太尉曰：“某不识此人，亦无因缘，但见风仪标品，欲与谏议大夫。何为有此事？”卢曰：“某亦不识，但以要地嘱论。”因于袖中出文，乃仇士良书也。太尉归戒閤者，此人来不要通。后竟坐他罪，出为峡内郡丞。

李卫公性简傲，多独居。阅览之倦，即效攻作庀器，其自修琴阮。唯与中书舍人裴相见，亦中表也。多访裴以外事。裴坡下送客还，公问：“今日有何新事？”曰：“今日坡下郎官集，送苏湖郡守，有饮饯。见一郎官，不容一同列，满坐嗤讶。”公曰：“谁？”曰：“仓部郎中崔骈作酒录事，不容仓部员外白敏中。”公问：“不容有由乎？”曰：“白员外后至。崔下四簿：三，白不敢辞；其一，遣自请罪名从命。崔曰：‘也用到处出头出脑？’白委顿而回去，兼不叙别。”卫公不悦。遣马屈白员外至，曰：“公在员外，艺誉时称，久欲荐引。今翰林有阙，三两日行出。”寻以本官充学士。出崔为申州，又徙邢、洛、汾三州，后以疾废洛下。

宣宗即位于太极殿。时宰臣李德裕行册礼，及退，上谓宫侍曰：“适行近我者非太尉耶？此人每顾我，使我毛发森竖。”后二日，遂出为荆南节度。

杜牧少登第，恃才，喜酒色。初辟淮南牛僧孺幕，夜即游妓舍。廨虞候不敢禁，常以榜子申僧孺，僧孺不怪。逾年，因朔望起居，公留诸从事从容，谓牧曰：“风声妇人若有顾者，可取置之所居，不可夜中独游。或昏夜不虞，奈何？”牧初拒讳，僧孺顾左右取一篋至，其间榜子百余，皆廨司所申，牧乃愧谢。

杜牧，太师佑之孙，有名当世。临终又为诗诲其二子曹师等。曹师，名晦辞；曹师弟，名德祥。晦辞终淮南节度判官。德祥，昭宗时为礼部侍郎，知贡举，亦有名声。

杜晦辞自吏部员外郎入浙西赵隐幕，王郢叛，赵相以抚御失宜致仕，晦辞罢。时北门李相蔚在淮南，辟为判官，晦辞辞不就，隐居于阳羨别墅，时论称之。永宁刘相邺在淮西，辟为判官，方应召。晦辞亦好色，赴淮南，路经常州，李贍给事为郡守，晦辞于坐间与官妓朱良别，因掩袂大哭。贍曰：“此风声贱人，员外何必如此？”乃以步辇随而遗之。晦辞饮散，不及易服，步归舟中，以告其妻。妻不妒忌，亦许之。

杜舍人牧，恃才名，颇纵声色。尝自言有鉴别之能。闻吴兴郡有佳色，罢宛陵幕，往观焉。使君闻其言，迎待颇厚。至郡旬日，继以酣饮。睨官妓曰：“未称所传也。”将离郡去，使君敬请所欲，曰：“愿泛彩舟，许人纵视，得以寓目。”使君甚悦。择日大具戏舟，讴棹捷较之乐，以鲜华相尚。牧循泛肆目，意一无所得。及暮将散，忽于曲岸见里妇携幼女，年方十余岁。牧悦之，召至与语。牧曰：“今未带去，第存晚期耳！”遂赠罗缣一篋为质。妇辞曰：“他日无状，或恐为所累。”牧曰：“不然。余今西行，求典此郡。汝待我十年，不来而后嫁。”遂书于纸而别。后十四年始出刺湖州。临郡三日，即命访之。女嫁已三载，有子二人矣。牧召母及女诘问，即出留书示之。乃曰：“其辞也直。”因赠诗曰：“自是寻春去较迟，不须惆怅怨芳时。狂风落尽深红色，绿叶成阴子满枝。”

王起知举，将入贡院，请德裕所欲。德裕曰：“安问所欲？借如卢肇、丁棱、姚颀，不可在去流内也。”起从之。

进士放榜讫，则群谒宰相。其道启词者出状元，举止尤宜精审。时卢肇、丁棱及第。肇有故。次乃至棱。口讷，貌寝陋。迨引见，连曰：“棱等登……”盖言“登科”而卒莫能成语，左右莫不大笑。后为人所谗，云：“先辈善弹箏。”讳曰：“无有。”曰：“诸公谒宰相日，先辈献艺，云‘棱等登，棱等登。’”

李、王铎，进士同年也。常恐铎先大用。及路岩出镇，益失势；铎柔弱易制，中官贪之，先用铎焉。知之，挈酒一壶，谓铎曰：“公将登庸矣，吾恐不

可及也。愿先事少接左右。”铎妻疑置鸩，使婢言之。惊曰：“吾岂鸩者？”即命大白满引而去。

御史府有大夫、中丞，杂事者，总台纲也。侍御史、殿中侍御史，有内外弹、四推、太仓、左藏库、左右巡，皆负重事也。不常备，有兼领者。监察使有祠祭使、馆驿使、与六察为八，分务东都，又常一二巡因，监决案覆，诸道不法事皆监察；亦不常备，亦有兼领事者。御史不闻摄他官，自武宗始。

圣善寺银佛，天宝乱，为贼将截一耳。后少傅白公奉佛，用银三铤添补，然不及旧者。会昌拆寺，命中贵人毁像，收银送内库。中人以白公所添铸，比旧耳少银数十两，遂诣白公索余银，恐涉隐没故也。

京师贵牡丹，佛宇、道观多游览者。慈恩浴室院有花两丛，每开及五六百朵。僧恩振说：会昌中朝士数人，同游僧舍。时东廊院有白花可爱，皆叹云：“世之所见者，但浅深紫而已，竟未见深红者。”老僧笑曰：“安得无之？但诸贤未见尔！”众于是访之，经宿不去。僧方言曰：“诸君好尚如此，贫道安得藏之？但未知不漏于人否？”众皆许之。僧乃自开一房，其间施設幡像，有板壁遮以幕。后于幕下启关，至一院，小堂甚华洁，柏木为轩庑栏槛。有殷红牡丹一丛，娉娉数百朵。初日照辉，朝露半晞。众共嗟赏，及暮而去。僧曰：“予栽培二十年，偶出语示人，自今未知能存否？”后有数少年诣僧，邀至曲江看花，藉草而坐。弟子奔走报：有数十人入院掘花，不可禁。坐中相视而笑。及归至寺，见以大畚盛之而去。少年徐谓僧曰：“知有名花，宅中咸欲一看，不敢豫请，盖恐难才舍。已留金三十两、蜀茶二斤，以为报矣！”

宣宗在藩邸，常为诸王所法。一日不豫，郑太后奏上苦心疾。文宗召见，熟视上貌，以玉如意抚背曰：“我家他日英主，岂疾乎？”即赐御马、金带。

宣宗在藩邸时，为武宗所薄，将中害者非一。一日，宣召打球，欲图之。中官奏：疮痍遍体，腥秽不可近。上命舁置殿下，果如所奏，遂释之。武宗尝梦为虎所逐，命京兆、同、华格虎以进。至宣宗即位，本命在寅，于属为虎。

宣宗即位。宫中每欲行幸，先以龙脑郁金藉地，上并禁止。每上殿，与学士从容，未尝不论儒学。颇留意于贡举，于殿柱题乡贡进士。或宰臣出镇，赐诗遣之。凡欲对公卿，必整容貌，更衣盥手，然后方出。语及政事，终日忘倦。章表有不欲左右见者，率皆焚熟。倡优伎乐，终日嬉戏，上未尝顾笑，赐赆甚薄。有时微行人间，采听舆论，以观选士之得失。

宣宗时，越守进女乐，有绝色。上初悦之，数日，锡予盈积。忽晨兴不乐，曰：“明皇帝只一杨妃，天下至今未平。我岂敢忘？”召诣前曰：“应留汝不得。”左右奏，可以放还。上曰：“放还我必思之，可赐冗一杯。”

宣宗多追录宪宗卿相子孙。裴谄，度之子，为学士，加承旨。上幸翰林，谄寓直，便中谢。上曰：“加官之喜，不与妻子相面，得否？便放卿归。”谄降阶蹈谢。却召，上以御盘内果实赐之，谄即以衫袖跪受。上顾一宫嫔，取领下小帛，裹以赐谄。

宣宗读《元和实录》，见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事卓异，问宰臣，“孰为丹后”，周墀曰：“臣近任江西，见丹行事，遗爱余风，至今在人。其子宙，见任河阳观察判官。”上曰：“速与好官。”御史府闻之，奏为御史。

宣宗时加赠故楚州刺史、赠尚书工部侍郎李德修为礼部尚书。德修，吉甫长子。吉甫薨，太常谥曰“简”。度支郎中张仲方，以宪宗好用兵，吉甫居辅弼之任，不得为“简”。仲方贬开州司马。宝历中，方征谏议大夫。德修不欲同立朝，连牧舒、湖、楚三州。时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节度使、检校司徒平章事。上即位，推恩德裕，当追赠祖、父；乞回赠其兄，故有是命。

武宗任李德裕。德裕虽丞相子，文学过人，性孤峭，嫉朋党，挤牛僧儒、李宗闵、崔珙于岭外；杨嗣复、贞穆李公珣，以会昌初册立事，亦七年岭表。宣宗即位，岭南五相，同日迁北。

宣宗弧矢击鞠，皆尽其妙。所御马，衔勒之外，不加雕饰。而马尤矫捷；每持鞠杖，乘势奔跃，运鞠于空中，连击至数日，而马驰不止，迅若流电。二军老手，咸服其能。

《清夜游西园图》者，晋顾长康所画。有梁朝诸王跋尾处，云：“图上若干人，并食天厨。”唐贞观中，褚河南装背，题处具在。其图本张维素家收得，传至相国张公弘靖。元和中，准宣索并钟元常写《道德经》，同进入内（原注：时张镇并州，《进图表》，李太尉卫公作）。后中贵人崔潭峻自禁中将出，复流传人间。维素子周封，自泾州从事，秩满在京。一日，有人将此图求售，周封惊异之，遽以绢数匹赎得。经年，忽闻款关甚急，问之，见数人同称仇中尉传语评事：知《清夜图》在宅，计闲居家贫，请以绢三百匹易之。周封惮其逼胁，遽以图授使人。明日果赍绢至。后方知诈伪，乃是一豪士求江淮海盐院，时王涯判盐铁，酷好书画，谓此人曰：“为余访得此图，当遂公所请。”因为计取之耳。及十家事起，后落在粉铺家。未几，为郭侍郎家阍者以钱三百市之，以献郭公。郭公卒，又流传至令狐相家。宣宗一日尝问相国有何名画，相国具以图对，复进入内。

宣宗将命令狐为相，夜半幸含春亭召对，尽蜡烛一炬，方许归院，仍赐金莲炬送之。院吏忽见金莲蜡烛，惊报院中曰：“驾来矣！”俄然至。院吏谓曰：“金莲花引驾烛，学士用之，得安否？”顷刻有丞相之命。

宣宗以左拾遗郑言为太常博士，郑朗自御史大夫为相；朗先为浙西观察使

，左拾遗郑言实居幕中。朗议：以谏官论时政得失，动关宰辅，请移言为博士。至大中二年，崔慎由自户部侍郎秉政，复以左拾遗杜蔚为太常博士；蔚亦慎由旧寮，遂为故事。

崔相慎由，廉察浙西，左目生赘肉，欲蔽瞳人。医久无验。闻扬州有穆生善医眼，托淮南判官杨收召之。收书报云：“穆生性粗疏，恐不可信。有谭简者，用心精审，胜穆生远甚。”遂致以来。既见，白崔曰：“此立可去。但能安神不挠，独断于中，则必效矣。”崔曰：“如约，虽妻子必不使知闻。”又曰：“须用天日晴明，亭午于静室疗之，始无忧矣。”问崔饮多少？曰：“饮虽不多，亦可引满。”谭生大喜。是日，崔引谭生于宅北楼，惟一小竖在，更无人知者。谭生请崔饮酒，以刀圭去赘，以绛帛拭血，傅以药，遣报妻子知。后数日，征诏至金陵。及作相，谭生已卒。

大中三年，李褒侍郎知举，试《尧仁如天赋》。宿州李使君弟渎不识题，讯同铺，或曰：“止于‘尧之如天’耳！”渎不悟，乃为句曰，“云攒八彩之眉，电闪重瞳之目。”赋成将写，以字数不足，忧甚。同辈给之曰：“但一联下添一‘者也’，当足矣。”褒览之大笑。

大中四年，进士冯涓登第，榜中文誉最高。是岁，新罗国起楼，厚赉金帛，奏请撰记，时人荣之。初官京兆参军，恩地即杜相审权也。杜有江西之拜，制书未行，先召长乐公密话，垂延辟之命，欲以南昌笺奏任之，戒令勿泄。长乐公拜谢，辞出宅，速鞭而归，于通衢遇友人郑宾，见其喜形于色，驻马悬诘，长乐遽以恩地之辞告之。荥阳寻捧刺京兆门谒贺，具言得于冯先辈也。京兆嗟愤，而鄙其浅露。洎制下开幕，冯不预焉。心绪忧疑，莫知所以。廉车发日，自灞桥乘肩舆，门生咸在，长乐拜别，京兆公长揖冯曰：“勉旃！”由是器浮之誉，遍于绅，竟不通显。中间又涉交通中贵，愈招清议。官工部郎中、眉州刺史，仕蜀，至御史大夫。

崔郢中丞为京尹，三司使永达亭子宴丞郎，崔乘醉突饮。夏侯孜为户部使，问曰：“尹曾任给、舍否？”崔曰：“无。”孜曰：“若不历给、舍，尹不合冲丞郎宴。”命酒纠下筹进罚爵，取三大器满饮之，良久方起。笞引马前军将至死。寻出为宾客分司。

太常卿封敖于私第上事。御史弹奏，左迁国子祭酒。故事：太常卿上日，庭设九部乐，尽一时之盛。敖欲便于观阅，遂就私第视事。

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退朝，宰相夏侯孜独到衙门。以御史大夫李景让为检校吏部尚书，充剑南西川节度使。时中元休假，通事舍人无在馆者。麻案既出，孜受麻毕，乃召当直舍人冯图宣之，捧麻皆两省胥吏。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亦在馆。

李景让为御史大夫。初，大夫不旬月，多拜丞相。台中故事：以百日内他人拜相为“辱台”。景让未旬，除剑南节度使。未几，请致仕。客有劝之曰：“仆射廉洁，纵薄于富贵，岂不为诸郎谋耶？”笑曰：“李景让儿讷饿死乎？”退居洛中，门无杂宾。李琢罢浙西，谒景让，且下马，不肯见；方去，命人其马台云。

李尚书景让少孤，母夫人性严明。居东都。诸子尚幼，家贫无资。训励诸子，言动以礼。时霖雨久，宅墙夜又，僮仆修筑，忽见一船槽，实之以钱。婢仆等来告，夫人谓僮仆曰：“吾闻不勤而获，犹谓之灾；士君子所慎者，非常之得也。若天实以先君余庆，悯及未亡人，当令诸孤学问成立，他日为俸钱入吾门，此未敢取。”乃令闭如故。其子景温、景庄皆进士擢第，并有重名，位至方镇。景让最刚正，奏弹无所避。初，夫人孀居，犹才未中年，贞干严肃，姻族敬惮，训厉诸子必以礼，虽贵达，稍怠于辞旨，犹杖之。景让除浙西，问曰：“何日进发？”景让忘于审思，对以近日。夫人曰：“比行日，吾或有故，不行如何？”景让惧。夫人曰：“汝今贵达，不须老母可矣！”命僮仆斥去衣，于堂下，景让时已班白矣。绅以为美谈。在浙西，左押衙因应对有失，杖死；既而军中汹汹，将为乱，太夫人乃候其受衙，出坐厅中，叱景让立厅下，曰：“天子以方镇命汝，安得轻用刑，如众心不宁，非惟上负天子，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，使吾何面目见汝先人于地下？”左右皆感咽。命杖其背。宾客大将，拜泣乞之，久乃许。军中遂息。景庄累举未登第，闻其被黜将笞，其兄中表皆劝景让囑于主司，景让终不用，曰：“朝廷取士，自有公论，岂敢效人求关节乎？主司知是景让弟非冒取名者，自当放及第。”是岁，景庄登科。

温庭筠字飞卿，彦博之裔孙。文章与李商隐齐名，时号“温、李”。连举进士，不中。宣宗时，谪为随县尉。制曰，“放骚人于湘浦，移贾谊于长沙。”舍人裴坦之词，世以为笑。

僧从诲住安国寺，道行高洁，兼工诗，以文章应制。宣宗每择剧韵令赋，诲亦多称旨。累年供奉，望方袍之赐，以耀法门。上两召至殿上，谓之曰：“朕不惜一副紫袈裟，但师头耳稍薄，恐不胜耳！”竟不赐，悒悒而卒。

南卓郎中与李修古中外兄弟。修古性迂僻，卓常轻之。修古得许州从事，奏官敕下，许帅方大燕，递到开角，有卓与修古书。修古执书，喜白帅曰：“某与南二十三表兄弟平生相轻，今日某为尚书幕客，遂与某书。”及开缄云：“即日卓老不死，生见李修古除目。”帅视书大笑。

诸葛武侯相蜀，制蛮侵汉界。自吐蕃西至东，接夷陵境，七百余年不复侵轶。自大中蜀守任人不当，有喻士珍者，受朝廷高爵，而与蛮习之，颇为奸宄

。使蛮用五千人，日开辟川路，由此致南诏，扰攘西蜀——蜀于是凶荒穷困，人民相食——由沐浴川通蛮陬也。

大中初，吐蕃扰边。宣宗欲讨伐，延英问宰臣，白敏中奏“宜兴师”，请为都统。领兵数万，阵于平川。以生骑数千，伏山谷为奇兵。有蕃将服绯茸裘、宝装带，乘白马，出入骁锐。兵未交，至阵前者数四，频来挑战。敏中诫士无得应之。有潞州小将，善射，跃马弯弧而前，连发两，中其颈，搏而杀之，取其服带，夺马而还。蕃兵大呼，士众鼓而前，追奔将及黑山，获马驼辘重不可胜计，降者数千人。自此复得河湟故地。宣宗见捷书云：“我知敏中必破贼。”

白敏中初入州幕府，罢游同州，谒幕府李凤侍御。久不出见，曰：“谁谓雀无角，何以穿我屋？”坐客皆非之。后为相，凤除官过中书，曰：“此官人顷相遇同州，今日犹作常调等色。”

白敏中守司空兼门下侍郎，充宁行营都统，讨南山、平夏党项。发日，以禁军三百人从。敏中请依裴度讨淮西故事，开幕择廷臣充大吏，上允之。乃以左谏议大夫孙景昌为左庶子行军司马，驾部郎中、知制诰蒋某为右庶子、节度副使，贺部员外郎李旬为节度判官，户部员外郎李元为都统掌记，将军冉户、陈君从为左右虞候。

白相敏中欲取进士侯温为婿。其妻曰：“公既姓白，又以侯氏子为婿，人必呼为‘白侯’。”敏中遂止。敏中始婚也，已朱衣矣；尝戏其妻为接脚夫人，安用此？

万寿公主，宣宗之女。将嫁，命择良婿。郑顥，宰相子，状元及第，有名，待婚卢氏。宰臣白敏中奏选尚，顥深衔之。大中五年，敏中免相，为宁行营都统。将行，奏曰：“顷者，公主下嫁，责臣选婿。时郑顥赴婚楚州，行次郑州，臣堂帖追回，上副圣念。顥不乐为国婚，衔臣入骨髓。臣在中书，顥无如臣何，自此必媒孽臣短，死无种矣！”上曰：“卿何言之晚耶？”因命左右，殿中取一桮木小函，扃钥甚固，谓敏中曰：“此是顥说卿文字，便以赐卿。若听其言，不任卿久矣！”大中十二年，敏中任荆南节度使，暇日，与前进士在销忧阁，追感上恩，泣话此事，尽以此函中文字示之。

宣宗时，御史冯緘三院退入台，路逢集贤校理杨收，不为之却；緘为朝长（原注：台中故事，三院退朝入台，一人谓之朝长），取收仆笞之。集贤大学士马植奏论“开元中幸丽正殿赐酒，大学士张说、学士副知院事徐坚以下十八人，不知先举酒者。说奏：‘学士以德行相先，非其员吏。’遂十八爵一时举酒。今冯緘笞收仆，是笞植仆隶一般，请黜之。”御史中丞令狐，又引故事论救，上两释之。始著令：三馆学士不避行台。

令狐以姓氏少，宗族有归投者，多慰荐之。繇是远近趋走，至有胡氏添“令”者。进士温庭筠戏为词曰：“自从元老登庸后，天下诸‘胡’悉带‘令’。”

令狐罢相。其子彧高进士，在父未罢相前拔解及第。谏议大夫崔上疏：“彧高弄父权，势倾天下。举人文卷须十月送纳。岂可父为宰相，彧高私干有司？请下御史推勘。”疏留中不出。

邕州蔡大夫京者，故令狐相公楚镇滑台之日，因道场中见于僧中，令京挈瓶钵。彭阳公曰：“此子眉目疏秀，进退不慑，惜其卑幼，可以劝学乎？”师从之，乃得陪相国子弟。后以进士举上第，寻又学究登科，而作尉畿服。既为御史，覆狱淮南，李相绅忧悸而已，颇得绣衣之称。谪居澧州，为厉员外立所辱。稍迁抚州刺史，作诗责商山四老：“秦末家家思逐鹿，商山四皓独忘机。如何须发霜相似，更出深山定是非？”及假节邕交，道经湖口，零陵郑太守史与京同年，远以酒乐相迟。坐有琼枝者，郑君之所爱，蔡强夺之，郑莫之竞。邕交所为，多如此，为德义者见鄙。行泊《中兴颂》所，龟勉不前，题篇久之，似有怅怅之思。才到邕南，制御失律，伏法湘川。论者以妄责四皓，而欲买山于浯溪之间，不徒言哉！诗曰：“停桡积水中，举目孤烟外；借问浯溪人，谁家有山卖？”

卢司空钧为郎官，守衢州，有进士贻谒，公开卷阅其文十余篇，皆公所制也。语曰：“君何许得此文？”对曰：“某苦心夏课所为。”公云：“此文乃某所为，尚能自诵。”客乃伏，言：“某得此文，不知姓名，不悟员外撰述者。”

卢象安仁，李藩侍郎门生，性简易。尝与同年生在藩座。久之，象起更衣，藩谓门生辈本风，言讫象适至，闻藩言，即拱曰：“是！不敢。”藩与门生不觉失笑。宣宗尝微行，遇象妻肩舆，左右皆走避，上即撤舆观之，大笑而去。时人盛传象妻丑。

大中十二年，李藩侍郎下崔相沆、长安令卢象同年。上巳日期集，卢称疾不至。沆忽于曲道遇象，侧席帽，映一毡车以避。沆时主罚，因举词曰：“低垂席帽，遥映毡车。白日在天，不识同年之面；青云得路，可知异日之心。”时人比之崔嘏、施肩吾。

相国韦公宙善治生。江陵府东有别业，良田美产，最号膏腴，而积稻如坻，皆为滞穗。大中初，除广州节度。上以番禺珠翠之地，垂贪泉之戒。京兆从容奏对：“江陵庄积稻尚有七十堆，宙无所贪。”上曰：“此可谓之‘足翁’也。”

崔侍郎安潜崇奉释氏，鲜茹荤血，唯于刑辟常自躬亲，僧人犯罪，未尝屈

法。于厅前虑囚，必恤恻以尽其情；有大辟者，俾先示以判语，赐以酒食而付法。镇西川三年，唯多蔬食。宴诸司，以面及之类染作颜色，用象豚肩、羊脯脍炙之属，皆逼真也。时人比于梁武。而勤于使宅堂前弄傀儡子，军人百姓穿宅观看，一无禁止。而中壶预政，以玷盛德。

韦楚老，李宗闵之门生。自左拾遗辞官东归，居于金陵。常乘驴经市中，貌陋而服衣布袍，群儿陋之。指画自言曰：“上不属天，下不属地，中不累人，可谓大韦楚老。”群儿皆笑。与杜牧同年生，情好相得。初以谏官赴征，值牧分司东都，以诗送。及卒，又以诗哭之。

李相回，旧名躔，累举未第。尝之洛桥，有二术士：一卜者，一筮者。乃先访筮者曰：“某欲改名赴举，如何？”筮者曰：“改名甚善。不改，终不成事。”乃访卜者邹先生，曰：“此行慎勿易，名将远布矣。然成遂之后，二十年间，名字终当改矣。今则已应天象，异时方测余言。”将行，又戒之曰：“郎中必享荣名，后当重任。引接后来，勿以白衣为隙，必为深累。”长庆二年及第。至武宗登极，与上同名，始改为回。从辛丑至庚申，二十年矣，乃曰：“筮短龟长，邹生之言中矣！”李公既为丞郎，永兴魏相为给事。因省会，魏公曰：“昔求府解，侍郎为试官，送一百二人，独小生不蒙一解。今日还忝金章，厕诸公之列。”坐上皆惊。李曰：“君今脱却紫衫，称魏秀才，仆为试官，依前不送。何得以旧事相让？”李寻为独坐，三台肃畏，而升相府。当时台官真拜者少。后数年间，魏亦自同州入相。宣宗时，李丞相有九江、临川之行，跋涉江湖，喟然而叹曰：“不遵洛桥先生之戒，吾自取尤焉。”

广州监军吴德离京师，病脚蹒跚，三载归，足病复平。宣宗问之，遂为上说罗浮山人轩辕集之医。上闻之，驿召集赴京师。既至，馆于南山亭院，外庭不得见也。谏官屡以为言，上曰：“轩辕道人口不干世事，勿以为忧。”留岁余放归。授朝散大夫、广州司马，集不受。

罗浮生轩辕集，莫知何许人，有道术。宣宗召至京师。初若偶然，后皆可验。舍于禁中，往往以竹桐叶满手，再三之，成铜钱。或散发箕踞，久之用气上攻，其发条直如植。忽思归海上，上置酒内殿，召坐。上曰：“先生道高，不乐喧杂，今不可留矣！朕虽天下主，在位十余年，竟不栗不暇。今海内小康矣，所不知者寿耳。”集曰：“陛下五十年天子。”上喜。及帝崩，寿五十。

旧制：三二岁，必于春时，内殿赐宴宰辅及百官，备太常诸乐，设鱼龙曼衍之戏，连三日，抵暮方罢。宣宗妙于音律，每赐宴前，必制新曲，俾宫婢习之。至日，出数百人，衣以珠翠缣绣，分行列队，连袂而歌，其声清怨，殆不类人间。其曲有曰《播皇猷》者，率高冠方履，褒衣博带，趋赴俯仰，皆合规

矩；有曰《葱岭西》者，士女踏歌为队，其词大率言葱岭之士，乐河湟故地，归国而复为唐民也；有《霓裳曲》者，率皆执幡节，被羽服，飘然有翔云飞鹤之势。如是者数十曲。教坊曲工遂写其曲，奏于外，往往传于人间。

相国李公福，庭有槐一本，抽三枝，直过堂舍屋脊，一枝不及。相国同堂昆季三人：曰石、曰程，皆登宰相；惟福一人，历镇使相而已。

大中十二年，宣州将康全泰噪逐观察使郑熏，乃以宋州刺史温璋治其罪。时萧为浙西观察使，与宣州接连，遂擢用武臣李琢代，建镇海军节度使，以张掎角之势。兵罢后，或言琢虚立官健名目，广占衣粮自入，宣宗命监察御史杨载往，按覆军籍，无一人虚者。载还奏之，谤者始不胜。

越人仇甫，聚众攻陷剡县、诸暨等县。宣宗用王式为浙东观察使，以武宁军健卒二千人送之。王生擒仇甫以献，斩于东市。

宣宗时，吴居中恩泽甚厚。有谋于术者，欲败其事，术者令书上尊号于袂。有告者，上召至，视之信然，居中弃市。

宣宗崩，内官定策立懿宗，入中书商议，命宰臣署状。宰相将有不同者，夏侯孜曰：“三十年前，外大臣得与禁中事；三十年以来，外大臣固不得知。但是李氏子孙，内大臣立定，外大臣即北面事之，安有是非之说？”遂率同列署状。

大中末，京城小儿叠布蘸水，向日张之，谓之“晕出入。”（案：“晕出入，苏鹞《杜阳杂编》作“捩晕。”）懿宗自郗王即位，晕之言应矣。

宣宗制《泰边陲》曲，其辞云：“海岳晏咸通。”上即位，而年号“咸通”。

懿宗祠南郊。旧例：青城御幄前设彩楼，命仆寺辈作乐，上登楼以观，众呼万岁。起居郎李璋上疏请罢，事不行。

懿宗尝幸左军，见观音像，礼之，而像陷地四尺。问左右，对曰：“陛下，中国之天子；菩萨，地上之道人。”上悦之。

滑州城，北枕河堤，常有沦垫之患。贞元中，贾丞相耽凿八角井于城隅，以镇河水。咸通初，刺史李勺以其事上闻，立贾公祠，命从事韦岫纪其事。

政平坊安国观，明皇时玉真公主所建。门楼高九十尺，而柱端无斜。殿南有精思院，琢玉为天尊老君之像，叶法善、罗公远、张果先生并图形于壁。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，叠石像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山。女冠多上阳宫人。其东与国学相接。咸通中，有书生云：“尝闻山池内步虚笙磬之音。”卢尚书有诗云：“夕照纱窗起暗尘，青松绕殿不知春。闲看白首诵经者，半是宫中歌舞人。”

薛能尚书镇郢州，见举进士者必加异礼。李勋尚书先德为衙前将校，八座

方为客司小弟子，亦负文藻，潜慕进修，因才舍归田里。未逾岁，服麻衣，执所业于元戎，左右具白其行止，不请引见。元戎曰：“此子慕善。才与不才，安可拒耶？”命召之入。见其人质清秀；复览其文卷，深器重之。乃出邮巡职牒一通与八座先德，俾罢职司闲居，恐妨令子进修尔。果策名第，扬历清显，出为郢州节度也。

沈宣词尝为丽水令。自言家大梁时，厩常列骏马数十，而意常不足。咸通六年，客有马求售，洁白而毛鬣类朱，甚异之，酬以五十万，客许而直未及给，遽为将校王公遂所买。他日，谒公遂，问向时马，公遂曰：“竟未尝乘。”因引出，至则奋眄，殆不可跨，公遂怒捶之，又仆，度终不可禁。翌日，令诸子乘之，亦如是；诸仆乘，亦如是。因求前所直售宣词。宣词得之，复如是。会魏帅李公蔚市贡马，前后至者皆不可。公阅马，一阅遂售之。后入飞龙，上最爱宠，为当时名马。

咸通十年停贡举。前一年，日者言：己丑年无文柄，值“至仁”必当重振，明年上加尊号，内有“至仁”两字，韩褒为补阙，上疏请复之。夏侯孜谓杨元翼云：“李九丈行不得事，我行之。”九丈即卫公也。

皮日休，郑尚书愚门生。春闱内宴于曲江，醉寝别榻，衣囊书笥，罗列旁侧，率皆新饰。同年崔昭符，镣之子，素易日休。亦醉。更衣，见日休卧；疑他相知也，就视，乃日休，曰：“勿呼之，渠方宗会矣！”以囊笥皆皮也。时人以为口实。

卢隐、李峭，皆王铎门生，时议皆以衽席不修，屡黜辱。隐从兄携，少相狎，志欲引用。及携为丞相，除右司员外郎。时崔沆方为吏部侍郎，谒携于私第，携欣然而出。沆曰：“卢员外入省，时议未息；今复除纠司员外郎，省中所不敢从，他曹惟相公命。”携大怒，驰去，曰：“舍弟极屈，即当上陈矣！”隐即放出。沆乃谒告，携即时替沆官。沆谓人曰：“吾见丞郎出省郎，未见省郎出丞郎。”隐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员外郎，为右丞李景温抑焉，迨右司之命，景温弟景庄复右辖，又抑之。是时谏官有陈疏者，携曰：“谏官似狗，一狗吠，辄一时有声。”

李谱者，珏之子。自淮南赴举，路经蒲津，谒崔公铉。铉以子妻之，而性忌妒。谱，宰相子，怀不平，多争竞。铉忽召谱让之，谱初犹端笏，既忿，即横手板曰：“谱及第不干丈人，官职不干丈人。”语未卒，铉掩耳而去。其妻竟怨愤而卒。

毕珏家本寒微。咸通初，其舅向为太湖县伍伯，珏深耻之，常使人讽令解役，为除官，反复数四，竟不从命。乃特除选人杨载为太湖令。珏延之相第，嘱为舅除其猥籍，津送入京。杨令到任，具达珏意。伍伯曰：“某贱人也

，岂有外甥为宰相耶？”杨坚勉之，乃曰：“某每岁秋夏征租，享六十千事例钱，苟无败阙，终身优足。不审相公欲致何官耶？”杨乃具以闻。亦然其说，竟不夺其志也。又王蜀伪相庾传素，与其从弟凝积，曾宰蜀州唐兴县。郎吏有杨会者，微有才用，庾氏昆弟深念之。洎迭秉蜀政，欲为杨会除长马以。会曰：“某之吏役，远近皆知，忝冒为官，宁掩人口？岂可将数千家供待，而博一虚名长马乎？”后虽假职名，止除检校官，竟不才舍县役，亦毕舅之次也。（案：此条采自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，杨会非懿宗时人，原附毕之舅事后，今仍其旧）

咸通初，洛中谣曰：“勿鸡言，送汝树上去；勿鸭言，送汝水中去。”又曰：“勿笑父母不以汝。”及李纳为河南尹，是年大水，纳观水于魏王堤上，波势浸盛，虑其覆溺，于是策马而回。时人语曰：“昔瓠子将坏，而王尊不去；洛水未至，而李纳已回。”是时男女多栖于木，咸为所漂者，父母观之不能救。

咸通中，有司天历生胡某，以老还江南。后辟郡掾曹，辞不赴，归居建业。卢符宝者，亦知名士也。尝问：“近年宰相不满四人，岂非三台有异乎？”曰：“非三台也，乃紫微受灾耳！自今十余年未可备。苟有之，即不免大祸。”后路岩、于、王铎、韦保衡、杨收、刘邺、卢携相次拜，后不免。

池州李常侍宽，守江南数郡，皆请卢符宝为判官。及守陵阳，信子弟之谮，疏不召。卢忿谓人曰：“李公面部所无者三：无子、无宅、无冢。”时有龙公满禅师。李氏所敬也，于坐难之曰：“今李氏子弟皆长成，何言无子？”卢曰：“非承家令器。”又曰：“今土墙甲第，花竹犹不知其数，何言无宅？”卢曰：“是王行立宅，李氏安得歌笑于其间？”时桂林大夫即常侍兄，同营别业于金陵，甲第之盛，冠于邑下，人皆号为“土墙李家宅”。江南宫城西街内，石井栏在通衢中者，即宅内厅前井也。自创宅，即令家人王行立看守，仅数十年矣，故卢君有此言。座客闻之，莫不笑。及池阳寇起，宽死，将归葬新林，为贼所邀，舟人尽见杀，棺柩不知所在。诸子悉无成立。世乱，王行立独守其宅，竟死其中。

路岩镇剑南，出开远门街，恣为瓦石所击，故京兆尹温璋诸子之党也。初，李举薛能，岩取于省部，权京兆尹事，至是谓能曰：“临行劳以瓦砾相钱。”能徐举笏曰：“故事：宰相出镇，府司无发人防守者。”岩甚惭。

路相岩与崔雍同在崔相铉幕。雍恃己名声，因醉，抚岩背曰：“路子路子！争得共崔雍同恩门？”岩恨之。岩为丞相。会和州不守，有石琮者讼之，乃赐雍死。

咸通末，曹相确、杨相收、徐相商、路相岩同为宰相。杨、路以弄权卖官

，曹、徐但备员而已。长安谣曰：“‘确’‘确’无论事，钱财总被‘收’。‘商’人都不管，货‘赂’几时休？”

僖宗好蹴球、斗鸭为乐，自以能于步打，谓俳优石野猪曰：“朕若步打进士，当得状元。”野猪对曰：“或遇尧、舜、禹、汤作礼部侍郎，陛下不免且落第。”帝大笑。

黄寇入京，郭妃不食，奔赴行在，乞食于都城，时人嗟之。

僖宗幸蜀，御座是明皇幸蜀故物；又舁御座人李再忠，经明皇时供奉，时以为异。（原注：案广明元年，上距天宝将百年，此说甚妄）

僖宗入蜀。太史历本不及江东，而市有印货者，每差互朔晦，货者各征节候，因争执。里人拘而送公，执政曰：“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？同行经纪，一日半日，殊是小事。”遂叱去。而不知阴阳之历，吉凶是择，所误于众多矣。

僖宗幸蜀回，改元光启。俗谚云：“军中名‘血’为‘光’，又字体‘户口负戈’为‘启’，其未宁乎？”俄而未久乱作，长安复陷。

升州上元县前有古浮图，尝有僧指云：“为此，无县丞正位。”询之，自唐初并无县丞，诸司注授，句留在京，纵有赴任者，不月余必卒。唯广明中，有丞张逊，到任才月余，节度周宝追命上府筑夹城讫，归县未久，与令争竞，移为睦州遂安尉。

刘瞻自丞相出镇荆南。郑畋为翰林承旨，草制云：“居数亩之宫，仍非己有；却四方之赂，惟畏人知。”路岩谓畋曰：“侍郎乃表荐刘相也！”出为同州刺史。

郑相畋与卢相携外兄弟，同在中书。后因议政喧竞，扑碎砚，王侍中铎笑之曰：“不意中书有瓦解之事！”

太尉韦昭度，旧族名人，位非忝窃，而沙门僧澈潜荐之中禁，一二时相皆因之大拜。悟达国师知元乃澈之师，世常鄙之。诸相在西川行在，每谒悟达，皆申跪礼，国师揖之，请于僧澈处吃茶。后韦掌武伐成都，田军容致书曰：“伏以太尉相公：顷因和尚，方始登庸。在中书则开铺卖官，居翰林则倩人把笔。”盖谓此也。

卢澄为李司空蔚淮南从事，因酒席请一舞妓解籍，公不许，澄怒，词多不逊。公笑曰：“昔之狂司马，今也憨从事。”澄索彩具，蔚与赌贵兆，曰：“彩大者，秉大柄。”澄掷之得十一，席上皆失声。公徐掷之，得堂印。澄托醉而起。后数月，澄入南省；不数年，蔚入相。

翰林学士孙《北里志》云：“郑举举巧谈谐，常有名贤醪宴。乾符中，状元孙颇惑之，与同年数人多至其舍，他人或不尽预。同年卢嗣业诉醪罚钱，致诗状元曰：‘未识都知面，频输复分钱。苦心亲笔砚，得志助花钿。徒步求秋

赋，持杯给暮乍。力微多谢病，非不奉同年。’嗣业，同年非旧知，又力穷不遵醪罚，故有此诗。曲内妓之头角者为都知，举举、降真是也。曲中一席四，见烛即倍，新郎更倍，故曰‘复分钱’。一日，同年宴，举举有疾，不来，令同年李深之为酒纠。状元吟曰：‘南行忽见李深之，手舞如风令不疑，任你风流兼酝藉，天生不似郑都知。’”

杜让能，丞相审权之子；韦相保衡，审权之甥。保衡少不为让能所礼。保衡为相，让能久不中第。及登科，审权愤其沈厄，以一子出身奏监察御史。

崔相沆知贡举，得崔灏。时榜中同姓，灏最为沆知。谭者称：“座主门生，沆灏一气。”

许棠初试进士，与薛能、陆肱齐名。薛擢第，尉擢；肱下第，游太原：棠并以诗送之。棠登第，薛已自京尹出镇徐州，陆亦出守南康，招棠为客。初，高侍郎知举，棠纳卷，览其诗云：“退已经三十载，登龙仅见一千人。”乃曰：“世复有屈于许棠者乎？”永临刘相，以其子希同年，留为淮南馆驿官，令和韵，棠嗜诗不通；南海仆射时为副使知府事，笑谓人曰：“相公令许棠和韵，可谓虐人也！”

许棠常言于人曰：“往者未成事，年渐衰暮，行倦达官门下，身疲且重，上马极难。自喜得第来筋骨轻健，揽辔升降，犹愈于少年。则知一名，乃孤进之还丹。”

华郁，三衢人，早游田令孜门，擢进士第，历正郎金紫。李瑞，曲江人，亦受知于令孜，擢进士第，又为令孜宾佐。俱为孔鲁公所嫌。文德中，与郁俱陷刑网。

裴筠婚萧楚公女，言定未几，便擢进士。罗隐以一绝刺之，略曰：“细看月轮还有意，信知青桂近嫦娥。”

秦韬玉应进士举，出于单素，屡为有司所斥。京兆尹杨损奏复等列。时在选中。明日将出榜，其夕忽叩试院门，大声曰：“大尹有帖！”试官沈光发之，曰：“闻解榜内有人，曾与路岩作文书者，仰落下。”光以韬玉为问，损判曰：“正是此。”

方干貌陋唇缺，味嗜鱼，性多讥戏。萧中丞典杭，军令吴杰患眸子赤；会宴于城楼饮，促召杰，杰至，目为风掠，不堪其苦。宪笑命近座女伶裂红巾方寸帖脸，以障风。干时在席，因为令戏杰曰：“一盏酒，《一捻盐》，止见门前悬箔，何处眼上垂帘？”杰还之曰：“一盏酒，一禽，止见半臂著车，何处口唇开？”一席绝倒。尔后人多目干为“方开”。

罗给事隐、顾博士云，俱受知于相国令狐公。顾虽鹪商子，而风韵详整。罗，钱塘人，乡音乖刺。相国子弟每有宴会，顾独预之，丰韵谈谐，不辨寒素

之子也。顾赋为时所称，而切于成名。尝有启事，陈于所知，只望丙科尽处，竟列名于尾科之前也。罗既频不得意，未免怨望，意为贵子弟所排，契阔东归。黄寇事平，朝贤意欲召之。韦贻范沮之曰：“某与之同舟而载，虽未相识，舟人告云：‘此有朝官。’罗曰：‘是何朝官！我脚夹笔，可以敌得数辈。’必若登科通籍，吾徒为秕糠也。”由是不果召。

驸马韦保衡为相，颇弄权势。及将败，长安小儿竞彩戏，谓之“打围”。不旬日余，韦祸及。

大中十二年，李卫公谪崖州。历宣、懿两朝无宗相。至乾符二年，李蔚为相，俄罢去。历乾符、广明、中和、光启、文德、龙纪、大顺、景福、乾宁，悉无宗相，而宗室陵迟尤甚，居官者不过郡县长，处乡里者或为里胥。

唐末，饮席之间多以《上行杯》、《望远行》拽盏为主，《下次据》副之。既而僖宗西行，后方镇多为下位者所据，此其验也。

唐末士人之衣色尚黑，故有紫绿，有墨紫。迨兵起，士庶之衣俱皂，此其讖也。

唐末妇人梳髻，谓“拔丛”；以乱发为胎，垂障于目。解者云：“群众之计，目睹其乱发也。”

●卷八 补遗（无时代）

宓牺氏以农官；神农以火；黄帝以云；少昊以鸟；颛顼而名以民事，又以五行为官名；作司徒，敬敷五教；禹作司空，以平水土；周则以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为官名。伏以古者命官，以天地、四气、五行、云龙为号者，皆上禀天时，下达人事，见圣人垂意，未有不及于惠民也。后代不究深旨，率尔命官，仆射、侍中，尤为不可。秦有侍中、仆射，其初且非官名，唯供奉左右，是其职业。侍中，当西汉掌乘舆服，下至褻器、虎子之类；虎子，溺器也。武帝以安国为侍中，以其儒者，特许掌御唾壶，朝廷荣之。班固云：“侍中，本丞相吏也。五人来往殿内奏事，故曰‘侍中。’”又仆射者，射音夜，尤寡其义。在秦有周青臣，孔衍注云：“仆射，小官扶左右者也。”亦曰“卫令仆射，守门之夫。”在汉为武士门仆射，在宫则曰宫门仆射、永巷仆射：盖言“仆御”执射之夫也，如今宦竖之首耳。皆因权幸，渐峻官名。开元元年，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，是官号之不正也。又则天宠侍御者张昌宗，其官号曰“控鹤监”。向使五王未复唐德，则“控鹤”亦沾丞相之名也。

两省官上事日，宰相临焉。上事者设床几，面南而坐，判三道案。宰相别施一床，连上事官床，南坐于西隅，谓之“压角”。自常侍而下，以南为上，差舛相承，实乖礼敬。曷不为丞相设位于众官之南，常侍、谏议、给事、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？尊卑有序，足以为仪。“压角”之来，莫究其始。《

开元礼》及累朝典故并无其文。习俗因循，莫近于理。今请去“压角”，以释众疑。凡言九寺，皆曰“棘卿”。《周礼》“三槐九棘”：槐者，怀也；上佐天子，怀来四夷。棘者，言其赤心以奉其君，皆三公九卿之任也。唐世惟大理得言棘卿，他寺则否。九寺皆树棘木，大理则于棘下讯鞫其罪，所谓“大司寇听刑于棘木之下”。

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，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。原其作意，盖欲著前政履历，而发将来健羨焉。故为记之体，贵其说事详雅，不为苟饰，而近时作记，多措浮词，褒美人才，抑扬功阙，殊失记事之本意。韦氏《两京记》云：“郎官盛写壁记，以纪当厅前后迁除出入，寢以成俗。”然则壁记之起，当自国朝已来，始自台省，遂流郡邑耳。

官衔之名，盖兴近代。当时选曹补授，须存资历，闻奏之时，先具旧官名品于前，次书拟官于后，使新旧相衔不断，故曰“官衔”，亦曰“头衔”。所以名为“衔”者，言如人口衔物，取其连续之意。又如马之有衔以制其首，前马之进，后马续来，相次不绝者，古人谓之“衔尾相续”，即其义也。

近代通谓府庭为公衙，公衙即古之公朝也。字本作“牙”，《诗》曰：“祈父，予王之爪牙。”祈父，司马，掌武备。象猛兽，以爪牙为卫，故军前大旗谓“牙旗”，出师则有“建牙”、“牙”之事。是军中听号令，必至牙旗之下，称与府朝无异。近俗尚武，是以通呼“公府”为“公牙”，“府门”为“牙门”，字称讹变，转而为“衙”。《汉书 地理志》冯翊有衙县，春秋时彭衙之地，非公府之名。或云：公门外刻木为牙，立于门侧，以象兽牙；军将之行，置牙竿首，悬旗于上，其义一也。

輿驾行幸，羽仪导从，谓之“卤簿”。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。蔡邕《独断》所载卤簿，有“小驾”、“大驾”、“法驾”之异，而不详卤簿之义。按字书：“卤，大也。”字亦作“櫓”，又作“鹵”，音义皆同。以甲为之，所以敌。贾谊《过秦论》云，“伏尸百万，流血漂鹵”是也。甲有先后部伍之次，皆著之簿籍。天子出，则案次道从，故谓之“鹵簿”耳。仪卫具五兵，今不言他兵，独以甲为名者，行道之时，甲居外，余兵在内，但言“鹵簿”，是举凡也。南朝御史中丞、建康令俱有鹵簿，人臣仪卫，亦得同于君上，则鹵簿之名不容别于他义也。又百官从驾，谓之“扈从”。盖臣下侍从至尊，各供所职，犹仆御扈养以从上，故谓之“扈从”耳。《上林赋》云：“扈从横行”，颜监释云：“谓跋扈纵恣而行也。”据颜此解，乃读“从”为“放纵”之纵，不取“行从”之义，所未详也。

御史台三院：一曰台院，其僚曰侍御史，众呼为“端公”。见宰相及台长，则曰“某姓侍御”。知杂事谓之“杂端”。见台长，则曰“知杂侍御”。虽

他官高秩兼之，其侍御号不改。见宰相，则曰“知杂某姓某官”。台院非知杂者，俗号“散端”。二曰殿院，其僚曰殿中侍御史，众呼为“侍御”。见宰相及台长杂端，则曰“某姓殿中”。最新入，知右巡；已次，知左巡：号“两巡使”。所主繁剧。及迁向上，则又入推，益为烦劳。惟其中间，则入清闲。故台中谚曰：“免巡未推，只得自如。”言其闲适也。厅有壁画，小山水甚工，云是吴道子真迹。三曰察院，其僚曰监察御史，众呼亦曰“侍御史”。见宰相及台长杂端，则曰“某姓监察”。若三院同见台长，则通曰“三院侍御”。而主簿纪其所行之事。每公堂食会，杂事不至，则无所检辖，唯相揖而已。杂事至，则尽用宪府之礼。杂端在南榻，主簿在北榻，两院则分坐。虽举匕箸，皆绝谭笑。食毕，则主簿持黄卷揖曰：“请举事。”于是台院长白杂端曰：“举事。”（原注：欲上堂，三院长各于食堂之南廊下，先白杂端云：“合举事。”）则举曰：“某姓侍御史（原注：有同姓者，则以第行别之）有某过，请准条。”主簿书之。其两院皆仿此。若举时差错，则最小殿中举院长，则最小侍御史举殿院长；又错，则向上人递举。杂端失笑，则三院皆笑，谓之“烘堂”，悉免罚矣。凡见黄卷罚直，遇赦悉免。台长到诸院，凡官吏有所罚，亦悉免。御史历三院虽至美，而月满殿中推鞫之劳，惮于转两院，以向下侍御史便领推也，多不愿为，以此台中以“殿中转西院”为戏诮之词。每出入行步，侍御史在柱里，殿、察两院在柱外；有时殿中入柱里，则共勿之曰：“著（原注：直略反）去也。”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，就其厅，若有中路白事，谓之“端”，有罚。殿中有免巡，遇正知巡者假故，则向上人又权知，谓之“蘸巡”。台官有亲爱除拜及喜庆之事，则谒院长、杂端、台长，谓之“取贺”。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，遂成故事。察院每上堂了各报，诸御史皆入立于南廊，便服匕鞋，以俟院长。立定，院长方出，相揖而序行。至殿院门，揖殿中，又序行；至食堂前，揖侍御史。凡入门至食，凡数揖。祇揖者，古之肃拜也。台中无不揖，其酒无起谢之礼，但云“揖酒”而已。酒取合敬，故恐烦却揖。往往自台拜他官，执事亦误作“台揖”，人皆笑之。每赴朝序行，至待漏院偃息，则有“卧揖”；马上则有“马揖”。凡院长在厅院内，御史欲往他院，必先白，决罚又先白。察院有都厅，院长在本厅，诸人皆会话于都厅。（原注：御史初上后，遇杂端上堂，则举三愆九失仪，缘是新人，欲并罚也。未遇杂端上堂，其犯旧条并不罚）察院南院，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。礼察厅谓之“松厅”，南有古松也。刑察厅，谓之“魇厅”，寝于此多魇。兵察常主院中，茶必市蜀之佳者，贮于陶器，以防暑湿。御史躬亲缄启，故谓之“茶瓶厅”。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，谓之“朝簿厅”。吏察之上，则馆驿使。馆驿使之上，则监察使。同僚之冠也，谓之院长。台中敬长，三院皆有长。察院

风采尤峻。凡三院御史初拜，未朝谢，先谒院长；辞疾不见，则不得谢及上矣。（原注：诸家《御史台记》，多载当时御史事迹戏笑之言，故事甚略。台中有仪注，后渐遗阙。虽有板榜，亦但录一时要节，自此转磨灭矣）

御史主弹奏不法，肃清内外。唐兴，宰辅多自宪司登钧轴，故谓御史为宰相。杜鸿渐拜授之日，朝野倾羨。监察御史振举百司纲纪，名曰“入品宰相”，高宗朝，王本立、余₃始为御史里行，则天更置内供奉及员外试御史，有台使、里使，皆未正名也。其里行员外试者，俗名为“合口椒”，言最有毒；监察为“开口椒”，言稍毒散；殿中为“萝卜”，亦谓“生姜”，言虽辛辣而不能为患；侍御史谓之“掐毒”，言如蜂蛰去其芒刺也。御史多以清苦介直获进，居常敝服羸马，至于殿庭。开元末，宰相以御史权重，遂制弹奏者先谘中丞、大夫，皆通许，又于中书、门下通状先白，然后得奏。自是御史不得特奏，威权大减。天宝中，宰相任人不专清白，朝为清介，暮易其守，顺情希旨，纲维稍紊。御史罗希猜毒，吉温颇苛细，时称“罗钳吉网，望风气慑。”开元已前，诸节制并无宪官，自张守为幽州节度，加御史大夫，幕府始带宪官，由是方面威权益重。游宦之士，至以朝廷为闲地，谓幕府为要津。迁腾倏忽，坐致郎省，弹劾之职，遂不复举。

御史旧例：初入台，陪直二十五日，节假五日，谓之“伏豹”，亦曰“豹直”。百司州县初授官陪直者，皆有此名。杜易简解“伏豹”之义云：“宿直者，离家独宿，人情所贵。其人初蒙策拜，故以此相处。伏豹者，言众官皆出，此人独留，如伏藏之豹，伺候待搏，故云‘伏豹’耳。”韩琬则解为“爆直”，言如烧竹，遇节则爆。余以为南山赤豹，爱其毛体，每雪霜雨雾，诸禽兽皆出取食。唯赤豹深藏不出，古人以喻贤者隐居避世。鲍明远《赋》云：“岂若南山赤豹，避雨雾而深藏。”此言“伏豹”、“豹直”者，盖取不出之意。初官陪直，已有“伏豹”之名，何必以遇节而比烧竹之“爆”也？杜说虽不甚明，粗得其意；韩则疏矣。

新官并宿本署，曰“爆直”，金作“爆”进之字。惠郎中实云：“合作虎‘豹’字。”言豹性洁，善服气，虽雪雨霜雾，伏而不出，虑污其身。

唐制十八道节度，其后号九节度。其后河朔三镇，及四凶、二豎之乱，可考大略。明皇天宝元年，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：曰安西、曰北庭、曰河西，以备西边；曰朔方、曰河东、曰范阳，以备北边；曰平卢，以备东边；曰陇右、曰剑南，以备西边；曰岭南五府经略，以备南边。节度之立，其初固止于沿边十道耳。自安禄山之乱，则内地始置九节度以讨之，曰：朔方郭子仪，淮西鲁炅，兴平李，滑濮许叔冀，镇西李嗣业，郑蔡李广琛，河东李光弼，泽潞王思礼，河南崔光远。内地之置节度，其初犹止于九道耳。自朱氏之倡乱中原

也，则自国门之外，皆方镇矣。盖其先也，欲以方镇御四夷，而其后也，则以方镇御方镇。十道既已兆乱，则内地必置九道，以除其乱；九道又兆乱，则关外近郡又不得不置矣。至代宗广德元年，以田承嗣为魏博节度，李怀仙为卢龙节度，李宝臣为成德节度，是谓河北三镇，各有其地。其风俗犷戾，过于蛮貊，吾知其河北之地，非复朝廷有矣。至于大历九年，相推戴而谓之四王：朱滔称冀王，田悦称魏王，王武俊称赵王，李纳称齐王。李希烈又以淮西称帝，朱 亓 又以关中称帝。裂土假王者“四凶”，滔天僭帝者“二竖”；纷纷籍籍，不知其几也。盖唐之乱，非藩镇无以平之，而亦藩镇有以乱之。其初跋扈陆梁者，必得藩镇而后可以戡定其祸乱，而其后戡定祸乱者，亦足以称祸而致乱。故其所以去唐之乱者，藩镇也；而所以致唐之乱者，亦藩镇也。试以其一二论之。安氏之乱，怀恩平之也；而留三镇以遗患者，亦一怀恩也。将兵至京师，冒雨寒而来，姚令言之功也，而所以迎朱 亓 而趋京师者，亦一令言也。擒子期破田悦者，李宝臣之功，而释承嗣以为己资者，亦宝臣也。卒至于终唐之世，莫敢谁何者，由三镇始也。

露布，捷书之别名也。诸军破贼，则以帛书建诸竿上，兵部谓之“露布”。盖自汉以来有其名。所以露布者，谓不封检，露而宣布，欲四方之速闻也。亦谓之“露板”。魏晋奏事，云“有警急，辄露板插羽”是也。宋时沈璞为盱眙太守，与臧质固拒魏军，军退，质谓璞城主，使自上露板。后魏韩显宗大破齐军，不作露布，高祖怪而问之，对曰：“顷间诸将，获贼二三，驴马，皆为露布，臣每晒之。近虽仰凭威灵，得摧丑竖，斩擒不多，脱复高曳长缣，虚张功捷，尤而效之，其罪弥甚。所以敛毫卷帛，解上而已。”然则露布、露板，古今通名也。隋文帝诏太常卿奇章公撰宣露布仪。开皇九年平陈，元帅晋王以笏上露布，兵部请依新礼：“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，内史令称有诏，在位者皆拜；宣露布讫，蹈舞者三，又拜。郡县皆同。”唐因其体。然露布于大抵皆张皇国威，广谈帝德，动逾数千字，其能体要不烦者，鲜矣。

古者阉尹擅权专制者多矣，其间不无忠孝，亦存编简。唐自安史以来，兵难 存臻，天子插越，亲衡戎柄，皆付大阉，鱼朝恩、窦文场乃其魁也。尔后置左右军、十二卫，观军容、处置、枢密、宣徽四院使，拟于四相也。十六宫使，皆宦者为之，分卿寺之职，朝廷班行备员而已。供奉官紫衣入侍，后军容使杨复恭俾具 笏 笏宣导，自复恭改作也。严遵美，内谒之最良也。尝典戎，唐末致仕于蜀郡，鄙叟庸夫，时得亲狎。其子仕蜀，至卜门使。曾为一僧致紫袈裟，僧来感谢之，书记所谢之语于掌中，方属炎天，手汗模糊，文字莫辨。折腰而趋，流汗喘之，只云：“伏以军容……”寂无所道，抵视掌心良久，云：“貌寝人微，凡事无能。”严曰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退而大哈。严公物故

，蜀朝册命赠，给事中窦雍坚不承命。虽偏霸之世，亦不苟且，士人多之。

邹山，古之峯山，始皇刻碑处，文字分明。始皇乘羊车以上，其路犹存。案：此地，春秋时邾文公卜迁于绎者也。始皇刻石纪功，其文李斯小篆。后魏太武帝登山，使人排倒之。然历代摹拓以为楷则，邑人疲于供命，聚薪其下，因野火焚之，由是残缺，不堪摹写，然由上官求请，行李登陟，人吏转益劳弊。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，凡成数片，置之县廨，须则拓取。自是山下之人，邑中之吏，得以息。今人间有《峯山碑》，皆新刻之碑也。其文云“刻此乐石”，学者不晓“乐石”之意，颜师古谓取泗滨磬石作此碑。始皇于琅琊、会稽诸山刻石，皆无此意，唯《峯山碑》有之，故知然也。

墓前碑碣，未详所起。案《仪礼》：庙中有碑，所以系牲，并视日景。《礼记》云：“公室视丰碑，三家视桓楹。”丰碑、桓楹、天子、诸侯葬时下棺之柱，其上有孔，以穿纆卒索，悬棺而下，取其安审，事毕即闭圻中。臣子或书君父勋阃于碑上，后又立之于隧口，故谓之“神道碑”，言神灵之道也。古碑上往往有孔，是贯纆卒之遗象。前汉碑甚少，后汉蔡邕、崔瑗之徒，多为人立碑；魏晋之后，其流浸盛。碣亦碑之类也。《周礼》：“凡金玉锡石，曷而玺之。”注云：“曷，如今题署物。”《汉书》云：“瘞寺前，揭著其姓名。”注云：“曷，弋也，弋于瘞处而书死者之姓名。曷音揭。”然则物有标榜，皆谓之“曷”。郭景纯《江赋》云：“峨眉为泉扬之曷。”又变为“碣”，《说文》云：“碣，特立石也。”据此则从木、从石两体皆通。隋之制：五品以上立碑，螭首龟趺，上不得过四尺，载在《丧葬令》。近代碑碣稍众，有力之家多辇金帛以祈作者。虽人子罔极之心，顺情虚饰，遂成风俗。蔡邕云：“吾为人作碑多矣，唯郭有道无愧词。”隋文帝子齐王攸薨，僚佐请立碑，帝曰：“欲求名，一卷史书足矣；若不能，徒为后人作镇石耳。”诚哉是言！

石碑皆有圆空。盖碑者，悲也，本墟墓间物。每一墓有四焉。初葬，穿绳于孔以下棺，乃古悬窆之礼。《礼》曰：“公室视丰碑，三家视桓楹。”人因就纪其德，由是遂有碑表。数十年前，时有树德政碑，亦制圆空，不知根本甚矣。后有悟之者，遂改焉。

人道尚右，以右为尊。礼先宾客，故西让客，主人在东，盖自卑也。后人或以东让客，非礼也。盖缘见所在地，所主在东，俗有东行南头之戏，此乃贵为一方一境之主也。《记》曰：“天子无客礼，莫敢为主焉。故君适其臣，升自阼阶，不敢有其室也。”注：“明飨君，非也。”唐之方镇及刺史，入本部，于令长已下，礼绝宾主，犹近君臣。至于藩镇经管内支郡，则俱是古南面诸侯，但以使职监临，如台省之官至外地耳。即通宴飨，则异君臣，而用古天子

升阶之仪，非礼也。

近代风俗，人子在膝下，每生日有酒食之事；孤露之后，不宜复以为欢会。梁孝元帝少时，每以载诞之辰，辄设斋讲经，洎阮修容歿后，此事亦绝少。太宗曾以降诞日感泣。中宗常以降诞日宴侍臣内庭，与学士联句《柏梁体诗》。然则唐以来，此日皆有宴会。开元十七年，丞相张说奏：以八月端午降诞日为千秋节，又改为天长节。肃宗因之，诞日为地平天成节。代宗虽不为节，犹受四方进献。德宗即位，诏公卿议，吏部尚书颜真卿奏：“准《礼经》及历代帝王无降诞日，唯开元中始为之。复推本意：以为节者，喜圣寿无疆之庆，天下咸贺，故号节；若千秋万岁之后，尚存此日以为节假，恐乖本意。”于是敕停之。

明皇朝，海内殷贍。送葬者或当冲设祭，张施帷幕，有假花、假果、粉人、粉帐之属。然大不过方丈，室高不逾数尺，识者犹或非之。丧乱以来，此风大扇，祭盘帐幕，高至九十尺，用床三、四百张，雕鏤饰画，穷极技巧，饌具牲牢，复居其外。大历中，太原节度辛云京葬日，诸道节度使使人修祭。范阳祭盘最为高大，刻木为尉迟鄂公与突厥斗将之戏，机关动作，不异于生。祭讫，灵车欲过，使者请曰：“对数未尽。”又停车，设项羽与汉祖会鸿门之象，良久乃毕。者皆手擎布幕，辍哭观戏。事毕，孝子传语与使人：“祭盘大好，赏马两匹。”滑州节度令狐母亡，邻境致祭，昭义节度初于淇门载船桅以充幕柱，至时嫌短，特于卫州大河船上取长桅代之。及昭义节度薛公薨，归葬绛州，诸方并管内县涂阳城南设祭，每半里一祭，至漳河二十余里，连延相次。大者费千余贯，小者三、四百贯，互相窥覩，竞为新奇。枢车暂过，皆为弃物矣。盖自开辟至今，奠祭鬼神，未有如斯之盛者。

俗间凶疏，本叙时序朔望，以表远感之怀，此合于情理。至有叙经斋七日，此出释教，不当形于书疏。

准礼：父在，为所生母；父为嫡子；夫为妻；皆杖周。自周礼已降，至于《开元礼》，及唐史二百六十年，并无有易斯议，未闻为兄弟杖者。自离乱之后，武臣为弟始行周杖之礼，是宾佐不能以礼正之，致其谬误也。乾宁三年九月，行吊于名士之家，睹其弟为兄杖，门人知旧来，无有言其乖礼者，实虑日久浸以为是。自今后，士子好礼者，于服式之中，慎而行之。

今俗释服多用昏时，非礼也。按《戴礼》：“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，子路笑之。”夫子虽抑子路云：“三年之丧，亦已久矣。”而复曰：“逾月则其善。”明知月晦之朝，去缟从吉也，明日则逾月矣，故夫子怪其不待明日而歌。今之免服准式给晦日假者，盖以朝既从吉，使竟是日吉服，尽与亲宾相见，遍示礼终，至明日复参公务，无乐不为之义。又礼书皆云：前一夕除某物，废某

物。又曰：“夙兴”云云，知前夕除废，为明晨之渐。凡曰释服，悉宜从朝矣（原注：今在脱服假内，反不见宾友也）。《礼》云“大丧不避涕泣而见人”者，言既不行求见人，人来求之，不避涕泣，以表至哀无饰。今世卒哭之后，朔望时节，辞不见宾客，非也。若尊高居丧，吊者以是日客多，不敢求见，遽自退去，宜矣，非所以辞也。

三日成服，圣人之制，世有至五日者，非也。

忌日请假，非古也。《世说》云：“忌日惟不饮酒作乐。会稽王世子将以忌日送客至新亭，主人欲作乐，王便起去，持弹往卫洗马墓弹鸟。”《晋书》又载：桓玄“忌日与宾客游宴，惟至时一哭而已。”此前代忌日无假之证也。沈约《答庾光禄书》云：“忌日制忌，应是晋、宋之间，其事未久。未至假前，止是不为宴乐，本自不封闭，如今世自处者。居丧再周之内，每至忌日，哭临受吊，无不见人之义。而除服之后，乃不见人。实由世人以忌日不乐，而不能竟日兴感，以对宾客，或弛懈，故过自屏晦，不与外接。设假之由，实在于此。”颜延之：“忌日感慕，故不接外宾，不理庶务，不能悲怆自居，何限于深藏也。世人或端坐奥室，不妨言笑，迫有急卒，宁无尽见之理？其不知礼意乎！”

李匡云：“《晋书》称阮咸善琵琶，是即是矣。”按《周书》云：“武帝弹琵琶，后梁宣帝起舞，谓武帝曰：‘陛下既弹五弦琴，臣何敢不同百兽舞？’”则周武帝所弹，乃是今之五弦。可知前代凡此类，总号琵琶尔。又按《风俗通》云：“以手批把，谓之琵琶。自拨弹已后，惟今四弦始专琵琶之名。”因依而言，则刘侗所云：“贞观中，悲洛儿始弃拨，用手以抚琵琶。”是又不知故事者之言也。又因此而征之，五弦之号，即出于后梁宣帝之语也。而今阮氏琵琶，正以手抚，反不能占琵琶之名，失本义矣。

今有奕局，共取一道，人行五棋，谓之“蹙融”。“融”宜作“戎”，此戏生于黄帝蹙鞠，意在军戎也，殊非“圆融”之义。庾元规著《座右方》，所言“蹙戎”，是也。

今之博戏，长行最盛。其具有局有子，黑、黄各十有五，掷采之头有二。其法生于握槊，变于双陆。天后梦双陆不胜，狄公言“宫中无子”，是也。后人新意，长行出焉。又有小双陆、围透、大点、小点、游谈、凤翼之名，然无如长行。鉴险易者，喻时事焉；适变通者，方《易》象焉。王公大臣，颇或耽玩，至于废庆吊，忘寝食。闾里用之，于是强名争胜，谓之“撩零”；假借分画，谓之“囊家”。囊家什一而取，谓之“子头”。有通宵而战者，有破产而输者。中世工者，有浑镐、崔师本。围棋次于长行，其中世工者，韦延扈、杨。弹棋鲜有为之，中世工者，有吉达、高越首出焉。

贞元中，董叔儒进博局，并《经》一卷，颇有新意，不行于世。

隋置明经、进士科，唐承隋，置秀才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，并前六科。主司则以考功郎中，后以考功员外郎。士人所趋，明经、进士二科而已。及大足元年，置拔萃，始于崔翹。开元十九年，置宏词，始于郑昕。开元二十四年，置平判入等，始于颜真卿。是年，考功员外郎李昂摘进士李权章句疵之，榜于通衢；权摘昂诗句之失，由是世难其事，乃命礼部侍郎主之。后有左补阙薛邕，中书舍人达奚、李韦、李麟、姚子彦、张蒙、高郢、权德舆、卫次公、张宏靖、于允躬、韦贯之、李逢吉、李程、庾承宣、贾彖、沈、杜审权、李、裴恒、王铎、李蔚、赵鹭、郑愚，太常少卿李建，尚书萧昕，仆射王起，常侍萧仿，黄门侍郎许孟容、郑显，刑部侍郎崔枢，户部侍郎韦昭度杂主之，而宏靖不以进士显。

唐朝初，明经取通两经，先帖文，乃案章疏试墨策十道；秀才试方略策三道；进士时务策五道。考功员外郎职当考试。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，为秀才者殆绝，而多趋明经、进士。高宗时，进士特难其选。龙朔中，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。思恭吴士轻脱，泄进士问目，三司推，赃狼籍，命西朝堂斩决。告变，免死除名，流梧州。开耀元年，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，恐复伤肤浅，请加试杂文两道，并帖小经。明皇时，士子殷盛，每岁进士到省者，常不减千余人，在馆诸生更相造诣，互结朋党，以相倾夺，号之为“棚”，推声望者为“棚头”。权门贵盛，无不走也，以此荧惑主司视听。其不第者率多喧讼。考功不能御。开元二十四年冬，遂移贡举属于礼部，侍郎姚奕颇振纲纪焉。后明经停墨策，试口义，并时务策三道。进士改贴大经，加《论语》。自是举司帖经，多有罄牙、孤绝、例拔、筑注之目。文士多于经不精，至有白首举场者，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厄。天宝初，达奚、李岩相次知贡举。进士声名高而帖落者，时或试诗放过，谓之“赎帖”。十一年，杨国忠初知选事，进士孙季卿会谒国忠，言礼部帖经之弊：“举人有实材者，帖经既落，不得试文；若先试杂文，然后帖经，则无遗才矣。”国忠然之。无何，有敕进士先试帖，然仍前后开一行，是岁收人有倍常岁。又旧例：试杂文者，一时一赋，或兼试颂论，而题目多为隐僻。策问五道，旧例：三道为时务策，一道为方略，一道为征事；近者方略之中，或有异同，大抵非精究博瞻之才，难以应乎兹选矣。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“登龙门”，解褐多拜清紧，十数年间拟迹庙堂。轻薄为之语曰：“及第进士，俯视中、黄郎；落第进士，揖蒲、华长马。”又云：“进士初擢第，头上七尺焰光。”好事者纪其姓名，自神龙以来迄于兹，名曰《进士登科记》，亦所以示前良，发起后进也。宝应二年，杨綰为礼部侍郎，奏：举人不先德行，率多浮薄，请依乡举里选。于是诏天

下举秀才孝廉，而考试章条，渐加繁密，至于升进德行，未之能也。其后应此科者益少，遂罢之，复为明经、进士。

唐制：常举人之外，又有制科，搜扬拔擢，名目甚众。则天广收才彦，起家或拜中书舍人、员外郎，次拾遗、补阙。明皇尤加精选，下无滞才。然制举出身，名望虽美，犹居进士之下。仕宦自进士而历清贯，有八俊者：一曰进士出身，制策不入；二曰校书、正字不入；三曰畿尉不入；四曰监察御史、殿中丞不入；五曰拾遗、补阙不入；六曰员外郎、郎中不入；七曰中书舍人、给事中不入；八曰中书侍郎、中书令不入。言此八者，尤加俊捷，直登宰相，不要历缩余官也。朋僚迁拜，或以此更相讥弄。举人应及第者，关检无籍者，不得与第。陈章甫制策登科，吏部放榜，章甫上书：“昨见榜云：‘户部报无籍者。’昔傅说无姓，商后置于盐梅之地；屠羊隐名，楚王延以三旌之位，未闻征籍也。范睢改姓易名为张禄先生，秦用之霸；张良为韩报仇，变姓名而游下邳，汉高用之为相。则知籍者，所以计赋耳，本防群小，不约贤路。若人有大才，不可以籍弃之；苟无良德，虽籍何为？”所司不能夺，特谕执政收之。常举外，复有通五经、明一史，以献文章并著述之辈，或府中书考试，亦同制举。

春官氏每岁选升进士三十人，以备将相之任。是日，自状元已下，同诣座主宅，座主立于庭。一一而进曰：“某外氏某家。”或曰“甥”，或曰“弟”。又曰：“某大外氏某家。”又曰：“外大外氏某家。”或曰“重表弟”，或曰“表甥孙”。又有同宗座主宜为侄，而反为叔。言叙既毕，拜礼得申。予辄议曰：“春官氏选士得其人，止供职业耳，而俊造之士，以经术待聘，获采拔于有司，则朝廷与春官氏皆何恩于举子？今使谢之，则与选士之旨，岂不异乎？至有海东之子，岭峤之人，皆与华族叙中表，从使拜首而已。论诸事体，又何有哉？”

神龙元年已来，累为主司者：房光庭再，太极元年、开元元年。裴耀卿再，开元五年、六年。李纳四，开元七年、八年、九年、十年。严挺之三，开元十四年、十五年、十六年。裴敦复再，开元十九年、二十年。孙逖再，开元二十二年、二十三年。已前，并考功员外郎。姚奕再，开元二十四年、二十五年，始命春官小宗伯主之。崔翹三，开元二十七年、二十八年、二十九年。达奚四，天宝二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。李岩三，天宝六年、七载、八载。李麟再，天宝十载、十一载。阳涣再，天宝十二载、十五载。裴士淹再，至德二年、三年。姚子彦再，乾元三年、上元二年。萧昕再，宝应二年、贞元三年。薛邕四，大历二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。张渭三，大历六年、七年、八年。蒋涣再，大历九年、十年。常究三，大历十年、十一年、十二年。潘炎再，大历十三年、十四年。鲍防三，兴元二年、贞元元年、二年。刘太真再，贞元四年、五

年。顾少连再，贞元十年、十四年。吕渭三，贞元十一年、十二年、十三年。权德舆三，贞元十八年、十九年、二十年停举，永贞元年。崔再，元和元年、二年。韦贯之再，元和八年、九年。庾承宣再，元和十年、十一年。王起四，长庆二年、三年、会昌三年、四年。杨嗣复再，宝历元年、二年。崔郾再，太和元年、二年。郑澣再，太和三年、四年。贾𠮟再，太和五年、六年。高锠再，开成元年、二年。柳景再，开成五年、会昌元年。陈商再，会昌五年、六年。郑顥再，大中十年、十三年。

董生言：日常右转，星常左转。大凡不满三万，日行周二十八舍，三百六十五度。然必有差，约八十年差一度。自汉文三年甲子冬至，日在斗二十二度，至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，日在斗九度，九百六十一年，差十三度矣。

含元殿，凿龙首冈以为址，彤墀曳口砌，高五十余尺。左右立栖凤、翔鸾二阙，龙尾道出于阙前，倚栏下视，南山如在掌中。殿去五门二里，每元朔朝会，禁军御杖宿于殿庭。金甲葆戈，杂以绮绣；文武缨佩，蕃夷酋长皆序立。仰观玉座，若在霄汉。

太湖中有禹庙。山僧云：“禹导吴江以泄具区，会诸侯于此。”

西明寺、慈恩寺多古画。慈恩塔前壁有“湿耳狮子跌心花”，为时所重。圣善、敬爱两寺，亦有古画。圣善寺木塔院，多郑广文画并书，敬爱寺山亭院有画雉尾若丹砂子，上有进士房增题名处。后有人题曰：“姚家新婿是房郎，未解芳颜意欲狂。见说正调穿泪箭，莫教射破寺家墙。”西北角有病龙院，并吴生画。

卢言旧宅在东都归德坊南街。厅屋是杏木梁，西壁有韦冕郎中画马六匹。

兖州邹县峰山，南面半腹，东西长数十步。其处生桐，相传以为《禹贡》“峯阳孤桐”者也。土人云：此桐所以异于常桐者，诸山皆发地土多，惟此山大石攢倚，石间周回，皆通人行，山中空虚，故桐木响绝，以是珍而入贡也。按《汉书 地理志》：下邳县西，有葛峰山，古之峯阳下邳者是矣。

关西西风则雨，东风则晴，皆以为常候。夫九州之地，洛阳为土中，风雨之所交也。今关西西风则雨，关东风则雨，是风气各自其方而来，交于土中，阴阳和则雨成。

相里汤阴县北有里城，周回可三百余步，其中平实，高于城外地丈余，北开一门，相传文王演《易》之所。曹子建《诘纣文》云：“崇侯何功，乃用为辅？西伯何辜，囚之囹圄？囹圄既成，负土既盈，兴立炮烙，贼害忠贞。”观此意，见文王所囚之地，纣使负土实此城也。未详子建所据。今按：此东顿邱、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，周一里或一、二百步，其中皆实。郭缘生《述征记》云：“彭城东有宅城，云是崇侯冢，自淮迄于河上。城而实中谓之‘宅’，邱

垆可阻谓之‘固’。”然则城小而实，皆古人因依立冢以为保固，子建所云“负土既盈”，或承流俗之传耳。

晋文王欲修九龙堰，阮步兵举锄掘地，得古承水铜龙六枚，堰遂成。水历曷东注，谓之千金渠。晋世又广功焉。石人东肋下文云：“泰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，荡坏三曷，今改为曷。更于西开泄，名曰伐（原注：一作代）龙渠。增高千金之旧一丈四尺，若五龙。岁久复坏，可转于西更开三曷。二渠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。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起作，功重人少，到八年四月二十日毕。”伐龙渠，即九龙渠也。元魏修复故曷，朝廷太和中造石渠于水上。按桥西门之南颊文，称晋元康二年十一月二日毕。汉司空王梁为河南，将引水以溉京都，渠成而水下流。后张纯堰洛而通漕，是渠今引洛水，盖纯之创也。

凡造物由水，水由土。故江东宜绫纱，宜纸，镜水之故也。蜀人织锦初成，必濯于江，然后文采焕发。郑人以茱水酿酒，近邑与远郊美数倍。齐人以阿井煎胶，其井比旁井重数倍。

蜀土旧无兔鸽。隋开皇中，荀秀镇益州，命左右卖兔、鸽而往。今蜀中鸽尚稀而兔已众。戴祚《西征记》云：“开封县东二佛寺，余至此始见鸽，大小如鸠，戏时两两相对。”祚，江东人，晋末从刘裕西征姚泓，至开封县始识鸽。江东旧亦无鸽。梁武时，侯景围台城，军士熏鼠捕鸽而食。数月之后，殿屋鼠鸽皆尽。然则江东有鸽，亦当自北贲往耳。

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，故天下货利，舟楫居多。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以输关中，皆自通济渠入河也。淮南篙工不能入黄河。蜀之三峡，陕之三门，闽越之恶溪，南康赣石，皆绝险之处，自有本土人为工。大抵峡路峻急，故曰“朝离白帝，暮宿江陵”。四月、五月尤险，故曰：“滟大如马，瞿唐不可下；滟大如牛，瞿唐不可留；滟大如袂，瞿唐不可触。”扬子、钱塘二江，则乘两潮发棹。舟船之盛，尽于江西，编蒲为帆，大者八十余幅。自白沙溯流而上，常待东北风，谓之“信风”。七月、八月有上信，三月有鸟信，五月麦信。暴风之候，有抛车云，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。江湖语曰：“水不载万。”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。大历、贞元间，有俞大娘航船最大，居者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。开巷为圃，操驾之工数百。南至江西，北至淮南，岁一往来，其利甚大，此则不啻载万也。洪、鄂水居颇多，与一屋殆相半。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，奏声乐，役奴婢，以据舵楼之下。

海舶，外国船也，每岁至广州、安邑。师子国船最大，梯上下数吏，皆积百货。至则本道辐辏，都邑为喧阗。有番长为主人，市舶使籍其名物，纳船脚，禁珍异，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。船发海路，必养白鸽为信，船没则鸽归。

龙门人皆言善于悬水接水，上下如神，然寒食拜扫必于河滨，终于水死也。

海上居人，时见飞楼如结构之状，甚壮丽者；太原以北晨行，则烟霭之中睹城阙状，如女墙雉堞者：皆《天官书》所谓蜃也。

建安郡建安县有大勤墟，中有石，无小大悉如砚形。旧说此墟人有好学，而于义理不能疾晓，常自咎顽愚，每盛夏烈暑，乃肉袒以自负。后因雷雨，空中有人谓曰：“念尔恳诚，吾令尔墟内石，大小俱成砚，苟用者，义理速解，以旌尔志。”雨止视之，果然。今俗谓之“孔砚”。

轻纱，夏中用者名为“冷子”，取其似蕉叶之轻健而名之。

林邑献火珠，云得于罗刹国。

风炉子以周绕通风也，一说形象烽火，名“烽炉子”。

茶拓子，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，以茶杯无衬，病其熨手，取碟子承之。既啜，杯倾，乃以蜡环碟中央，其杯遂定。即命工以漆环代蜡。宁善之，为制名，遂行于世。其后传者，更环其底，以为百状焉（原注：贞元初，青郛犹绘为碟形，以衬茶碗，别为一家之样。后人多云拓子，非也。蜀相即升平崔家）。

元和中，酌酒犹用樽杓，所以丞相高公有“斟酌”之誉。数千人一樽一杓，挹酒而散，了无所遗。其后稍用注子，形若，而盖、嘴、柄皆具。太和九年后，中贵人恶其名犯郑注，乃去柄安系，若茗瓶而小异，名曰“偏提”，时亦以为便，且言柄有碍而屡倾侧。

被袋非古制，不知何时起也，比者远游行则用。太和九年，以十家之累，士人被窜谪，人皆不自保，常虞仓卒之遣，每出私第，咸备四时服用。旧以纽革为腰囊，置于殿乘，至是服用既繁，乃以被袋易之。大中以来，吴人亦结丝为之，或有饷遗，豪徒玩而不用。

都堂南门道中有古槐，垂阴至广。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，省中即有入相者，俗谓之“音声树”。丛有似蔷薇而异，其花叶稍大者，时人谓之“枚槐”，实语讹强名也，当呼为“梅槐”。按《江陵记》云：“洪亭村下有梅槐村。当因梅与槐合生，遂以名之。今似蔷薇者，得非分枝条而滋演哉？至今叶形尚处梅、槐之间，可取此为证，‘且未见‘枚槐’之义也。正使便为‘玫瑰’字，岂百花中独珍是，取象于玫瑰耶？”（原注：玫瑰之瑰，音回，不音傀。其音傀者，是琼瑰。字书有证）

豆有红而圆长，其首乌者，举世呼为“相思子”，非也，“甘草子”也。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。其木斜斫之则有文，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。其树也，大株而白枝，叶似槐。其花与皂荚花无殊。其子若扁豆，处于甲中，通身皆红。李善云“其实赤如珊瑚”是也。又言，甘草非国老之药者，乃南方藤名也

。其丛似蔷薇而无刺，叶似夜合而黄细，其花浅紫而蕊黄，其实亦居甲中，以条叶俱甘，故谓之“甘草藤”，土人但呼为“甘草”而已。出在潮阳，而南漳亦有。

雄麻有花，而雌者结实，欲识麻之雌雄，以此辨之。

江东有吐蚊鸟，夏则夜鸣，吐蚊于芦荻中，湖水尤甚。

《月令》：出土牛，以示农耕之早晚，谓为国之大计，不失农时。故圣人急于养民，务成东作。今天下州郡，立春制一大牛，饰以文彩，即以彩杖鞭之，既而破之，各持其土以祈丰稔，不亦乖乎？

七夕者，七月七日夜。《荆楚岁时记》：“七夕，妇人穿七孔针，设瓜果于庭以乞巧。”今人乃以七月六日夜为之，至明晓望于彩缕，以冀织女遗丝，乃是七“晓”，非“夕”也。又取六夜穿七窍针，益谬矣。今贵家或连二宵陈乞巧之具，此不过苟悦童稚而已。

唐世谒见尊者，皆曰：“谨祇候起居。”起居者，动止也，理固不乖。近者复云“谨起居某官”，则“动止某官”，其义何在？相承斯误，曾不经心。

终军请长缨，世多云将系单于。按本传云：“南越与汉和亲，乃遣军使越说其王，欲令入朝比内诸侯。自请愿受长缨，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。”若系单于，乃贾谊之事。按班固云：“谊欲试属国，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。”乃贾谊之事也。又陈思王《表》云：“贾谊弱冠求试属国，请系单于之颈，而制其命。”

有人检陆法言《切韵》，见其音字，遂云：“此吴儿直是翻字太辟。”不知法言是河南陆，非吴郡也。

又有书生读经书甚精熟，不知近代事，因说骆宾王，遂云：“某识其孙李少府者，兄弟太多。”意谓“骆宾”是诸王封号也。

毕罗者，蕃中毕氏、罗氏好食此味，今字从“食”，非也。馄饨，以其象混沌之形，不可直书“混沌”，从“食”可矣。至如不托，言旧未有刀扣之时，皆掌拓烹之，刀扣既具，乃云“不托”，今俗字作“搏托”，非也（原注：元和中，有奸僧鉴虚者，以羊之六腑特造一味，传之于今。时人不得其名，遂以其号目之，曰“鉴虚”。后俗字多作“鉴虚”，率多此类）。

肆有以筐以，或倚或垂，以鬻鲜物者，曰“星货铺”，言其列货丛杂如星之繁。今俗呼“星火铺”，误也。

襄州汉高祖庙，本为交甫解佩于汉皋之义，今为高祖，误。

每岁有司行祀典者，不可胜纪。一乡一里，必有祀庙。南中有泉，流出山洞，常带树叶，好事者目为“流桂泉”，后人乃立为汉高祖之神，尸而祝之。又号为伍员庙者，必五分其髯，谓“五髯须”。

江南有驿官，以干事自任，白刺史曰：“驿中已理，请一阅之。”初至为酒库，诸酝毕熟，其外画神，问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杜康。”刺史曰：“公有余也。”一室曰茶库也，诸茗毕贮，复有神，问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陆鸿渐。”刺史益喜。又一室俎库，诸俎毕备，复有神，问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蔡伯喈。”刺史笑曰：“不须置此。”

吴主孙皓每宴群臣，皆令尽醉。韦昭饮酒不多，皓密赐茶茗以代饮酒。晋时谢安诣陆纳，无所供办，设茶果而已（案：此古人亦饮茶耳，但不如今之溺之甚。穷日尽夜，殆成风俗）。

军中有透剑门伎。大宴日，庭中设幄数十步，若廊宇者，而编剑刃为榱栋之状。其人乘小马至门，审度端直，鞭马而过，然闻剑动之声，既过而人马无伤。宣武军有小将善此伎，每飨军则为之，所获赏止于三四匹帛而已。一日，主者误漏其名，此人忿恨，诉于所管大将，得复召入。呈伎之际，极为调审。入数步，忽风起马惊，触剑而死。

壁州刺史邓宏庆，饮酒至“平”、“索”、“看”、“精”四字。酒令之设，本骰子“卷白波”律令。自后闻以“鞍马”“香球”，或调笑抛打时上酒，“招”“摇”之号。其后平、索、看、精四字与律令全废，多以“瞻相”“下次据”上酒，绝人罕通者；“下次掘”一曲子打三曲，此出于军中善师酒令，闻于世。

饮坐作令，有不谏而饮罚爵者，皆曰“虫伤旱潦”。推其由，盖以为不偶之义。“虫伤”宜为“虫霜”，盖言农田水旱之害。呼曲子名，则“下兵”为“下平”，“阁罗凤”为“阁罗凤”。著词则“河内王”为“河奈王”，“檣竿上”为“长竿上”。如斯之语甚多。

唐人酒令：白乐天诗：“鞍马呼教住，骰喝遣输，长驱波卷白，连掷采盛卢。”（原注：“骰盘”、“卷白波莫走鞍马”，皆当时酒令）予按皇甫松所著《醉乡日月》三卷，载骰子令云：聚十双骰子齐掷，自出手六人，依采饮焉。堂印本采人劝合席；碧油，劝掷外三人。骰子聚于一处，谓之“酒星”。依采聚散，骰子令中，改易不过三章，次改鞍马令，不过一章。又有旗幡令、闪虫令、抛打令。今人不复晓其法矣。唯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。

有齿鞋匠与乐工居隔壁。齿鞋者母卒未殓，乐工理声不辍。匠者怒，因相诟成讼。乐工曰：“此某业也。苟不为，衣与食且废。”执政判曰：“此本业，安可丧辍？他日乐工有丧事，亦任尔齿鞋不辍。”

初，诙谐自贺知章，轻薄自祖咏，〈军页〉语自贺兰广、郑涉。其后咏字有萧昕，寓言有李纾，隐语有张著，机警有李舟、张，歇后有姚岷、孙叔羽，讹语、影带有李直方、独孤申叔，题目人有曹著。

有王某云：往岁任同州，见御史出案回，止州驿，经宿不发。忽追杂案，又取印历，锁驿甚急，一州大扰。有老吏窃笑，乃因庖人以通宪胥，许百缣为赠。翌日未明，御史启驿门，尽还案牍，乘马而去。

起居舍人韦绶以心疾废，校书郎李播亦以心疾废。播常疑遇毒，锁井而饮。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，亦心疾也。夫心者，灵府也，为物所中，终身不痊。多思虑，多疑惑，乃疾之本也。

●辑佚

唐建中初，士人韦生移家汝州，中路逢一僧，因与连镳，言论颇洽。日将夕，僧指路歧曰：“此数里是贫道兰若，郎君能垂顾乎？”士人许之，因令家口先行，僧即处分从者供帐具食。行十余里，不至，韦生问之，即指一处林烟曰：“此是矣。”及至，又前进。日已昏夜，韦生疑之。素善弹，乃密於靴中取张卸弹，怀铜丸十余，方责僧曰：“弟子有程期，适偶贪上人清论，勉副相邀。今已行二十里，不至，何也？”僧但言且行是。僧前行百余步，韦生知其盗也，乃弹之僧，正中其脑。僧初若不觉，凡五发中之，僧始扞中处，徐曰：“郎君莫恶作剧。”韦生知无可奈何，亦不复弹。良久，至一庄墅。数十人列火炬出迎。僧延韦生坐一厅中，笑云：“郎君勿忧。”因问左右：“夫人下处如法无？”复曰：“郎君且自慰安之，即就此也。”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，供帐甚盛。相顾涕泣。即就僧，僧前执韦生手曰：“贫道，盗也。本无好意。不知郎君艺若此，非贫道亦不支也。今日固无他，幸不疑耳。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。”乃举手搦脑后，五丸坠焉。有顷布筵，具蒸犊，犊上刀子十余，以齏饼环之。揖韦生就座，复曰：“贫道有义弟数人，欲令谒见。”言已，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於阶下。僧呼曰：“拜郎君，汝等向遇郎君，即成齏粉矣！”食毕，僧曰：“贫道久为此业，今向迟暮，欲改前非，不幸有一子，技过老僧，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。”乃呼飞飞出参郎君。飞飞年才十六七，碧衣长袖，皮肉如腊。僧曰：“向后堂侍郎君。”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，且曰：“乞郎君尽艺杀之，无为老僧累也。”引韦入一堂中，乃反锁之。堂中四隅，明灯而已。飞飞当堂执一短鞭。韦引弹，意必中，丸已敲落。不觉跃在梁上，循壁虚蹶，捷若猱。弹丸尽，不复中，韦乃运剑逐之，飞飞倏忽逗闪，去韦身不尺，韦断其鞭数节，竟不能伤。僧久乃开门，问韦：“与老僧除得害乎？”韦具言之，僧怅然，顾飞飞曰：“郎君证成汝为贼也，知复如何？”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。天将晓，僧送韦路口，赠绢百疋，垂泣而别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九四题作《僧侠》，云出《唐语林》，汪绍楹校曰：“明钞本作《酉阳杂俎》）”

信州一{宀娄}士。有人乞州图，因浣染为裙，墨迹不落。会邻邀之，出数

妓，设酒。良久，一婢惊报云：“君子误烧裙。”其人遽问所损处，婢曰：“正烧着大云寺门楼。”（《类说》卷三二《语林》题作《州图为裙》）

李福妻裴忌妒。福镇滑台，有以女奴献者。福曰：“吾官至节度使，指使者不过奴隶，夫人得无甚乎？”裴曰：“未知公所欲者。”福指所献奴，裴许诺。福赂左右：“夫人沐发，必来告。”既告，福乃佯为腹痛，促召女奴；既往，左右亦以白裴。裴遽出发盆中，跣问所苦。福业以病为言，即若不可忍状，裴乃以药小便中进之。明日，监军、从事来问候，福具告之，大笑。（《类说》卷三二《语林》题作《腹痛召女奴》）

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，至临淮。或言常伯熊善茶者，李公请之。伯熊着黄衫、乌纱帽，手执茶器，口诵茶名，区别指点，左右刮目。茶熟，李公为啜两杯。至江外，又召陆鸿渐。渐身衣野服，随茶具而入，既坐，敷摊如伯熊故事。公心鄙之。茶毕，令奴子取钱三十文酬前茶博士。鸿渐久游江介，通狎胜流，至此羞愧，复著《毁茶论》。（《类说》卷三二《语林》题作《煎茶博士》）

令狐相，每朝廷大事，一取决于子高，如元载之伯和，李吉甫之德裕。（《类说》卷三二《语林》题作《政事取决于子》）

士人初登荣进迁除，尉贺欢宴，谓之“烧尾宴”。尝有虎，变为人，惟尾不化，须焚除乃得成人。以蒙初授，如虎得为人，本尾犹在。一云：新羊入群，诸羊所触，不相亲附，火烧其尾则定。（《类说》卷三二《语林》题作《烧尾士人》）

人家有小虫，至微而响甚，细寻之，卒不可见，谓之“窃虫”云。有此者不祥。此虫大如胡麻，如鼠负，有两头，白色，振其头则有声。窗壁暗黑处多有之。拾遗孟昌朝贬贺州，作《窃虫赋》，比之鬼，似不识此意。（《类说》卷三二《语林》题作《窃虫》）

有人患应病，问医官苏澄，澄云：“古无此方。吾选《本草》，尽天下药物，试将读之。”每发一声，腹中辄应；惟至一药，再三无声。澄因处方，以此药为主，其疾自除。（《类说》卷三二《语林》题作《应病》）

杜河南兼聚书万卷，每卷后题云：“请俸写来手自校，汝曹读之知圣道，坠之鬻之为不孝。”（《类说》卷三二《语林》题作《请俸写书》）

李远为杭州刺史，嗜啖绿头鸭。贵客经过，无他馈赠，相厚者乃绿头鸭一对而已。（《类说》卷三二《语林》题作《嗜绿头鸭》）

文宗以前无门状。自李卫公贵盛，百官无以希取其意，以旧刺（原注：即今之名纸）留其御候起居，号为门状。（《类说》卷三二《语林》题作《门状》）

王彦伯医既著，列三四灶，煮药于庭。老幼塞门来请。彦伯指曰：“热者饮此，寒者饮此，风者、气者饮此。”皆饮而去。（《白孔六帖》卷十一《灶》引《唐语林》）

韩会与名辈号“四夔”，会首而善歌妙绝。（《白孔六帖》卷六一《歌》引《唐语林》）

周郑客唐衢，有文学，老而无成。善哭，发声哀切，闻者泣下。常游太原，遇享军，酒酣乃哭，满座不乐，主人为罢。（《白孔六帖》卷六四《哭》引《唐语林》）

陈谏强记。染人岁籍所染绫帛，寻丈尺寸，为簿合围，谏泛览，悉记之。（《白孔六帖》卷八四《染》引《唐语林》）

卢昂主福建盐铁，有瑟瑟枕，大如斗。宪宗召市人估其直，或云“至宝无价”，或云“美石，非真瑟瑟。”（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卷十五《瑟瑟》引《唐语林》）

崔殷梦知举，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，殷梦唯唯而已。无何，仁晦复诣托之，至于三四。殷梦敛色端笏，曰：“某见进表让此官矣。”仁晦始悟己姓，殷梦讳也。（《容斋续笔》卷十一《唐人避讳》条引《语林》）

高宗朝改门下省为东台，中书为西台，尚书省为文昌台，故御史台呼南台。南朝同。武后朝，御史有左、右肃政之号，当时亦谓之左台、右台，则宪府未曾有东台、西台之称，惟俗间呼在京为西台，东都为东台。李栖筠为御史大夫，后人不名者，呼为“西台”，不知出何故事？岂以其名上有“栖”字故邪？赵历祠部郎，同舍多以祠曹为目，因质之曰：“祠部，改后唯有职祠、司二号，无祠曹之名。”为以后汉疏宠辟司徒府，转为辞曹，掌天下狱讼，其平决无不厌伏；又晋朝荆州人为羊讳嫌名，改户曹为祠曹，故误呼耳。（《永乐大典》卷之二千六百六《台 西台》引《唐语林》）

武宗王才人有宠。帝身长大，才人亦类。帝每从禽作乐，才人必从。常令才人与帝同装束。苑中射猎，帝与才人南北走马，左右有奏事者，往往误奏于才人前，帝以为乐。帝好道术，召天下方士殆尽。五年秋，王才人谓宣徽使曰：“圣人日日对药炉，服神丹，言我取不死。今身上变差事，道士称换骨皆如此，某独为忧也。”宣徽使固求变见状，才人忍泪不敢语。外人虽未知帝得疾，但讶稀畋猎也。明年正月，不御紫宸殿、不开延英门向百日，中外始公言帝病。顷刻无才人见，卧起益酸痛，饮食益辛苦。一日，帝熟顾才人曰：“吾气息奄微，情虑杳杳，将不久矣！顾以别汝。”对曰：“陛下春秋鼎盛，又尝服不死药，圣寿必无疆，何忽出不祥语？”帝曰：“吾於汝且同外庭臣耶？恶用作形迹意！脱不如汝所对，而千秋万岁，何以报我？”才人欲恸，恐惊帝，乃

曰：“帝若忽厌四海，妾当同日死。”帝哽咽闭目不喘息者少顷，忽曰：“诚如汝言，当何为？”曰：“妾止於缢。”帝引手取巾授才人曰：“以此！以此！”帝遂向壁不语。后数日，帝疾亟。才人久侍帝，归寝，浓妆洁服如常日。乃尽取服玩与内家，持帝所授巾至前，见帝已崩，自缢而绝。宣宗即位，赠贵妃，命与端陵同日时掩。其圻在端陵柏城内西南。又有名才人随灵驾行慢城内，每夕望端陵焚钱帛衣物，风吹火燔所止。（《永乐大典》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二《人才人》引《唐语林》）

武宁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军士，部曲噪而逐之，投于岭外。上以直金吾大将军田牟曾为徐州，有政声，开延英召对，再命往镇。（《永乐大典》卷之一万八千二百九《将军士逐将》引《唐语林》）